

裁军谈判会议

CD/875
Appendix II/Volume II
20 September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附录二

第二卷

1988年会议逐字记录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58
19 April 1988

CHINESE

第四五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4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达维德·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58 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继续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三届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按照所议定的本星期会议时间表，本次全体会议之后将接着举行一次关于改进工作和提高效率的非正式会议。

在我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保加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巴西、联合王国和墨西哥的代表。我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拉多斯拉夫·达扬诺夫先生发言，他将代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载于 CD/825 号文件中的该特设委员会报告。

达扬诺夫先生（保加利亚）：

今天，我荣幸地代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向会议提交该委员会的特别报告。此份报告载于 CD/825 号文件，今天已作分发。各位可在座位面前看到这份报告。

特设委员会在今年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八次会议。除处理特别报告事宜之外，委员会有几次会议用于就本议题一般性交换意见和审议有关本问题实质的现有提议。委员会主席认为，鉴于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现在强调所有代表团继续重视作出有效国际安排，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适时的。委员会主席还认为，现已认识到几年来该委员会的工作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委员会在本期会议较早地开始了工作并进行了实质性讨论是件令人感到鼓舞的事。

特设委员会充分利用了所提供的机会，根据裁军领域的发展审查了现况并继续审议了一个代表团去年提出的一项有意义的提议，以及同一代表团今年提出的替代性方案。由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未完成。关于制定

出一项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的整个问题仍存在着各种困难，特设委员会必须在特别报告中报告这一事实。同时，特设委员会还强调了对继续谋求这样的一项“共同方案”的广泛支持。

特设委员会主席愿意肯定地就此强调，今年春天关于本议题的工作是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合作及友好的精神进行的。为此特设委员会主席愿向本届会议第一期期间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所有代表团表示感谢，它们帮助制定出了一份主席本人认为是真实的即使不是令人感到完全满意的报告，交由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审议。

主席：

我感谢达扬诺夫先生代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发言，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我准备在4月26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交由本会议通过。

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关于两伊战争中最近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令人恐怖的报告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所看到的一次化学袭击的受害者的影视画面证实了根舍外交部长所阐述的概念，即化学武器不是武器，而是毁灭人类和自然的工具。

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们的确不能视若无睹。如我国政府今年4月7日致裁军谈判会议所有参加国的照会所说，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一次紧急警报，要我们在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中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现在必须加紧努力为缔结一项公约工作。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化学武器的继续存在。

在重申我们认为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这一承诺时，我们的出发点可以是在就与有效和可核查的一项公约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基本协议。近几年来的谈判取得了大量进展，这使我们感到乐观并有理由希望能够早日达成协议。

我们已经超越了只能进不能退的阶段。已没有任何东西可阻碍人类一劳永逸地禁止化学武器。因此，我们决不能通过引进新的概念或发展已被大家摒弃的旧概念而危及我们在谈判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和达成的基本协商一致意见。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沿着已选定的路走下去，设法迅速有效地解决尚存的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在此期间我们在波兰苏伊卡大使充满奉献精神的领导下继续就化学武器进行了集中的谈判。就化学武器公约的多数未决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虽然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期望并未全部实现。在迄今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本来应在很多领域内取得更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于这些方面的缺乏进展或多或少地感到遗憾。

让我简要检查一下我们谈判议程上的一些主要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下特设委员会A工作小组所处理的问题。对一项长期和有效的公约来说，不生产和监测化学工业的问题至关重要。为此设立的核查机制必须作到全面、可行、便于管理、始终如一和切实有效。为了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必须制定一个严格同时又具有必要灵活性的制度。

我们应该从这一基本问题出发：什么是实际可核查或检测的？我们认为载于第六条附件附表1、2和3的监测制度是一个可行有效的核查不生产制度的良好基础。但我们认为范围应不仅限于按照附表1、2和3宣布的设施。还应有用于所有其他化学工业设施的核查方法。为此我们在1988年1月25日的CD/791号文件中提出了可以例行进行的临时检查。将由技术秘书处发起的这种检查应只用于查证在检查时是否正在生产第六条各附件所列的、但未报告有关设施生产的化学物质。我们认为，通过监测化学工业的这一辅助方法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额外透明度，从而增强对所有缔约国恪守公约的可靠性的信心。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就所说的提议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我们准备根据这些讨论结果进一步拟定我们关于临时检查的概念。我们期待着在夏季会议期间进一步对此加以探讨。

A工作小组在过去几个星期中还广泛地处理了另外两个问题：第六条附表1和未列入附表1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问题。

我们在1988年3月11日CD/CW/WP.192号文件中提出了第六条附件1的另一草案。我们这样作是希望消除在特设委员会闭会工作期间冗长的讨论中在此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但是，如过去几个星期中进行的磋商所表明的那样，至今未能就附表1物质的宣布和核查制度达成协议。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在工作文件中提出的办法的确提供了妥协解决办法的基础，因为所建议的制度是建立在现有的一致意见之上的。因而我们希望在夏季会议再次处理这一问题以求达成所有各方均可接受的最终解决办法。原则上已就此问题达成的一致程度应能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

关于所谓的附表4问题，我们对于去年会议上提议的办法表示强烈的保留意见。我们特别提请注意其与第六条附件中其他附表的不一致性。我们还认为，当时设想的附表4是不可能执行的。尽管我们对附表4的用途及其与公约目标的相关性仍有一些疑问，我们仍准备解决就此问题所表示的一些顾虑。因此我们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构成的困难，在今年1月25日的CD/792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有效、可行，同时又合乎整个第六条所载的制度的方法。在这样作时我们接受了该制度可仅以毒性标准为基础，并可在此基础之上拟定一份有关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清单。我们同意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的意见，应将此问题重新置于其实际范围之内。我们仍然愿意寻求可接受的解决方法。但是，春季会议的经验表明，在继续起草案文之前有必要澄清我们试图通过附表4争取何种目标。只有毫不含糊地确定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制度的目标和理由，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适合所确定的要求的有效制度。

B工作小组要解决的主要未决问题之一是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在整个销毁过程中为所有国家保持不受减损的安全是这方面的首要问题。公约生效之后这方面的先决条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看来是：不研究新的化学武器；不继续生产或改进化学武器；核查的一般规则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现有储存和设施，即没有秘密的化学武器储存；最后，不扩散。

为了把裁军谈判会议多数成员国议定的原则转为现实。并考虑到化学武器库的现存差距，我们和意大利一起在1988年3月29日的CD/822号文件中提出了我们认为是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提议。以下是我们提议的销毁过程分阶段办法的要点：

公约生效之后立即停止所有化学武器的生产，所有化学武器储存地点及生产设施立即接受系统的国际现场核查，从这一基本谅解出发，我们建议在第一阶段内拥有化学武器最多的缔约国应开始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存，直至达到商定的水平。我们提议将大量储存在销毁过程的初始五年内拉平，在这一阶段之后，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无论化学武器储存量多少，均须销毁其化学武器。在此第二阶段之内，拥有化学武器的每一缔约国现有的储存将分为五等份在余下的五年销毁期内销毁。

我们的提议也要求密切监测销毁过程。因而我们提议在第一阶段内各缔约国应定期提交有关其储存削减情况的年度报告。另外，我们还设想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召开审查会议，审查届时取得的成果和得到的经验。这可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可确定在第一阶段内确实执行了议定的削减。第二，可借此机会根据经验检查核查机制，看其是否适宜或是否需要进行改善。但是不能利用这一审查改变整个销毁期的时间安排，延长过渡期或决定采取与公约所规定不同的执行公约的方针。

B 工作小组将处理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遗弃的化学武器储存、发现的化学武器和过时的旧有化学武器”。在去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但时有争论的讨论之后，我国代表团积极地进行了工作，以求找到一个有关各方均可接受并符合一项多边公约的目标和性质的解决办法。

我们欢迎去年以来我们就公约第八条所取得的大量进展。我们特别应该感谢去年第四类问题项目协调员克鲁茨施博士，他开始了重新起草本条的工作。今年会议一开始就进行了拟定关于技术秘书处一章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第八条的新草案。我们认为现在的第八条比仅一年前要完整多了。现在我们较清楚地看到了条约组织各机构的权力和职务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八条中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执行理事会的构成。应该承认这将是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初步的讨论表明存在着可进而利用的共同基础。我确信在夏季会议结束时我们将可更好地摆明所涉问题，我们衷心希望届时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不是仅初具形式，而是垂手可得。

质疑性视察对公约极其重要。只有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提供对整个核查

系统的必要信心。在厄克于斯大使主持下就此进行的工作是十分令人鼓舞的。我们认为 CD/795号文件附录二中所载的文件是圆满完成一个可接受的质疑性视察制度的基础。特别是该文件第一部分的拟定工作已达到较成熟阶段。在夏季会议早期对其进行最后修订应是可能的。提出视察报告之后的过程和厄克于斯大使文件的第二部分将需要进一步的详细探讨。

我们认为在评价视察时必须考虑到两个基本问题。作出这样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即，可阻止执行理事会讨论质疑性视察的结果，阻止它就被要求的国家是否遵守条约建立自己的意见。执行理事会是由数量有限的公约缔约国代表组成的一个条约机构，根据多数作出决定，它不能作出会影响个别缔约国国家安全的任何决定或采取任何有这种影响的具体措施。

因此，应从这一角度看待执行理事会的作用和请求国及被请求国的作用。因而请求国无论如何将阐明自己对报告所持的立场及从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请求国肯定会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假设代表所有成员的执行理事会也将评估情况，特别是在看来已确立了不遵守案情时会这样作。

我们认为应允许执行理事会公开处理违反公约的情况。当明确肯定违约案情的确立并非含糊不清时，似乎有必要在请求国、被请求国和执行理事会之间讨论质疑性视察的结果，以澄清局势。如果作不到这一点，就应提出另一质疑性视察的请求。

如果违约案明确确立，就可能要处理可能的制裁问题。由于国际法不规定“公约惩罚”形式的制裁，可以审查《联合国宪章》确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可否作为强制实行禁止化学武器的基础。通常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将不遵守公约归类为威胁和平的机构。据此国际社会就可根据《宪章》第七章对违约的缔约国实行制裁。

就此我愿提请注意我们在3月11日提交的 CD/CW/WP.191号工作文件。在该文件中我们论及了需要就其进一步工作的另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其中就未决问题提出的一些设想可促进关于质疑性视察的谈判并有助于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法。

在结束关于谈判现况的话之前，我想简要提一下去年12月以来集中讨论的两项议题：第十条（援助）和第十一条（经济和技术发展）。已就这两条进行了相

当有价值的一些工作，并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基点，这将为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开辟道路。我国代表团特别欢迎阿根廷提交的 CD/802号工作文件，我们认为这份文件为讨论援助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认为如果不提出不现实的要求，所提议的解决办法又合乎而不背离公约的主要目标，就这两条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应是可能的。

我未能论及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所有方面。例如，我没有提到就最后条款进行的十分有益的讨论，我们希望夏季会议继续进行这一讨论以议定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的内容。但是，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愿感谢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以及工作小组主席齐马先生、马赛多先生和沼田贞昭先生杰出的工作及奉献精神。我们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将能在未来的夏季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我还愿补充一句，特设委员会主席和各工作小组主席可继续在早日缔结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的努力中得到我们的积极支持。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美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1988年春季会议期间工作的评估。今天我愿对夏季会议提出展望观点。

在一些最近的全会发言中，有人对谈判未能以较快的速度前进表示关切。美国代表团有时也有同感。但是，我们已在一些实质性领域内完成了重要的工作。我们希望并期待在1988年会议的余下时间内取得更大成绩。我们必须牢记，进一步进展的关键不是外部动态发展或人为定出的期限，而是在于各个代表团及整个会议努力掌握剩下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在公约缔结之前还有许多需要周密谈判的未决问题。这些问题是困难的，并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由于美国坚决和持续承诺谈判一项全面、可有效核

查及真正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美国代表团将继续积极主动地处理这些问题。

一些代表团采取了实际步骤，通过提出有益的工作文件来解决关键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另有少数代表团注重言辞而不是实际的提案。美国代表团希望在夏季会议时有更多的具体提案，大量减少空洞无味、无助于事的言辞。

我们还希望在夏季会议期间提高关于化学武器能力和工业能力的透明度的趋势将加强和扩展。美国对此十分重视。我们欢迎1月份以来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呼吁尚未表明其本国是否拥有化学武器的代表团在夏季会议期间表明这一点。准确的宣布将极大地有助于建立结束谈判和使公约生效所必需的信任。不准确的宣布或保持沉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损害信任和使达成公约更为困难的反效果。

鉴于过去的令人不快的经验，不能总是以表面价值接受所作的宣布。应用审慎和批判的眼光并结合同一国家的其他声明看待这些宣布。我们认为，建立信任要求一个国家消除其宣布所引起的任何关注。如何答复后续性质询在确定信任是在减弱还是在增强方面将发挥主要的作用。

今天美国正在采取另一重要步骤表明其化学武器能力透明度。过去曾经提出过工作文件，提供有关储存地点和销毁计划的详细资料，最近一次是1986年7月10日的CD/711号文件。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指出，我们的储存少于苏联的储存。今天我们向每一代表团提供了文号为CD/830的文件，其中载有许多补充资料。这份文件说明了美国储存中的每种有毒化学品并就其性能提供了大量资料。用详细的图表说明了美国储存中的每种化学弹药，其中包括二元炮弹。还提供了有关每种弹药特性的数据。

除了关于有毒化学品和弹药的资料外，文件还载有关于美国销毁化学武器计划的详细资料。自1974年以来美国销毁了近4,000吨物剂的化学武器。在今后几年内还会销毁更多的数量。文件载有美国为这一艰巨任务发展的并正在使用的技术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大量的图片和图表。文件中的材料已提供给1987年11月18日至21日访问图埃勒陆军仓库的苏联代表。我们现在向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代表团提供这份文件。我们将尽力答复各代表团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

美国代表团欢迎最近参加希哈内讲习班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次访问时所得到的

资料难得地降低了长期以来围绕着苏联化学武器方案的秘密。然而这次访问引起了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想请苏联澄清。

近来，苏联代表团宣布其化学武器储存不超过50,000吨，并提议就其他某些涉及化学武器的资料进行所谓的多边数据交换。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最近期的步骤未反映出均衡的数据交换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步骤也没有建立信任或促进谈判。

联合王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于3月8日就苏联储存的数字提出了疑问。我国代表团也有同样的疑问。苏联关于储存的宣布措词含混，其中的数字无法作为独立数目加以评估。我们希望苏联代表团会对索尔斯比大使的要求和我们的要求作出积极答复，提供可能澄清这一情况的更多资料。我们认为这方面的资料应说明宣布是否包括散装物剂和装填弹药。关于苏联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数目及地点和储存地点的详细资料也是重要的。

我们不能同意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3月15日关于化学武器储存总规模是最重要的统计数字的说法。我们认为设施的数目和地点是化学武器能力的更为重要和相关的指数，对我们的谈判更具关键性。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苏联代表团继续提倡一种我们认为是不均衡的数据交换办法。这种办法可使苏联得到的关于美国能力的资料大大超过美国得到的关于苏联能力的资料。美国在CD/711号文件中提供的资料多是以占总储存的百分比表示。如果我们现在发表我方储存规模的数字，苏联将会知道CD/711号文件所列的每个仓库的储存量。他们将知道美国的散装和弹药储存的数量。他们将知道美国拥有的可用化学弹药的数量。当然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方如给了这一个数目将使他们了解到如此丰富的内容。因此他们注重强调这一数目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实际结果将会是苏联知道了美国化学武器储存的每一内容，而他们自己的化学武器储存仍大部分处于秘密状态之中。我们无法同意这样一边倒的方法。交换必须是对等的。为有利于建立更大程度的信任，苏联可就其宣布引起的疑问作出建设性的答复，并提出均衡的数据交换提案。

最近有两项关于数据交换和建立信任的提案确实是建设性的。我所说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4月14日关于多边数据交换的提案和苏联2月18日关于在化学工业中测试核查程序的提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提案是与本会议的谈判任务直接相联的一个例子。所要求的数据可协助谈判人员评估将接受国际核查的设施数量和查明哪些国家将受到影响。假定可就应宣布何种数据及何时作出这种宣布达成协议，我们就必须面对实施提议的数据交换的困难问题。我们还必须解决裁军谈判会议未包括一些有关国家的问题。成员国给出的数据——即使是准确和全面地报告——是否足以建立信任或提供有用的数据库呢？如果不是，我们怎样扩大这一交换使其包括非成员国呢？如果参加程度不足或不真实，后果将会如何？这些是我们必须在今后议事时加以考虑的问题。

我们还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的提案，即作出多边努力，制定和测试视察商用设施的方法。我们注意到在1986年荷兰代表团和澳大利亚代表团报告了它们本国对商用设施进行试验视察的情况。1987年联合王国代表团和芬兰代表团建议各国合作设计核查程序。苏联提案可看作是这些较早活动和建议的自然结果。

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试验商业设施的核查程序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裁军谈判会议中这些程序本身尚未制定。第一步首先必须是拥有将接受视察的设施的各国完成自己的工作。美国专家现已积极地投入了制定商用设施视察程序的工作。我们呼吁苏联和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工作。我们还欢迎苏联代表团阐明它对实际实施其提议的设想。它怎样实际发挥作用？

今天我在展望1988年夏季会议时对态度的强调重于对具体问题的强调。各代表团对待面前工作的态度将在确定是否能取得重要进展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希望各代表团带着把握关键问题的决心再次回到会议中来。我们希望它们将宣传搁在一边，把精力用于实质性问题。我们希望它们进一步公开其军事和商业能力，我们希望他们将带来具体提议，而不是简单地对他人的意见作出反应。

在回顾了春季会议在多方面取得的进展之后，我相信在夏季会议期间能够并将会取得更多进展。为将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编写的特设委员会特别报告草稿附录以及今年春季会议的全体会议发言和特设委员会收到的其他文件载有大量材料，可以成为今后进展的基础。我国代表团即将返回

华盛顿与有关部门协商并协助为夏季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 我们期待着在7月初恢复的谈判。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我的理解是秘书处已按要求处理 CD/830 号文件。 现在请巴西代表阿赞布雅大使以议程项目 1 的 2 1 国集团协调员身份发言，介绍 CD/829 号文件。

阿赞布雅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由于我是以议程项目 1 的 2 1 国集团协调员身份而不是我国代表发言，我不准备正式向您表示祝贺。 下星期我以巴西出席本会议代表的身份发言时将十分愉快地这样做。

我们手边的 CD/829 号文件载有 2 1 国集团提出的本会议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我们集团再次作出努力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我们再次表明准备牺牲我们个别和集体都高度重视的要点以求找到可能的共同标准。

我认为该职权范围草案本身是清楚的，不必另外加以解释。 但我希望本会议注意到脚注，特别是其中最后一句话。 其中说明如果其他集团也同我们一样表现出灵活态度，则我现在介绍的并向各位分发的案文可取代 1986 年 3 月 21 日 CD/520/Rev.2 号文件所载的职权范围草案。

请允许我说我多么赞赏 2 1 国集团所做的良好工作和所表现的良好意愿，这使得本文件的提出成为可能。 尽管应该感谢许多人，但如果不特别感谢墨西哥代表团及其团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努力和奉献则是不公平的。 他们全面地在所有议程项目的工作中不倦地追求进展，表现出了让步和谈判的不可缺少的意愿。

主席：

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 我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发言。

索尔斯比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4月14日代表西方国家集团介绍了关于提供与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数据的一份文件。 联合王国是他代表发言的国家之一。

他所提出的文件涉及在多边基础提供数据。 文件还设想国家之间在双边基础上交换补充和较详细的数据。 我愿就所有这些阐述我国自己的立场。 联合王国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交换数据的设想。 我们在1983年3月的CD/353号文件中指出“为了说明视察民用设施并不十分困难，有必要了解世界上有多少设施生产”公约涉及的化学品，我们呼吁当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提供它们民间化学工业的此类数据。 在该文件的附件中我们给出了关于我国民用工业的有关资料，后来又两次作了修订补充。

我认为自那时以来有关化学武器谈判的进程证实了数据交换是有益的。 的确，有越来越强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必要的。 早期数据交换可有助于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公约某些规定的起草工作，特别是有关销毁时间表、核查、组织和费用的规定。 为此，在达成公约之前进行多边数据交换是必要的，并且应尽早进行；

其次，公约尽早有效发挥作用。 如我们在CD/769号文件中指出，越早提供资料，我们就可以越早地就公约的顺利发挥作用作出安排，如培训技术秘书处的关键人员；

第三，创造信任和保障气氛的建立信任措施，这种气氛又会有助于我们的谈判和鼓励更广泛的加入。 这也是属于高度优先的一个事项。

我们欢迎若干代表在此就其本国化学武器能力状况和生产某些民用有毒化学品的情况所作的发言。 我们希望其他代表很快也将这样做。 刚刚我还带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美国大使的发言，他宣布了美国代表团将提出有关其本国化学武器能力的进一步资料。

我们还欢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2月18日提出的关于多边交换数据的备忘录。 但是，我们对于备忘录中建议的数据交换是否足以使起草一项有效的公约成为可能感到怀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代表包括联合王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提出的文件阐明了我们认为起草工作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数据交换。我们认为应尽快开始这一数据交换。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应当首先提供这一数据。我们认为清单中使用的术语中有的缺乏议定的定义这一事实不应妨碍数据交换。我们预期每一国家会表明它在汇编数据时所使用的标准。同样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就数据交换进行谈判，让我们每个国家尽早地单方面提供尽可能多的数据。

现在我要谈谈用数据交换作为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在3月8日的发言中我提到我国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我们需要就我们在公约涉及的各个领域的能力相互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事情应当明显地摆在桌面上，使我们所有人都得到我们的谈判伙伴是以良好诚意进行谈判的保证。这比单纯起草工作需要更多的详细数据。如果我阐明我们认为应为此提供何种资料将会是有益的。无所不包的清单是不可行的，因为对各国的要求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应包括下列资料：

第一，化学武器生产、储存和销毁设施的地点和能力；

第二，按地点和物剂及按弹药和散装储存的物剂分列的详细化学武器储存数量；

第三，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1、2和3所列化学品超过议定阈值的民用工厂数目及所涉化学品名称；

第四，生产附表1化学品的研究和发展设施地点及许可的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的地点；

第五，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计划。

此种较详细的资料可以在双边一级提供，作为建立信任的措施。另外也可以公开提出，使其具有促进公约早日顺利发挥作用的额外好处。这将由各国自行选定。

交换访问军用和民用化学设施也可具有有益的建立信任的效果。访问当然不是要取代提供我刚才所说的资料，而是这样作的一种可能的办法。若干国家已经进行了此类访问——如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苏联，我们期待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联合王国曾于1979年请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访问在南斯库凯的原化学武器试验厂及在伯明翰附近的有机磷化学设施。在CD/15号文件中我们报告了这次访问和销毁南斯库凯设施的经验。最近我们与苏联安排了一次互访，一个苏方小组

将于5月底访问波尔顿唐的我方化学防御设施，一个英方小组将于7月初访问希哈内的苏联军事设施。我们还在赞同地审议了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2月18日提出的关于进行一次民用化学设施国际核查试验的提议。

有时人们争议说数据交换会减少而不是扩大信任，我们都知道发生这种情况的例子。一些资料初始公开时会引起进一步的问题或不符合其他方面所作的评估，这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期望数据交换继续下去直到建立起必要的信任。在有些情况下，缔结公约之前双边对数据交换进行核查可大大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最近我出席了联合国秘书处在达格美斯组织的一次专家会议，会议上我们不仅十分有意义地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受到苏联主人的热情款待。看来有普遍的协商一致意见赞成核查这一会议的专题，而且更广泛赞成关于军事问题的更大公开程度和透明度。积极地在谈判进程中进行数据交换可实际有助于取得共同的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希望参加化学武器谈判的各方将在不久以后提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提出的文件和我今天发言阐明的资料。我们本身将在这一交换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主席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译自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您这样一位客观而且能干的人将在为期三个月而不是一个月的期间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保证你可以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在今年2月2日开幕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的我们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可以一提的是其内容为“禁止核试验”。有人正确地指出，裁军领域内没有任何其他措施像这一议题那样受到如此持久的审议。联合国大会和许多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此议题通过的决议可以说是数以百计。然而至今所取得的成果只是通过多项条约达成的所谓部分禁试，其中最具意义的是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同年10月10日生效的条约。为了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墨西哥代表团与组成21国集团的

其他 20 个国家的代表团一道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载于 CD/829 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今天 21 国集团议程项目 1 协调员阿赞布雅大使以其惯有的口才向本会议介绍了这一文件。该文件开头的两个主要段落措词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就其议程项目 1 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进行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

“该特设委员会将设立两个工作组，分别处理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a) 第一工作组——条约的内容和范围；

“(b) 第二工作组——遵守和核查。”

可以看出，与经常出现的情况不同，该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并未宣称真理仅在自己一边，而是首先承认每一代表团有权坚持自己认为是合适的意见。如果通过这一草案，本会议就可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进行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多边谈判”。像我去年 10 月在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所说，对“以便”这一短语可以作最广泛的多种解释。对我国代表团说来这是一个眼前目标，但对其他代表团说来则不同，如美国代表团曾几次说过，这是一个长期目标。因此，如果要通过这一职权范围草案，墨西哥代表团可以在一项声明中说明自己的解释。而美国代表团或任何其他代表团也可说明自己的解释。这样就可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这一草案，而裁军谈判会议任何成员国的代表团都不必放弃自己的立场。该特设委员会将设立职权范围提及的两个工作组并立即开始工作。

除非已有赞成通过 CD/829 号文件所载职权范围草案的协商一致意见，共同提案国并不希望本会议应在夏季会议开始之前就其作出决定。我们相信到那时就可轻松地得到所争取的一致意见。

主席：

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是否有任何其他成员想发言？我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

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在今天的发言中提到了在签署公约之前多边交换数据的重要问题。英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的发言中也提到了同样问题。我愿就这两个发言作简要的评论。

首先我愿指出，在签署公约之前多边交换数据首先是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其次是一种应能有助于制定公约的方法。至少这是苏联对多边交换所持的立场。在此背景之下苏联宣布了其化学储存的规模。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对这一事实进行了批评。我强烈反对他的说法，他的说法是企图贬低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为说明我们认为提供此类数据十分重要的理由，我可以举个例子，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与意大利代表团最近共同提出的一份关于销毁化学武器顺序的文件中所载的建议，其中提出销毁进程应由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开始。我现在在不准备评估这一提议，但在我看来由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开始销毁进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显然必须事先了解哪些国家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储存。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实际问题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很自然，在拟定公约过程中关于储存量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代表还特别强调说，美国提供的数据是谈判所必需的。这样一种态度肯定不会使我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取得进展。这就是我们今年以备忘录的形式提出我们提议的原因，我们在其中阐明了我们认为在签署公约之前各国必须交换哪些数据，这一备忘录不适用于苏联已经提交的数据。我们认为各国所应交换的资料应考虑到某种客观标准，肯定不能以某一个国家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当然我们注意到了关于应交换的资料内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议和英国的提议。我们将认真地审查这些考虑。

我高兴地注意到英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今天的发言提到英国赞同地看待彼得罗夫斯基副部长2月18日提出的关于试验对商业化学企业进行国际核查的提议。我愿利用这一机会对索尔斯比大使就苏联方面最近在达格美斯组织的一次专家会议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请允许我回到美国代表的发言上来。在今天的讲话中他反对在现阶段进行核

查商业企业的试验，他的理由是程序本身尚未拟定。 尽管苏联代表团已作过解释，我愿再解释一遍，我们认为我们所提议的试验意义在于其结果将有助于程序的拟定，有助于谈判。 我们已经具备此类程序的一些基础。 进行试验会在实践中表明我们在这些程序中遗漏了什么内容，应增添什么内容，如何将其加以发展和澄清。 这就是我们认为试验的主要意义的所在，因此，我认为等到我们结束程序的拟定，然后再进行试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如果已经拟好程序，试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愿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结束发言时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他说：“我们希望它们”——指各代表团——“将带来具体提议来，而不是简单地对其他人的意见作出反应。”我赞成这一呼吁，同时作一小小的补充：我们希望它们带来具体提议来，而不是简单地对其他人的意见作出消极的反应。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 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 我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希望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国代表团认真听取了巴西代表阿赞布雅大使代表 21 国集团介绍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CD/829）的发言。 该职权范围原先是由该集团的八个代表团于 1987 年提出的。 在本会议关于 1987 年期间工作的报告中（CD/787），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指出，载于 CD/772 号文件的这一职权范围草案的办法没有新的内容。 这些国家进而指出，载于 CD/521 号文件的这些国家提议的职权范围仍是就议程项目 1 开始和进行实质性工作的有效构架。 我国代表团继续持这一观点。

我愿就 21 国集团今天提议的职权范围补充一点意见。 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今天指出，这一职权范围的措词允许对“以便进行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一词作不同的解释。 他说有些代表团可将其解释为多边谈判将立即开始，另一些则可解释为这是一项长期目标。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这是提

议的职权范围的一个重大缺陷。 职权范围当然要含义清楚，使所有代表团能同样地加以理解，否则我们在工作时就无法避免混乱和误解。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是否有任何其他代表团发言？ 没有。 今天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

我愿通报各位，明天星期三下午 3 时将在第一会议室依次举行关于议程项目 3、2 和 1 实质性段落草稿的非正式公开磋商，另外，今天下午 4 时将在同一会议室举行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报告草稿的非正式公开磋商。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中的无核武器区和和平区问题的正式公开磋商已改定于今天下午 3 时在六楼秘书处的会议室举行。

如我在会议开始时宣布的那样，我现在准备宣布全体会议休会，五分钟后召开专门审议改进本会议工作并提高其效率的非正式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2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召开。

上午 11 时 40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59
21 April 1988

CHINESE

第四五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4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达维德·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59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我在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已经提到，本会议在此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将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改进本会议工作及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联合王国代表、埃及代表、印度代表、比利时代表以及澳大利亚代表。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介绍CD/820号文件所载该附属机构的报告。

索尔斯比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请求今天发言是为了介绍CD/820号文件所载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主席先生，我荣幸地接替你担任了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因为你在整个裁军谈判会议和在这个具体议题上的丰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1987年，特设委员会在你的领导下决定设立两个联系小组，即A联系小组和B联系小组，分别审议禁止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和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两个联系小组都提出了自己的报告，以有益的方式反映了这两个问题当前的审议情况。

今年，特设委员会决定沿用同样的程序。据此，1988年会议期间再次设立了A联系小组和B联系小组，两个小组同时分别开会，各由一位协调员担任主席，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瓦亚拉比先生和匈牙利的哲尔菲先生。春季会议期间，两个联系小组集中审议了核查和遵守问题以及其他要点，从而推进了1987年开展的工作，并充实了以往在这些题目下进行的工作。各位面前的报告载有这两个联系小组提出的新材料。

除此之外，两个联系小组还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了去年报告所附的协调员的记录。就B组的情况而言，某一代表团的立场有所改变，因而删去了一些备选案文草案。

尽管特设委员会在本届会议和前几届会议期间作出了紧张的努力，但我仍不得不指出：在所讨论的两个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态度。

两个联系小组的报告作为附件一和附件二列入特设委员会的总报告。两个附件均附有协调员的记录，反映出各方对委员会所讨论问题的一些可能内容的观点。同1987年一样，这些记录对任何代表团均无约束力，但我认为这些记录清楚地反映出这两个议题的工作状况。我希望这些清楚的记录能对出席特别会议的各代表团有所裨益，也希望这些记录能对我们这里各代表团夏季会议期间及以后的工作有所裨益。

虽然目前不过是1988年工作的中期，但我仍想在结束发言前对瓦亚拉比先生和哲尔菲先生的大力协助表示最热烈的感谢。今年春季可用的时间较短，为了在此期间完成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他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感谢他们两位以及特设委员会全体成员给予的帮助和合作。我期待着夏季会议继续开展工作。同时，我愉快地将这份特别报告提交给你，主席先生，以及本会议。

主席：

我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向我们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我准备在4月26日星期二的下次全体会议上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请本会议通过。现在请登记发言的下一位代表，埃及的埃拉拉比大使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本会议主席一职需由极为明智、经验丰富的人担任，而你恰恰具有这两项长处。你的能力是人人皆知的，你又是友好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这就保证你能卓越地完成任务，不仅在担任主席期间而且在本届会议的全过程中均能大大推动本会议的工作。你的前任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他在主席任上明快果断，工作卓有成效，不负大家对他这样一位干练的外交家的期望。我们谨向他表示感激和赞赏。此外，我还要赞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泽大使在担任本会议二月份主席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主席先生，我作为埃及代表团团长前来参加本会议，受到你和全体同事的欢迎，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此次担任团长，使我有幸能够经过12年之后又回到了这个换了新名称的多边裁军论坛，继续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宗旨和目标而共同努力。同时，我也要欢迎最近刚加入本会议工作的各位新任大使，他们是：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加拿大的马尔尚大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纳塞赛里大使、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和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我祝愿他们工作顺利。

本届会议的召开正赶上苏联和美国刚刚签订了关于消除一整类中程核武器的协定，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埃及政府曾发表声明欢迎这一协定，认为它是裁军领域内具有历史性的一步，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重大成就。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曾表示他本人以及全体埃及人民均希望此项协定的签署可促使各方在核裁军和常规裁军领域采取进一步的切实步骤，进而消除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在几星期后召开。这届特别会议同前两届一样，将审查裁军方面的努力和本会议的工作。只要客观地评价一下，必然会得出以下的结论：与人们的期望相比，这方面的成就甚小。双边谈判的进行及其迄今取得的成果不应掩盖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仍有增无已这一事实。有人实际上还在力图把这种竞赛从陆地、海洋和空中推向外层空间。这些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担心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向：两个超级大国撇开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途径而在双边一级谋求解决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两个超级大国在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的特殊责任。事实上，我们一直强调此种特殊责任，并大声疾呼超级大国必须承担此种责任。但我们同时也申明，双边谈判不应取代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这两个论坛的谈判应当相辅相成。

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能够全面处理裁军问题的独一无二的机构，因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而且所有国家都能行使参与裁军努力的合法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大家应当支持本会议提供的结构。本届会议期间，已有14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前来致词，这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希望政治高层所表示的这一关注能对各议程项目的实质性辩论产生积极作用。

埃及十分重视某些项目，为了重申这一点并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不妨对这些项目着重加以评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视为“裁军宪章”，并认为它忠实体现了世界良知。该《最后文件》申明，核武器是对人类和文明生存的最大威胁；必须全面制止并扭转核军备竞赛，以防止爆发核战争；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最后文件》还强调，核军备竞赛决不会增进各国的安全，相反，它只会削弱各国的安全和加深核战争的危险。

埃及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埃及考虑到中东的紧张局势有可能促使该区域的国家获取核武器。埃及还意识到该区域的一个国家——即，以色列——的核能力正在增长，现在问题已不是以色列是否生产和拥有核武器，而是以色列拥有多少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如何。考虑到这一点，埃及一贯支持旨在实现核裁军和制止核军备竞赛的一切努力；埃及是最早签署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之一，只是因当时的中东局势而无法即时予以批准。但埃及仍于1981年批准了这一条约，因为埃及赞同条约的精神和目标，认为必须制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并认为这是实现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埃及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率先呼吁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以此防止核武器扩散并实现核裁军。埃及发出这一呼吁，是为了防止在这一动荡的区域出现核军备竞赛，并务求《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各国义务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规定得到贯彻。其后，埃及又再三在联大提出这一问题。联大迄今已通过了14项与此有关的决议。

此外，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63(a)段也主张建立此种无核武器区，并呼吁立即采取实际步骤实施有关建议，指出这样做可极大地增进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埃及的倡议从一开始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1980年，联合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埃及提出的决议。这反映出，不但五个核武器国家赞同这一决议，该地区所有国家也都赞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呼吁在中东考虑建立无核武器区，在直接有关的各方的参与下，根据确定的程序，在商定的时限内从表示欢迎和支持的阶段进入实际执行的阶段。我们也吁请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所有国家协助建立此一无核武器区。

国际社会发表了一项重要的“非洲无核化宣言”并呼吁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这是方向正确的一步。应当继而采取实际的措施。非洲和中东都是正在发生冲突的地区。可以说，无核化区域和无核武器区的建立问题已因《拉罗通加条约》的成功而进入了一个顺利稳步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埃及有理由问一下：既然中东是一个冲突频繁、局势多变的区域，国际社会还在等待什么？难道现在不应当把倡议变为现实，以保护该地区 and 全世界不受核讹诈的威胁？我国代表团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以及非洲无核化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真诚的响应。

埃及代表团认为，本会议对于防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已不应仅仅在一般性非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了，而应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使《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的设想具体化。该特设委员会还可具体建议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开始多边谈判，分几个阶段商定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必要核查安排，以期遵照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决议彻底消除核军备，其中最近的一项决议就是第42/42号决议。

在这方面，我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本会议未能通过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草案（CD/819号文件）一事的深切遗憾。核禁试关系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因为人们几乎已一致认为，全面核禁试是防止纵向和横向扩散、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真正的起点。这一事实并不因为核大国坚持进行核试验并为此作出无力的辩解而失去意义。

我国代表团希望本会议能负起责任，努力制订出此种核禁试条约。本会议在整整四届会议的时间内始终无法通过关于为此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实在看不出理由何在。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规定将其销毁的公约制订工作的谈判已达到了很成熟的阶段，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取得的进展无疑应归功于许多代表团改变了对公约条款的立场，以及它们在这方面表现的灵活态度。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瑞典代表团在其团长厄克于斯大使阁下任上届会议特设委员会主席期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全力以赴地作出的努力。

然而，我们认为我们离完成公约草案还有很远的距离，尤其是因为某些尚未解决的分歧涉及概念和方法，并不仅仅是起草的细节。我们认为，这一公约应具有普遍性，能为所有国家接受。诸位可能和我一样认为，只要各国认为加入公约不会损害其国家安全，并能得到保证缔约国或其他国家不会对其使用化学武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普遍性就必定会得到促进。

虽然我国代表团正在十分积极地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内的谈判，但埃及认为，为了使拟议的公约体现普遍性，现在应开始就公约的条款草案同未参加谈判的其他非成员国进行磋商。此种磋商可在成员国正式或非正式商定的范围内进行。这种磋商将成为预备性的步骤，以确保广泛参加和加入，并保证预期的普遍性。如果我们都希望编纂一套具有必要制约和控制的有效的国际制度，我们就必须立即开始筹备工作，听取未参加当前谈判的各国的意见。

因此，埃及代表团认为公约应当为缔约国提供保护伞，其形式是由其他缔约国提供援助，限制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效果，并限制其他方面继续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在这方面，可以考虑由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对公约缔约国提供积极保障的决议。1968年对《不扩散条约》曾采用过类似办法，当时，安全理事会发表了第255(1968)号决议。为了消除第255号决议的欠缺，我们建议保障办法应更加有效和可信；由于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两类武器的性质不同，做到这一点是必要的。我们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有必要重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安全理事会在裁军领域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国是否加入公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缔约国权利义务平等的原则。各国在着眼于加强公约并提高其可信性的一切程序、建议和决策中都是相互平等的。

埃及对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都极为关注，并认为关于此种情况的报道应能进一步推动本会议迅速缔结与此有关的公约。为此，我想提一下1988年4月14日《日内瓦报》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联合国的一份医学报告，证实了以色列军队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示威者使用毒气。埃及对这一情况极为关注，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条约和公约，并重申必须遵守1925年《日内瓦

议定书》所载的主要原则。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埃及不生产、发展或储存化学武器，埃及将此种武器视为应予禁止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埃及同其他国家一样，认识到为和平利用探索外层空间可大大造福于人类，但同时也会增加为军事目的利用空间的危险。此种危险不会仅限于掌握空间技术的大国，世界其他国家也将受害。甚至可以说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危险更为严重，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不象大国那样掌握了保护自己不受危害的技术和能力。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一旦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会急于参加进去，从而造成后果无法预料。我们仍然希望各方作出协调努力，确保外层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并防止军备竞赛蔓延到外层空间。

外空问题特设委员会在三届会议期间研究和确定了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所有问题。今年的审议更为加紧，目的是推动委员会的工作，使之符合联大1987年11月30日通过的第42/33号决议中的原则。决议要求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988年会议开始时再度设立一个具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以期为缔结一项或在适当时缔结多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的协定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未能按联大决议的要求扩展和改进，也未能商定改进其工作计划的办法，因而委员会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是一个代表团立场僵硬所致。

特设委员会的讨论还表明，尽管有关外层空间利用的法律体制有许多积极因素，但该体制仍有某些缺陷，应当加以补救，按需要缔结一项或多项条约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理应进入另一个工作阶段，审查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而提出的各种建议。已向特设委员会提交的许多这类建议都值得研究和评估。我具体指的是关于扩大1967年外空条约第四条范围的建议，把各类武器均定为禁止之列，而不仅限于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建议进而要求不仅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这类武器，而且禁止使用这类武器。这一建议填补了当前有关利用外空的法律体制中的一个严重空白。鉴于过去20年来扩大第四条范围的尝试一直不成功，我们认为现在应当满足这一需要了，因为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危

险越来越大而且确定无疑。不久前，此种危险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如今已成了一种事实。

我们必须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必须采取必要步骤正视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因素对我们并不利。因此，我们促请本会议以客观态度处理这一项目，集中注意实质性问题，并给予委员会主席委内瑞拉的泰拉尔达特大使必要的权力和行动自由，使其能够指导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实现上述目标。

现在我想谈一谈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项目。应当着重指出，我们十分重视完成方案的草拟工作。10年来——本会议的历史已有10年——许多人们为拟订这一方案作出了真诚的努力。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应不遗余力地确保《方案》的既定宗旨，使《最后文件》中的原则具体化，而不要利用关于方案草案拟订工作的谈判对《最后文件》的可信性和目标提出疑问。我借此机会表示我们赞赏特设委员会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所做的努力，并表示我们深信，通过他的知识、智慧和宽容态度，特设委员会一定会以最佳方式完成其任务并履行其职权。

国际社会的目光和希望都投向即将在纽约举行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果。此届特别联大将审议裁军谈判会议在过去10年中如何改进了自己的工作并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已提出了各种建议和设想。埃及正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特别是关于按照事态发展和现实情况改进工作体制的建议。埃及认为，必须维持本会议的特性和成员有限的性质，以防形成两个审议机构，致使本会议变成联大第一委员会的复制品。

当今世界的裁军问题已变成关系到全人类的紧迫、相互关联的问题，既影响到当代，也影响到后代。因此，需要我们给予最认真的注意、作出最大的努力并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主席：

感谢埃及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印度代表泰贾大使发言。

泰贾先生(印度)：

我打算在今天的发言中集中谈一谈化学武器谈判。因此，我首先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今年的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表示祝贺，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与他合作。我们相信，在他干练的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把在他的前任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主持下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的工作开展下去。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制订的公约不仅要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化学武器，而且要将这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全部消除。春季会议期间，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一些外交部长的发言。发言中表现出紧迫性，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赫努佩克在本届会议开幕之日的发言中说：

“……我们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完成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起草工作……”

他又说：

“关于……公约，本会议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

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又有幸听取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根舍的发言，他说：

“我们认为，及早缔结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仍然是高度优先事项。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武器，而是毁灭人和自然的装置。”

21国集团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1988年3月8日以21国集团名义所做的发言指出：

“……21国集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本届会议期间必须加强有关公约的谈判，必须进一步加紧努力，以期尽早完成公约的拟订工作。”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些谈判，并且充分支持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2/37A号决议。我们的努力即将取得成果，因此，正如意大利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蒂所说，“必须对谈判给以决定性的推动。”我们不得不指出，无故延长谈判会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早日缔结产生不利影响。某些国家仍在生产化学武器，更严重的是，某些区域仍在使用化学武器，这也是事实。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也在剧增。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注意这一领域。新的武器比过去的神经毒气致命力

更强，也使核查工作更加困难。我们认为，化学武器谈判如不能早日结束，就会增加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从而对国际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我在此重申，印度既不拥有任何化学武器，也不打算将来生产或获取此种武器。我们决心为全面、普遍和有效的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而努力。我们认为，范围有限或局部的办法不可能增进安全。公约要做到有效就必须能加强各国的安全，因而也必须具有普遍性。

在公约中，核查是最复杂的领域之一。虽然有些问题仍待解决，但已做了大量工作。工作的规模更增加了复杂程度。我们处理核查问题的办法是根据某些原则的。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一套十分有效的指导方针，可据此处理有关不生产的问题以及有关质疑性视察的问题。普遍性原则和不歧视原则是任何国际协定的最重要原则。如要使化学武器公约能够增进全球安全，就必须将其建筑在“普遍的多边主义”基础上。

核查制度必须适当而充分，不应对合法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适当”与“充分”之间的平衡十分微妙，对于第六条所涉活动尤其如此。我认为，只要与化学工业多交换意见，我们就能够找到正确的平衡，但必须就一项基本原则达成谅解：民用化工业的某些部分必须置于监督之下。

发达国家相当强调核查活动不应对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不必要的侵扰或干扰，尤其不应侵扰或干扰研究与发展的敏感领域，并且强调必须为敏感信息保密。我们理解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也有其相应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核查措施不得以任何方式妨害在其国家规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和平化工业的发展。提高开放程度和透明度可以成为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也可以成为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平合作的渠道。

根据这些原则制订的核查制度可使各方都能接受。很显然，第六条之下的制度必须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制度，但也必须能够实现其基本目标，即，防止设施被滥用于禁止的目的。如要做到这一点，这一制度就不能仅仅涉及以往作为武器使用或储存过的化学品，应当对今后的发展也作出规定。换言之，核查工作如要有效，就必需可行而审慎。

我们也可借助类似的办法来推动关于质疑性视察的工作。我们也认为，如果一切双边或其他办法都经试验并发现不够充分，最后可能不得不采用此种措施。因此，程序应能加强这一结论。找出质疑的缔约国具有意义深远的权利，但受到不得滥用这一权利的义务的制约。受质疑的缔约国有义务接受此种侵扰性的视察，但有权证明自己遵守公约。鉴于此项工作的政治性质，必需平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1987年委员会主席努力取得的结果已反映在去年报告的附录中，可以作为进一步工作的良好基础。“替代措施”问题仍待解决，并且必须在多边范围内客观地加以解决。视察后阶段的程序也需通过进一步工作而加强。我们认为，我们可借助早先拟出的原则来拟订反映真正多边性质的有效机制。

本届会议期间就第八条开展了有益的工作，第八条涉及负责实施公约的国际机构的组织问题。关于技术秘书处的案文已出现了新的行文，而我们很快就需处理涉及执行理事会组成和各机构间工作分配的政治性问题。我们认为，只要维护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就完全可以确保化学武器公约的普遍性。目前似可看出普遍认为执行理事会应反映出政治平衡和公平的地域分配。拥有大规模先进化工工业的国家可按照第一个标准获得适当的代表比例，以便协助公约的执行。执行理事会作为负责日常执行工作的机构将发挥重要作用。执行理事会可全年开会，而大会则可能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全年开会这一特点可使执行理事会有职有权，其权力虽是大会授予的，但也是很广泛的。同时，大会由所有缔约国派代表参加，因而实际上仍是最主要的机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交的文件(CD/812)和加拿大提交的文件(CD/813)对我们拟订第八条的工作很有帮助。我们相信，只要考虑到上述要点，未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还想谈一谈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这两条也很重要。我们已开始就这些条款进行认真的工作，这是令人满意的。第十条的内容是援助。在理想的条件下，很可能无须援引其中的规定。据此推理，第十条的规定必须十分充分。一缔约国根据第十条要求援助，应当从化学武器公约拟提供的集体安全制度的角度来看待。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某一缔约国的问题。

第十一条涉及与发展有关的经济及技术合作，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最近对该条的讨论揭示出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安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对安全可能存在非军事性的威胁。因此，应将第十一条视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其中应既包括积极保证又包括消极保证。据此拟出适当的行文只会有助于化学武器公约的加强安全的作用。

关于自愿公布资料的兴趣正在增加，对此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值得欢迎的新情况。这不仅表明各方有决心、有信心早日完成我们的任务，也有助于关于第八条和第六条附件的实际工作。化学武器国家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苏联的建议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议是令人鼓舞的步骤，化学武器国家应积极予以响应。

我在此简略地谈一谈关于公约最后条款的讨论，应当说，主席的努力促进了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案文的拟订工作。主席提出的文件必定有助于我们今后关于这一议题的审议。

今年，我们遇到了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们知道，当前的职权范围尚不完整。随着工作的开展，这个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但我们也可对这一进程给予帮助，这就需要作出平行的努力，把“暂定案文”中“已决的”内容写成条约语言。

最后，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正在进行新的努力，开展前所未有的工作。我们都希望能制订出一份完善的公约，但我们也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完善乃良好之敌。我们在完成工作的时候或许会有某些忧虑，但另一方面也会有定出一项重大裁军措施的成就感。审查工作将帮助消除某些可能遗留下来的担忧，只要我们为改进工作留出余地。确定性在于目标而不在于执行方式，执行方式能够也必须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加以修改完善。

今天，我谈到了某些基本原则，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为解开技术性的缠结重提基本原则。我们希望制定出一项普遍全面的裁军协定，因为只有普遍全面的裁军协定才能增强全球安全并维护各国的利益。普遍性和全面性的要求本身对公约施加了条件，必须尊重这些条件才能使公约符合我们的要求——第一项多边商定的消除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裁军协定。

主 席：

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 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克莱克斯大使发言。

克莱克斯先生（比利时）（译自法文）：

我想沿前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印度代表泰贾大使之例，就化学武器谈判谈几点意见。 我将谈及某一问题，也就是泰贾大使也提到的一些情况，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 但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并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满意由您主持4月份的工作，并主持此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本会议各成员将在其他地方处理与我们的活动有关的其他问题。 您在裁军领域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您对各方一视同仁，并且了解背景情况，我谨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同您全力合作；在此，我还要向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罗泽大使表示感谢，他们以深切的现实感大力推动本会议走上了正轨，使我们受益匪浅。

本会议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 我们都会同意，本届春季会议是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召开的。 此间人人都强调了美国和苏联签订的中导协定的重要性。 有人将此项协定的缔结称为革命性的事件，它为裁军和军备控制带来了希望，而在数月前还没有人敢于相信。 人们强调指出，这一协定消除一整类武器，因此其他种类的武器应该也能照着做。 协定中载有真正的核查措施，其他公约中也可考虑制订此种措施。 协定中含有向更高层次扩展的因素——战略核武器削减50%，因此，这项协定是一个联接点，是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裁军进程的第一个环节。

奇怪的是，虽然这是裁军首次取得突破的领域——核领域——但却并不是本会议受到最强烈影响的领域。 就这一领域而言，我们仍处在设计宏图的阶段，设想十分宏大，但难以联系今天的政治现实，两大国的中导协定乃至战略武器削减50%的前景都不能产生真正的推动力，至于原因何在，我不想在此指出。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休会期间关于消除另一类可怕的武器——化学武器——的谈判则取得了

有力的进展，最近，我们看到，各方，特别是苏联，原先僵硬的立场已经灵活起来，这是特别令人欢迎的，也是十分有益的。同样，新的设想正在出现，对谈判中的案文正在提出具体意见，这无疑是在美苏关系解冻的结果，由此而产生了中导协定及其影响，人们因而也可以真正地期待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能尽快缔结。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上述成功和进展而陷入幻想。我们在此进行的工作与上述工作有很大差别。本会议的任务是通过谈判拟订一项普遍性的化学武器公约。这与双边谈判大不相同，在双边谈判中，协议是由两国达成，无论这两个国家有多大的势力和影响力，双方较易达成妥协或商定对等让步，因为此种让步仅对它们自己及其盟国有约束力。本会议的谈判也不是若干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按各自政治和经济利益为解决与化学有关的问题开展的谈判。在我们这里，有40个国家在参加一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不仅要对这40个国家适用，而且更应具有普遍性，换言之，必须能促使整个国际社会自动加入公约。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不同的，谈判的方法也是不同的。要使公约真正体现普遍性，就必须使之符合所有潜在的签署国的基本要求，而不是仅仅符合某些国家的要求，即便是最重要的国家也罢。其中关于禁止和关于核查和监督的规定必须针对所有潜在的签署国而不应仅针对某些潜在的签署国。确知近邻同意禁止化学武器比了解远方的国家和联盟作出同样保证更有意义。因此，为使公约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消除化学武器必须是绝对的，不得有任何例外，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例外也罢。虽然这一原则是很明显的，但仅仅指出这一原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全世界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幸而是少数，大多数国家都不拥有化学武器。况且，就化学武器国家而言，各自的装备程度也是不可比的。情况既然如此不同，又如何能在不危及各国安全或不导致加速扩散的同时做到绝对禁止？

比利时一向主张，必须适当调整现有储存的销毁顺序，在9至10年内按计划逐步实行，才能在符合一切缔约国利益和全面禁止生产的前提下解决化学武器国家面临的上述情况。目前正在研究与此有关的一些建议。我们对此并无既定设想，我们乐意促成就某一拟议方法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要求公约的所有签署国绝对禁

止化学武器，这当然是公约普遍性的首要必要条件，但其适用范围也是必要条件之一。适用范围也必须是普遍的。决不能出现一些国家消除化学武器而另一些国家不消除化学武器的情况。

我们很快就需要开始考虑如何在实践中以最佳方式实现适用范围的普遍性。正在拟订的公约条款不能仅仅符合或适应少数特定的国家的要求；这些条款必须针对整个国际社会，因为这正是本会议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的工作方法必须符合这一目的。首先，我们必须处理扩大本会议的组成问题。多年来，这个问题始终陷于僵局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裁军谈判会议极为注意。事实上，只要注意一下在此积极了解我们工作情况的观察员人数就已足够了，我国代表团愉快地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会议。这方面涉及的问题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国际社会参加本会议工作并直接与之建立联系的国家越多，我们工作的影响就越大。

因此，比利时主张迅速扩大本会议的组成，或许应超出目前关于增加四个席位的设想。当前，候选国不少于13个。对某一候选国的反对意见无论多么合理也不应妨碍在其他候选国中作出选择。我们认为，在增加成员国问题上，决不应采取把候选国相互挂钩的做法，我们呼吁立即采取主动行动，打破僵局，不要因裁军谈判会议本身无能为力而使问题搁置起来。

与我们工作方法有关的第二点意见是：无论本会议有多少成员国，均需让每个成员国能够在谈判的每一阶段表明自己的关注和见解。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一下，我国代表团不赞成某些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虽然用意极佳，但造成区别对待构成本会议的各代表团，因而也就排斥了某些代表团：我们想到的不是各种私下磋商，为了使工作取得进展，由委员会主席及工作小组主席主持此种磋商是合理的，也是很明智的；我们想到的是有时设立一些小型的工作组或由根据政治集团挑选的少数代表组成的小组，这些做法的特征是违反了我们议事规则中关于附属机构的基本规定，即，议事规则第23条规定、第24条重申的“各该附属机构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一律开放给本会议所有成员国”。

我们认为，把少数代表团预先拟就，亦即预先商定的案文提出供工作机构讨论的做法不利于谈判。一些代表团未参与此种事先开展的工作，因而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并且有意无意地被迫接受或至少因提案交到谈判桌上时若干代表团已在事先工作中确定的基本办法。对于被排除在事先磋商之外而又想表达不同意见的代表团来说，这种情况十分不利，很不合理，因为它们不得不去否定一些代表团已确定并公开认可的意见。这样，有些国家就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平等和同等有效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合理的担忧，对公约的普遍性也没有促进作用，而公约失去普遍性就毫无意义。

诸位可能会问我，比利时有没有自己的见解要提出来？事实上是有的，而且具体而言是从历史角度得出的见解。我想不妨再重提一下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发生在我国领土上，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1915年，更准确地说是1915年4月22日。明天恰是这一不幸事件的纪念日。由于我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四年中不幸成了战场，70年来在比利时的西佛兰德省西部每年都挖出成吨——确是成吨——的废弃的未爆弹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弹药都很难识别，有时无法判定其是炸药还是化学弹药。据推测，其中含有化学品，但性质未知，因为就我们所知，迄今从未取出过其中的化学品，原因是弹药中的残留物一般均已变质，处理起来极其危险——搬运和分检作业中不幸已有许多人受害——最新的一起事件发生在1986年，有四人死亡。

目前，我们平均每年挖出的这类弹药达20吨左右，种类和来源各异。如果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单在西线所“用”的各种口径的炮弹就达15亿至20亿吨，其中三分之一——7亿吨——未爆炸，分散掩埋在地下，当前就无法预料我国还要用多长时间来挖掘老弹药，尤其是化学弹药。1952年以前，这些弹药一律投入深穴销毁。由于这种销毁方法造成了环境问题，我们尽量设法找出老化学弹药，1952年以后将其封在混凝土中投入公海。对保护环境的新要求，特别是1972年《奥斯陆公约》和1987年北海会议提出的要求，用这种办法销毁已变得更为复杂。目前存放待消除的此类无用、危险弹药的残留物约有135吨，比利时政府将就最后解决办法作出决定，或许是在一销毁设施中将其消除。

我们认为，我国的特殊情况显然与公约无关。公约的目标是消灭化学武器及其组成部分。无论对化学武器确定何种定义，这类老弹药显然不属——而且我们认为也决不可能属于——公约所涉的在军事上可用作化学战装置的化学武器，这些弹药分散在各处，已投放但未爆炸，掩埋在土中，迄今已埋了70多年，严重变质，有可能今天，也有可能明天，在耕作或建筑过程中发现。因此，比利时代表团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无理由对其适用。

我在此叙述了一个具体问题，表明了一个国家，即我国，在关于消除化学武器的公约的谈判中可能持有的特定见解，也表明了它可能对这一多边公约普遍性目标产生的影响。还有其他问题，我想到的是核查问题。确定核查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公约能达到多大的普遍性。感谢上帝，这一公约不会是纯粹宣告性的，不象过去的许多裁军公约和承诺一样，这些公约和承诺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公约将包含核查措施。基本上核查的目的是确保公约的实施按照其规定进行。就裁军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如何检测可能的秘密违约情况以及如何承诺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确保一国的安全？

未来公约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消除现有的化学武器，规定各方有义务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即规定签署国应采取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防止再出现化学武器，即不仅禁止化学武器，而且也禁止其部件的生产、获取、储存、转让——即规定缔约国不得采取某一行动，亦即禁止某一行动。我们认为，公约是否按其规定得到执行这一点较易检查，可利用当前规划的申明视情况通过现场视察、国际监测和使用仪器监测进行核查的制度。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套办法并不能保证可发觉秘密的违约情况，也无法保证不发生不遵守基本承诺的情况，即便规定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对销毁储存和设施的系统核查办法的定义就说明其仅涉及已宣布的储存和设施，换言之，仅涉及已知的储存和设施；对未宣布的储存或设施则无能为力，换言之，对未知的储存或设施无能为力。

根据经验来看，如果问题是承诺不做某事、克制做某事，如果问题不仅是禁止生产化学武器，而且也禁止生产构成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就不可能做到绝对的核查。试图把全世界的化工业置于一种国际监察制度之下是徒劳的——世界某一部分，或

某一国家将始终有可能秘密生产用作化学武器的非法产品。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没有必要为了核查不存在为化学武器目的而生产的情况而把化工业置于普遍核查措施之下。

我们并不想在其他代表团以为是通向公约定稿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但我们对此问题仍有所怀疑，当然，正如我已说过的，为军事目的而建立和使用的工厂除外，公约一旦生效，这类工厂就应停工，并置于监督之下，直至其完全彻底消除为止。如公约无法把当前和将来能够生产潜在的化学战剂或其关键前体的所有工厂置于有效的国际核查之下，则我们认为关于不生产的核查制度的效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类情况下，是否有理由增加当前的监测形式，致使公约机制更为冗繁，加重其造成的负担，把它压在化工业之上，最终将其束缚在一种真正的紧身衣之中？

钚生产领域由原子能机构派视察员核查的例子表明，如要使对钚生产厂的核查有效，就需要视察员几乎任何时候都在场，此种监督和核查办法将使工厂的生产成本上升约 15%。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以下情况会对私营化工业造成多大负担：为了检查是否存在附表 2 和附表 3 产品的准许生产被滥用，必须适用对其他类别化学品适用的系统国际现场核查制度的扩大办法或代用办法。

我们认为，对于附表 3 所列产品无需建立一个系统国际现场视察制度。事实上，即便假设其合理可行，这种制度是否真正有用？我们必须仔细地查明问题之所在。究竟涉及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究竟会涉及什么？就第六条而言，唯一在国际间和公约规定方面可担心的假想情况是秘密制造具有军事意义的化学武器。这种决策不是由私营化工业作出的，而是由国家当局作出的。国家是化学武器的唯一用户和唯一的可能买主。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制造化学武器。私营化工业之罪充其量只能是不遵守公约规定的关于制造某些化学产品的标准及禁令。如果私营化工业这样做的理由与国家利益无关，则应由国家作为主管部门对其实行惩处，而不应由某一国际机构对其实行惩处，因为国际机构不能替代国家当局确保其法律和规章在该国的管辖范围内得到遵守。因此，从公约以及禁止制造化学武器的角度来看，危险不在于化工业的错误行为，因为真诚履行公约的国家无论如何都可察觉此种情况并予以

惩处，此种危险在于国家可能发生的错误行为，也就是不真诚履行公约的国家，它可能作出违背承诺的决定开始生产化学武器。

我们必须以每一缔约国都会真诚地履行公约这一信念为出发点。此外，各国真诚履行公约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化学武器——我想军事专家也会同意——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武库中并非不可缺少的，除非作为报复手段。除这一情况外，放弃拥有和使用化学武器不会对安全造成不必要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在此为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而开展多边工作。因此，如果秘密制造有军事意义的化学武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如果化学武器秘密储存的可能性经证明属实，我们就必然推定一缔约国的领导人故意违背承诺，打算获取化学武器用于武装冲突或至少是想严重破坏政治稳定。否则任何缔约国都没有理由认为有必要获取化学武器或其部件，因为报复的准备是多余的。

同样，从公约的存在这一点来看，不真诚履行公约的缔约国无疑决不会试图公开地制造有军事意义的化学武器，换言之，决不会在核查之下的设施中制造化学武器，既不会在按准许限度生产附表1和附表2的专用设施中也不会在一般的可自由生产附表3产品的私营化工业中公开生产，只要私营化工业已被有效地置于适用于全行业的核查及监测措施之下。显然，有此意向的缔约国会秘密地点制造化学武器。

我们认为，据此可以推断，发生严重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违约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化学武器不是绝对必需的，而且，根据公约的权威在全世界已消除并禁止化学武器的情况下，秘密恢复制造化学武器只会产生于真正的战争意图，而这一点也毕竟应希望是同样不可能的，而且化学武器必须秘密制造才有可能。同样还可以推断、既然制造化学武器必然是秘密进行的，那么看来对不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法核查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是随时可进行有意义的核查。附表1和附表2所列产品之所以可核查，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核查限于某些产品，而且是仅可用于化学武器的产品；附表3所列产品之所以无法核查，是因为无论其范围多广，也不可能涵盖整个民用化工业，无法做到既对化工业规定无法忍受的约束又不致严重损害其业务，而且又需使化工业置于外部监督人员的侵扰之下——即使做到这一切也无法充分保证不制造化学武器。

因此，我们认为对私营化工业的此种监督是毫无理由的。敌人不是私营化工业，而是不诚心履行公约的缔约国。因此，质疑性视察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如果怀疑有严重违约情形，即秘密违约情形，从而危及安全，就可将其作为最后手段，在政治层次上发出正式通知。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程序是确保公约的可信性的最重要工具，因为根据这一程序，不诚心履约的缔约国就会碰壁。因此，我们始终认为这一程序应有约束力，应超越任何国家主权概念及颠倒举证责任。这一程序必须非遇极端严重之情况而不用，否则其意义就会减小。因此，我们认为，质疑性视察应是一项可作为最后办法的措施，仅用于疑有违约情形的情况，即，违反第一条——制造、拥有、转让化学武器，当然还包括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应对各国一律适用，无一例外、无任何条件和先决条件，也不允许有拒绝权。

我国代表团认为，那种认为敏感军事设施或其他设施必须加以保护、因而可免于质疑性视察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可能使质疑性视察失去意义，因为如有违约情形，必然是受质疑国故意不认真履约所致。同样，我国代表团也看不出采用所谓替代措施的可能性有什么好处，到目前为止，这类替代措施无一可真正令人满意地替代现场访查。如果提出请求的国家可满足于与收到请求的国家商定的替代措施，那么就不应在这方面设置障碍，但我们认为，可选用替代措施这一点不应作为受质疑国家的既定权利，不得将其列入公约。

作为最后手段，整个质疑性视察程序必须掌握在提出请求的国家手中；由其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视察员编写的实况报告将提交给它，由它判断其担忧是否已减轻，由它视情况选择采取报复措施或其他办法，尤其是视情况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如何而作出此种选择。

质疑性视察程序中出现的真正问题是非正当（或随意）请求。我们不妨在这方面指出，只要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某一请求是否正当。这是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是，既然从其性质本身来看质疑性视察应仅用于属于第一条范围的极严重的怀疑，就必须要求提出请求的国家准确说明怀疑的性质（化学武器的制造、储存、用于武器目的之化学品生产量大到可能具有军事意义等等），并应尽可能提供查证指称的违约情形所需的一切资料，具体说明地点、时间、持续时间、数

量等等。此种资料的可靠性也有助于表明请求正当与否，因为收到请求的国家承担何种核查义务直接取决于指控的准确性。最后，不妨设想，归根结底容忍出现某种不正当请求总是比通过旨在掩盖机密或秘密资料的例外使质疑性视察的强制性性质受损更好一些，因为视察必须有约束力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机构在这一程序——这是特殊的——中的作用将是极小的。国际机构将接收请求，并立即派其视察员——视察员名单将预先商定，由质疑国从中选择——执行，然后国际机构将把开始质疑视察程序一事通知各成员国并向其提供一切必要资料。国际机构应立即把由视察员编写的调查报告发给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以后再分发给其他缔约国，并接收提出请求的缔约国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我已就指导我们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原则谈了一些想法。我是本着建设性精神向各位提出这些想法的，希望这些想法能有助于进一步界定需认真作出决定的领域。我们在以后逐条研究的时候，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我国代表团今后还会谈到这些问题。

最近，即3月3日，大西洋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宣言，其中再次重申，彻底消除化学武器是其军备控制和裁军全球构想的一部分。比利时外交大臣廷德曼斯先生去年7月23日在这个会议厅中向本会议致词时说道，比利时将早日缔结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协定视为极其紧迫的优先任务，并说，“这是裁军谈判会议现今的主要活动，我说也是主要责任”。我国代表团愿为尽早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最大努力。我国愿为此竭尽全力。正如我国外交大臣1987年7月23日在发言中向诸位宣布的那样，比利时愿为负责执行公约的国际机构提供总部。他在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再次提到了这一点，我今天荣幸地向诸位再一次证实这一点。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我们将恢复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时间已经很少了，不久我们就要开始逐条研究已订出的案文，就其最后达成政治协议，并将其写成公约的法律语言，在这方面不应有任何延误。

主席：

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并且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西方国家成员发言。

尊敬的巴西大使在4月19日举行的上一次全体会议上代表21国集团发言，向本会议介绍了CD/829号文件，其中载有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

随后在同一次全体会议上，本会议听取了尊敬的墨西哥大使就同一议题所做的发言。他在这一发言中表示，CD/829号文件的提案国不准备在本届会议期间将其提请本会议作出决定，并表示希望近期的磋商能使本会议就CD/829号文件形成一致意见，从而在今年夏季本会议恢复工作时加以执行。

我此次发言所代表的西方国家集团研究了CD/829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并认真地听取了尊敬的巴西代表和墨西哥代表的发言。这些国家继续认为议程项目1十分重要，并且认为应尽早就此项目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因此它们认为必须立即对此作出慎重的答复。

第一，CD/829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的实质与1987年7月在CD/722号文件中向本会议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并无差别，而西方国家集团已明确地陈述了对后者的立场。

第二，本集团认为，提出CD/829号文件时的发言并未改变有关情况。本集团承认任何代表团或代表团集团都可以声称自己提出的办法体现了灵活性，但这种声明通常应有修改过的案文作根据。

第三，有人建议可就CD/829号文件的案文发表声明，对其内容作不同的解释，这种做法不能作为本会议进行工作的健全基础。本集团认为，若照此办理，就会造成混乱，并可能抵销在此基础上设立的特设委员会进行的实际工作。同时，它也担心这样做会使本会议造成先例，以致在公开对工作性质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鉴于这三个主要理由，本集团无法参加关于 CD/829 号文件的协商一致意见。本集团的实质性立场是，希望毫不迟延地重新设立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自 1983 年以来始终未能采取此项行动，本集团至今仍对此深感遗憾。为促进采取这一行动，本集团已在 CD/521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职权范围草案，其中规定重新设立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

“……重新开始审议与全面核禁试有关各项具体问题，包括范围的问题以及核查和遵守的问题，以便就一项关于这一议题的条约举行谈判。”

并要求本会议：

“审议进行作为有效核查制度一部分的国际地震监测网的建立、测试及运行所必需的体制与行政的安排。”

本集团仍然认为，本会议可根据这一职权范围草案及 CD/621 号文件所载的相关拟议工作计划就核禁试问题开展一切必要和相关的多边工作。本集团强调，这些建议仍应请本会议考虑。

如要使此种实际工作取得成果，本会议愿参加此项工作的所有成员国显然都应能参加，包括核武器国家。CD/521 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而 CD/829 号文件中的职权范围草案显然并非如此，无论从其实质内容还是从某些人可能对其作出的解释来看都一样。

鉴于上述情况，本集团同意尊敬的墨西哥大使的呼吁：在即将到来的休会期间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并希望夏季会议期间能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赋之以适当的职权范围，并请裁军谈判会议中愿意参加关于核禁试工作的所有成员国都参加这一委员会。

主席：

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都已作了发言。现在还有其他成员要发言吗？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同志，我的发言很短，目的是告知本会议，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愿同意 21 国集团在 CD/829 号文件中提出的有关核禁试的职权范围草案，我们认为这一提案是本会议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工作的良好基础。

主席：

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没有。

秘书处今天根据我的请求分发了一份本会议下周会议时间表。为此，我想指出，4月26日星期二全体会议结束后将立即举行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开始对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进行二读。届时我们将处理所有未决问题。我原想在星期一举行该次非正式会议，但因关于各议程项目的非正式磋商未完而无法做到。我希望能顺利通过二读，不要再提实质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本会议中已讨论过，而且在审议特别报告实质性段落草案的无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会议上也已讨论过。在这方面，由于仍在就项目 1、2、3 进行非正式磋商，以致拖延了文件的处理工作。因此，虽然时间表暂时规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将于星期四下午 4 时举行，但现在看来可能需要把闭幕日期延至星期五，使秘书处有时间处理好届时应通过的特别报告草案。

关于项目 1、2、3 的无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磋商将在今天下午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会议之后继续举行。我希望今天能完成此项工作，否则我们不仅需要更改闭幕日期，而且需要修改下周的整个时间表。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我提议我们通过这份时间表。如无反对意见，我就认为时间表已获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提议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五分钟后举行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中午 12 时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0
26 April 1988

CHINESE

第四六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4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达维德·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0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会议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各份报告，并审议提交给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如上次全体会议所宣布，我打算一俟发言名单上的发言结束，就将分别载于CD/820和CD/825号文件中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交裁军谈判会议，供其通过。根据议定的本周工作时间表，我们届时将暂停全体会议，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二读载于CD/WP.336号文件中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的技术部分。同时我们还将讨论届会第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问题，因为不幸的是我们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工作未取得预期的进展，所以我们面临着时间问题。我们将根据对此问题的意见交换恢复全体会议并作出有关决定。

在今天的发言名单中，有巴西、蒙古、巴基斯坦、波兰、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印度和保加利亚的代表。我现在请巴西代表阿赞布雅大使发言。

阿赞布雅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及下两个月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在你极其得力的指导下，我们已为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发言的第一次，因此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并热烈感谢你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拉尔德·罗泽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我想对一些新参加本论坛的同事表示欢迎，他们是：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加拿大代表蒙蒂尼·马尔尚大使、伊朗代表纳赛里大使、联合王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以及尼日利亚代表阿齐基韦大使。

我国代表团今天想谈谈化学武器问题。

首先，我要说最近已证实的关于在波斯湾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需要被提醒的话，化学武器并非过去时代留下的幽灵，并非与高技术已彻底改变了战争方法的时代不相干。报告突出说明了这些武器能以惨无人道的方式、主要对平民百姓造成大规模毁灭、痛苦和死亡。这就强调了我们议程上这一项目的紧迫性和优先性，但强调的方式极其可悲。

联合国大会在去年的常会上通过了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第42/37 A号决议，这是第一个就化学武器问题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大会在决议中再次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把该问题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加紧谈判以尽早最终拟定一项公约。

21国集团在3月8日由厄克于斯大使代表其作的发言中重申对该决议的承诺。1988年届会开始时，我们大多认为有充分理由希望很快取得进展。不幸的是，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前夕，我们只能感到沮丧。我们确实也取得了进展，但进展的速度既不够快，其效果也不够大；当我们向这一即将召开的重大国际会议提交该项目的报告时，这些进展并不足以使我们特别引以为荣。

但是，人们也不能指责我们无所事事，因为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苏伊卡大使及其热诚工作的区域集团协调员的极其得力指导下，我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当中那些一直不断出席正式会议的人总是觉得谈判可能正在别处进行，这样，集体努力的势头和意义便所剩无几。多边过程与双边过程能够也应该互相加强，但它们不能相互取代，哪怕是暂时的取代也不行。

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拖拖拉拉的现象比比皆是；括弧、脚注的数量有加无已。若无达成结论的政治意愿，此种学术性的讨论会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我们认为，各国代表团对这一未来公约关键问题的看法已尽为人知。无论是重申这些立场还是时间的推移，光凭这些均无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只有抱着互让的精神，作出真正、深思熟虑的妥协，才能克服最后的分歧，使我们向终点线作出最后冲刺。我这样说是部分援用了联合王国尊贵的代表索尔斯比大使极为恰当的比喻。正如巴西外交部长罗贝托·德阿布雷乌·索德雷博士在今年2月18日致本论坛的讲话中所说，“我们准备对可以进一步加快会议工作节奏和协商速度的任何可行倡议给予实质内容或程序方面的支持。我们并非着急，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而已”。

巴西愿意接受普遍禁止化学武器是不难理解的。巴西不拥有化学武器，也不打算研制、生产或储存任何化学武器。巴西一直坚持不懈地承认和支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的当务之急应是销毁库存的所有化学武器和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不允许以任何所谓的安全理由为借口而有所例外。我们认为，假定公约最后案文中保留十年的期限，那么在此期间销毁库存化学武器的速度越慢，这种过渡办法对无化学武器国家就越不公平。

全面普遍禁止化学战争方法是未来公约之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应损害与此同样正当的其他目标，即不损害全人类在普遍、非歧视基础上共享在化学领域内取得的基本成就的目标。禁止化学武器绝不应妨碍公约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亦不应限制在和平的化学活动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普遍性与不歧视性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一个把不平等的权利和责任永久强加给缔约国的公约是不会赢得普遍支持的。

我们不仅面对着就迄今最有现实意义的多边裁军协议之一进行谈判的机会，使人类摆脱可怕、可悲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我们还有机会在科学、技术、工业、裁军和发展这些相互交织的领域之间塑造一种典型的关系。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在争取更美好生活的奋斗中迄今为止所得到的最惊人的生产要素，这种说法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科技使生产的东西更多、更好，减轻体力劳动，使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更快、更精确。然而，我们还知道，科学和技术也能以我们的祖先绝对想象不出的速度和距离帮助人类互相残杀。科学和技术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双重用途的活动。科技进步的这种两重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不开的。我们无法禁止或限制科学和技术，因为我们最终不能禁止或限制人类的智慧与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并且最终必须禁止或限制科技发展引发的各种军备竞赛，防止其蔓延到新的领域。

对利用科技成果发展武器的每一项管制措施都是受欢迎的，但绝不能因此限制发展中国家为本国人民获取更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生活条件。我认为我们能够在各国对安全的考虑和大多数国家的其他国家利益之间保持可以接受的平衡，这些利益包括：能够自由进出口不为今后公约所禁止的化工产品；有权为和平目的研究、发展、生产和使用化学品；有权促进并参与化学领域内最充分的国际科技合作。

一些代表团发言中提到的把与合作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写进一项安全协议会碰到的困难，我深信，这些困难在谈判进程中是可以克服的。其他国际裁军协议，如最近达成的生物武器公约，已体现出类似的安排。（我们认为，将此类条约称为国际裁军协议要比“安全协议”更贴切。）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本届会议在第十一条的措词上取得的进展。我们已在 CD/CW/WP.176 号文件中提出了我们对此议题的看法。即使我们认为现有的用词与在我们看来是公约最后案文中不可缺少的措词尚有差距，我们仍深为我们进行的意见交换所鼓舞，认为我们有了一个未来工作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我想祝贺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他作为主席领导 A 组完成了艰巨的工作。还请允许我感谢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他作为上届会议特设委员会主席已为我们讨论第十一条提供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文件，我们今后在起草关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条款时仍可从中汲取一些想法。

另一个与巴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载于第十条关于援助的事项，我们在此必须再次欢迎 B 组本届会议期间在主席墨西哥的巴勃罗·马赛多先生的得力领导下取得的进展。我仅再次强调 21 国集团中许多代表团提出的观点，即凡愿意承担永不获取化学武器义务的国家，均有坚持在公约中清楚阐明遇有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类武器的情况可获得援助的相应权利，这是完全合乎情理和逻辑的。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多边或双边裁军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无疑是核查问题。正如当前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演变一样，核查将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在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中，以及在主权概念本身中引起巨大变化。虽然我国代表团原则上赞成针对每一具体条约制订核查办法，但我们拟定的公约是否会确立一个重要先例，对此尚有疑问。因此，在处理核查制度问题及由此产生的新观念时，我们要十分谨慎小心。

作为一般原则，核查应是有效的、实际可行的、非干扰性和费用低廉的。如果制订的办法已接近合理的极限，而在适用核查概念时毫不通融、僵硬不变，那么核查的概念就会妨碍在裁军谈判中取得进展。绝对核查可望而不可即，因而我们应主要强调视察机构对可能违犯者的威慑作用。今后在各部门进行核查的费用不

能太大，以至把目前浪费在各种军事竞争舞台上而希望通过裁军协定所规定的军费削减节省下来的资金占去很大一部分。

就化学武器公约而言，巴西希望看到建立一个尽可能严格的核查制度，但要有适当的保障措施，以防止过度干扰和在政治上被滥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核查是一个双轨过程。谁也不能把化学武器储存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对公约造成的威胁与所谓民用化学工业生产的商用毒性化学品造成的危险理性地等同起来。核查制度的当务之急必须是控制前一类威胁。请允许我在此引述我的同事尊贵的比利时大使克莱克斯在谈到监察民用化学工业部门存在的危险时所说的话，他强调说，“私营化学工业并非敌人，不守信义行事的国家才是敌人”。

关于是否需要授权技术秘书处自行决定进行突击性临时视察一事目前已有一些看法。巴西虽对加强公约核查办法的目标表示同意，但我们在原则上认为，此建议将使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中的技术人员承担极大的责任，从而引起人们对技术秘书处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怀疑，甚至会影响到视察团在其他关键领域、特别是在质疑视察方面的作用。

谈到未来公约的这一关键的基本特征，我国代表团认为，制定的质疑视察方法应能防止这种权利被误用或滥用，这不仅要依靠国际舆论来谴责误用或滥用权利者，并且要让执行理事会在质疑视察程序中某一个或多个阶段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技术秘书处在这个领域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我们在原则上充分理解反对在请求视察与进行视察之间设置审查程序的理由——为防止掩盖视察现场而采取迅速行动显然需要程序自动化。但是，我们赞成对接受请求规定极其严格的条件：视察现场的详情、要求查明的情况、涉嫌违约的情况和性质以及被认为违反的确切条款。技术秘书处应确保每一项这样的请求都符合有关的要求。

至于视察组报告应在何阶段审查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理事会一接到这种报告应立即召开会议，根据事实确定是否发生了违约情况。如违约被证实，该理事会还应就采取进一步措施作出决定。如让争端一方的请求国对关于该争端的报告有最后决定权，那是相当尴尬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需三分之二多数的决策程序，执行理事会就能解决此类问题，而不受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或地区集团以不恰

当的方式影响其决定。执行理事会的这种作用将使之能极为有效地防止误用或滥用质疑视察程序。执行理事会的权威和权限一旦确立，各国便会审慎掂量是赞成还是反对借助这种方法。

有些国家对其所称执行理事会的“司法权”表示不安。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允许在公约范围以外解决双边的争端，但争议如在公约程序实施之后仍未解决，则应根据公约本身确立的规则和程序在多边范围内解决。我们想让执行理事会在核查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情况使我们对理事会的组成、程序及决策权等问题更加敏感。我们愿看到建立一个有力、有效和有代表性的执行理事会，其成员在20—30人之间，人数太少则易为寡头政治的观点左右，太大则行事不便而且累赘。

有人曾以提高效率为名建议设置几个常任理事席位。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做将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歧视，当我们正在拟定下一个世纪新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时，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定义可纳入三项标准：地理标准、政治标准和工业能力标准。在一个比较完善的世界里，我们会要求仿效联合国的做法，突出甚至只纯粹考虑地理的因素。但眼下，我们愿意接受富于想象力地将此三个标准均衡结合起来的现实方法。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仿效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做法和基本比例。可以这么说。在本届会议上，我们未来机构的这个关键问题已从C组主席日本的沼田先生所主持的初步讨论中大大获益。

在我的朋友和同事尊贵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主持下，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去年完成了认真、良好的工作。苏伊卡大使接受了本届会议上这一十分沉重的负担，我衷心祝贺他，希望他于1988年内取得进一步成功。有人说，裁军措施只能对正在过时的武器有效，或对仍处于研制阶段、远未能部署的武器有效，这样说可能有道理，但无疑对我们的工作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果这话是真的，那让我们努力工作，争取在新类型的装置引发另一场军备竞赛、给全人类带来难以想见的后果之前有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生效。让我们在处理各个未决问题时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每项事业都要当其时，如果因循坐误，就会永远失去一次历史机会。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不能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必须完成大会赋予它的任务。这是一次证明多边办法对裁军问题行之有效的绝好机会，一次可以抓到的机会。我们目前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如有积极成果，将为我们在未来谈判中争取就我们议程项目中的所谓核项目及外层空间等一些其它重大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保证。主席先生，你可以相信巴西代表团将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真诚、努力地工作。

主席：

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衷心祝贺你担任4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职务。我们对匈牙利代表担任此职深感满意，因为我国与贵国保持着真诚友谊与合作的关系。值此裁军谈判会议准备向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特别报告的重要时刻，我们高兴地看到会议工作由一位象你这样博学多智的人，一位对裁军问题拥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来指导。我国代表团希望对你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会议工作的贡献表示谢意。

各位都知道，迄今已进行多年的全面普遍禁止化学武器谈判已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提交给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CD/CW/WP.200）实际上已具备条约形式可看出这一点。目前尤其重要的是抓紧谈判，特别是增加今年专门用于谈判的时间，同时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设性建议，不要用一些新概念使公约的拟定工作复杂化。

我国代表团在今天的发言中想再次简略阐述一个未决的基本问题，即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问题，因为在准备特别报告时曾就该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我已说过我国不拥有化学武器也无意研制、生产或获取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参加化学武器谈判是希望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对迅速拟定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作出贡献。我国代表团所提工作文件即是此种活动的结果。

我们认识到，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问题不仅从军事战略看重要，从政治、道义角度看显然也是很重要的。认真起草这方面的公约条款，各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认真执行，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公约的成活力。令人鼓舞的是，在此问题上的各种基本看法正趋于一致，我们希望，由于该问题的解决对迅速缔结公约至关重要，这些不同的看法能很快变成协议。大量工作已在议定原则基础上完成，如所有国家的安全在整个销毁阶段不受减损；在销毁阶段的初期建立信任；在销毁库存化学武器的过程中逐步取得经验；无论储存的实际组成和规模以及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这一销毁顺序一律适用。

人们普遍同意，应在公约生效后的第十年年底销毁所有库存化学武器。我们高兴地看到，过去数月里已在这个问题的谈判中取得明确进展。关于第3类化学武器销毁过程必须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完成的协议即为此证。考虑到各国代表团的立场，蒙古代表团在其CD/CW/WP.182号文件中提出了平衡原则，即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实施公约的第八年年底持有的化学武器的数量大致相等，并将在公约生效后的第十年年底予以销毁。这一原则现已为谈判参加者所承认。剩余储存数量及平衡原则适用期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愿在这个问题上与各有关代表团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我们赞成简单易行、行之有效的销毁化学武器的顺序。如我们反复强调的，这种销毁顺序应规定全面销毁所有库存化学武器；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特别是立即停止化学武器生产；由所有拥有储存的国家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宣布所有化学武器储存的确切规模和地点；核查宣布是否属实；以及建立监测储存的国际机构。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代表团提交的工作文件(CD/CW/WP.197)的看法。我们很感兴趣地研究了该文件提出的想法，我们的初步意见概括如下。我们不懂为什么要为平衡规定这么短的最后期限(5年)，因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拥有大量储存的缔约国”手中保存高级限的化学武器储存。我们的愿望是，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公约缔约国，不论其所拥有的储存规模，都应无例外地同时开始销毁各自库存的化学武器，这一愿望与公约的基本目的是密

切相关的。显然，每个化学武器国家销毁的速度不会一样，这种速度尚有待确定。我们可以根据拥有这些武器的缔约国各自的储存规模，确定它们应达到的各种不同水平。

由于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进程和过程是一个关系到公约命运的极其重要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列入未来的国际组织大会每届常会的议程上。与此同时，将在公约第八条中列明关于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任何问题的规定。

CD/CW/WP.199号文件也提出了销毁顺序的问题。在以前的发言中我们已概括了我们对此问题的态度。我国代表团同意其它许多代表团的看法，认为该文件中反映的立场绝对不利于促进公约的拟定和迅速销毁化学武器使其不再以任何借口重新出现。无疑，由尚未宣布的国家尽早宣布其拥有的化学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储存的水平，将有效地促进1988年届会夏季会议期间销毁顺序工作的完成。

最后，我想就处理刺激剂问题的迫切需要说几句话。对不具备适当程度的保护装置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含有有害化学品的武器可能对其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破坏。主要受害的将是这些国家的平民及和平活动。除莠剂军用是又一个需解决的问题。现在已到了把关于这个议题的适当规定写入“暂定案文”的时候。

主席：

我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达对您担任主席的喜悦之情，您代表的国家一直在这个论坛上发挥积极作用，对其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本届会议早些时候，贵国外长彼得·瓦尔科尼博士阁下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感到荣幸。他所做的发言说明了为什么贵国热衷于多边裁军的努力。考虑到会议将提交给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本月的审议工作尤其重要。我们深信，您的外交技巧和经验将使我们的工作圆满结束。我还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

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泽大使的感谢，他们先后于上月和 2 月份卓有成效地、得力地指导了会议工作。

我还想对自我上次讲话后参加我们工作的新同事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加拿大的马尔尚大使，埃及的埃拉拉比大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纳赛里大使，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以及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同时，我祝愿那些最近离开日内瓦的同事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在十年前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成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其组成和工作方法至今未变。下月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开会时，也将审查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声称会议过去十年中的成绩满足了国际社会的期望，也不能声称本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内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然而，我们的会议今年是在比以往几年更有利的气氛中开始的。去年 12 月美苏签署的消除各自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为我们这里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气氛。条约表明，核军备竞赛可以停止也的确能被制止，核裁军是一个现实的目标。超级大国同意消除 2,500 个左右的导弹，这个数字虽不大，但协议的意义超过这些数字。这是第一项打算消除整整一类核武器而非限制其数量的裁军协议。条约所体现的详细的深入核查规定和不对等削减原则开创了重要先例，无论是超级大国间、全球范围内、还是地区范围内未来的裁军协议谈判都可援用这一先例。它表明，强制性现场视察是需要的，可行的，并且可在不损及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加以实行。条约还巩固了这一原则，即凡拥有优势的国家必须在一切裁军协议中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

当然，只有中导条约导致采取进一步的裁军措施才能成为真正的分水岭。国际社会期望，在中导条约之后签订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并最终全面消除之的协议，签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协议。在另一方面，如果消除中短程核武器为其它核武器数量和质量的扩充所抵销，那么条约的意义势必大大下降。

不扩散是核裁军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之所以自愿放弃核武器的选择，是为了促进无核武器世界目标这一更大利益，是希望核武器国家也会放弃核武器。这种认识体现于不扩散条约中。因此，不承认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参加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措施的拟定，在道义上不堪一击，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这样做也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因为一个地区内任何深刻影响到每个国家安全和生存的措施只有符合各方安全利益时才能具有效力。

因此，不能否认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该领域内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在核裁军措施谈判中的应有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方国家集团的反对，会议不可能通过本届会议早些时候由 21 国集团提交的关于议程项目 2 的职权范围草案 (CD/819)；草案要求建立特设委员会详细阐述《最后文件》中的第 50 段并找出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同样，我们不得不深表失望的是，由于西方集团所持的立场，会议未能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 1984 年就包括在议程内的防止核战争问题，今年又未能接受 21 国集团提出的关于在特设委员会内审议所有有关建议的职权范围草案 (CD/515/Rev. 4)。

我现在想谈一下禁止核试验问题，这是多边裁军议程上最优先的项目。二十五年前，部分禁试条约的缔约国保证要谋求缔结一项永远禁止所有核试验爆炸的条约，包括禁止所有地下核试验爆炸。五年后签订的不扩散条约重申这一决心，同时保证采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联合国大会，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以及最近于 1987 年发表的《加德满都宣言》都一再强调了禁止核试验的迫切性。

显然，禁止核试验谈判长期以来在核查问题上举步维艰。然而，现在已清楚，即使是万无一失的核查系统，有些核武器国家也不会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对苏美就核试验开始全面的分阶段谈判并不感到什么安慰。我们是从第一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51 段所表明标准出发来评价这些会谈的，这就是：停止核武器试验将对阻止核武器质量提高和新型核武器研制的目标，对防止核武器扩散的目标做出重大贡献。

美苏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首先旨在改进级限禁试条约及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措施，条约规定了150千吨当量的级限。然而，这些限制尚未真正抑止任何一方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因此，即使达成一项核查这些级限规定的协议，也无法如《最后文件》所设想的那样中断新型武器的研制或制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世界所期待的不是核查现有的高级限，而是根本不搞核试验。对核试验次数和当量的中间限制只有在其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质量发展，只有在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保证于预定的短时期内全面禁试的情况下被通过才有意义。

双边会谈无法实现永远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中进行任何核爆炸之目标。因此，采取多边办法解决禁止核试验问题是不可或缺的。裁军谈判会议关于本议题的谈判不应再拖延了。遗憾的是，由于未能就特设委员会应有的职权范围取得一致，会议5年来一直未能在禁试方面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本月伊始，21国集团本着互让精神并为了进一步显示其灵活性提出了一项职权范围草稿(CD/829)，要求建立以进行多边谈判，拟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目标的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这项建议会被通过，同时敦请那些把禁试看作是长期目标的国家认真考虑：如果进一步延迟缔结全面禁试条约将对为防止核武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而进行的努力产生什么影响。

我还想在此通告会议，巴基斯坦总理去年向印度总理提出了两国应缔结禁止核试验双边条约的建议。我国正期待着对此协议做出积极的反应。我们认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缔结这样一项双边协议将有助于使两国和世界确信两国都无意谋求核武器。

我国代表团一直特别重视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议程项目5。我们对在本届会议开始之际建立了该项目的特设委员会感到满意，并对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一直坚定不移地主持了该机构的工作表示欣赏。裁军谈判会议10年来一直在审议该议题，但这方面的谈判仍未取得什么进展。无核武器国家放弃核武器的选择，应由核武器国家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做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相应保证，这一正当要求迄今无人注意。可悲的是，有关核武器国家的这种态度只能削弱不扩散制度。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另一个亟需本会议优先考虑的议题。我们欢迎该项目特设委员会上月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尽管此项工作开始得晚了一些；同时，我们想向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保证，我们将在他执行其艰巨的任务时与之充分合作。该特设委员会自1985年建立以来详细审查了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有关的各问题及现有各项协议。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注意工作计划中关于已提建议和将提倡议的项目3，以期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我们希望该特设委员会今年能够有效地处理这项工作。

由习惯法、《联合国宪章》及几项具体涉及外层空间的国际协议组成的现行管制各国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制度不适应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任务，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在特设委员会的讨论过程中已发现现有法律中的几个缺陷。那些制定现有条约的人所未预见到的技术发展超过了现有法律的发展。空间技术正迅速发展，有可能使现有空间法成为一个空架子。

各种各样的军事活动正在空间广泛展开，空间支持系统已成为空间大国军事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现在的军事活动尚未发展到在空间使用武器或用武器攻击空间物体的程度。采取措施永远消除耗费巨资、高度危险的空间军备竞赛尚为时不晚。建立一个新的全面国际法律制度，确保人类的最后边疆不沦为军事冲突的场所是当务之急。应该严格、普遍禁止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任何外层空间武器。此外，这种制度的目标应是在平等基础上使所有国家均能参与对外层空间的有益和促进稳定的利用。

增加空间大国外层空间军事活动的透明度将对建立信任起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请进行空间武器研究、发展和试验的国家在实现全面禁止这种武器之前将这些活动公开、详细地通知裁军谈判会议。加强《登记公约》的建议得到许多代表团的支持。目前根据公约第四条提供的空间物体一般功能的资料不够及时，不足以清楚地反映出空间大国的军事活动，而且也不需经过核查。为克服这些不足，需要修改《登记公约》或缔结一项新的协议，规定在发射前提供有关航天器确切功能的详细资料，并规定由一国际机构对此资料进行现场核查。我想在此提及苏联关于建立国际视察团、查证未在空间部署武器的建议。我们认为，作为第一步，可建立此种视

察团以核查与空间物体功能有关的数据，为国际社会提供空间活动，特别是带有军事性质的空间活动的可靠资料。

我国代表团曾多次表示支持建立国际空间监测机构的建议。这样的机构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手段，用目前只为几个国家掌握的遥感和监测技术核查裁军协议的遵守情况。这将为建立信任、增加透明度做出贡献，从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对几个国家正在实施的，旨在发展以空间为基地的弹道导弹防御的大规模计划感到关注。我们认为，部署这种系统即便在技术上行得通，也势必导致战略防御方面无休止的竞争，招致部署针锋相对的武器的反措施，以及部署更多、更复杂的进攻性武器。这样一场影响地球和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将是耗费巨资、徒劳无益的，还会极大地破坏稳定。

弹道导弹防御角逐所引起的危险后果自1960年代以来就被认识到。为此，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对此做出严格限制。条约的理论基础——只有严格限制反导弹系统才可能限制进攻性核武器，今天仍然有效并且普遍适用。因此，为补充、加强这一双边条约，需要缔结一项无时限的多边协议。我谨在此重申我国代表团1986年为此提出的一项建议。

禁止反卫星武器的重要性已被普遍承认。不用说，这种禁止只应对用于和平目的的卫星给予保护，对威胁它国安全的卫星则不应给予保护。因此，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先决条件是，议定和平用途的定义，建以旨在确定射入空间物体是否符合该标准的核查制度。这些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有效的核查是任何国际裁军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关外层空间的协议亦是如此。有人认为外层空间庞大无比，因此认为核查外层空间协议遵守情况十分困难这种困难有时被夸大了。完美无缺的核查制度不可能实现，也不应以此为目标。所有空间物体均从地面发射，发射数目并非无限。发射场的位置为人所知，在发射前检查卫星并不困难。此外，外层空间本身是敞开放供检查的，无需考虑国家的主权。

尽管现行的管制外层空间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但充分遵守之至为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是该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严格遵守之，保持并进一步加强其规

定。我国代表团欢迎两个超级大国间正在举行空间问题双边谈判，敦请两方尽速就此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更大利益的协议。

我今早已在发言中谈及议程项目 1、2、3、5 和 6。我希望在晚些时候发言时再谈项目 4、7 和 8。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特别是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发言，他将介绍载于 CD/831 号文件中的委员会报告。

苏伊卡先生（波兰）：

主席同志，让我首先对你主持四月份会议的工作表示热烈祝贺。你在准备提交第三届特别联大的报告的困难时期娴熟、卓有成效地履行了你的职责。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在发言时对我表示欢迎的那些尊敬的大使。

我今天将要介绍的报告，载于 CD/831 号文件，4 月 20 日已为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全体通过。报告反映了自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谈判的结果，包括本届春季会议期间取得的结果。按照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要求，报告反映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拟订工作现在所处的阶段。

我们眼前的文件基本上依循过去历年的做法。报告共有三个部分：所谓的技术性部分——简单回顾了在本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内进行的谈判历史，附录一和附录二。

让我扼要说明一下其内容。附录一载有公约草案“暂定文本”的现行本，是报告的基本部分。附录二载有反映迄今对有关问题研究结果的各项文件文本。这些文件是报告的一部分，因为已同意将它们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这些文件暂时尚未发展到足以编入附录一的程度。

刚才介绍的这份报告反映出我们的谈判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报告包括了本届会议春季会议期间取得的结果。春季会议期间可供我们支配的时间少于以往，但

得到非常集中、认真的利用。尽管如此，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会议的结果似乎与普遍抱有的希望和期待仍有距离。不过，我们即将举行的夏季会议会使我们更接近共同的目标。

在简要介绍了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反映的目前状况后，我想说，我们在有些方面朝着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方向发展了现有文本。在其它方面，我们已找出了未来工作的共同基础。然而，我们还须清楚地描绘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我希望这将使我们距今后克服这些分歧更近一些。

我想提请各代表团注意委员会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这对谈判进程很有帮助。我所想到的是各代表间的公开性和信任程度已有提高，这一点反映在与会各国就化学武器及有关事项发表的许多声明中，也反映在对化学军事设施的多次参观及开展双边和多边的情报交换中。

特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同意，委员会应处理公约草案中各条款，同时，应集中注意力首先处理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十条（由B工作小组处理），第六和第十一条（由A工作小组处理），第七、第八和第九条（由C工作小组处理）。因此，委员会集中精力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此外，我就公约草案第十二至十六条举行了多次不限成员名额的协商——这些条款迄今还不属于全面谈判的范围。但是，我们未能就第一和第二条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经过补充修改反映了目前的状况。

总而言之，我想说现在的报告公正、详尽地反映出已做的工作和尚需谈判商定的问题。报告表明，拟订公约的过程已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现今处理未决问题的出发点使人有理由感到乐观，如果各代表团利用最近休会的时间充分准备夏季会议，使我们的工作更为加强，那就更有理由感到乐观了。

我想借此机会对各工作小组主席表示我的谢意，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日本的沼田先生，以及委员会的秘书本斯梅尔先生和他的助手达比小姐。

主 席：

我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根据会议第436次全体会议做出的决定，我现在请芬兰代表门南德尔大使发言。

门南德尔先生（芬兰）：

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四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满意。你的外交技巧众所周知，深为我国代表团欣赏。

我今天发言是要提请会议注意芬兰分发给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和非成员代表团的一份口头照会。照会于星期一放在三号会议室旁边的代表团文件架上；照会阐明了芬兰政府对扩大本会议成员数额问题的观点，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再度引起越来越强的兴趣，会议春季会议期间全体会议上的许多看法就表明了这一点。就在上星期四，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克莱克斯大使指出，成员数额问题多年来一直处于僵局，他表示比利时支持迅速扩大会议成员数额——增加4个以上成员未尝不可。他继而紧急呼吁主动打破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僵局。在我们看来，他的讲话恰如其分。

为进一步说明芬兰外交部长卡莱维·索尔萨先生2月18日对本会议的发言，芬兰的照会重申我国对尽早成为本会议成员的兴趣。照会还指出，即将召开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从新的角度全面审议成员数额问题的良机，有助于会议尽早圆满结束该议题的协商。

我们认为，在从新的角度审议成员数额问题时应考虑所有有益于早日就扩大成员数额取得一致的选择办法。我们相信，在一段时间内有步骤、加限制的扩大成员数额是一值得认真考虑的方案。我们深信，如果本着诚意和互让的精神去处理成员数额问题，定会早日求得圆满解决。我们愿与各有关代表团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主席：

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4月21日到2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B·A·谢瓦尔德纳泽与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莫斯科会晤时，除审查其他重要问题外，审查了为签订包括所有具有生产化学武器能力国家的全面的、可有效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而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及多边谈判的状况。 两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他们“指示本国代表团在诸如建立信任、开放、核查和缔约国安全等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以对拟订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做出贡献。”两国外长还对化学武器扩散和使用这一愈益扩大的问题表示关注。

今天，我想谈谈建立信任和开放的问题。 今年2月18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V·F·彼得罗夫斯基提交了供会议审议的与制定一项彻底、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多边数据交换备忘录。 备忘录阐述了我国对此种交换的目的和我们认为适当的数据交换量的看法。 3月15日，苏联代表团提供了一些关于备忘录的进一步说明，同时呈交了属于我国建议的第一阶段数据交换范围的情况。

2月18日声明包括的另一项建议是，在一国内自愿指定一设施，使专门组成的国际专家小组能够在此检验各次谈判研究出的、对不在商用工业生产化学武器进行系统国际核查的程序。 我们知道这两项建议引起了某种兴趣。 人们对此有种种评论，提出各种想法并要求做出说明。 既然1988年届会春季会期行将结束，我们认为应该总结一下事实上已开始的数据交换的初步结果，以及就我国的建议交换看法后得出的初步结果。 让我来谈谈这一问题。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最近在化学武器领域内向更大的开放性迈出了重要步骤。 二十多个国家已宣布它们不拥有化学武器，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同样的发言。

尊敬的巴西代表阿赞布雅大使做了这样的发言，其后，尊贵的蒙古代表巴雅特大使也做了这样的发言。许多国家提供的数据表明它们生产公约范围内的化学品。参观与化学武器有关的设施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做法。我们希望这种建立信任的做法继续下去。我们尤其考虑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应提供其储存规模的资料。提供这种资料不仅可消除猜疑，建立信任，而且是拟订公约的实际要求，特别是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顺序所需要的，如各位所知，苏联已提供了这种数据。

然而，对我们公布的数字满腹狐疑的主要是美国代表团，尽管这种怀疑是毫无证据的。根据同样理由，即只根据“怀疑逻辑”，我们似乎也可对美国提供其化学武库资料的可靠性提出质疑。然而，我们不愿如此行事，因为我们不想把数据交换和开放性引入削弱信任的方向。另外，尊敬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4月19日的发言指责说，据称苏联正企图“通过邀请美国公布其全部储存”来了解“几乎所有关于美国化学武器的情况，同时，苏联的储存大都继续裹在秘密之中”。美国代表团断言化学武器生产、储存设施数目和位置的数据“更为重要的多”。这种数据固然重要；但其用途何在？显然，数据是为核查而用，核查将在公约生效后进行。当然，届时所有储存设施的位置，包括在外国领土上的设施的位置都得予以公布。举例说，美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化学武器放在哪里，我就不清楚。既然未建议在公约签字前对多边数据交换实行检验，设施位置的数据在此阶段能做什么用就不清楚了。

如我前面所说，储存量是另一事项。美国则不愿提供这一数字，声称在美国早先公布的数据，包括全部储存分类百分比的数据之外再公布储存量的数据，那么，按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的说法，“几乎所有关于美国化学武器储存的情况都将公布于众”。但是，人们亦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苏联不但公布其储存规模的数字，而且也提供美国已公布的那一类数据，我们将处于美国所试图避免的同样境地中。是否有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以下述事实为出发点就能找出办法，即拟订公约需要的是某些数据，而不是以与谈判无关的理由对哪些数据此时或彼时已公开提出问题。

联合国尊敬的代表索尔斯比大使4月19日显然是在提及今年3月8日她的讲话时说，“某些情况最初公开时会引起进一步的问题，或与其它国家的估计不吻合”。3月8日她对我国公布的储存数字和提供的希哈内武库情况的完整性表示疑问。我前面已说过，无事不疑。西方就苏联化学武器储存公布的过分夸大的估计数字大得吓人，只有让发表数字的人扪心自问了。我们搞不懂为什么就因为西方的有些人对苏联储存的规模想入非非我们就不得不证明我国公布数字的可靠性。我国公布数字的可靠性的证据将在不迟于公约生效后的30天内提供。眼下，我想回忆一下我国的声明：苏联化学武器储存不超过50,000吨化学战剂。我们把化学弹药和容器内的化学战剂均算在化学武器内。关于希哈内的介绍，正如苏联化学部队司令在介绍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介绍的品种包括了苏联的所有化学战剂和标准弹药。

我认为，从整体看我们可以说，在本届会议春季会期上，已经就公约签字前化学武器多边数据交换问题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期待着在本届会议夏季会期上就此问题取得进一步进展。

现在我想谈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我指的是苏联代表团2月18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即要求进行试验，以检查各次谈判研究出的、对不在商用工业生产化学武器进行系统国际核查的程序。我们感到鼓舞的是，许多代表团对此想法表示有兴趣。已对我们的建议做出一些初步评价。在对过去的讨论加以考虑后，我们今天想就苏联对其组织方面问题的看法提供下列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试验范围应包括公约草案中针对那些将从中选择试验设施的一类企业所制定的措施，包括有关宣布。其次，试验可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在指定的企业进行一次国家试验（由本国的视察员进行）。政府将就试验结果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关于正在商订的国际核查程序的结论和可能的建议。第三，由进行试验的各国的专家组成的一个特设小组将分析这些报告并从中作出一般性结论。在第二阶段，小组还将在各国指定的企业对系统的核查程

序进行试验。国际视察期间，也可对专家认为适当的其他程序进行试验（须征得所在国的同意）。国际专家小组将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其结论和建议。第四，试验费用，包括邀请专家的费用，将由各国政府承担。这些就是我们的补充意见。我们期待其他代表团作出反应。

最后，我希望各代表团利用即将到来的夏季休会时间检讨一下快要结束的本期会议的结果，并探讨有无可能在拟订公约草案方面进一步作出进展。我还要感谢你，在过去一个月成功地、杰出地领导了本会议的工作，主持了编写本会议提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这一重要的任务。

现在我要谈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今天的会议是我们的同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干练地、沉稳地完成了在此地的使命，将要离开日内瓦。我们将怀念他的聪明机智、平易近人以及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我确信，以他的出色才华，一定会得到他的国家的重用。我谨代表苏联代表团和我个人祝愿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和他的夫人尤莉亚健康幸福、万事如意。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印度代表泰贾大使发言。

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本月初，我国代表团曾对你担任四月份这个关键月份的主席表示欣慰。今天，我要在今年春季会议的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赞扬你有效和能干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完成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方面。

从现在起到夏季会议恢复工作这段期间，将有一件裁军方面的大事。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定于1988年5月30日至6月25日在纽约召开。不管本会议

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如何，毫无疑问它将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在今天的发言中要集中讨论有关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些问题。

即将召开的特别会议为我们恢复和加强裁军的多边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我们面临着选择，就看我们要不要抓住这个独特的时机从事建设性的、和平的对话了。我们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不应只是重复过去几届会议的内容，也不应试图修改或重新拟订已达成的协议。大家十年前就共同商定了《最后文件》，并曾于1982年一致明确地加以重申，如果要破坏或削弱《最后文件》的权威性或有效性，就只能使我们误入歧途，陷于无谓的辩论之中。所以，我们应努力使特别会议高瞻远瞩而又讲求实际，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总的目标。

我们都想使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成功。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对成功的解释不同。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之所以召开，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关切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已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和人类的生存。该届会议上，国际社会在裁军谈判历史上第一次就国际裁军战略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战略的近期目标是消除核战争危险和执行制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而我早先已提到过，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正由于大家公认所有人都有参与裁军的合法权利而且裁军成功与否关系到所有人的重大利益，才将这一领域的中心作用和主要责任赋予联合国。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体现的成功乃是建立在共同的认识上。要使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成为多边裁军努力中的一个里程碑，就必需达成类似的共同认识。我们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达成的一致文本应当是有意义的，积极的。它还应较简短，针对大家所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最好不要牵扯可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问题。我们希望它简明扼要，内容具体，既具有前瞻性，又切合实际。它应评析我们目前的状况，阐明国际社会已经接受的原则，并为多边裁军努力指明道路。它应指出多边裁军努力在哪些领域采取哪些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简言之，其

性质应当持均衡，其态度应当积极进取。这并不是说该文件不可反映原则和方法上的真正分歧，或协商一致的方式应改为拥有否决权的方式。

我们感觉到各方普遍抱持乐观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有利的国际气氛中召开的。在双边领域，美国和苏联最近缔结中程核力量条约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为核裁军开辟了新的领域，而它为两个最主要的军事大国削减50%的战略武器开辟了新的前景，意义尤其重大。在区域方面，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在多边一级，化学武器谈判正在加快步伐。这一切都反映了新的态度和新的政策。这需要反映在我们的安全概念中。在核时代，只有共存才能生存；只有集体安全才能带来安全。除非从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安全出发，否则实现不了安全。诚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阶段；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但是国际社会必须对当代的安全具有认识，因为再也不能只从军事力量的角度对待安全了。共同安全必须立足于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感。在考虑到发展水平的现有差异之外，安全概念必须体现出各方一致确认应使世界摆脱发生核灾难和使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

对各国来说，安全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如果从较广的角度来理解，则安全不仅具有军事方面，而且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方面。这意味着，只是积累更多、更精良的武器而单方面寻求安全，其结果适得其反。加强全球安全需要在裁军、发展、通过多边组织解决冲突和促进公平世界秩序的实现等相互关联的领域作出进展。多边办法一方面可创造有利于裁军的条件，另一方面可为成功地谋求发展提供信心。发展进程可克服破坏安全的非军事因素，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适当和持久的国际体系，从而可加强安全和进一步促进裁军。裁军则可直接和间接地加强安全。通过裁军进程逐步降低军备水平而又不致减损安全，就可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应付各种对安全的非军事挑战，从而加强总体的安全。

在裁军领域，我们拥有多边机构的组织资源：我们有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我们有全球性的、多边的裁军审议委员会这个审议机构，而在联大

我们还有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是它的成员。其议事规则基本健全，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容许一定程度的通权达变。有人已就切合实际的裁军议程提出建议。我们欢迎具有建设性的办法，但不能打着现实主义的名义把既定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项目列入多边机构议程的标准不仅在于是否可以作出或容易作出进展，而且在于问题是否触及人类的生存，这样的问题即使在短期内不可能作出进展，也有必要列入和保留在多边机构的议程内，而且应不懈地谋求最能得到广泛接受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基于这个标准，核裁军问题理应具有优先地位。

促使世界演变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素应首推以科学作为基础的现代技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好处，但我们的问题也因全球化而更加复杂了。我们再也无法孤立地处理贫困、发展、裁军、安全、污染和生态问题。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存，全球性问题日益相互关联，共同利益越来越大，这一切都需要在多边范围内采取集体办法来探讨与解决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军备竞赛的量的方面。虽然力图控制数量，但技术仍继续发展，导致更具有杀伤力和更加精确的武器系统被设计出来。现在很清楚，军备竞赛的动力来自技术革新。军事研究与发展成为军备竞赛的主要动力，是较近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主导作用。据估计，在有史以来的科学家总数中，90%今天仍活着，如以研究出版物的数量来衡量，我们的知识每15年即增加一倍。约有15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专门致力于设计、研制和试验新的武器系统。令人遗憾的是，军事研究与发展增长更为急剧，它已在全球研究与发展中占了主导地位。今天，全世界每年在军事研究与发展上花费约1000亿美元，占全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费用的三分之一。

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军备竞赛的边缘，有人要把电子领域的最新发展同核爆炸力的发展结合起来。随着精确导航系统的发展，投射系统出现了重大改进，而武器系统也变得更加轻便，性能越来越多。类似的弹头可在一个以上的发射系统上使用，导弹已可装置常规弹头和（或）核弹头。由于这些发展，目前军备竞赛

的范围也有可能扩展到外层空间。武器系统的日益计算机化和尖端化只能使人们错以为会带来稳定。由于决策权力日益分散以及决策时间日益缩短，并由于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界线以及战术武器和战略武器的界线越来越模糊，门槛已经不很明显了。这些技术发展不仅影响到核武器系统，也影响到常规武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需从全球的角度来对待。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其应用则可增进稳定或使现有的均衡更加稳定，通过我们的努力，应可探讨和分析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从而引导技术发展发挥其稳定的作用。这种分析工作需要大量的技术投入。其中一些技术在军备限制和裁军方面也有重要用途。在扭转军备竞赛之前，必须先制止军备竞赛，而在制止军备竞赛之前，又必须先使它缓和下来。过去，技术曾被用来加速竞争步伐和制造不稳定；今天我们需要减缓这一步伐和创建信任。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应为我们提供条件，使我们可以不断审查这一问题，并进行定期评价。将技术发展用于核查和建立信任还有助于减缓军备竞赛，进而制止并最终扭转军备竞赛。解决办法是长期性的，但须有一个开端。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为我们提供了朝此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对遵守裁军协定与否进行核查是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我们都想确保销毁武器或不研制武器的协定得到严格遵守。过去，有人以核查措施的不足作为裁军缺乏进展的借口。为此，六国倡议领导人发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极力强调“需要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综合的多边核查系统，作为在裁军进程中以及无核武器世界中确保和平与安全所需的更强有力的多边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是进行思考和审议的良机，是为多边裁军制定一个到本世纪前一直适用的共同议程的机会。应当是在1978年《最后文件》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的时候了。务必要在此时加速进行和尽早完成目前的谈判，特别是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我确信，只要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目标，加上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是会成功的。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要对我们长期共处的同事，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的离去表示遗憾。我谨向他表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他的贡献良多，我们大家一定会怀念他。

主席：

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发言。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我今天发言，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六年多前，我开始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就在会议室的这个角落，就坐在右首的椅子上。今天，我国代表团又坐在同一地方。换句话说，我有机会坐过这张桌子周围的所有40个椅子，从每个可能的角度观察并参与会议的工作，其间也担任过主席同志你现在所荣幸担任的崇高职位。然而，我今天不想分析和评价本会议过去六年来的活动。我也没有必要重申我国的立场，因为我已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申明并辩解过这一立场；我国外交部长曾在12天前在这里发过言。我现在只说几句话。

我在1982年开始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时，正逢国际关系中寒风阵阵。气氛并不十分有利于工作取得成果。从记录中可看到行使答辩权时的许多尖锐发言和反驳。我们曾相互指责，把军备竞赛的责任推给别人。口头上说愿意迈出裁军的真正步伐，然而没有充分的政治意愿，不肯展开实际工作。几年后，阳光开始也照进这个会议室了。就在日内瓦，离我们的谈判机构不远，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首次举行了首脑会谈，世界第一次听到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随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首脑会议，不久就要举行第四次戈尔巴乔夫——里根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第一项真正的裁军协定，第二项也为期不远了，对在座的人来说，化学武器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以期就未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但是，不论怎样，我离职之时是不能从完成一项任务——也就是至少缔结一项多边裁军协定——中得到一种个人成就感了。所以，我衷心祝愿我的全体同事未来的努力成功，并希望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决定可促进这一成功的到来。

至于我个人，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会深深怀念与我在会议中共同工作过的所有同事。其中一些人，例如匈牙利的克米韦什大使、美利坚合众国的洛维茨大使和联合王国的克罗玛蒂耶大使，已永远离开了我们。其他一些人退休了。还有一些人担负了新的重要使命。我非常高兴的是，如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大使这些老同事仍象我在1982年见到他们时一样精力充沛地为裁军的崇高事业履行他们的职责。

亲爱的同事们，我谨对大家的合作和友谊表示感激和谢意。我还要向秘书处的全体成员，并亲自向我的好朋友，秘书长科玛蒂那大使，向努力将我的蹩脚英语译成其他各种语言的口译们——换句话说，向没有他们就难以想象本会议可履行其职能的所有人表示热烈的感激。

主席同志，我结束在本会议的职责之时，适逢你以与生俱来的外交才能主持本会议的工作，这完全是机遇。但每个机遇都会带来某种机会，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我最后必须要说，我们两人不仅在会议中，而且也在作为常驻代表的一般活动中，有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没有辜负我们两国之间的兄弟之情。

亲爱的朋友们，我谨向你们保证，不管我人在何处，我都会保持对本会议工作的兴趣，如果你们的努力早日获得具体成果，我将尤其高兴。我祝你们健康幸福，今后工作顺利。

主 席：

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特拉洛夫大使的发言，特别是他对我作为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和一名同事所说的友好的话。特拉洛夫大使是本会议中经验最丰富的代表之一，他从1982年1月起就来到本会议。他在会议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曾

担任1986年6月份的主席。他在担任主席期间作出了组织安排，处理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议程项目2。他还在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担任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我确信大家都赞赏他对我们工作所做的贡献，而这一贡献是同他的平易近人和外交才能分不开的。请允许我暂时除下有点拘谨的主席身分，向他表示我个人的感激之情。我有幸能够观察特拉洛夫大使的工作表现，不仅在裁军领域，而且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不仅在裁军谈判会议，而且在他作为常驻代表处理事务之时；我认为他的表现至为卓越，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请允许我代表各位祝愿他和他的家人万事如意，并祝他今后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名单上的人都已发过言了。还有其他成员要发言吗？我请蒙古代表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

我们的好朋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已完成他的使命，不久就将离开日内瓦。我谨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同事和我本人向他致意。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长期担任保加利亚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刚刚告诉我们，他已在这个十分庄严的谈判桌边坐了一整圈。他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与特拉洛夫大使交往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他除了平易近人以外，还一向沉着，聪明睿智，善于倾听他人意见，对会议所审查的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坚信需要为也有可能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求得解决方法，这一切都为他赢得了应有的敬重。我们将非常怀念这位品格高尚、值得信赖的友人；我们也将怀念他的渊博知识和经验。我们祝特拉洛夫大使今后一切顺利，祝他健康，并祝他的夫人尤莉亚和他的孩子们幸福美满。在离别之时，我们要对他说珍重再见。

主席：

我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格兰杰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尊敬的苏联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已经把苏联和美国政府因最近的莫斯科部长级会谈而发给两国代表团的指示通知了本会议。美国代表团当然会遵照这些指示行事，事实上也已经开始这样作了。如果各位回顾一下弗里德斯多夫大使4月14日和19日的发言，就会注意到纳扎尔金大使今天提及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问题，即建立信任、开诚布公、核查和安全等，恰恰是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并需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问题。当然，这两次发言还讨论了其他问题，我们准备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将在夏季召开下期会议时回来进一步讨论联合声明，因为它除化学武器之外还涉及了许多方面。

关于多边数据交换，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并已在认真考虑苏联的提议，同时也在研究其他提议，如一些西方国家最近的提议。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后一项提议促进谈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该提议要求在最最重要的时候提供较有用的资料。苏联的提议在我们看来是不稳妥的。但是，对于裁军谈判会议应采取何种办法，我们并不固执己见，我们准备在夏季复会时考虑所有的提议以及除这两个提议之外的任何新的提议。关于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对最近苏联的一些声明所作的保留，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上星期指出，由于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不能对一切声明都信以为真。各位都知道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今天不准备在此重提。我们已在过去两三年的发言中讨论过了。我现在只想说，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不是凭空臆造的。但这些过去的愉快经历并没有削弱我们对多边数据交换的乐观态度。恰恰相反，这些经历表明这一活动对我们的努力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苏联提议的进行多边努力以制定和试验商用设施的视察方法，我们过去曾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在开始这一试验之前先作好准备是合情合理的。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上星期已指出，我们首先需要确知苏联的用意。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赞赏苏联大使就苏联的提议所作的澄清，特别是他所说的各国拟订核查程序只能作为筹划试验的第一步这段话。这是我们上星期提出的建议。苏联自己的提议也确认，视察员将采用本会议正在拟订的程序。我们上星期所作的保留只指出，在把化学专家调离谈判去从事耗费时间但十分重要的设施访查工作之前，最好先把程序制定出来。我们期待着在夏季会议上再次讨论并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及其他重要问题。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也对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的即将离职感到遗憾，他是一位干练的外交官，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有用的贡献。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马什哈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在秘书长派遣的使用化学武器调查团的载于1987年5月8日S/18852号文件的报告中，专家们指出伊拉克军队不但再次对伊朗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而且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平民也受到伤害。报告最后说：

“我们坚信我们已在专家一级尽力查明了两伊冲突中使用的化学品和化学武器的类型…我们认为，只有在政治一级作出一致努力，才能有效确保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所有签署国信守其义务。”

专家们对国际社会发出了警告，指出无动于衷“可能会在未来导致世界受到生物武器的威胁”。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所极力建议的政治一级的一致努力没有实现，与此相反，各方还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此一罪行。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哈莱布贾的浩劫就是突出的例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提出的派遣调查组的要求竟等了两个多星期才得到答复，而且调查组并未组成，更糟糕的是没人去访查犯罪现场。

我们必须铭记，一旦神妖被放了出来，就没有人能把它关回瓶中。一旦化学武器在世界上的每一冲突中都被用作战剂，其对环境的恶劣影响波及到许多国家，那时就连为这种自作自受的状况感到悔恨也嫌太晚了。现在，由于各方不对安全理事会作出响应，伊拉克的使用化学武器已成为一种既成事实，在伊拉克于1980年9月22日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各次战役中，化学武器的使用已成为伊拉克的惯常作法。1988年4月21日，伊朗南部省份库吉斯坦的苏桑吉尔德的周围以及达霍文市受到伊拉克军队的大规模化学轰炸。这一行动与早先对哈莱布贾的行动一样，都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造成了许多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立即通过其常驻纽约的代表团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派遣一个调查组到该区域去再次查证已经确立的事实。

主席：

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还有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团现在要发言？没有。

现在我要处理另一个问题。如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宣布的那样，我现在准备将分别载于CD/820号文件和CD/825号文件的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交本会议通过。

现在处理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CD/820号文件所载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愿就特设委员会圆满结束其工作向联合王国的特萨·索尔斯比大使表示祝贺。现在处理CD/825号文件所载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

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份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 席：

我愿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向保加利亚的康斯坦丁·特拉洛夫大使表示祝贺。

现在我准备暂停本次全体会议，五分钟后召开一次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对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进行二读。

下午 12 时 25 分停会，12 时 40 分复会。

主 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 460 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经过非正式会议上交换意见后，我建议本会议同意于 4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时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来结束 1988 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 本会议还将于 4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按期召开全体会议，其后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完成各议程项目下实质性段落草案的审议，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2 时 45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1
28 April 1988

CHINESE

第四六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达维德·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61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但根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已宣布，本会议今天将在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对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稿的各实质性段落进行二读。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巴基斯坦代表、扎伊尔代表、委内瑞拉代表（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以及墨西哥代表（代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发言）。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谈及议程项目 4、7 和 8 以及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

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是我们的工作中最有希望的领域。这可以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紧张程度看出来。这一谈判已达到成熟阶段，其结束已经在望，但尚未完全在握。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在各项目协调员的干练协助下，于上届会议及闭会期间领导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取得了很大的工作进展。今年，我们又有幸选出波兰的苏伊卡大使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六年前曾十分熟练地主持过关于这个议程项目的工作小组的讨论。

我们在这个多边谈判论坛中讨论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已有 20 年了。从提交上次会议的特别报告可明显看出过去六年来的进展幅度有多大。报告首次载列了公约草案所有条款的议定行文或拟议措词。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报告的篇幅来衡量取得的进展。要达到我们的目标，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一些代表团强调需要加快工作速度。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去年未经表决通过的联大第 42/37A 号决议即要求加紧谈判，我们应照此行事。

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份，因为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仍在成倍增加，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正在扩充，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导致研制出新的、更加致命的化学武器。关于两伊战争中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使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深感焦虑。我们重申强烈谴责一切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并促请冲突双方恪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规范，特别是有关武装冲突的规定。

当前的情况迫使我们加倍努力。我们的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只要有政治意愿，就可以实现真正的突破。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将是第一个设立国际机构来监督其条款的执行并监督民用工业中一个重要部门的多边裁军协定。它可大大鼓舞裁军谈判会议，为多边裁军进程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正如厄克于斯大使3月8日代表21国集团在发言中所指出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希望早日缔结一项无歧视性的、全面的、可核查的以及有效并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它们将坚决致力于这一目标，决不接受部分措施或有限安排。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在全球性公约的范围内处理化学武器的扩散问题。

本届春季会议期间，某些未决问题上的分歧已有所减少。但仍有一些困难问题有待解决，例如：销毁顺序、对民用工业的监督、体制结构和质疑性视察。显然，我们从夏季开始还要开展许多艰巨的工作。我们促请各代表团以一种急切的心情和建设性的精神来处理这些问题。

在销毁顺序问题上，意见又有所接近，而且去年在这个问题上已找到了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认为，如果对销毁顺序加以适当调整，即可解决所提出的销毁期安全问题。关于储存量的“拉平”问题，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另一方面，销毁期内保有秘密储存或继续生产就算可解决一些问题，但引起的问题会更多。

我们欢迎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化学武器国家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定义及应彻底销毁此类设施的原则达成的谅解。这一谅解应可有助于特设委员会在夏季就第五条开展具体工作。

第六条将是公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关于销毁的条款仅对化学武器国家适用，而且在对储蓄和生产设施进行消除的过渡期后就可望失去其意义，但化工业监督制度的情况则不同，此一制度将无限期有效，其直接涉及的国家为数大得多。此一制度应尽可能少造成侵扰，并且应当既节省费用又具有功效，同时还可切实保证各方对公约的遵守抱有信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临时检查的建议（CD/791）十分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它使我们注意到一个实际问题，即，通常专用于和平目的但也可转用于生产对公约目标构成危险的化学品的设施有可能进行秘密生产的问题。但我国代表团对任何似乎需由技术秘书处进行质疑性视察的程序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类程序会破坏它的非政治性。

公约第八条的工作已取得了切实进展，体制结构的轮廓正在日趋明朗。执行理事会被称为“权力最大的”机构，但我们并不这样看。我们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结构民主而且能有效监督公约执行情况及其条款遵守情况的组织。大会是所有缔约国在平等基础上组成的最高机构，应由大会将日常性的职能授予执行理事会，同时保有对执行理事会进行监督的权力。

执行理事会的组成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委员会的有关工作小组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国代表团认为，执行理事会的规模既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过大会削弱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过小则会失去真正的代表性。应依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政治平衡原则确定它的具体组成。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应考虑任何其他标准。

一些代表团已指出，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同其决策程序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同大会和执行理事会各自的权力和职能也是有关联的。

质疑性视察程序将在有效的核查制度中占有关键地位——既可建立对遵守的信心，又可遏止违约的发生。现已普遍确认这些程序应是强制性的，无权拒绝的。

1987年特设委员会主席进行的磋商取得了具体成果，这已反映在报告的附录二中。对于开始视察的程序，各方已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程序发动之前不应先经过政治“过滤”。

实际进行视察的程序尚需进一步拟订，做到既符合有效视察的需要，又可兼顾缔约国保护与化学武器无关的敏感资料的合法权利。此外，尚需深入研究与提交视察报告后的行动有关的种种问题。按公约设立的执行理事会和大会这两个政治机构应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一旦对公约的遵守情况公开提出疑问，就不能再将其视为仅需由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和收到请求的缔约国双边解决的问题。公约的每个缔约国均希望视察能有效地进行，并尽可能就遵守与否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事项宜由执行理事会加以裁定。如果违约行为未予立即纠正或违约的性质十分严重，我们认为执行理事会应将此情况提交大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可能采取措施恢复公约的可信性。

我们特别关注公约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前者涉及援助，后者涉及经济及技术发展。我们完全支持阿根廷就第十条提出的建议（CD/809）。一些代表团仍从较狭隘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将其也视为南—北问题之一。但我们应从较广的角度来看待这两条的实际规定，将其视为促进公约普遍性目标及加强其效力的手段。在目前，一个缔约国在遭到化学武器威胁时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也设法取得威慑能力。因此，它就不会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即使成为缔约国，遇到此种情况也会退约，除非它确信各缔约国一定会协助它应付此种威胁。这一保证应通过公约条款提供，规定有义务援助受威胁的缔约国采取保护措施。公约如载有这类规定，其本身就可对考虑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国家起到威慑作用。

我们认为，公约第十一条应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促进和平应用化学方面的国际科技合作。这类承诺并不新奇，另外两个多边裁军协定，即，不扩散条约和生物武器公约已有类似的条款。鉴于各方公认裁军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而且公约如得到遵守将可增进信任，因此，更应当在第十一条中就合作问题作出切实规定。

在讨论其他议程项目之前，我要感谢苏联代表团安排了去年10月对希卡尼军事设施的参观，并感谢苏联代表团提供了关于其化学武器储存的资料。我们也欢迎各项关于多边交换化学武器储存资料及生产设施资料和其他有关数据的建议。这些资料可使我们更加了解视察团应执行的任务的繁重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草拟公约的有关部分。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在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的干练主持下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提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目前，协调员的“双轨”工作记录已列出了关于核查和遵守及其他主要内容的可能行文——既包括禁止袭击核设施的问题，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问题。这两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尚未缩小，但我们已清楚地查明了问题，可以对未来的前景作出现实的评估。

巴基斯坦十分关注袭击核设施问题。我们仍然认为由本会议来处理这个问题十分适宜。我们曾多次在本会议表明过对实质性问题的立场，我不想重复说明为什么我们无法接受某些人主张的大规模毁灭标准。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明智领导下以去年达成的括号很多的案文为基础继续开展了工作。我们注意到今春在起草一些段落的议定措词方面取得了进展，方案当然应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分歧——仅举一例：各方对核裁军的首要地位即有不同的看法。提交委员会上次会议的关于原则的新案文需加以审慎研究。对这一部分同对其他部分一样，首要考虑是综合裁军方案不应偏离《最后文件》确定的优先顺序和原则，并应充分顾及《最后文件》发表以来的新发展。

由于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即将召开，而其议程中包括了审查联合国在裁军工作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就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进行讨论是十分及时的。七人小组自去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的范大使主持下举行会议，该小组的各份报告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想法和建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本会议当前的结构和程序基本上是健全的。某些议程项目之所以缺乏进展，并不是因为工作方法有什么缺陷，而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我们不主张为变革而变革，但只要证明确有此必要，我们是愿意支持的。然而，我们欢迎就这个问题开展辩论，因为我们认为，同其他任何组织的情况一样，对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不断地进行审查。

关于延长会期的建议反映出一种心情，这就是希望加快本会议的一些正在谈判中的项目的工作。现有的议事规则规定可在闭会期间举行特别会议及附属机构会议，因而已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闭会期间举行会议就是一个

例证。有人建议全年举行5届会议，每届会议为期5周，其好处是我们可利用闭会期间拟订立场和建议，但休会次数过多会造成工作经常中断，这是否会基本上抵消以上的好处？我们还须考虑到，我们的会期应与纽约的裁军审议委员会和第一委员会的会期错开。

我们支持早日按1983年的决定使本会议增加四个成员国。不过，这样做不得破坏微妙的政治平衡，因为政治平衡是本会议有效开展工作的一个关键条件。

一些代表团建议根据新情况审查我们的议程。我们欢迎关于扩大议程的建议，我们将在适当时向本会议提出我们认为可以增列哪些项目。1979年以来，议程中已增加了三个项目。随着更多的适于多边谈判的项目的出现，无疑还将进一步将其增列入议程中。但我们不主张仅仅因为进展甚少或毫无进展而删去某一项目。如果采用这一标准，首先要删去的项目就是核禁试——我想大家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最后我要说的是，现有的程序十分合用，不需作任何重大调整，而且这些程序具有必要的灵活性，适合我们任务的需要。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扎伊尔代表蒙桑维拉·翁维安先生发言。

蒙桑维拉先生（扎伊尔）：

主席先生，这是我首次在本届会议上发言，因此，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你在即将结束的这一个月内十分沉稳干练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同时，请允许我向二月份和三月份的前任主席表示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泽阁下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阁下毫无保留地为本次会议奉献了他们的经验和才能。

我还想借此机会以扎伊尔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本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玛蒂纳大使阁下和他的副手巴拉萨德圭大使阁下为本会议做了十分艰巨而鼓舞人心的工作。此外，我也十分愉快地欢迎新到本会议就任的各位大使，特别是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加拿大的马尔尚大使、尼日利亚的阿齐基韦大使、埃及的埃拉拉比大使、巴西的德阿赞布雅大使、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以及伊朗的纳赛里大使。

最后，我谨在此悼念克罗马蒂耶大使，他的去世使本会议成员深感悲痛，大家将怀念这位外交家的楷模在本会议所表现出的干练、口才和热诚。

本会议的春季会议即将结束，第三届特别联大也即将召开，值此时刻，扎伊尔共和国代表团愿同其他已发言的代表一样，对本会议的各议程项目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为谋求解决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认为，与核有关的问题在本会议所担负的任务中是最为优先的，实际上本会议全体成员都认为如此。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被人们称为“世界裁军宪章”，这是很正确的，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份文件通过后的10年来在议程中与核有关的三个问题下均未能设立特设委员会，也就是说未达成任何协议。无论是核禁试问题、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还是防止核军备竞赛、包括一切有关事项问题，其情况无一例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各集团应达成协议，同意设立具有谈判职权的特设委员会，以期缔结订有全球性有效核查措施的协定。这些问题极为重要，并且对全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实际威胁，因而本会议应在工作中优先加以处理。有一个集团想使这些问题从属于两大国之间的谈判，这只会阻挠我们的工作。

当然，我们十分欣慰地欢迎美国和苏联的双边谈判取得进展。有人将其称为“建设性的并行谈判”，然而本会议大多数成员均认为，这一谈判应与我们在本会议进行的谈判联系起来，因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规定本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今天，鉴于核武器的存在，我们可以断定加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一个问题，因而真正的安全应具有普遍性，不再仅仅涉及核国家，而是涉及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大小如何。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从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吸取教训。自该事件发生以来，全世界更加意识到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即使不发生核战争，也可能因人为的疏失而发生事故，致使人类的一部分遭到毁灭。

我国代表团赞成为彻底禁止核试验建立一个国际地震学核查和监测系统。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去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了载有核查办法的中导条约，从而在消除核武器方面开创了新纪元。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史无前例的事件应促使各核武器国家政府对其参加我们工作的代表团作出具体指示，要求它们更积极地开展工作。

本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我们在工作中应考虑到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赋予本会议以具体任务的各项决议。诚然，本会议是独立开展工作，并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的，但联合国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在多数情况下反映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我们要求停止核试验，而事实上去年通过的联大第42/26号决议就已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我们也希望两个超级大国早日就削减各自战略武库50%缔结一项条约。同样，我们还希望空间武器的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鼓励在区域一级共同努力建立信任，例如：建立和平区和无核区，斯德哥尔摩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维也纳削减常规武器会议取得成果等等。关于我国所在的非洲大陆，如果整个国际社会不执行关于非洲无核化的决议和关于南非核能力的决议，这个大陆就会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我们呼吁那些帮助南非制备核武器的核武器国家停止提供此种帮助，使非洲大陆免遭核战争。一旦非洲发生核战争，其灾难性后果很可能殃及其他地区。换言之，我们希望这些核武器国家执行联合国大会第42/34 A和B号决议。

一切核国家无一例外，均应坚决承诺不使用核武器并且不助长其扩散。

关于议程项目5，我国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应专为和平目的而探索和利用。目前适用于空间活动的法律制度应当修改，以反映空间技术的惊人发展。最好能制订一项附加议定书，作为对1966年《各国探索与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修正。

在外层空间领域，有必要禁止反卫星武器，宣布在这些武器方面实行暂停，制定有关设置空间物体的行为守则，加强《空间物体登记公约》，并交换空间活动情报。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本会议的工作已达到了十分成熟的阶段，我们希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表现出充分的政治意愿来解决各项悬而未决但同样重要的问题，例如公约草案第六条涉及的问题，使本会议能够将草案提交联合国大会。

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日益加剧，违反了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议定书》，这进一步说明应尽快缔结化学武器公约，以补充该议定书的规定。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在本会议发言时均表示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本会议今年如能提出化学武器公约草案和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其工作就可向前迈进一大步。

本会议有幸听取了许多外交部长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人数之多实属史无前例。这表明他们极为重视本会议的工作，也表明了即将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的重要性。

第三届特别会议将根据交给本会议处理的10方面的问题审查我们的工作。10年来，本会议一直未缔结任何协定，甚至未能对议程的所有10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三届特别会议必会对此作出总结，并决定如何朝新的方向采取新的措施。第三届特别会议还将集中注意加强本会议工作效率的问题。就本会议未加审查但将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而言，我国代表团要特别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科学家的精力被浪费在扩充军备上，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用于武器研究，而人类正需要用这笔资金推动经济、文化、人道、社会和科学进步。因此，裁军/发展方案应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世界债务问题、各国人民在此技术奇迹时代相互依存的问题等联系起来。

维护我们的世界，是为了谋求今生今世和子孙万代的幸福美满，决不能让我们的世界在尖端武器的轰击下陷于万劫不复。

主席：

我感谢扎伊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发言。他将介绍 CD/833 号文件所载该委员会的报告。

泰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欣慰由你来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以及闭会期间的工作。我们祝你一切顺利，并保证同你充分合作。

我此次发言是为了向本会议介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在本届会议期间荣幸地担任了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已作为 CD/833 号文件发给各代表团。

委员会的报告将作为本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叙述了委员会自 1985 年设立以来到现在的工作情况。委员会在这段时期内积极开展了工作，此刻，我必须提及并赞扬委员会前几任主席所做的卓越工作，他们是：埃及的阿尔法拉吉大使、蒙古的巴雅特大使以及意大利的普列塞大使。

委员会在设立后的三年半中，根据职权范围规定的任务集中审议了下列问题：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现有协议以及现有提案和未来倡议。

报告的实质性部分叙述了这些议题的审议情况并说明了各代表团在这方面的不同立场。委员会的讨论十分活跃，许多代表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助于透彻地审查本会议的议程项目 5，同时也有助于查明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的困难所在。

我认为应当指出，这份报告本身就是提交特别联大的富有新意的内容之一。诸位都记得，本会议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实质性工作是 1985 年开始的，也就是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之后开始的。因此，特别联大将首次收到本会议就此重要问题提交的工作总结。

如果考虑到本会议审查这一议题的时间比较短，就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尚未取得具体成果，但本会议的讨论和审议显然是有收获的。

这一议题的多边审议工作无疑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方面应当着重指出，报告的结论反映出在一些要点上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特设委员会内普遍确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愿意为此共同目标而努力。委员会自设立以来开展的工作有助于逐步完成其任务。委员会推动并进一步审查和确定了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各种问题。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些问题并更明确地理解各种立场。委员会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并认识到，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具有很大的作用，需要巩固和加强这一制度，提高其有效性，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讨论过程中确认了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在这方面，还强调了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80段的重要性，其中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当本着《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并进行适当的国际谈判”。最后，报告指出委员会初步审议了一些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确保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是专门为了和平目的并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为全人类造福的提案和倡议。

在结束这篇报告的介绍之前，我还要感谢各代表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表现出灵活和合作的态度，支持我努力克服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使我们能够取得目前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我特别应当感谢各集团协调员自始至终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委员会秘书艾达·列文女士及其同事和本会议的所有事务人员，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并为特设委员会的活动作出了贡献。

主席：

我感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该委员会的报告，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冈萨雷斯女士发言，她将代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 CD/832 号文件所载该委员会的报告。

冈萨雷斯女士（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是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主席，目前该委员会正在纽约开会，所以他必须离开日内瓦去参加会议。他请我作这次发言，是为了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这份报告是委员会根据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建议编写的，以供提交该届特别联大。

报告在前三页中扼要地总结了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来在这一问题上进行谈判的情况。诸位知道，第二届特别联大是 1982 年召开的。其后，虽然在协调各方立场上取得了进展，但许多问题仍存在着分歧，报告所附草案即反映了这一点。

显然，未能达成所期望的全面协议并不是因为委员会成员工作不力或能力不足，也不是因为秘书处工作不力或能力不足。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无论是我们看得到的工作人员还是看不到的工作人员，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而担任委员会秘书的艾达·列文女士尤其发挥了十分杰出的作用。最后，我想正式列出曾担任各联系小组协调员的人士的姓名——巴西的费尔南多·莫拉·法贡德斯先生、法国的于贝尔·勒尼埃先生、瑞典的约翰·莫兰德先生、印度的拉凯什·苏德先生、墨西哥的萨达琳达·冈萨雷斯女士、意大利的阿多尔尼·布拉切西先生、蒙古的勒哈格瓦扎夫先生、澳大利亚的马蒂娜·莱茨女士、保加利亚的拉多斯拉夫·戴亚诺夫先生和挪威的斯滕·伦博先生。

主席：

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

按照上次全体会议商定的安排，我打算在明天的全体会议上提请本会议通过以上两个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然后再通过本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

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都已发了言。 还有代表团要发言吗？

在处理议程上的其他事项前，我想先占用诸位几分钟的时间，愉快地以主席的身份欢迎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兼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维斯伯·卢伊斯大使来到我们中间。

现在请本会议就 1988 年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作出决定。 经与各协调员磋商后，提议于 1988 年 7 月 7 日星期四恢复定期全体会议的工作，但有一项谅解：7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将进行集团磋商，下午将由下一任主席同各集团协调员举行首次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也将举行非正式磋商。 为此，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本会议该星期的会议时间表。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同意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本次全体会议没有别的事要处理，我打算现在休会，五分钟后举行本会议的非正式会议，对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稿的实质性段落进行二读。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4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5 时举行。

上午 11 时 10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第四六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4月29日星期五下午5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戴维·梅斯泰先生（匈牙利）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2次全体会议开始。

本会议根据其工作计划，今天将审议并通过各个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的工作有关的任何其他问题。

正如昨天的全体会议上宣布的那样，本会议将首先通过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几份报告。

现在讨论CD/831号文件，其中载有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一方面，我想指出，在第106页，题为“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顺序”这一节的第1段最后一行中，“组成”一词后漏掉了“或规模如何”等字。最后两行应改为：

“……无论储存的实际组成或规模如何及选用的化学武器销毁方法如何，一律适用。”秘书处将对出现这一遗漏的各种语文本印发适当的更正。基于这项谅解以及我刚才宣读的补充，我建议本会议通过载于CD/831内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讨论CD/832号文件，其中载有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下一份文件是CD/833，其中载有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请允许我向这几个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波兰的博古米乌苏伊卡大使、墨西哥的

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和委内瑞拉的阿道弗·泰尔阿达特大使表示祝贺，因为这几个附属机构圆满地完成了报告。这些报告将同其他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一起成为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的组成部分。

在往下进行之前，请问是否有任何成员想针对刚才通过的特设委员会报告发言？没有。

现在讨论 CD/WP.336/Rev.1 号文件所载的本会议提交第三届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草稿。秘书处分发的这份文件载有特别报告的技术部分以及未设立附属机构的各个议程项目下的实质性段落。一旦这份文件得到本会议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各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也将列入其中。

在通过 CD/WP.336/Rev.1 号文件之前，请问是否有成员想发言？如果没有人想发言，我即提请会议通过 CD/WP.336/Rev.1 号文件所载的本会议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这份特别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请任何想在特别报告通过之后发言的成员发言。没有人要发言。

既然本次全体会议没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现在我可否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作总结性发言？

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期会议即将闭幕。这可能是我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就裁军谈判会议而言，1988年的4月比历年的4月更为特殊，这是由于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即将召开。按照既定的主席轮流顺序，正好由我担任这一月份的主席。我能在对第二届特别联大以来这些年的工作进行总结之际主持本机构的工作，却使我感到荣幸。我认为应借此机会代表本会议向所有为本机构的工作认真作出贡献的人，无论是主持工作者还是政府代表，表示谢意。

回顾我本人的任期，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一期间发生了许多很有意义的事，使我受益匪浅。我曾尽力促使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事项等优先议程项目取得进展。使我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在这些问题上依然存在着立场分歧，又一次未能设立适当的附属机构并着手为今后的实质性工作奠定基础。

然而，裁军谈判会议圆满地完成了拟订和通过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这一任务。我们刚刚在本次全体会议上结束了这项任务。

特别报告载有我们对1982年以来进行的工作、取得的成果、尚待完成的任务以及仍然存在的各种分歧的评估。这一情况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报告中提到的所有议题：有关核项目的实质性段落以及各附属机构的报告。通过就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进行的漫长而有时富有建设性的辩论，对本会议工作的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向前看的想法和建议。

第三届特别联大将审查这份特别报告并分析我们的工作得失，而且很可能对某些方面提出一定的批评。然而，我殷切希望特别联大能吸取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十年期间在实质性方面和程序性方面获得的实际经验。这可能有助于作出必要的结论，并为今后的、希望更富有成果的工作制定适当的指导方针。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要对在座的各位代表说，我对担任本月份主席的这段期间一定会怀着美好的回忆。在座的每一位都表现出真诚的善意和热烈的合作精神，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是我将长久怀念的一个月份。在结束闭幕讲话之前，我要衷心感谢大家给予我帮助和指导并对我表现出协助与合作的精神。

我还要代表所有与会者感谢本会议秘书长科玛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大使、秘书处所有工作人员、口译和笔译以及其他会议事务人员的真诚协助、耐心和谅解，有好几次确实十分仰仗他们。最后，我谨祝愿那些不久将离开日内瓦前往纽约或返回各自首都的代表们一路平安，并希望七月份继续进行工作时同大家见面。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我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以及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期会议休会。

下午5时2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3
7 Jul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六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3次全体会议和1988年第二期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谨代表诸位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肯尼亚和秘鲁的新任大使，他们是：维斯伯·卢伊斯阁下、迪米塔尔·科斯托夫阁下、塞缪尔·鲁契罗阁下和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阁下，并祝愿他们在本会议工作顺利。我还要向他们保证，印度代表团将与他们合作。

我尤其要欢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扬·马滕松先生今天前来出席本会议，我与他相识已有多年，这使我感到愉快和荣幸。

此外，我谨向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吞大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他们二位将另就新位。艾哈迈德大使和吴丁吞大使不卑不亢、十分得体地代表了各自的国家，巴基斯坦和缅甸，并为本会议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大家一定十分赞赏他们二位同本会议全体成员之间建立良好个人关系。

这两位大使都来自印度的邻国，他们的离任使我个人感到十分遗憾。我同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建立了特别密切的工作关系，我们同为裁军特别联大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又都来自次大陆的同一区域，所用的语言是次大陆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因而可以信心十足地互谈心事。

瑞典代表登记今天发言。在请她发言之前，我谨以个人名义先讲一段话。

作为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我首先欢迎诸位经过了两个月后又回到理事厅来。有机会主持这个崇高的机构的工作，使我深感荣幸。很自然，在这个岗位上，有赖每个代表团给予合作与协助，才能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

首先，请允许我对尊敬的匈牙利代表达维德·梅斯泰大使表示赞赏，他在过去三个月中有效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我将力求在他和他的两位尊敬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拉尔德·罗泽大使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我愉快地期待着同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科马蒂纳大使及他的同事巴拉萨德圭大使和全体工作人员密切合作。

这次会议是7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作一简短发言。

我们即将进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本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突出的一个世纪。二十世纪在科学、技术、卫生、教育和通信手段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丰富了人类的生活。二十世纪也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把我们带进了核时代，而在核时代，既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也有毁灭的危险。我们早就意识到个人总是要死的，但如今却自己造成了人类集体灭亡的可能性。要冲出这种困境，就必须谨慎持重，拿出智慧，养成合作行动的新眼光。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揭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地球上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的。不仅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全球村，而且和平、繁荣、安全的多维性也变得更为明显。必须接受这一现实，才能形成新的思维。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已于上月结束。会议的召开是由于各方日益渴望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形成的多边裁军范畴内开展更多的工作，尤其是鉴于东西方关系已有了改善。大家无疑会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作出自己的评价。但可以说一般均认为国际社会借这次裁军特别活动的机会表达了对当今各项紧急问题的关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原希望见到更为具体的成果，尤其是考虑到大会的公开发言中已反映出各方在共同目标上已有十分广泛的一致之处。

虽然我不想作详细的分析，但必需指出，这届裁军特别联大并不意味着多边主义遭到失败或挫折。会上既无胜利者，也无失败者；或许可说是暂时不分胜负。尽管未产生什么文件，但会议的一些积极之处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会议按计划举行这一事实就表明多边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如此。其次，各方为达成妥协作出了真正的努力；会上没有对抗。第三，会上的气氛是向前看的，但并非没有注意到仍然存在的巨大困难。第四，会上普遍承认1978年的《最后文件》体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协商一致意见。第五，世界各国领导人——23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7位副总统或副总理，61位外交部长——出席了会议，这表明国际社会对待军备和裁军问题的态度十分认真。最后，我们应当把裁军措施——核裁军措施、化学裁军措施、常规裁军措施以及附带措施——视为一种综合性的持续进程，各国在这一进程中力求通过集体措施处理好全球

安全与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

因此，我们这些谈判者的任务归纳起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坚定信念之间建立起桥梁。诚然，联合国成立以来在裁军领域取得的进展虽然缓慢，但决非无足轻重，这些进展经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任务极为重要，不能只凭一时兴起，偶尔为之。即使处境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我坚信，新的发展和趋势以及新的思维正在为我们打开新的机会之窗。我们必须以新的思想来处理旧的问题，不错过这一机会。

特别会议期间提出了许多设想。我国提出了一项关系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的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国际社会通过谈判对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其范围不仅包括核武器，而且还包括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国提议采取步骤，通过提高开放程度和加强合作来消除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我们和另外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预见到有必要在联合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单一的综合多边检查系统，我们的计划并不将这一问题仅仅视为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的双边问题，也不将其视为区域性问题的，我们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并力求制订一种多边战略。

今天，和平有了新的希望。美国和苏联中导条约的批准被赞扬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尽快就削减战略核武器库 50% 达成协议。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如能将其移植到多边领域，其影响还会大为加强。应当把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印度自 1962 年——十八国裁委会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这个崇高的多边机构的成员。我们致力于裁军，是因为我们对“不害”——即，非暴力——的信念，这是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的指导原则。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从事多边裁军谈判的国际机构，地位独特。要使谈判获得成功，就需要有相互让步的精神，而要做到相互让步又需要有更好的相互了解。我们必须具有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会议的日常谈判中体现我们对集体安全这一目标的承诺。

就特定议程项目设立各个附属机构正在努力完成它们的任务。为这些项目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务必在实质性工作上取得进展。至少在化学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这两个特设委员会内，明显是有早日圆满完成谈判的决心的。同时，我想表明，我将

在关于核裁军的优先问题上继续努力。此外还将加紧磋商，谋求适当的组织结构来处理与核禁试、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防止核战争有关的实质性工作。

我相信诸位一定会以真诚的态度同我合作，为夏季会议期间开展有条不紊的实质性工作打下基础。

在请瑞典代表玛伊·布里特·泰奥林女士发言之前，我谨再次向她表示欢迎。泰奥林女士，现在请你发言。

泰奥林女士（瑞典）：泰贾大使，请允许我对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欢迎。我们知道，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后的第一个月的主席肩负着十分困难的任务，但我们相信，以你的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和长期经验，一定可正确地指导本会议并推动其工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在担任4月份会议主席期间所做的优异工作；此外，我谨衷心地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这是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出席的最后一届会议，我谨借此机会热烈感谢他为裁军事业所作的卓越服务，并祝愿他在未来的岗位上一切顺利。我刚刚听说缅甸的丁吞大使将要离开日内瓦。我国代表团感谢他以往给予的良好合作，并祝愿他在执行今后的任务时一切顺利。

有一句格言：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支蜡烛。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任务。

我们大家齐集日内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夏季会议，首先想到的必定是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结果。特别会议是不到两周前结束的，最后未能就结论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如何评价这一情况呢？

两个超级大国刚刚批准了关于消除其全部陆基中程核导弹的双边条约，并允诺就裁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50%进行谈判，值此历史性转折点，国际社会曾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拟订并批准一项供会后实施的多边裁军方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所以，照理说应当拨出足够的时间争取解决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这当然要求有关各方确有真诚的政治意愿。因此，美国的态度令人深感困惑，它竟然不同意适当延长可用的时间来处理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不过，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目前缺乏使国际社会能对今后的裁军努力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意愿，但是，在事关全世界人民和所有国家的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决不能允许自己被排斥在一边。

恕我直言，世界舆论的期望要大得多，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期望。世界舆论期望更大的决心，更坚忍的毅力。对于我们最后得不到机会来尽力解决未决问题，世界舆论将难以理解，而且可能也不会默然接受。

特别会议未达成最终的协商一致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未取得进展。在拟订协商一致文件的过程中，对任何案文的默认总是有条件的：在就所有各点达成协议之前，不就任何一点达成协议。然而，作此说明之后，我们即可根据已形成的协商一致案文作出初步的解释。

首先，必须承认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确实达成了协议。同时，在其余一些问题上也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为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各方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许多代表团都表示决心要达成协议——并不惜超越各自国家的立场来达成协议。

我首先要提的是我国政府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核查和联合国的作用。经协商，已一致同意请秘书长深入研究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大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接下去，我要集中谈一谈特别会议上一些直接关系到裁军谈判会议的积极事态发展。例如，会上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论坛，并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就各个实质性议程项目加紧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些拟议的案文草案强调核裁军仍是一项优先目标，并且是国际社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同样，在这方面还重申了停止核试验的重要性，并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紧审议这一问题。磋商过程中形成的一项一致意见是，请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致力于解决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和禁止对核设施发动军事袭击问题。此外，还初步一致同意鼓励各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

作出一切努力，包括旨在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的努力和旨在制止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其他措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在此领域继续努力的问题，也有可能达成协议。此外，特别会议期间还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作为紧急事项努力完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全面公约。

这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然而，作此判断的先决条件是一项案文草案得到了接受，而这一案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形成，因此我不想再深谈此事。但是，如今我们可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何所适从呢？

答案是：继续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表示惋惜和歉意上。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工作，既要在特别会议磋商中意见趋于一致的许多领域内下功夫，也要在此种协商一致意见看来颇为遥远的其他一些领域努力，虽然有些领域十分困难。我想起意大利社区组织者丹尼罗·多尔奇的一段话：

“顺利的时候使人感到振奋，困难的时候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空谈乐观或悲观是毫无意义的。唯一要紧的是懂得空谈移不了山。只有若干实干才能移山。”

苏联与美国达成的中导条约将消除其全部陆基中程核导弹，这是核裁军的一个突破。中导条约引起了巨大的希望和期待。一个多月前，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互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一整类核武器的消除工作已经开始。这是对去年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签署的这一条约的最终确认，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的高潮。

美国和苏联正在继续就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的50%进行谈判。我们知道这些谈判在技术上是很难的。我们了解，条件的拟订必需慎重，以便利条约得到批准并避免在执行和遵守方面出现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敦促苏联和美国加速进行谈判。

我希望这些会谈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达成协议。这方面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国务卿乔治·舒尔兹在特别会议上申明这是美国在军备限制方面最优先的事项，他还保证两个超级大国将尽最大努力在今年内缔结这一条约。美国和苏联如就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器50%缔结一项条约，将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裁军措施，同时也将证实国

际关系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两个超级大国通过缔结这一条约，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它们已不再无休止地进行军备竞赛，而是开始为建立安全而寻求合作途径了。

共同安全的概念是帕尔梅委员会首先提出来的，该委员会指出，必须以共同安全理论取代当前这种通过军备产生威慑作用的权宜之计。国际和平必须立足于共同求生的决心而断不可以同归于尽相威胁。当今时代，核武器使人类面临彻底灭绝的危险，已不能再把战争作为失败的政治的延续。共同安全概念是一个可行的理论，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求生存的共同决心。可以将中导条约视为建立共同安全的一块基石。一项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50%的条约则可巩固经由合作与裁军而形成的安全体系。

在裁军的某些领域中，确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乐观，至少人们对一些正在举行或即将举行的谈判——诸如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化学武器谈判以及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如今在全面核禁试问题上却看不到这种乐观或期望。最关键的一项裁军任务陷入了僵局，而这又是裁军工作中最紧要的任务。达成核禁试的迫切性丝毫未减退。截至去年年底，进行的核试爆已超过1,600次，而且试验还在继续。去年，五个核武器国家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并无视邻国的强烈抗议，全都进行了此种试验。核武器国家提出了种种技术性理由和政治借口——可靠性、安全，等等，为这一不容辩解的做法进行辩解。但是，很显然，进行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制更有效的武器装置。同时，它们却对受到这些武器致命威胁的世界其他国家说，核武器仅是为了威慑，决不会实际使用。然而，看来这些武器仍需不断完善，使之具有更加有效的作战能力。因此，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必需再次指出，目的不过是对持续不已的试验加以管制的双边谈判是不能满足核俱乐部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要求和期望的。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核武器国家能相互核查对方继续进行的核试验，而是国际社会能核查没有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本届美国政府曾论证说，禁试必须从属于其他更为紧迫的优先问题，例如，关于大幅度

削减核武库的谈判。根据双方所作的宣布，此种大幅度削减已接近实现，而禁试却同以往一样遥遥无期。

必须把关于全面禁试的多边谈判放在最高优先地位，这尤其是因为，正如关于削减核武器的双边谈判确实需要时间和必须审慎行事一样，全面禁试条约也需要广泛的准备工作。

应当建立一个全球地震台站网；这一台站网应经过实际试验，确可发挥作用，以便为禁试条约做好准备。科学专家小组在这方面已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但仍需进一步工作，使国际核查系统在条约生效时可随时运转并发挥作用。

对核查领域同时出现的科学突破和政治突破必须善加利用。今年5月在瑞典的林雪平举行的六国倡议会议就核禁试监测进行了建设性的意见交换。会议强调了充分核查的必要性，并讨论了各种方法，诸如地震学监测、卫星核查和现场视察。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不得不断定正在进行的双边核试验谈判无助于禁试问题取得进展，或许仅有助于双方澄清核查方面的某些问题。然而，其重点显然是核查继续进行的试验和遵守临界规定的情况，这对裁军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仅仅同意批准一、两项意义不大的临界条约是不够的。决不允许漠视缔结多边禁试条约的要求。漠视核武器扩散的风险是十分危险的。双边核试验会谈要真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必须努力达成协议，把核试验的爆炸当量和次数限制在具有真正军事意义的水平上。此类协议应作为中间步骤，目标是尽早在确定的日期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我想顺便说一下，上星期恰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十周年纪念，因而不扩散问题受到了注意。北欧各国外交部长在条约纪念日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指出了条约对国际稳定及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该条约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文书，并且仍是迄今多边达成的最重要的军备限制协定。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工作应当继续进行，使所审议的两个问题得到解决。对核设施进行军事袭击会导致大规模毁灭，并且仍是发动放射性战争的唯一途径。禁止此种袭击应是符合各国利益的。我们呼吁所有

参加国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一协议，这对各国安全的意义极为重大，无论是对拥有核设施还是不拥有核设施的国家都至为重要。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自1985年起一直在进行工作。在这段时期内，该委员会只取得有限的成果，这是令人遗憾的。所进行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些问题和澄清各种立场。首先，已普遍确认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应遵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其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巩固和加强现有的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第三，大多数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已确认，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的总目标应是彻底禁止研制、试验、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这一长期目标。

瑞典及其他一些代表团曾指出，在这一总目标实现之前，最紧迫的一个部分措施就是禁止反卫星武器。为使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当前迫切需要在技术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愿借此机会重申瑞典的一项建议，即，在本会议范围内组织一次会期有限的政府专家会议来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定义问题和与我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共同努力有关的核查技术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为缔结化学武器公约花费了很多时间，并作出了相当大的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深感关注。目前，确有人在使用化学武器。就在上周，秘书长又派出了一个由三位专家组成的调查团，前往调查最近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调查团的成员是巴拉萨德圭大使以及西班牙和瑞典的专家。目前还不知道调查组的结论，但以往调查的结果使我们无法乐观。瑞典谴责化学武器的一再使用，因为此种使用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哈莱卜杰发生的那种悲剧决不可重演。

此外，有迹象表明这些武器正在扩散到更多的国家的武库中。而且，仿佛这还不算什么，化学武器技术和化学战剂正在不断发展和改进之中。这些警兆突出表明为什么我们必须以应付燃眉之急的态度开展进一步的谈判努力。这些发展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不仅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公约，而且公约必需具有普遍性、全面性。不全面的措施或权宜之计会大大推迟或妨碍全面公约的缔结。美国和苏联已对全面禁止

化学武器作出了坚定的承诺，最近的首脑会谈尤其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最高级别的声明中没有任何坚定的语句可有助于加速进行谈判并在确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谈判，这是令人遗憾的。各项多边谈判的经验表明，订明此一“期限”很有益处。订明期限可以避免把注意力转移到细节问题上，过分注意细节可能有碍无助的；订明期限还可推动必要的政治进程，以利于作出有效的决策。

在这方面，我同意并提请诸位注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先生一个月前说的话，他问特别会议能否充分发挥其政治影响，“使公约得以在年底前缔结”。特别会议期间的情况表明，各方普遍愿意立即坚决开展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裁军谈判会议必须本着这一精神继续进行工作。当然，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还有一些复杂的起草问题有待解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问题。诸位知道，瑞典一向特别注意与核查有关的各种问题。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只要意志坚定，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其中一个问题是化学武器的销毁原则和销毁顺序，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相信，只要沿着同某些直接有关的代表团磋商后拟定的方向努力，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以下各方面也不会出现任何重大问题以致无法达成协议：充分详细地拟订出可保证今后不生产的制度，或强制性质疑视察的机制，或在这方面通过一个国际组织来监督公约的执行。

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公约将不仅仅是一项应能增进各国安全的重要裁军协定，它还将是多边裁军外交、本谈判机构和参加本机构的各代表团所殷切企盼的一项胜利成果。

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无论是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还是我所谈到的其他任何问题上。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大力工作。正如丹尼罗·多尔奇所说的，空谈移不了山。只有若干实干才能移山。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的发言以及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已发了言。是否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

请尊敬的美国代表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十分感谢你注意到我。我请求发言，是为了反驳尊敬的瑞典大使在谈到最近结束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批评美国所用的论据以及她对美国的攻击。我认为，凡是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小时在纽约参加该届会议的人，都不能指责美国未尽力争取就一份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诸位当中参加了纽约会议的人都还记得，在会议的最后几小时中，美国从华盛顿派来的最高一级的代表汉森大使参加了会议，而且，我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尔农·沃尔特整夜都在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努力。而且我想诸位都还记得，美国同意，在干练的艾哈迈德大使主持下，不顾时间已到午夜而仍继续加时间开会，并竭尽全力参加了会议。诸位知道，我们工作了一整夜。瑞典大使根本未提到其他代表团对最后文件所持的严重异议，包括某些代表团不同意一些措词，因为其中提到某一中东国家和某一南部非洲国家的国名。她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代表团时扩散问题和常规军备部分所持的异议。她竟然单指美国为破坏者，把会议的失败全部归罪于美国。正如沃尔特将军在全体委员会最后会议上所说的，那些严重的障碍涉及国家安全和政策，对此决不能让步，也决不会让步。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有159个国家参加，对区域和国家利益及关注的看法各不相同，把会议的失败归咎于美国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无礼的，对我国代表团是极大的侮辱，全然不顾我国政府在会上所做的努力。美国在裁军方面的记录是明摆着的。两年来，我们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工作，与苏联缔结了中导条约，而这一条约已经签署。我们正在努力拟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此外，我们还在日内瓦为禁试核查和化学武器而努力，我们决不能接受瑞典大使对美国在裁军领域的记录所做的批评。

主席：请瑞典代表发言。

泰奥林女士（瑞典）：我十分注意地听取了美国大使的发言，我对这位尊敬的同事的发言要做的唯一评论或许应当是，我在发言中提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在那个历史性事件中，当最后几小时显然正在进行艰苦工作时——国际会议通常都是如此，总是在最后几小时才解决问题，而且我想说，在此之前人人都尽了

最大努力——很自然就应当再安排足够的时间。我参加过斯德哥尔摩会议，当时就没有顾及钟点，根据我那次的经验，只要再有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达成协。我要再说一遍，照理说本应安排足够的时间，争取解决少数几个有碍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问题，这当然要求有关各方普遍具有政治意愿，而我感到困惑的原因当然是，美国竟然不同意合理地延长可用的时间来争取解决这几个问题。另一点是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在这方面我只能指出，我和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是有分歧的。但是，我希望我们都同意我的发言的其他部分，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继续工作，共同辛苦努力，以解决本会议必须解决的问题。

主席：现在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看到你担任主席，我感到特别愉快。正如你所说的，你我都来自同一区域——我想补充一句：我们都来自次大陆的最好区域——我这样说并不担心会引起矛盾，因为你的助手和我的助手也都来自这一区域。

主席先生，你所代表的国家是巴基斯坦的一个伟大邻邦，你本人则是我的好友，也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同事。我完全相信你一定会极为卓越地在本月份主持好本会议的工作。同时，我还要欢迎新参加本会议的同事——我有幸已与他们密切合作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贡献。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席本会议，各位同事在这里以及在纽约对我称赞备至，使我深受感动。对此，我只能认为，这是因为各位同事对我无限宽厚，情谊深重。我即将离开日内瓦，因此也想正式表达一下我心中的感受，并感谢各位同事给予我的友谊和帮助。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本会议工作的最后几个月十分忙碌，形成了一种或许从未见之于其他多边讲坛的合作关系。同时，我要正式表达对本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先生的感激之情，他亦师亦友，同他交谈总是使我受益匪浅，他在重大问题上的忠告总是切合时宜、富有建设性的，我向他以及他领导下的十分干练的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在日内瓦任职已有七年半了。除了担负其他职责外，我在这段时期也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裁军问题加深了解的过程，而我们都知，裁军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段时期中，我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由于这种友谊，我在本会议工作感到十分愉快，毫无疑问，这种友谊会保持下去。同时，我也毫不怀疑，鉴于我们的工作性质，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我一定会愉快地期待这样的一天。

参加本会议工作的人有幸绕这个长方会议桌轮坐一整圈的并不多。事实上，我1981年1月开始参加本会议时，就坐在左边第四个座位上。不过，这使我能够从各个角度观赏这个大厅。我曾注视着、思考着何塞·马里亚·塞尔特的绘画：第一台机器的发明、奴隶制的演变、科学进步以及战争的后果——对胜利者和被征服者都带来了死亡和破坏——最后，是他的希望：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我有理由相信，这些思想将继续对本会议产生启迪作用。

有人提到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对于我们未能为会议拟定一份结论文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但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各国代表团所作的极为真诚和坚定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正如泰奥林大使在发言中所指出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比预期的高。而且我深信，这些在思想上和办法上趋于一致之处将对裁军进程产生有益的影响。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各位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给予我的慷慨合作和恳切支持再次正式表示我的感激和赞赏之情。主席先生，对于你和全体同事的友好之情，我要再次表示感谢，我将永远珍惜这一友谊。

主席：我感谢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如果没有其他代表要发言，我就简短地说几句话。

我想通知各位，我已请秘书处今天分发CD/WP. 343号工作文件，其中载有工作计划草案，我们可在7月14日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议上根据议事规则第28条对此进行讨论，并希望在同日全体会议复会后予以通过。

诸位可以看出，这份案文不需要详细解释。各议程项目的分配基本上沿用了以往各届会议商定的办法，项目的审议顺序也与今年第一期会议相同。当然，我在作必要的权衡时必须考虑到本届会议的会期较短。例如，诸位会注意到，所有实质性项目均安排了一星期时间，只有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问题除外，两者一共为一星期。这一工作计划是假定闭幕日期为9月15日，并留出一天备用，以解决报告编写方向可能出现的困难。由于刚向特别会议提交了特别报告，间隔时间比较短，因此我推想第二期会议的报告篇幅也会比较短。在这方面，不妨一并考虑确定闭幕日期的问题。

各特设附属机构工作的预定结束日期为9月5日，但有些情况下有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一步进展，因此可能要继续工作。由于联合国的财政紧急状况仍未解除，各附属机构应尽力争取在规定的日期结束其工作。

我现在要结束本次全体会议了。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2日星期二举行。

本次全体会议结束。

上午11时1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4

12 Jul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六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四百六十四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我们散发一份印度外交部长纳拉西姆哈·拉奥先生在印度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主席时发来的电文。

“印度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是我国的荣誉，我谨借此机会向这一杰出机构表示祝贺和祝愿。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国际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其工作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这一独特论坛的议程项目包含了裁军领域中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和人民，正因为如此，这一庄严的机构在履行其繁重的职责时有显示出成果的义务。

“为了响应国际社会对于为实现1978年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体现的远大目标所作努力不足的日益关切，召开了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尽管在这届特别会议上就目标以及将采取的行动方针取得了历史性的协商一致意见，但其行动方案的执行十分迟缓。正如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我们对于第三届特别会议缺乏具体的成果感到失望。即便如此，我们珍视所进行的意见交流。来自全球各地的许多领导人亲自与会，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裁军是全球关注的问题。5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更突出地表明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切。

“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印度提交了一份关于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呼吁进行谈判，以便就在公元2010年之前消除一切核武器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不仅包括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还包括常规武器、空间武器系统和可能促进核裁军进程的各种附带措施。它包括通过更大的公开性与合作从质量上减弱军备竞赛的步骤。我们与另外五个国家的领导人一道建议，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核查系统。该行动计划将此系统作为争取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所需要的全球性综合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该计划无意作为这个问题的定论。它是作为谈判基础提出的。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如此对它进行审议。

“我们正在接近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政治哲学未能跟上我们时代军事领域中的技术变化。如果我们要打破以前所持立场的束缚，恐怕需要重新回到基本问题上来。裁军谈判会议的任务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殷切希望。会议迫切需要加快前进的步伐。我愿借此机会重申印度为这一目的所作出的承诺。

“本着这一精神，我预祝会议参加者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尊敬的法国、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国代表。

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法国代表皮埃尔·莫雷尔先生发言。

莫雷尔先生（法国）（译自法文）：首先，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在我们必须迅速恢复工作并使其走上尽可能具体的轨道时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七月份的主席。你的经验、威望和果断是我们所必须的。我国代表团将给予你充分的支持并且无疑会颇有兴趣地仔细阅读印度外交部长拉奥先生的电文。

我还要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劳罗大使和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同时，我愿向我们中间第二资深成员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吞大使讲句道别的话。他们两位为会议的工作增添了个人的特色。

而且，我们怎能不在此对艾哈迈德大使担任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全体委员会主席时所作的出色工作表示敬意。

今天，在我们开始工作时，我愿在我们经历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激动人心但令人失望的经历之后观察一下形势。我个人有两点要提出，它们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日内瓦的工作：第一，尽管教训是沉痛的，但无疑将证明是有益的；第二，缺乏任何最后的成果并不能抹煞我们已经取得的并且对进一步的裁军工作极为有益的进展。

对于联合国和多边裁军，这个教训当然是沉痛的。尽管我们每个人从纽约回来时都有一种错失良机的感觉，但现在不是我们浪费时间懊悔的时候。生活仍然在继续，在日内瓦这里我们有具体的议程，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有益的讨论，以期

把未来搞的更好。

首先我们应当对上两届会议的结果进行比较，至少可以说它们均比不上第一届会议的成果。

1982年第二届特别会议的相对失败是有具体原因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国际社会受到了打击，但损害并不大。政治形势不利，而且我们可能过于雄心勃勃，因为距1978年的首届会议仅4年，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成果。这一挫折并不完全是意外，联合国的形象也未受到真正损害。

今年的前景本来十分有利：大多数发言者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到的对华盛顿条约的满意，随之而来的对新多边裁军机会的期望，能够动员舆论的新主题的出现，公开性精神和可以觉察到的大多数代表团作法上的温和态度——这一切，或几乎这一切似乎必定导致一份集以往十年成就之大成的文件。

但气氛并不能决定一切。国际形势不容否认的改善，特别是苏美关系的改善，并不一定保证在联合国内的成功。我们曾有机会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双边和多边之间具有某种自然而然的并驾齐驱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今天比十年前，甚至比五年前更是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我刚才扼要提到的有利因素是在例如裁军特别会议上作出的全球努力取得成功的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但是，我们不要太快作出反应，而责怪时机甚至联合国系统的缺陷。真正的教训并不是如此明显。真正的教训是得出某种令人更加不安但却有益的结论，即任何基于协商一致原则的多边裁军工作都是十分棘手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大量的困难聚集在一起，而参加者同时却没有必要的手段解决它们，或甚至将它们减少。其中一些困难是永久性的，其他则有可能经过特殊努力加以克服。但倘若要涉及所有问题时，不成功的危险便蕴藏在这一做法之中，因此不应过分悲观地对待缺乏协商一致结论。

我们也许已从中学到对连续召开特别会议持谨慎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因这一原因而不感到无能为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荒谬的，并且与实际发生的情况格格不入。最后文件草案常常超出我们对这届会议所抱的期望，但最后的敲定过程引起了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不可能有把握地说仅仅几个小时或几天就能够解

决这些问题。连续几周的实质性工作的强度和直至最后一分钟所作出的相当大的努力使人想到一项协议并不是远不可及的。同时，未完成的案文是一份对空缺、极限和困难的十分准确的记录——一份我们可从中看到我们自己工作的记录。这份文件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我们本能或本应完成的文件更真实。

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愿现在强调缺乏最后的结果并未抹煞会议取得的进展，这种进展对于继续我们的工作将很有裨益。

当然我们应当首先强调对于会议重要性的普遍认识、辩论和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所有代表团作出的努力。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争取走得更远。这次会议的收获足以使我们能够看清一些实际目标，可在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新阶段中有效地指引我们。

首先，即使我们各自的利益、做法和优先项目明显不同或甚至大相径庭，我们从纽约回来时都证实了国际社会对进一步作出多边裁军努力十分关心这一事实。所有这些分歧事实上都证明在国家安全与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裁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证实是继续我们工作所必不可少的。的确存在着共同利益，但多边裁军的进展必须与安全方面的进展，换言之与加强国家安全、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和最后犹如本届会议最后一刻所表明的，解决区域冲突的进展相适应。

第二，我们所看到的某些多边裁军基本概念上的分歧并不是新出现的。它不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问题，但却是必须接受的众多的不一致意见。这些众多的而且不断变化的分歧意见证明，辩论必须恢复并且在事先设定尊重彼此观点的持续进程中向前发展。在第三届会议上我们有了这种彼此体谅使工作得以进行的实际经验。这种实践是困难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最终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不应过分单独地突出核裁军，也不应当排除其他可能性，多边裁军适用领域有某种程度的多样化大家都认为是可取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放弃一种全局观念。这种趋势已经反映在正在进行的实际多边和区域谈判中了，而且在未来几年中会更加明显，不论是在常规、化学、生物或外空裁军方面都应当是这样。我们不应建立一系列密封仓式的东西，而应当促进一种将各种领域和不同谈判结合在一起的实际行动。

第四，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横向主题的迅速发展，例如核查、建立信任措施、援助、公开性、调查程序或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敏感技术的和平利用和防止其不受控制的扩散之间力求平衡的努力。这些横向问题并不属于哪一个明确的类别，也不受哪一个特定机构或条约管辖，今天这些问题需要极大的智力、政治和技术投资。它们象以往一样是裁军的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行动，而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也就是最后，关于多边裁军的体制机构，今天人人都同意它相当称职，因此无须做任何重大改变。人们仍然可能希望这里或那里做些调整—例如，合理地扩大裁军谈判会议。但对目前系统的主要构成的基本一致意见应当使它较容易谋求实际改进和把重点放在实质问题上。

在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试着从我国的众所周知的立场上稍稍向后退了一点。6月份我们大家在纽约所做的正是这样，我相信在逐点审查我们关切的问题时，我们能够继续做出这种努力。

失望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但它使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并真正相互接受各种各样的观点。这是多边裁军领域中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的基本先决条件。

我们也许已更加了解到裁军并不是通过对抗能够强加的意识形态。即使第三届特别会议没有完成任务，但它足够清楚地显示我们能够超脱信条、预先设想的公式和陈腐的观念，而谈判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谈判。

当然，一夜之间并非一切都会改变，固守某些教条妨碍了实事求是同时又要求很高并且将满足当今世界需要的多边裁军概念的出现，而当今世界日趋相互依存，日趋复杂和技术化。但这一重新继续的进程现在正在开始，它有赖于我们象在纽约所做的那样，在日内瓦这里给予加强。

主席：感谢莫雷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索尔斯比大使发言。

索尔斯比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热烈地祝贺你就任本会议的主席：我国代表团十分愉快地看到你主持夏季会议第1个月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他有效地主持了四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

一件不尽使人愉快的事是遗憾地注意到缅甸的丁吞大使以及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离任。他们，正如我们大家都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肩负了特殊的责任和发挥了卓著的作用。我还愿欢迎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和保加利亚等国大使；我热切地期待着与他们一道工作。

今天我要求发言的目的是要扼要介绍 CD/837号文件，其中载有我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在纪念《不扩散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时的讲话全文。

我已请求散发这一讲话全文，以表示我国政府对该条约的极端重视。这一条约在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帮助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同时鼓励核能的和平利用。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该条约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关键性的安全保障。

我愿特别提请注意我国外交大臣讲话中的一段，即他呼吁所有尚未签署《不扩散条约》的国家签署该条约。西班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沙特阿拉伯最近作出的加入条约的决定树立了榜样，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将效仿。

《不扩散条约》案文的完成代表了多边进程的一项重大成就。1985年在日内瓦这里举行的第三次条约审查会议也是如此。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将会看到组织1990年第四次审查会议和在明年举行初步筹备会议这一进程的开始。我相信这将为重申《不扩散条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重要意义提供新的机会。

主席：感谢索尔斯比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首先，我愿说苏联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友好国家印度的代表，担任本会议7月份的主席。我愿预祝你在这一职位上取得成功，并向你保证苏联随时准备与你一道积极地工作。与此同时，我愿再次向你的前任梅斯泰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我们肩负制订本会议提交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报告这一繁重责任的时候有效地指导了会议的工作。

我们愉快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他们是其本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新位代表：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印度尼西亚的维斯伯·卢伊斯大使、肯尼亚的塞缪尔·劳罗大使和秘鲁的奥斯瓦尔多·德里维罗大使。

我们遗憾地获悉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就要离开我们，我们祝他在未来的活动中取得成功。

今天我国代表团将做一简短的发言，介绍 CD/838号文件，其中载有苏联政府首脑 N. I 雷日科夫先生在《不扩散条约》二十周年之际对塔斯社记者问题的答复。

他的答复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于条约在以往二十年中的成果、它在当今国际关系制度中的地位 and 它在未来建立全面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作用的看法。

雷日科夫先生在他的答复中特别强调苏联将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一条约，该条约应当在地球上实现无核和无暴力和平之前一直生效。只有一项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并使其无法再恢复的全面国际条约才能取代它。

主席：感谢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发言的到此结束。

还有哪个代表团想发言？没有了。

下面我愿谈一下本会议 1988 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问题。上周散发了载有工作计划草案的 CD/WP. 343 号工作文件。正如我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表明的，我打算在下星期四 7 月 14 日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一工作计划草案，以期在紧接非正式会议之后举行的全会复会上通过这一计划草案。

我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上周散发给各代表团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参加会议的申请。会议的相应决定草案将于明天星期三以各种语文分放在各代表团的文件箱。这样，本会议就能够在下星期四上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审议这些参加申请并在全会复会上通过有关的决定。

最后，我愿提请会议注意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问题。该委员会是在今年会议开始时重新设立的，其职权要求将综合裁军方案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在目前情况下，有必要对委员会的重新设立做出决定。正如我在上周的开幕式发言中说明的，综合裁军方案是两个“已有明确承诺将及早圆满地完成谈判”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化学武器。我正在根据一份在纽约时曾考虑列入第三届特别会议将通过的最后文件中的案文，就委员会的重新设立举行磋商。由于没有人对该案文提出异议，我希望本会议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以便使该委员会能立即重新恢复工作。

秘书处根据我的要求散发了一份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本周内将举行的会议时间表。如往常一样，这一时间表只是参考性的，可予以更改。如无不同意见，我将认为会议同意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如无其他代表团想发言，我宣布会议休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召开。

会议休会。

上午10时4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5
14 July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百六十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5次全体会议开幕。今天在发言者名单上有著名的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现在我请他发言。

坎波拉先生（阿根廷）：

在贵国担任七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之际，我很高兴地代表阿根廷代表团向你表示祝贺。我们借此机会告诉你，我国代表团非常热切地希望在你履行职责中与你合作。我们也祝愿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以及缅甸的丁吞大使在新的职位上取得成功。我们还要欢迎肯尼亚的鲁洛尔大使、印度尼西亚的罗伊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佛罗尔大使参加这届裁军谈判会议。

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阿根廷代表团已提议各外层空间大国声明它们并没有在外层空间永久部署武器。

各国代表团曾敦促有关国家作出单方面声明，以创造信任的气氛，它们这样做更鼓舞了上述倡议。例如，大家知道，各国代表团——其中有些是军事联盟的成员，已敦请各国单方面声明其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如果拥有这类武器则说明储存了哪几种。遵照这一主张，许多国家，包括阿根廷共和国，都已声明它们不拥有化学武器。

当然，除非人们相信它们，这些单方面声明是不会有价值的，因为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之前，这种声明是不受任何核查程序限制的。

此外，在苏联和美国进行的战略武器谈判中，双方互相交流了一些有关数量、系统类型及部署等方面的资料。这些也属于单方面声明，作出这些声明是为了在谈判中创造信任的气氛，尽管上述资料无法核查。

同样，在削减军队及常规武器的维也纳谈判中，也提议在不要求规定任何核查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有关上述武器的数量及类型的资料交流。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和美国的双边战略武器谈判中，鉴于核查这类武器产生的困难，提议交换有关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的资料。这种单方面的、善意的声明也将是无法核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边裁军协定领域，国际社会已承认单方面声明的合法性原则。让我们以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缔结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最后宣言为例。该宣言满意地欢迎各国的声明，即，它们不拥有公约第一条指明的任何制剂、毒素武器、装备或发射工具。会议认为，这种声明增加了对公约的信任。

我们列举了所有这些先例，不过我们记得，对阿根廷的建议提出的异议之一是，一个空间大国虽表示它并未在外层空间永久放置武器，其声明却是无法核查的。

核查并不在这种声明中起任何作用，其价值完全在于作出了这种声明这一事实并在于作出声明的国家的信用。尽管如此，单方面声明却已被认为一如裁军审议委员会1988年会议上成功地讨论了建立信任措施那样有助于创造一种信任的气氛。

我们认为，主张在各不同领域，如化学武器、陆基和海基战略武器及常规武器等方面，作出单方面的、不可核查的声明的国家和代表团，还应认识到空间大国以单方面声明宣布它们没有在太空部署武器是有益处的。

对阿根廷的建议提出的另一个异议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空间武器的定义。

我们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我们的建议并不指太空武器，而只是指武器而已，因为我们设想大家知道是什么武器。不然的话，裁军谈判会议就失去任何意义了。

也有人认为，太空中的任何物体均可用作武器；例如，如将一空间物体放在与另一空间物体相撞的路线上。我们认为，这种论点很明显是肤浅的。照此类推，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开动一辆汽车以致造成碰撞，这辆车从技术上讲就是地面武器。

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分析这一倡议，因为它有助于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创造信任的气氛，这是很明显的。

很显然，任何声明并没有在外层空间永久放置武器的空间大国都对国际舆论承担一种义务，这在它宣布上述声明不再有效之前是一直有效的。

如果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这种性质的声明便构成一种基本的条件，我甚至要说：一种必要的条件。

我们认为，而且我们在各种场合都曾这样说过，促进建立信任的措施是目前谈判前阶段的正确、合适的可供选择办法，在这一阶段裁军谈判会议关心的正是外层空间。

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议显然属于这一范围。

我们还认为必须强调裁军审议委员会就建立信任措施通过的提议已认识到这种措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减少或甚至消除关于国家军事活动方面引起猜疑、担心、误解或错误估价的根源。

类似我们正在建议的措施的自愿性单方面措施也被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将来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有效的国际协定。

眼下，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有节制的。它只是将一些附带的措施集中起来，以便能够为今后及更具体的协定打下基础，如果这是裁军谈判会议会员国的愿望的话。

加拿大代表团提交的标题为“与军备管制和外层空间有关的术语”的1986年7月16日CD/716号文件第5页中指出：“据国际社会所知，尚未在轨道中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地放置任何武器，虽然一般认为，过去曾不止一次为了试验目的将反卫星武器放入全部或部分轨道中。”

由于现在看来尚未在太空永久性地部署武器，如太空大国作出我们所建议的那样的声明必将有助于阻止这种局势，从而使国际社会消除疑虑。而相反，沉默却会引起最大的猜疑，同时使人们担心空间大国正试图为自己保持绝对的行动自由，以便将外层空间变成它们随意从事活动的舞台。

我们希望被视为空间大国的各国代表团能在这个会议上表明对这一倡议的看法。

主席：

我感谢坎波拉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

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如果没有，那么，如我在星期二的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我现在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审议第二期会议的会议工作方案和两个非本会议成员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大韩民国要求参加本会议的请求，以期在紧接着非正式会议举行的全体会议续会上通过适当的决定。

如没有人反对，我就暂停全体会议，并在五分钟以后召开非正式会议。

上午10时35分会议暂停，10时45分复会。

主席：

裁军谈判会议第465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由于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交流了看法，我认为会议现在可以就我在暂停全体会议时提到的有关组织问题通过正式决定了。

首先要处理的是1988年第二期会议的会议工作方案。此工作方案草案载于CD/WP.343号文件。在这方面，达成的协议是：会议闭幕的日期应为9月15日。因此我是否可认为，会议通过载于CD/WP.343号文件的工作方案，连同对闭幕日期作出的更改，也就是说，万一编写向大会提交的本会议年度报告有此需要，会议可延长一天，到9月16日闭幕？

就这样决定。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分别载于CD/WP.344和CD/WP.345号文件内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请求参加本会议的决定草案。

在散发这两个非会员国的来文时，没人提出异议，在非正式会议上也出现了协商一致意见，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会议通过这些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我通知会议，我一直在就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一事进行协商，此事依据的案文正在纽约进行审议以便并入行将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文件。

现在，我高兴地宣布，在此案文基础上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一事已达成协议。因此，在下星期二分发任务期限草案全文的各种正式语文文本时会议将能通过一项正式决定。

最后，我想谈一下会议更好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题。在协商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宜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这将包括七国集团进行的工作，一如其两个报告（1987年7月24日CD/WP.286号文件和1988年4月12日CD/WP.341号文件）中所反映，还将包括对这一问题的今后的审议。如会议同意，秘书处将作出安排，在本月后半期排定两次这样的会议。

就这样决定。

秘书处经我请求已散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将在下星期召开的会议时间表。通常，时间表只是表示性的，可以更改。如没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同意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如没有其它代表团想发言，我就宣布这次会议休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本次会议休会。

上午10点5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6
19 July 1988
CHINESE

第四六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目前在日内瓦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欢迎。我还要欢迎各位裁军研究员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我相信，他们会发现我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和有益的。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尊敬的荷兰代表、南斯拉夫代表、中国代表、匈牙利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荷兰代表范斯海克大使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首先，请允许我向您以及贵国代表团表示祝贺，祝贺您就任7月份主席。从职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很高兴见到您担任主席，我们对您怀有极大的信心，相信您定会坚定公允地指导辩论。我还想向我们的前任主席梅斯泰大使表示感谢，他卓越而公正地主持了四月份的会议，并在5、6两个月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同时，请允许我热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他将出席今天上午的会议，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热烈欢迎新近抵达的各位大使，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我还向各位裁军研究员表示欢迎。同时，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有些同事已离开日内瓦，有些则不久即将离开日内瓦，特别是我们的好朋友，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缅甸的丁吞大使，还有一——如果我了解的情况不错的話——我的极好的朋友，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

值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本会议夏季会议刚刚开始之际，请允许我简短地说几句话。首先，我谨对您的开幕发言表示赞赏，我相信您的开幕发言确定了基调。正如您所说的，第三届特别裁军联大对多边谈判来说，既不是失败，也不是挫折。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既没有罪人，也没有圣人。当然，我们本来都希望能在一份结论性文件中以书面方式把结果反映出来。但我们不应成为言词本身的奴隶。制订最后文件本身并不是目标。在评价第三届特别联大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开展的对话、会议的气氛以及会上提出和讨论的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该届会议的情况还表明，有时因分歧而无法达成一致。但分歧未导致对抗。我国代表团感到欣慰的是，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各国代表团均表现出克制的精神：既防止了舌战，又防止了最后一分钟勉强拟出书面结果，这种书面结果或许会充满华丽的词藻，但实际上无助于我们在此间或其他任何地方的进一步讨论。

正如我国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1988年6月1日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言时所说：“我们必须牢记，军备控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应为我们的安全服务。军备控制与合法的防御努力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我们认为应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

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有一句话，即，该届特别联大所标志的不是“联合国裁军领域努力的一个终点，而是它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我国政府认为，上月结束的特别联大也是如此，尽管在该届会议上未通过一项最后文件。

现在，应当由各个讲坛的谈判者，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者，根据我们在纽约开展的讨论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人应当接受这一挑战。我们肯定都会努力增进在纽约达成的谅解，虽然这些谅解不具有正式地位，但也可发挥启迪作用。我还要指出，在一些优先问题上已在开始形成协商一致意见，诸如，化学武器及指称的使用化学武器、核查和不扩散核武器等问题。

上星期，法国的莫雷尔大使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作了引人注意的、明晰的分析，并作了引人注意的尝试，力图得出一些较为一般性的结论。总的来说，我国代表团同意他得出的结论。我想特别就他提出的两点见解作一评论。第一是关于关切领域的多样化，第二是关于核查等所谓的横向主题，对此需进一步加以注意。我们认为，对这两种倾向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纽约，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趋向，这就是逐渐认识到需审议的议题是多种多样的，以不同的合法安全考虑来看也是如此。这一倾向还表现在全球一级和双边一级及区域一级正在开展工作的讲坛越来越多上。诚然，尽管议题和办法多种多样，但仍需一种通盘的眼光和指导方针。需要开发新的构想。然而，多样化也会导向一种讲求实际的态度，全球范围的大方向对其只能给予有限的支持和鼓励。

这就限定了人们对特别联大本身所能寄予的期望。这种情况还引起了一个问题：今后再召开这种议程浩繁——并且受到各种枝节问题重压的——特别会议能否做到行之有效并真正推进我们的目标。

多样化现象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议程。今后几个月中，我们大体上仍需沿用年初确定的旧体制。但我们希望，待各国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出评价后，所有代表团也能思考一下特别联大对话中的趋向对裁军谈判会议明年的议程及工作计划的影响。

关于莫雷尔大使提及的大家对于横向主题的兴趣正在增加的情况，我想具体就核查问题谈几点看法。我认为，现已普遍认识到有效的核查在任何裁军协定中都具有关键作用。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中，核查是决定谈判成功与否的重大问题。其对裁军努力的重要性本身使之成了横向主题之一。裁军审议委员会5月份通过的准则是这方面十分有益的政策构架。另一方面，特别联大也揭示出所涉技术问题的多样性，除其他因素外，军备的种类也是决定此种多样性的因素之一。在实践中，主题的横向范围是有限度的。

这使我想到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可以——我们认为应该——发挥的通盘作用。加拿大和荷兰曾提出过一份文件，其中解释了此种作用的可能性和限度，并且在特别联大上提议设立一个政府专家组，协助秘书长就此提出一份报告。另一些国家也表示愿意采纳这一办法。虽然这一议题不宜在此处探讨，但它可说明我前面说过的一句话：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展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就核查而言，对话无疑也会继续下去，特别是在今年秋季的联大第一委员会上，以及随后在明年春季的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会议上。

以上是我们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果的初步看法。我暂时不想对裁军谈判会议本届夏季会议的各个议程项目发表意见，但是，请允许我谈两点与今后几周的工作有关的意见。

第一点意见与化学武器有关。有一种论点认为，必需进一步从政治上以具体的办法进一步推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以期早日就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之努力的公约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同意据以作出这一推论的有关想法，因为我们也考

考虑到迫切需要就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关于仍在使用的这类武器的令人警觉的报告以及对于这类武器扩散的不断加剧的担忧都证明必须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我国政府完全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1988年7月6日发出的呼吁。但是，我们认为，仍须做大量复杂的技术性工作，在核查领域尤其如此。

这一领域目前正在审议的颇有裨益的文件越来越多，我们为此受到鼓舞。我国代表团不久将提交一份工作文件，作为对多边数据交换工作的一种贡献，其中将提供关于荷兰生产和消耗CD/831号文件附表1、2、3所列化学物质的厂商数目的数据。我们希望，本周结束前与化工业专家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也将有助于我们找到出路，穿过荆棘丛生的险径，最终达成一项全面的、可有效核查的公约。

我们仍然认为，只要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和耐心，这些复杂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再说一遍，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可完美无缺地核查的协定。我们所需要的公约在核查能力方面只要做到能使各方对公约的执行产生信心即可。

第二点意见涉及组织问题，也就是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有人在4月份曾提出，本会议不需要作重大的整顿，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某些方面可以作一些切实的改进，使本会议能够较有效地工作并调整其程序。我在今年3月31日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与此有关的建议。仅举一例：我们仍然认为修改会议的时间安排有很大的好处，一方面，把每年的会期延长，另一方面，允许较多的间隔，以便在各国首都和此间的双边及集团讨论中考虑并准备提出各自的立场。

但是，此刻我并不想着重说明对程序作这样或那样改进的好处，而是想提出一个建议：本会议应根据7人小组的两份报告较为系统地处理这些问题，或许可先在下周或下下周的非正式会议上着手进行。一些代表团在4月和前几个月中提出过颇有意义的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开展讨论，使本会议能够得出结论，即便是初步结论也可。本会议只有根据这些结论才能判定进一步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殊程序是否有用。

主席：

感谢范斯海克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科辛大使发言。

科辛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您就任会议主席。我向您表示祝贺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您所代表的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中与南斯拉夫建立了久经考验的友谊和合作，这是我国十分珍视的。贵国首相上周访问南斯拉夫，再次证实了这种友谊和相互谅解。您的能力、经验和决心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相信您一定能顺利地完成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

您的两位尊敬的前任，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熟练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我对他们二位也表示赞赏。听说梅斯泰大使即将离开我们，对此我深感遗憾，本会议的同事都会怀念他。我在此热烈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主管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他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总是使我们感到十分愉快。

同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洛埃斯大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代表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代表德里维罗大使，并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合作。我还要欢迎各位裁军研究员。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以及缅甸的丁吞大使即将离开日内瓦，我们赞赏这几位大使同我们的合作，我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本会议在两个半月之前结束今年的第一期会议时，曾有不只一种理由感到乐观，因为已可以现实地期望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国际社会经过长期努力，有可能在裁军领域取得切实成果。

使人们感到乐观的第一个理由是，裁军进程已在加速，因为谈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首次达成了一项核裁军协定，并且同时获得了两大国的批准，并就一些建立信任和提高透明度的并行措施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不仅为中导条约的执行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为原则上承诺将战略核武库削减一半铺平了道路。

第二个理由是，人们把中导条约以及对裁军和安全的重大问题看法的接近视为更广泛的对话的一部分，由此逐步改进国际关系，特别是东西方关系，并有希望开

始逐步消除产生危机的温床。

最后一个理由也是同样重要的，这就是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国际社会坚决支持大国关系的积极演变，当然也支持裁军的加速进展。我们曾指望最近举行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会反映出全世界的这种积极发展和对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的认识。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于制订出实质性裁军措施的时候商定一份最后文件，虽然目前来评价其前因后果为时尚早，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次大型的国际集会既未达到我们的期望，也未试尽其一切可能性。我们认为，目前在许多裁军问题上已达到的一致程度已可为就最后文件达成实质性的协商一致提供坚实的基础，本可通过最后文件反映出观点和概念上稳步接近的情况。然而，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却表明，在实现裁军的途径方面存在着重大分歧，对于安全概念也有分歧，对此我们无法忽视。但是，特别联大也反映出实际上很难将国际关系的这个复杂领域连同其一切具体问题和有争议的趋向都囊括在一份文件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对下述一些情况作出分析并从中吸取教训：不必要的僵持、要求过高、简单化地看待各种多边谈判同双边谈判的相互关系，我们应当集中精力完成眼前的任务。因为，不管在这次国际社会最大的集会上发生了什么情况，事实仍然是，国际社会已在极高的政治层次上坚定地表示要致力于制止军备竞赛并从全球角度通盘处理裁军问题。90多个国家的政治家参加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他们表示了自己的关注，根据整个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提出了重要的提案和建议，明确证实几乎所有议题和问题的多边性质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一事实不容许简单化，同时也不能否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幕式上所说，“所有涉及安全和裁军的重大问题都具有双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性并不在于存在着我们共同创立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多边性与这一机构或那一机构的作用无关。从根本上讲，多边性对于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集体责任的表现，是全球性危险的表现，是和平与安全所受多种威胁的表现，也是世界相互依赖关系加强的表现。多边谈判无论作为一种进程还是作为一种谈判方式都

从未与双边或区域谈判发生过冲突，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是如此，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它已自然地溶入每一种对话，有时与之互补、平行，但通常则是作为一种有建设性的、起加强作用的因素。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辩论和总的情况表明，尽管存在分歧，但我们正在越来越协调地努力寻找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办法，并且，会议表明，人们的认识也很接近，都认为必需全面对待裁军和战略平衡，包括一切方面——核问题、常规军备问题、空间问题和其他问题，同时应考虑到具体的安全状况。

就全面对待裁军问题而言，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我国代表团一向呼吁所有裁军讲坛充分注意常规裁军并更坚决地处理好这一问题。问题不在于平衡常规裁军和核裁军，问题在于每日都在使用常规武器，在于常规武器的破坏力和攻击能力不断增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要常规裁军仍陷于僵局，就很难指望核裁军会有所突破。目前，至少在欧洲土地上正在出现新的机会，有可能削减常规军备并调整新的或旧的不平衡和差异，这肯定会推动核裁军取得进一步进展。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达成最后文件，但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多边谈判机构的努力决不应当因此而停滞不前。我们在寻求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是确实存在的，目前的分歧并不是这方面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感到悲观失望，更不应感到束手无策或陷入虚无主义。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转而处理议程上的各个问题，在既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挑战，又考虑到需要以积极行动作出反应的前提下力求完成我们的任务。

首先从各类核问题开始。毋庸置疑，应由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出核裁军的决定，并且主要应由两个军备最多的国家作出此种决定。然而，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其他讲坛也是如此——再次对核武器的横向扩散表示了应有的关注，但纵向扩散的危险常常得不到注意。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不扩散制度具有典型的多边特点，就所涉及的国家而言，有的已明确宣布不获取核武器，有的则事实上已加入了不扩散制度。防止扩散的最佳途径是核裁军，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自然而然地应依靠苏美会谈的成果，主要是苏美华盛顿协议。在促进核裁军进程

方面，本会议没有理由不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将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列为会议的议程项目是经一致同意的。如无视上述办法，就会严重危及不扩散制度，而不扩散制度正是一项最重要的多边协定的主体。尤其是应当考虑到，目前已朝核裁军迈出了第一步，并且正在纪念不扩散条约的签署。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帮助加速并开拓核裁军进程，途径是就议程全面开展实质性讨论，并真正发挥其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为此应尽一切努力，消极被动是最不可取的。

就此而言，核禁试活动尤为重要。我在此想提一下21国集团在今年第一期会议期间就一个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提出的提案，这一提案与该集团一些成员国去年根据联合国的一项得到广泛赞同的决议提交的提案相同。我们认为，其中含有核禁试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的内容，这个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最优先的议程项目之一。去年，西方集团的一个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表示，该提案可为大多数代表团接受，我们指望这一看法会受到考虑。若如此，并按南斯拉夫在第三届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建议，自8月5日起全面暂停核试验以纪念部分核禁试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裁军谈判会议就可获得必要的推动力，从而取得进展。任何提案，只要能使本会议从实质方面入手处理这一项目，我国代表团都可以加以考虑。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问题，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通过谈判制订一项有约束力的多边文书。有人提议开始拟订列明具体办法的此类文书，看来这表明有可能达成一项共同的解决办法。

当然，也不应忽视其他议程项目。

因此，我们首先想到关于全面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这不仅是因为其在议程上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在于近几个月发生的令人遗憾的情况突出说明了这项公约的实际意义。这既可检验本会议的信誉，又可验证其他多边机构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一项可为各种多边谈判开辟新阶段的任务。很明显，我们都应优先考虑迅速拟订并通过一份全面、可核查、无歧视性，因而能获得各方接受的公约。

我们并不否认存在着其他技术上和政治上十分复杂的未决问题，但我们相信，

从已达成的一致意见的程度来看，完全可能取得圆满成功。由于普遍认为化学武器不是一般的武器，而是一种毁灭人类和自然的手段，与销毁储存顺序有关的安全问题是可解决的。未来的公约将是一项真正的多边文书，应得到普遍接受，应能有助于巩固和稳定其中将确立的制度。因此，我们认为，如能按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在第三届特别联大上的提议，于明年召开一个由联合国主办的关于签署公约的会议，就能及时有力地促进我们的工作，也有利于公约得到普遍接受。应努力使公约的国际核查机制适应实际需要并使之合理适度，尽可能防止任何滥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滥用。在这一领域内，联合国机制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国际合作和技术发展问题也应以某种形式纳入公约。

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的危险使整个军备竞赛多了一个新的内容。因此，防止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延伸是保证空间专用于和平目的及合作的先决条件之一。不能允许掌握空间技术的国家把空间据为己有，因为所有或多或少需要使用空间的国家都有其合法利益参加谈判，以此作为出发点，确立一个法律措施体系，防止空间的进一步军事化，无论空间武器是设置在空间还是设置在地球上。我们希望所有代表团都能理解特设委员会工作的这一方向。

彻底禁止放射性武器应是可能达成谅解的另一个领域。根据第一期会议的成果，我们希望第二期会议期间能加紧进行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个内容——禁止攻击核工厂——，我们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足以使我们警觉到必需防止核电厂变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可能性。

在这个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各类武器不停地改进，新的系统不断出现，军事研究占用的资源之多令人震惊。如忘记这一点，军备竞赛就会失控。必须立即开展综合研究，分析研究与发展工作军事化的各种影响，提高此种工作的透明度，在裁军谈判中确定技术准则，统一、协调和加强国际文书，其中主要是不扩散制度。我们必须更加明智并密切合作，否则就会继续制造“有繁殖力的武器和无繁殖力的人”。

改进本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近来很受注意。本会议的工作当然主要是实质问题和从政治上真正做到意见一致的问题，这是应当鼓励的，但也涉及到我们是否有能力摆脱延误或阻碍我们前进的技术性和程序性考虑。我深切地赞赏“七大使小组”在范大使干练的指导下所做的工作。我认为，本会议应再次审议他们提出的建议和与此问题有关的其他方面。

最后，我想说一下，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不仅没有减损，反而突出了本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唯一谈判论坛的重要作用。尽管未能一致商定如何在一份最后文件中反映出国际关系中不断演变的情况，但我们仍应开展更多的活动，并作出现实的、有新意的反应。因为，归根结蒂，无论从行动还是思维方式来看，当前裁军领域和政治关系领域中正在出现的情况是联合国决议和不结盟运动文件中早已确定的，是国际社会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有些国家终于响应了这一要求并采取了第一批核裁军措施，我们对此当然是赞赏的。但是，它们并不因此就有权仅要求早已响应了上述要求的国家作出调整。如果我们都坚定地决心选择可产生切实成果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性质决定其必定是困难的，我们大家都必须改变态度并作出调整。

主席：

感谢科辛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尊敬的中国代表范大使发言。

范国祥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裁谈会主席。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真诚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你担任主席期间，中国代表团将对你的工作予以积极的合作和支持。我相信，你干练的才能和经验，将使裁谈会的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我愿借此机会，对前任主席、尊敬的匈牙利大使梅斯泰出色地主持了春季会议最后一个月和休会期间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还要感谢助理秘书长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对于今天参加本会议的新同事——新的裁军研究员们，我也要表示欢迎。遗憾的是，梅斯泰大使、巴基斯坦大使艾哈迈德和缅甸大使吴丁吞都刚

刚或即将离任。他们对裁军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我预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此外，对新加入我们行列的印度尼西亚大使洛埃斯、保加利亚大使科斯托夫、肯尼亚大使鲁奥罗和秘鲁大使德里维罗，我愿表示热烈欢迎，期待着与他们在一起工作。

夏季会议开始以来，一些代表的发言中对不久前结束的举世瞩目的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发表了评论。我也愿借此机会谈谈中国代表团的一些看法。

这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东西方关系有了改善、美苏双边裁军谈判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召开的。国际社会普遍期望大会能够在多边裁军努力方面取得具体成果。许多国家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力求通过协商，在以往文件和决议的基础上，使大会能就今后的裁军目标和任务通过一项最后文件。中国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以积极、求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参加了这次特别联大。我们提出了系统的合理主张和建议，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做出了努力。

令人遗憾的是，大会未能就最后文件取得一致意见。诚然，裁军问题关系到世界和平和各国的安全，有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然而，应当指出，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到超级大国间的双边关系，而不够重视多边裁军努力的倾向，特别是那种无视大多数国家的合理要求、我行我素的僵硬立场，是本届特别联大未能取得具体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并不认为这是国际社会争取裁军努力的一次失败，它也不会动摇或削弱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裁军的信念和决心。

这届裁军特别联大虽未能通过一项最后文件，但它所做的大量工作并不是徒劳的。在各种磋商的过程中，各方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对不少问题已接近于取得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本届特别大会的以下一些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这是国际社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军备竞赛、争取裁军的一次盛会。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普遍予以重视并积极参加。许多国家的元首、总理和外交长亲临大会发言，阐述了各自对裁军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不少国家提出了有意义的建议。来自五大洲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人士，积极参加了有关活动，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所有这一切，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维护和平和争取裁军的强烈愿望和决心。这种强大的道义力量和舆论，是对军备竞赛的有力制约，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二、许多国家对国际形势和裁军问题现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他们正确地指出，东西方关系虽然有所改善，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裁军谈判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签署并批准了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并没有停止，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一方面它们的核武器数量虽将开始削减，但另一方面它们正加紧将科学技术的尖端成果用于研制和发展新一代的核和常规武器以及外空武器。军备竞赛正在向外层空间和其他高技术领域发展。这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第三、会议期间，许多国家就今后裁军的目标和任务，包括核裁军、常规裁军、制止外空军备竞赛、禁止化学武器、海军军备与裁军、信任措施、核查、裁军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种种合理和现实的建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各方进一步确认，拥有最庞大和最精良武库的超级大国对当代的裁军问题负有特殊责任。它们应率先采取实际行动，大幅度裁减其核武器、常规武器，并停止外空军备竞赛。这是实现真正裁军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

应当指出，会议期间，出现了一种夸大和渲染发展中国家军费增长或军备积累速度的论调，似乎发展中国家应对军备竞赛承担主要责任。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

实的。中国一贯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把自己有限的资源和财力充分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应当和平解决，不要诉诸武力。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的。至今强加于它们的某些外来军事侵略威胁仍然危及着它们的安全。企图把裁军责任本末倒置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与会的所有国家普遍认为，裁军涉及各国安全，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当然是必要的。同时，多边的努力也是不可缺少的。美苏签署了销毁中导的条约，受到各国的欢迎。同时，各国均在本届特别联大上敦促美苏就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等方面认真进行谈判，谈出真正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形势，有助于实现真正裁军并且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协议，并付诸实施。

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谈判中，十分注意它们之间的“均衡”和“同等安全”。但是，仅有它们之间的“同等安全”，不等于世界就可以太平无事。它们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与其他国家军事力量的极不均衡，使绝大多数国家都感到很不安全。因此，它们应当率先大规模裁减其庞大的武库，并认真考虑国际社会的合理主张和要求，以加强全世界的共同安全。裁军涉及所有国家的安全，每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应该有平等的发言权。

近年来，裁军领域里所取得的进展是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这既有双边的努力，也有多边的作用，还包括单边的行动。把裁军成就仅仅归功于某些国家，而忽视、贬低或削弱多边的努力，无助于推动裁军的进程。双边与多边的作用，应是相辅相成的。在多边范围内，联合国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再次表明，裁军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各方以认真求实的态度，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有句成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中国将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各国一起，为制止军备竞赛，争取裁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共同进行不懈的努力。

主席：

感谢范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匈牙利代表梅斯泰大使发言。

梅斯泰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在阐述今天发言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对您就任7月份主席一事表示欢迎并祝您顺利地履行主席的重任。根据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同您密切合作的经验来看，我相信您一定会有效而熟练地完成任务。我国代表团将为此尽力同您合作。

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为此感到荣幸并向他表示欢迎。我还要向出席会议的裁判员研究员表示热烈欢迎。

我请求今天发言，是为了介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为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于1988年6月28日通过的一项声明。秘书处已分发了这份文件，文号是CD/841。

20年前开放供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堪称最重要的裁军文书之一。尽管条约有其缺陷，但其执行情况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国际社会为制止核武器横向扩散所作努力的有效性和效率。该声明毫不含糊地重申，匈牙利继续信守条约中规定的目标、义务和措施。在条约实施的20年中，不扩散制度的力量不断增强，已成为一份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多边文书。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各种国际讲坛上一再呼吁所有不论因何原因尚未签署该条约的国家毫不迟延地加入这一条约。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西班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沙特阿拉伯最近加入不扩散条约一事确实应当表示欢迎，并且希望更多的国家这样做。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声明十分强调全面执行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因此，声明对苏联和美国达成的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协定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在核裁军道路上迈出的勇敢的一步。目前关于双方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50%的会谈若能圆满完成，对于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执行也将是一种极端重要的发展。

声明特别强调和平应用核能以及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请诸位注意声明中的一个要点，即呼吁为和平核活动的安全，缔结一项禁止攻击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协定。外交事务委员会强调指出，裁军谈判会议是使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早日圆满结束的适当讲坛。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不久前刚刚结束工作。虽然情况不允许我参加会议，但我仍密切地注意这届会议的工作。由于我了解我国代表团在特别会议期间的活动情况，因此我想就会议结果的评价向诸位介绍几点初步的看法。会议召开的时机堪称国际关系史的转折点。它使联合国会员国有机会审查和评价裁军努力这一国际安全的重要内容的现状。尽管未达成一项正式的实质性最后文件，但会议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建设性的、向前看的意见交流揭示出在裁军谈判的重要问题上意见已相当集中，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问题而言尤其如此。虽然不同的代表团可对这种意见集中作不同的理解，但或多或少已可较确切地看出应当努力争取的主要方向。核裁军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全面禁试条约，仍是注意的中心；人们认识到必需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速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因为早日缔结这一公约的可能性相当大。

会议期间的磋商以及审议的文件清楚地表明，目前已一致同意裁军谈判会议应继续努力设法解决一些问题，诸如，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禁止放射性武器，包括禁止攻击核设施，并应继续努力拟订综合裁军方案。会议期间还从新的角度探讨了全球和区域常规裁军问题。以上只是几个例子，我认为这些情况表明第三届特别会议为本会议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并且是我们所希望的顺利进行谈判的基础。我认为，本会议应在看来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取得类似结果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其他有益的新设想或新建议可进一步加以磋商，以期缩小分歧。

在结束这次简短的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向新来的同事表示欢迎，他们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洛埃斯大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代表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代表德里维罗大使。我祝愿他们在日内瓦生活愉快，在本会议工作顺利。

我谨在此向两位尊敬的朋友道别，他们是缅甸的丁吞大使和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其中一位已离开了裁军谈判会议，另一位同我一样也即将离开裁军谈判会议。此次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有幸在这个讲坛上发言，因为诸位可能已经知

道，我的任期已满，不久将离开日内瓦。我谨借此机会感谢所有同事给我的友谊和合作，既包括在座的各位，也包括我任职期间曾在座的同事。作为向各位尊敬的朋友和同事的临别赠言，我想在此指出，尽管我个人时常对缺乏进展感到失望或沮丧，但我坚信本机构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在轮到它们离开这个庄严的大厅时，能比我留下更多的成就。

主席：感谢梅斯泰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洛埃斯大使发言。

洛埃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愉快地见到您，一位兄弟的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担任本会议的最高职务，并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您履行职责。这是我第一次发言，因此，我还要向您，并通过您，向各位尊敬的同事表示感谢，感谢各位在早先的发言中对我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我向各位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与各位合作，为实现本会议的目标而奋斗。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达维德·梅斯泰大使表示真诚的赞赏，他在4月份干练地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

请允许我同其他各位一样，为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就任新职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同时，请允许我向梅斯泰大使和吴丁吞大使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据我所知，他们二位很快也将离开我们。自我抵达此间之后，又有一些新同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合作。另外，请允许我欢迎明石康副秘书长今天上午来到我们中间。

虽然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达成一项协商一致的最后文件，但该届会议成功地表明，国际社会仍然十分重视裁军措施的执行。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和其他代表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倡议、希望，并表示了新的决心。会议间期，参加者的立场和利益，包括裁军领域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得到了更好的反映和理解。

此外，这届会议还加强了一种信念：裁军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种持续的进程，裁军特别联大不是这一进程的目标，而是其手段之一。换言之，不能够也不应当撇开过去一致商定和达成的原则、宗旨和目标。倘若我们不努力巩固和发展以往商定的原则、宗旨和目标，可以想象会对未来的裁军努力及任何其他努力产生什么影响，就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据我们所知，该最后文件的原则、宗旨和目标大部分尚未得到实施，原因并不是这些原则、宗旨和目标不明确或已过时，而是因为过去十年中缺乏政治意愿以及发生了一些不利的政治事件，从而造成了不利的气氛。

这一切以及会议期间达成的妥协可以成为一种宝贵的新动力，促进双边、区域和多边讲坛规划并开展今后的努力。

因此，不能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视为完全失败并会对多边裁军努力造成不利影响。诚然，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情况会影响裁军谈判会议。但是，只要回顾过去几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裁谈会的任务从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例如，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在委员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质疑性现场视察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很不幸，这一突破并没有成为加速谈判的一个机会。

尽管如此，并且无论发生的情况如何，我们在此开会本身首先就意味着我们作出了一些承诺，承诺之一是迅速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大家都必须履行这一承诺。在这方面，时常有人主张各国应提供与未来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从而为早日缔结公约作出贡献。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也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段落，至少未被搁置，也无需重新谈判。考虑到这一点，我国外长告知本会议：印度尼西亚不拥有化学武器。本着同一精神，我谨在此补充一句：当前我们不生产“附表 1 和附表 2 化学品”，并且正在设法判断印度尼西亚正在生产或加工多少“附表 3 化学品”。

谈到今后的努力以及履行以往承担的义务和作出的承诺的必要性，不妨回忆一下以下情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 1968 年 7 月 1 日缔结并于 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目前几乎所有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已加入不扩散条约，该条约被视为

迄今达成的重要裁军条约之一。我们都知道，该条约的目标不仅是防止出现更多的核武器国家，还在于要求现有的核武器国家消除其核武器。我们认为，应当尽一切努力维护这些目标，因为这些目标今日同20年前一样仍是有意义的。

重新辩论第十条第2款的解释问题，我国代表团当然深感关注，这一点几乎不需要由我多作强调，尤其是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目前正同其他国家一道力争把东南亚建成无核武器区，从而加强不扩散制度。我们感到深切关注，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无论在这场争议中谁对谁错，不扩散条约只发挥了防止核武器对无核武器缔约国横向扩散的作用。该条约还规定了其他义务，当前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爆条约，许多无核武器国家将其视为一种绝对条件，不仅要防止出现更多的核武器国家，而且要维护不扩散制度本身。

维护条约的最佳途径当然是所有缔约国都充分执行条约的全部规定。部分禁试条约生效已有25年，不扩散条约开放供签署也已有20年，而不扩散条约第十条第2款应于1995年执行，还有不到七年，时间正在迅速逼近。

我们都知道，不扩散条约在序言部分提请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缔约国注意，必需谋求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继续为此进行谈判。考虑到对于缔结一项裁军条约来说七年是一段较短的时间，我国代表团不禁要问：我们是否仍能让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派代表参加的裁军谈判会议或其他适当讲坛迅速直接地开展谈判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关于裁减和消除核武器，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六条规定的条约义务的必要性应当也必须给予最高优先地位。尽管根据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或根据中导条约将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核武器的积累水平仍将大大高于1968年各方承担这些条约义务时的情况。在这方面，如要坚定地表明有诚意履行根据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承担的义务，就应尽早缔结关于削减美国和苏联战略核武器50%的条约、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并由拥有最大武库的军事联盟减少并纠正常规武器方面的不平衡状况。

最后——但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如能鼓励任何区域集团采取以下主动行动也将是极有帮助的：在有关区域各国自由商定的安排基础上缔结一项区域性条约，确保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核武器。此种主动行动是不扩散条约第七条为它们规定的条约权利。

主席：感谢印度尼西亚大使洛埃斯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谨热烈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你所代表的国家一向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在争取和平、安全和裁军的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从拉吉夫·甘地总理向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关于消除世界上的核武器和暴力现象的计划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相信以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技巧，你一定能有效地指导本会议夏季会议第一个月的工作。

同时，我谨向你的前任梅斯泰大使表示感谢，他胜任而卓越地履行了作为本会议主席的重要职责，我借此机会向我的好朋友和同事梅斯泰大使道别。他同我们进行了友好的合作，我为此向他表示感谢，并祝愿他今后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们在日内瓦一定会时常想念他。

我还要表示，我们十分愉快地见到明石康副秘书长又来到我们中间，并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向参加我们会议的裁军研究员表示欢迎。

我们还要向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香大使道别。

同时，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热烈欢迎几位新任代表：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

本会议是在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发展的背景下恢复工作的。其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苏美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生效的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核导弹的条约。实际销毁这些武器的所有必要条件均已齐备。

目前既已走上了这条道路，就应当迅速前进。我们希望关于在遵守1972年所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同时将苏联和美国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一半的双边谈判不久将取得圆满结果，并将更多的领域纳入必须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次上不断发展的裁军进程。

世界各地都已作出活跃多面的努力，目的是巩固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趋势，并通过采取旨在加速军备限制和裁军进程的进一步措施加强这些趋势。

华沙条约各国领导人几天前在华沙举行的会议上，重申他们决心不遗余力地保持这种积极趋向并使之不可逆转。他们强调了裁军领域的优先任务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切实的建议，意在大幅度裁减欧洲的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同时期望对方能作出建设性的反应。

第三届联合国特别会议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会议在认真而平和的气氛中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只有通过所有国家的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国家安全。对于安全和裁军的普遍性的认识已经得到普及。因此，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要求之一也是确保苏美双边谈判与多边努力之间的建设性平行关系，同时还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我们认为，第三届特别联大改善了商定这种全面办法所必需的政治条件。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尚需克服的重大分歧。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情况不仅确认了裁军方面已商定的优先任务，而且还提出了将在今后发挥重大作用的新建议。

很遗憾，这些建设性努力未能反映在一份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中。这表明我们虽然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要协调对裁军的不同态度还需进行持久的努力，为此需要在政治上下定决心。因此，我们应当更充分地利用本会议，更加努力讨论和谈判议程上的各个项目，以期取得切实成果。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积极情况之一是一致希望尽早缔结一项关于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在这方面，瑞典代表特奥琳大使1988年7月7日发言时提醒人们警惕继续拖延会造成的严重危险。我们完全同意这种担心。化学武器不断生产和更新或准备此种生产，已在使用化学武器，并且严重的扩散危险正在加剧，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安全方面的风险。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接受的。

今年还需要进一步就案文的各个部分进行工作，例如，关于化学武器的销毁顺序、质疑性视察的进行、援助、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最后条款。我们认为澄清与不生产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是优先任务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大多数国家。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目前迫切需要推进和完成关于第六条及其附件的工作。

这样做就有可能明确应承担的义务的内容、提高各国的兴趣，并为普遍加入公约奠定基础。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一项建议，即，应利用联合国大会即将举行的常会向日内瓦会议以外的各国介绍情况和同它们进行对话。

我们认为，各代表团提供的与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越来越多，是一种令人鼓舞的情况。这无疑可加强信任并直接促进谈判工作。同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许多成员国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已在声明中宣布本国不拥有任何化学武器。苏联已提供了其化学武器储存量的详细情况。我们相信夏季会议期间将有更多的国家参加这种建立信任的努力。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在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不断进行多边数据交换并进行试验性视察，将有助于积累经验并使核查制度行之有效。

我们认为必需大力加紧谈判，并将支持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开展的活动。

请允许我在此补充一点意见。根据双边进程中取得的经验并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宜及时举行一次本会议参加国外交部长会议。

裁军进程的政治条件已得到改善，这应能使本会议克服本会议议程上的核问题项目方面的僵局。我们主张立即着手处理这些任务，以便我们能够开始进行切实的工作。同时，我们主张加紧对话，为进一步的谈判奠定政治基础。即便双边谈判的具体目标与多边进程的具体目标不同，但这两项工作能够也必须同时并举，以适当方式相辅相成，以便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共同目标。

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而言尤应如此。苏美之间就批准1974年和1976年的所谓级限条约开展的双边谈判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但它不能取代本会议关于全面禁试条约的工作。绝大多数国家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均表示特别关注这一任务。因此，本会议在夏季会议期间应作出新的努力，设立一个议程项目

1 委员会，并为之确定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职权范围。我们认为，考虑到已有的提案，达成一项妥协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提请各位注意去年 4 月份会议主席维沃达大使在非正式协商期间提出的案文。我们认为，这一案文是达成谅解的妥善的基础。关于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我们认为，为此提出的各种设想并不存在任何不可调和的分歧。我国代表团认为可以从处理核查问题开始。

本会议还应审议苏联外交部长田·谢瓦尔德纳泽去年 8 月提出的建议。他建议设立一个特别专家小组，由其负责为可能达成的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制订关于核查制度的结构和任务的建议。

我们赞成讨论本会议在议程项目 2 下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可作的贡献。任何人都不想干扰双边谈判。情况恰恰相反。最为重要的是，各方应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以便查明本会议能够和应当处理的议题。我们认为，本讲坛特别适合在双边工作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处理概念性问题，并查明超出此种范围的问题，例如，非核防御能力等新的安全结构的发展问题。在这方面，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关系应是值得审议的议题。

作为概念性工作的一部分，也可了解中导条约的哪些经验普遍有助于核裁军。我们在呼吁系统的多边活动与双边谈判同时并举的时候，一向考虑到问题不仅仅在于削减和销毁现有的武库，而且在于防止对其加以补偿和更新。因此，多边活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这种活动的紧迫性越来越大。

这些讨论最好在本会议的一个特别机构内进行。但也可先举行非正式全体会议，以后再设立一个工作组。所需要做的是迈出第一步，使本会议行动起来，迈向目标——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

如要实现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的目标，就必须防止军备竞赛进入外层空间。关于苏联和美国将各自进攻性战略核导弹削减一半的谈判必然联系到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大问题。

在开展关于议程项目 5 的工作时，委员会主要应确保使讨论更加集中于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全球性措施。目前已提出了一些建议，对此我们可以感到满意。在这方面，我们想提请各位注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提出的一份工作文

件，题为“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确保空间物体不受侵犯的方法条约的主要条款”（CD/777）。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领域确实存在着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为此，我们赞同以下意见：应当在临时性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科学家小组。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决心为增进国际安全而采取区域性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

1988年6月20日至22日在柏林举行的无核武器区国际会议也表现出这一重要的现象。与会者来自113个国家，代表了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他们认识到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通过全面认真的对话，表明建立无核武器区及和平区的设想是可行的。会议主持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在闭幕词中特别强调，无核武器区及和平区可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建立信任和稳定，意在使越来越大的地区免遭可怕的核战争手段的威胁。

我们将尽快向感兴趣的代表团提供有关这次会议的材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倡议建立欧洲安全保证，因为欧洲正是最大的毁灭能力针锋相对的地区。倡议中主张沿北约和华约分界线建立无核武器走廊，并主张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这些建议完全符合在欧洲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努力和大幅度裁减部队及常规武器的努力。

各方都认为，也应通过提高公开性和核查，在区域范围内增进裁军和军备限制，并使之稳定。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前提出的关于中欧信任及安全区的建议应当受到重视，并得到积极响应。

这一建议的主要目的是使双方确信，无论目前仍存在的军事能力如何，决无发动突然袭击的意向。其中包括下列措施：

在有关举行军事演习的数量、强度、强制性通告等方面作出超越1986年斯德哥尔摩文件规定的安排；

建立永久性的促进建立信任中心；

在战略要点设立永久性的混合观察员哨站，由双方军事专家驻守；

建立欧洲联合卫星监督制度；以及

在中欧各国之间建立所谓的热线。

这项倡议将加强和巩固“雅鲁泽尔斯基计划”和“雅克什计划”。

主席：

感谢罗泽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

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

如果没有，我想接着处理重设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问题。各位记得，我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已就重新设立这一委员会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基础是已审议的一份案文，该案文原拟纳入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本应通过的最后文件。据此，星期五下午已将各种语文文本的CD/WP.346号文件所载决定草案发到各代表团的文件箱内。

我是否可以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项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据我了解，本会议拟任命墨西哥的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并且他已欣然接受。

就这样决定。

如果没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我打算结束此次会议。

本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此次会议休会。

中午12时散会

XX XX XX XX XX

裁军谈判会议

第四六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7次全体会议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周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和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和斯里兰卡代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友邦印度的代表就任7月份的会议主席。我们确信，你在履行职责时，一定会充分发挥你的个人才干并利用你过去从本机构工作中得到的丰富经验。在你努力推动会议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随时给予合作。同时，对于你的前任和我的朋友，匈牙利的达维德·梅斯泰大使在担任4月、5月和6月份会议主席期间所做的工作，我要表示赞赏。他以出色的方式结束了在日内瓦的任期，为他送别令我有依依之感。梅斯泰大使是他的国家的杰出代表。我还愿意提及他参加七人小组之事，他曾就提高会议工作效率的办法提出了若干有益的构想。我们还要向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吞大使告别。我们的一项愉快的任务就是欢迎我们的新同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和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

首先请允许我就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讲一些纯属个人的看法。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即使由于个别代表团未能表现出相互都能获益的让步态度而未能圆满完成一项我们应当而且本来可以完成的文件，但它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 and 值得尝试的努力。我们所目睹的是极少数人直到最后一刻仍极力要把他们国家政策的教条塞进最后文件，这当然是行不通的。

会议总的来说显示出各方普遍支持裁军目标，国际社会想要谈判而不是对抗，连国际政治的最高层人士都对裁军表示关注。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许多令人感

兴趣的新见解，这些见解也反映在工作文件中。我们获得了进一步思考和拟订提案和决定草案的灵感和素材。我们可以分清哪些问题是真正可以谈判的。当我努力要整理出一份有关禁试谈判的折衷案文时，各方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兴趣令我惊讶不已。尽管我未能成功，但我并不为付出的努力感到遗憾。正如过一会我要说明的，我国代表团准备在这里继续努力，尽可能实现设立全面禁试特设委员会这一刻不容缓的目标。

但在我看来，尽管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倒退。我仍记得在许多年前进行裁军谈判时，一些代表团曾表示不喜欢“裁军”这一名词，好象它们要表明不相信有可能消除军备。在这届特别会议上，我们又看到一些类似的迹象。某些代表团声称它们奉行所谓的坚定政策，并错把这一政策说成是通往裁军的道路。但难道所谓的坚定和拒不考虑他人的利益真能作为通往裁军的道路吗？只有一种坚定是可取的，这就是力求在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裁军。最后我有一种感觉是，某些代表团似乎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不过是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另一种形式，只需把各种立场纳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就行了。但在协商一致为必要程序的会议上，这种办法是达不成积极结果的。

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团表现出它们积极致力于裁军，并极其了解如何才能取得实际成果。我决不会忘记一些人——大都是派驻本机构的代表团团长——在夜会的最后时刻为寻求折衷办法而作的不懈努力。

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代表团发表了一份介绍我们主要立场的备忘录。然而，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力图促成对所有问题取得共同理解，并为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而表现了极为灵活的态度。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决不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要为此而懊恼——但这反映出：尽管近来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进展，然而就裁军这一共同目标的成果、构想和办法而言，情况仍然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方面，我愿意引用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明石康在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国协会全国大会上的一段话，对这段话我完全赞同：

“如果让短期的国家安全利益策略压倒核不扩散、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加强秘书长调查化学武器使用情况的能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

限制海洋军备竞赛等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领域的长期利益，那将是最大的遗憾。”

本月1日，即7月1日，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十周年纪念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加入了《不扩散条约》，认为这一条约是现行不扩散制度的基石。它一共有136个缔约国，是限制核军备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条约，在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各国之间关系的稳定和相互信任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因此，在纪念条约开放供签署二十周年之际，应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这一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国际文件的国家尽早加入。今天，在核裁军领域已经实际迈出第一步之后，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无论有核无核，均应为防止核扩散作出贡献。下一届联大应是为《不扩散条约》下一次审查会议开始进行筹备的时候。

我们坚信，而且我们可以证明，《不扩散条约》决不妨碍在多边和双边基础上发展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扩散条约》会因为更多国家的参加而得到维护和进一步加强。这一发展无疑可增进安全，并可为深入和不可逆转的核裁军进程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完全符合我们认为是该条约重要条款之一的第六条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苏美中导条约的签署和批准被正确地视为这一道路上的重要的第一步。华盛顿和莫斯科取得的这一历史性突破能否持久，要看苏联和美国能否在严格遵守1972年所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商定期限内不退出该条约的条件下，于不久的将来缔结一项削减其战略武器50%的协定。它将是朝向地球上实现核裁军的另一个极端重要、影响深远的步骤，但条件是各国的重大安全利益不会受到在外层空间设置新的军事设施的直接威胁。

鉴于空间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希望几年后处理的仍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而不至于非处理停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不可。切望以后无须对这一优先项目作这样的更改。

我已经说过，我们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激励我们在各个领域更积极地开展工作。我们认为，本会议是在这方面继续开展工作的最恰当机构。今天，我愿

简短地谈一谈其中一项工作，即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特别会议的辩论中再次得到了确认。

我原来希望在纽约可就组织结构达成协议，使我们能够在今年夏季的裁军谈判会议中着手进行核禁试的实际工作。我为这个目标进行的一些磋商是令人鼓舞的。然而，由于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需要在时间紧迫的特别会议最后阶段加以处理，即使达成了折衷案文，也缺乏足够的时间和一种安宁和谐的、具有一丁点建设性的气氛就核禁试问题达成某种结论。

我国代表团主张就核禁试开展具体工作，其出发点是，我们应当以全面彻底停止核试验作为目标。然而，由于无需说明的原因，裁军谈判会议现在无法沿这一方向开始积极进行谈判。但我们可以讨论未来禁试的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有目的地进行这种讨论，就可有助于澄清各项妨碍实现核禁试的问题，并找出办法解决或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出于这一考虑，我在1987年4月以裁军谈判会议主席的身份提出了一项载有议程项目1核禁试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的非正式文件。由于该文件未正式散发，为照顾那些未看到这份文件的人，让我宣读一下我的非正式建议的第二和第三段：

“本会议要求特设委员会作为实现核禁试条约的第一步，开始就相互关联的具体禁试问题，包括结构和范围以及核查和遵守，实行实质性工作。

“按照其职权范围，特设委员会将考虑一切现有的提案和未来的倡议。此外，它将吸取多年来在各个多边谈判机构和三边谈判审议全面禁试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教训和经验。”

我提醒各位注意该建议中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即“作为实现核禁试条约的第一步，开始……”这一短语。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从未认为本机构就项目1可能进行的任何工作可以脱离最后目标，也就是全面彻底停止核试验。因此，我们欢迎能使我们更接近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切活动。批准1974年的苏美《临界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核爆炸条约》就是这样一个步骤；另一个步骤是在技术专家的积极参与下，审议所有与核禁试核查有关的方面。但在这一方面

应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仍然相信本会议通过适当的附属机构可作出重大贡献，使通往核禁试的旅程尽可能短而平坦。

本会议的议程很长。我将在以后对其他一些项目提出我的看法。现在，我最后要再次强调我国代表团的意见，即我们应当利用本届夏季会议余下的时间就所有的项目积极开展工作。我们必须在这里以及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常会上继续努力，跨过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不得不停顿下来的地方而向前迈进。

主席：

我感谢维沃达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下面我请尊敬的斯里兰卡代表罗德里格大使发言。

罗德里格先生（斯里兰卡）：

首先我要表示，斯里兰卡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一位邻邦印度的代表作为本月份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主持我们的工作。斯里兰卡和印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历史上的种种变化。你个人的才干和在裁军事务及多边外交方面的广泛丰富的经验早为人们所熟知，无需我在此重复。我们确信由于你的指导，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将获益匪浅。

我国代表团还愿向前任主席，匈牙利的达维德·梅斯泰大使表示感激，他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卓越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对他另就新职表示最热烈的良好祝愿。我们将象怀念缅甸的丁吞大使和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一样怀念他，后两位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还愿意欢迎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和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

1988年7月1日是历史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二十周年纪念日。该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包括斯里兰卡之所以签署这一条约，是因为坚信它可以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正如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在纪念条约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表明的，

我们还希望这一条约成为实现核裁军的第一步。鉴于不扩散条约义务的基本多边性质，如果能在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关键领域恢复多边裁军进程的活力，必可为将于1995年召开的重要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成功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闭幕槌敲响已有将近四个星期了。各方仍在继续评论这届会议，这说明了会议的复杂性质，也说明会议引起了并且仍在引起人们对联合国所代表的多边裁军进程未来前景的极大关注。我要提出的意见可一部分作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会后评论，另一部分作为未来特别会议的会前建言。幸运的是，几乎没有人把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继续分析当作一件时过境迁的事：裁军方面的多边讨论和谈判仍然十分活跃，而在纽约未达成一份协商一致的文件主要表明时间已经不多了，裁军进程需要继续下去。

裁军谈判会议有其独立的谈判机能，按照其自己的程序行事。然而，特别会议和本机构之间具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当然，纯从表面看，这种关系是相当明显的，因为裁军谈判会议的目前这种代表形式和组成是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产生出来的。除此之外，由于出席特别会议的政治级别之高，并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出席了特别会议，对于特别会议的主要意旨或精神，裁军谈判会议当然非加以考虑不可。

过去一年来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中导条约和莫斯科的首脑会晤，改善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已逐渐认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促进最好是靠裁军而不是靠扩军。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特别会议。当然，对于应当把这一影响比喻成蒙上了阴影还是比喻成带来了光明，意见可能并不一致。然而，重要的是特别会议对裁军领域的当前国际形势具有深刻的认识。的确，在这届特别会议上，双边裁军最近进展所带来的可能性和前景实际上占据了中心位置。但许多与会者十分清楚，尽管最近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带来了希望，然而令人不安的因素仍有很多。一场全面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危险并没有消除，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随着技术方面的改进和质量方面的升级，军备竞赛极大地改变了非核武器的性质和杀伤力；国际安全和区域安全的政治、经济和其他非军事性的威胁并未受到充分的注意。

同时，我认为有一条绝对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并且令人欣慰地以全体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能接受的措词反映了出来：

“鉴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相互依存，必须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国际问题。”

掌握总的国际形势并就未来裁军谈判的方向、多边谈判的恰当领域以及谈判进度和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乃是继第一届特别会议之后的第三届特别会议必须作出回应的严峻挑战。不应单单以是否商定出一份最后文件来断定这一回应的成败。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历史性协商一致意见出发，第三届特别会议沿着若干个方向开展了讨论。它对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包含的裁军问题继续进行了审议，查明了新的趋势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提案。

由于全体委员会主席巴基斯坦大使曼苏尔·艾哈迈德的精明干练和不偏不倚，他所提出的文件草案被认为相当精要地表达了三个工作小组审议结果的“中间立场”以及未反映在这些工作小组主席的报告中的观点。例如，世界不同地区的和平区、包括印度洋和平区为第二工作小组主席的文件所遗漏，但在艾哈迈德大使的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因此，该文件实际上成为特别会议进行各种谈判的基础。

进行工作的基本理解固然是在就所有各点达成协议之前不就任何一点达成最后协议，但在谈判过程中就个别问题达成的临时谅解也不应完全抛弃掉。

这届特别会议上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第一类谈判最后就核查、化学武器、不扩散、新技术、建立信任措施等问题达成了临时商定案文。在与大会和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其他附属机构和部门有关的裁军机构方面，也达成了类似的谅解。这些谅解体现了经由认真谈判而得到的结论，这是我们不应当向后退却的。

第二类谈判是那些在本届会议各个可自由参加的讲坛中以及在许多非正式双边和其他讨论中切实进行了意见交换的谈判，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再多一分政治勇气的话这一类谈判本来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文件中关于和平区的部分和各项具体倡议即为第二类谈判的例子。

接下去是第三类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算不上是谈判。由于时间关系和其他方面的限制，某些问题未能在全体委员会上提出来。艾哈迈德大使关于以色列和南非核能力问题的文件中的有关段落即为例子。

最后是第四类谈判，各方在这类谈判中令人遗憾地表现出僵硬的态度，看来没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例如，对于应否将海军军备竞赛等一些问题列入文件就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正是在这些存在争议的领域，今后应当鼓励充分发表意见，以寻求可能的一致点并找出分歧点。

会议期间进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谈判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它们还说明一些国家坚持其立场，不为国际社会的呼吁所动。而同时，一些代表团为求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一些长期极力坚持的立场上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一些代表团明显作出了比其他代表团更大的牺牲，以求达成各方企盼的协商一致意见。即使是在讨论陷入令人沮丧的僵局的情况下，讨论过程中仍出现了可贵的迹象，不仅见于个别国家的立场，而且见于相当大的国际舆论压力，要求在例如外层空间这样的问题上通过谈判采取多边行动，因为自上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外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另一方面是其他人认为更加广泛、更有道理的全球迫切需要，这两种背道而驰的力量是很难调和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谈判过程表明了所有代表团都坚信裁军进程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从这一信念而充分地推论出在一切关系到全人类利益甚至全人类生存的裁军问题上应始终一贯地采取多边解决办法。

这届特别会议无可否认地在许多方面是一次令人失望甚至沮丧的尝试，特别是如果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来衡量的话。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仍然是最完整地表达出国际社会决心要按部就班地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的文件。有人上个月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走廊中将这份文件讽刺为“理想主义”，言下之意或弦外之音是，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作为一次多边裁军活动，其最后结果才反映了真实的世界，而1978年的《最后文件》则不反映真实世界。前副秘书长布雷安·厄克特从联合国创立起一直在联合国服务了40年之久，这样长的多边外交经验并未使他气馁，他曾写道“理想主义是人类经验的精华，它远比玩世不恭或失败主义更为现实”。

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真正承认所有国家主权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合作措施，这才是我们在寻求和平与安全时所应采取的最为现实的态度。不结

盟运动早在1961年贝尔格莱德第一届首脑会议上就倡导过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导致了拒不加入两个相互敌对的军事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长期以来即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甚至是不道德的。但是，时间已经证明不结盟运动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即国际和平不能持久地建立在单方面或通过集团显露的军事实力之上。

“多边主义”一词在裁军和联合国的发言中已具有某种“言外之意”，有时候不幸被认为是“双边”的反义词。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因为它掩盖了多边主义实际上是国际合作的同义词这一事实。多边办法和双边办法并不冲突，除非是盲目推行双边措施，全然不顾全球相互依存的绝对需要，而多边外交也不肯冷静地承认国际现实。

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这两种办法未能完美地始终保持一致，但我也并不认为它们是针锋相对的。这两种办法也许是在认真地谋求相互协调。这种健康的接触应当继续下去。因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起了有益的作用。

主席：

我感谢罗德里格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没有。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载有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会议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这份时间表仅供参考并有可能修改。我愿说明，按照本会议在上星期四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已作出安排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之后举行两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的各个方面。有一项了解是，如果下星期二能够结束这一问题的讨论，则将取消原定于星期四举行的会议。我还愿指出，这只不过是第一轮讨论，8月份还将继续进行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一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

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我打算宣布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

将于7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在休会之前，我要宣布，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将在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召开会议。现在休会。

上午10时5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8
26 July 1988

CHINESE

第四六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贾斯卡兰·辛格·泰贾先生（印度）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6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工作计划，本周审议议程项目1“核禁止试验”以及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在今天登记发言的名单中，有加拿大和秘鲁的代表。现在我请名单中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加拿大代表发言；不过在此之前，我谨代表在座的诸位向西欧联盟的几位议员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出席我们的会议表明他们对本会议工作极为关心。现在请加拿大的马尔尚大使发言。

马尔尚先生（加拿大）：

我今天发言要谈一谈本会议的议程项目5“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打算在本届会议以后的发言中谈一谈加拿大极为重视的另外两个主要领域：化学武器和禁止核试验。

由于这是自第三届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以来第一次在全体会议发言，我无法不对该届会议最终没有能够就实质性的最后文件达成一致意见表示失望。然而，象在我前面就这一议题发言的许多人一样，我不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与会者，而是认为，我们在本会议上必须从该届特别联大审议期间所出现的共同立场出发，在仍然存在分歧的那些领域继续进行对话。

第三届特别联大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证实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与会者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领域加紧努力。文件草案也提到，如果美苏谈判取得成功将会大大有助于实现我们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共同目标。加拿大政府完全赞同以下这种分析，即承认我们所面临任务的重要性并给双边范畴以应有的重视。

尽管存在这后一种观点，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的多边方面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这一点在上述特别会议的文件草案中实际上不言而喻地得到承认，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该文件草案呼吁所有各国为实现和平

利用外层空间这一目标作出积极贡献。鉴于很有可能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空间非常感兴趣并具有很大的空间能力，再加上空间活动继续不断增加，因此加拿大政府认为，预料这一方面应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事实上也应该如此。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多边方面将来更为重要，那么裁军谈判会议就必须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从四种重要考虑出发。第一，我们必须非常注意加强稳定，而不得削弱稳定；第二，我们的谈判必须严格作到与两个主要空间大国之间的谈判相辅相成。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外层空间现在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禁止和保护，我们的工作必须以此为基础；第四，我们不得混淆或忽视裁军谈判会议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之间非常有益而切合实际的分工。

确立一个起点比较容易，但下一步就要难得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显然需要在界定空间武器和界定合法空间活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很大的努力。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在空间放置武器和在地球上部署能够攻击空间物体武器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也都认识到，要确定哪些军事活动可以在空间合法进行、哪些活动不可以，是非常困难的。

这项任务艰巨而复杂，但并不应使我们退缩不前。相反，我们也许应该进一步集中精力采取有关措施，为制定适当的国际制度建立起点。

有人至少会坚持，这些问题需要全面解决，而不是零敲碎打或者部分处理。我们可以同意采取渐进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必须充分符合现有的或将来的制度，而且，可以有效地核查遵守此种制度所规定法律义务的情况。

我们还认为，正如澳大利亚代表团去年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各国给予其空间活动以必要的透明度，这些目标才能最后实现。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除非我们能够在增加这些领域透明度方面采取重大步骤，否则，谈判制订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全面制度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有个领域可能在增加透明度方面取得实际进展，那就是多边交换有关空间物体之军事功能的资料。《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为改进我们的集体行为

提供明确的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决心更好地遵守公约各项规定特别是公约的精神。尤其是，第四条第1(e)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向秘书长提供有关所登记空间物体一般职能的资料。

从一开始就应该指出，《登记公约》主要不是一项军备控制协定或裁军条约；还应进一步指出，也是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谈判的《外空条约》；从部分意义上来讲，不可争辩的是一项军备控制措施。反映一项协定的目的和作用的，显然是它的条款，而不是其来源和出处。

前面已经指出，1975年公约第四条规定，除其他外，每个国家在发射空间物体或者为发射作准备之前应提供有关该空间物体一般功能的资料。以往，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的有关这方面的描述往往极其含糊。事实上，正如英国和加拿大在1985年指出的，从来没有一个登记的物体被说成具有军事功能，尽管事实上根据保守估计，所有空间物体中有一半以上主要用于军事目的。我们承认，虽然所提供的有关军事空间活动的资料在程度和及时性方面可能需要受到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即使这一点可能也需要作某种调查研究），但是这种情况不应该发展到拒绝将空间物体说成是具有军事功能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利用现行外层空间法律制度内容来逐渐增强信任并有效地增加透明度的问题。

因此，我们建议《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缔约国应更为严肃地对待其报告责任，并突破披露空间物体一般功能的要求，更为及时地提供有关卫星功能的具体资料，其中包括卫星实现的是民事任务还是军事任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事实上我们所建议的是，为了军备控制目的加强该公约的执行。

假定该公约缔约国能够达成谅解，商定在将来登记时系统地提供有关空间物体的军事或民事功能的资料，那么，非公约缔约国的空间大国就能够接受1961年大会第1721(XVI)号决议。该决议呼吁所有国家提供有关其空间物体的资料。

目前也许应该呼吁本会议与会国，凡是已经发射空间物体、但不是公约缔约国的国家，或者是公约缔约国但没有登记空间物体或耽搁了几年之后才登记的国家，均应根据情况成为公约缔约国，或者更好地遵守公约规定的精神。

上述建议显然是朝向增强外层空间透明度和开放度迈出的很小一步。至于能否

行之有效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采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7 年提出的提案，该提案建议将我们所作的努力与其他具有必要法律知识的论坛的努力结合在一起。

加强《登记公约》的执行甚至可以为根据法国、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85 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主张制订一项外层空间行动守则一事铺平道路，还可以有助于在有关卫星合法豁免之建议方面取得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极为关切地注意到，法国外交部长迪马先生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上敦促裁军谈判会议仔细审查各个问题，包括加强 1975 年公约所规定的通知制度，以及草拟一项有关外层空间良好行为守则。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清楚理解，如果本会议继续抱着这样的希望进行工作，即它能够一举完成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全面协定，那么它将永远会一事无成。然而，我们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而拟定建立信任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不太完善——肯定会成为有益的开端。

现在谈谈另外一个议题。向本会议分发文件简编不能看作是这种建立信任的措施。然而，几年来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本会议就座的其他代表团对加拿大外交部控制军备与裁军司提出的文件简编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认为这一文件简编对于本委员会以及整个裁军谈判会议极为有益。我们已请求秘书处分发 1986 年和 1987 年的文件简编。这些文件简编已经以 1988 年 5 月 23 日的 CD/OS/WP.23 这一文号分发给各代表团。我希望，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推动本委员会的工作，即使这种推动作用很小。

主席：

我感谢马尔尚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尊敬的秘鲁代表，德·里维罗大使发言。

德·里维罗先生（秘鲁）：

主席先生，在你担任主席期间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作首次发言，我认为这是一次愉快的巧合。我们之中凡是有机会认识你的人都确信，我们在谋求开创裁军事业新机会方面将从你的才能和经验中获益。

我国代表团也象其他代表团一样，对缅甸、匈牙利和巴基斯坦几位尊敬的大使

深表赞赏，他们的离任将会为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留下一个明显的空白，但他们也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作的工作。

在我对尊敬的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的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之际，我感谢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尊敬的大使对我表示的极为衷心的祝愿。我愿强调指出，我一向乐意在完成我们的任务方面给予最大的合作。

我愿首先主要谈一谈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当然，一开始有些地方的人们抱着热望和不容置疑的乐观，尽管我们都意识到，第三届特别会议筹备工作进行的不太好，没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取得圆满成果。人们要么过分自信，要么认为即使筹备不足也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果。现实，而且是赤裸裸的现实，使这种如意算盘终成泡影：第三届特别会议没有实现其目标。我们可以将此称作失败，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或者是又一次挫折。千真万确的是，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圆满成果。

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停滞不前，无谓地相互指责，或者过分表示惋惜。我国代表团认为，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实现，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认识到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办法和坚决不懈的努力来完成裁军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至少必须说服大国使它们认识到，它们在核时代必须放弃高视阔步的政策，而必须奉行合作与相互依存的政策。这就是说，它们在裁军进程和实现国际安全的道路上，必须由双边主义移向多边主义。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所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对抗使得裁军讨论处于瘫痪状态，从而弥漫了沮丧和悲观情绪。其后出现了近来的缓和、首脑会晤充满了可喜的气氛、再加上中导条约生效，这些事态发展导致许多人过分乐观、盲目热情，他们想象这些最近的事件在政治方面开遍了广阔天地，使人们满怀希望这次特别会议将会取得圆满成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幸的是，从多边裁军进程所取得具体成果方面来看，这次特别会议仍是镜花水月而已。

总起来说，现在我们似乎处于一种前后矛盾的境界。近年来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一直有碍于在联合国通过新的裁军措施，而且现在看来集团之间开始的这项缓和似乎也无济于事。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不妨引用一句古老的非洲格言：大象打架时，

毁坏了野草；他们相爱时，亦复如此。

不管怎么说，第三届特别会议的结果突出了这一事实：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在不同的级别以不同的速度进行。这两种谈判事实上理应汇合在一起，也应当汇合在一起并互为补充，而且在一定的时候互相影响。然而，这两种谈判却是两种各行其是的进程。因此，我们关心的是，防止双边谈判扼杀为促进在有效国际管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所得的多边努力，也防止为这种多边努力强加行动方针。

有些人认为，他们在这次特别会议的不愉快的结果中看到了多边主义危机的又一次事件，或者是一次戏剧性事件。这些人已发出了悲观的呼声。他们认为协调各主权国家不同意见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即使他们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现在下结论说，所有一切都已失去或者即将失去，似乎是言过其实。同往常一样，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太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可以甚至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裁军不会是利他主义决定的结果，裁军也不会一蹴而就。它必须分阶段进行，而且，并不是迈出的每一步总是向前的。当然，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惨败意味着国际社会失掉了一次机会——这是事实。也就是说，毫无所得，而确有所失。尽管如此，这种损失并不是不可以补救的，这正象没有人期望会在军备竞赛方面取得最后的重大胜利一样。

如果我们想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这一失去的机会，第三届特别会议的重要教益也许在于，我们必须学会节制我们的期望，更好地调整我们的目标，更好地作出准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我们自己再创造一个机会，以表明如果具有改变现状的意愿，那么就无所丧失。

今年是充满纪念日的一年。7月1日是《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开放供签署的20周年；8月5日是部分禁试条约开放供签署的25周年纪念日。虽然这两个条约有着不同的目标，但由于它们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家对于不扩散条约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但是有一个事实至今依然不容怀疑：这项条约是第一个得到广泛国际支持的多边文书。此外，只要第六条能够充分付诸实施，不扩散条约将与核裁军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衡量一般裁军进程的标准。两年内将召开第四次审查会议。我国打算积极参加这次会议，并决定同美国共同提出以下提案：在第四十三届联大临时议程中列入一项有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第三次

审查会议结论执行情况以及设立第四次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项目。

1963年的条约也是一项尚未充分适用的多边文书，因为至今还没有进行有关第1条第1款(b)项提到的全面禁止试验的多边谈判。然而，现在还没有最后下定论，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裁军谈判会议无法设立具有谈判权限的适当特设委员会，那么，就仍然存在1963年条约所提供的修正备选方案：条约保存国如果决心遵守条约提出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这一方案。

裁军谈判会议肩负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坚决致力于达成一项彻底禁止和全部销毁化学武器协定。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提出而且在上周裁军谈判会议由该国尊敬的代表加以重申的提案。该提案建议召开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来核准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这个提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代表团去年8月6日提出的那项提案不谋而合。我们提出这项提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本论坛多年来作出的种种努力。

军备控制理论不能够继续为超级大国或几个主要的军事集团创造优势。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正在谈判的公约必须是对称的、非歧视性的以及有补偿的。如果那些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为自己保留某些今后可能使其现状合法化的权利，那些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对化学武器的放弃就不应该成任人处理的凭证。因此，需要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参加，以便保证充分执行真正的裁军协定。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通知你，秘鲁政府已决心投身于裁军事业，而且根据我国促进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历史使命，指定一个特别代表团积极参加这个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的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秘鲁特别代表团所作的贡献将是建设性的，除了为促进朝向裁军方面更大的进展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主席：

我感谢德·里维罗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如果没有，我将宣布本次会议休会。但在此之前，我愿指出，根据商定的意见，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之后，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和提高工作效率问题的所有方面。本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4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69
28 July 1988
CHINESE

第四六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7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贾斯卡拉兰·辛格·特贾先生（印度）

GE. 88-63688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69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本周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以及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规则的规定，任何成员国想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在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波兰、蒙古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杰出代表。现在，我请名单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杰出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鉴于这是本月份我第一次有机会做有准备的发言，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时，为你杰出地担任会议 7 月份主席的职务，向你和印度代表团表示祝贺。

我国代表团也向即将离开我们，或最近已经离去的其他代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他们是：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他在日内瓦这里耐心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参加了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工作；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缅甸的丁吞大使；匈牙利的梅茨特大使，他在担任 4 月份主席时，做了出色的工作；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塔尔米齐大使。我们向本机构的新代表表示欢迎，并保证同他们合作，这些代表是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肯尼亚的鲁罗大使和秘鲁的德里韦罗大使。

今天首先我要介绍 CD/839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里根总统和总统白宫新闻事务助理值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二十周年之际发表的两篇讲话的全文。这两篇讲话证明，美国极其重视通过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来加强国际和平与稳定。正如里根总统在他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不扩散条约是国际社会恰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签署的最重要的文书之一”。

美国一直在齐心协力减少核战争的危險，并且为了实现不扩散条约的目标，特别是第六条中规定的目标，一直在就缔结中程核力量条约——这个条约现已缔结——以及裁减美国和苏联 50 % 战略武库的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呼吁所有其他国家尽到它们的责任，如果它们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就加入该条约，如果它们已经是缔约国，就重新致力于实现条约的目标。

我还要在同苏联代表团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介绍另外两份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十分重要的文件。第一份是“美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声明”，是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于1988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后发表的，现已作为CD/846号文件散发。这份联合声明详尽地论述了军备控制问题，其中包括核和外层空间会谈问题，也论述了化学武器问题，待会儿我还要进一步谈这个问题。声明还谈到了交换中程核力量条约批准书的事，对我们大家说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标志着正在第一次进行真正的核裁军，这次核裁军要销毁整整一个类别的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该条约具有深远意义的视察规定现在正在实施之中。

第二份文件，即CD/847，是美国和苏联于1988年5月31日在莫斯科签署的通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协定。这项协定是两国政府采取的最新步骤，目的在于减少由于计算错误、误解或意外事故而发动核战争的危险。我希望在今年夏季的晚些时候进一步谈联合声明中涉及的若干军备控制问题以及有关发射通知的协定。

在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结束时，我专门就化学武器谈判的现状在全体会议上做了两次发言。4月14日，我评论了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我在4月19日的发言，展望了今年的秋季会议。今天我要回过头来谈谈禁止化学武器的重要问题。自从我上次在裁军谈判会议谈这个问题以来，已发生了许多事情。

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苏联的高级人员好几次在双边的基础上讨论了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就包括禁止化学武器在内的军备控制问题进行了重要的范围广泛的讨论。此外，还召开好几次部长级会议。

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中，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重申了为把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独特的任务作为持续紧迫的问题加以解决以便达成一项有效公约而努力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了会谈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在有效监测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和不把双能化学制品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方面依然存在的难题。此外，两国领导人还强调了确保进行有效的核查和不减损所有公约参加国安全的问题。

双方还一致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更加公开化，以此作为建立信任和加强订立

一项有效公约所需基础的一个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两国领导人也强调了有必要在多边基础上密切协调，以确保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和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参加公约。

我认为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在多边一级，表达禁止化学武器一事的持续紧迫性的文本，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期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代表团的支持。

所有这些看法都反映在我国政府给我国代表团的指示中。如果这种表态也能反映在其他代表团得到的指示中，那么我认为，进一步取得进展的前景是很好的。

现在让我谈一下谈判的实质内容。今天我打算谈美苏联合声明中提到的三个关键问题：更加公开化的至关重要性；对化学工业进行有效监测的难题，以及确保所有拥有化学武器和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参加公约。

参加谈判的国家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所有国家更加公开它们的化学武器能力和化学工业情况，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代表团本身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在1986年7月提出的CD/711号文件中，美国提供了关于其化学武器储存包括存放地点的详细情况。此外，在今年4月散发的CD/830号文件中，我们进一步提供了关于化学武器本身的详尽资料。

今天，美国代表团正在为使有关情况更加公开而采取另一重大步骤。我们在公布每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在今天介绍的题为“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工作文件中，有一份标明设施地点的地图。我们希望这份文件能有助于加强信任，有助于公约有关规定的谈判。

我们今天公布上述情况，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其他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中还没有一个提供过有关它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资料。我们敦促拥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其他国家公布这些设施的地点，并概要说明将怎样销毁这些设施。

最近几个月里，裁军谈判会议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有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销毁所有这样的设施。未来公约的文本草案已做了相应的修改。

尽管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但是向会议提供的关于怎样销毁这些设施的资料极少。今年夏季已在工作小组B里提出了这个问题。为帮助进行谈判，我们的工作文件一般地介绍了美国将怎样着手进行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工作。

公开化当然不是几个代表团独有的事情。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多边交换资料的理念在过去一、两年里已牢固地树立了起来。许多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发言或者工作文件中提供了有关的资料。毫无疑问，在本届会议余下的几个星期里，一定会提供更多的资料。

我们的记录表明，大约有十二个会议成员国尚未说明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我们敦促它们今年夏季做到这一点。

在讲完公开化问题之前，我要平静地说向大家要保持审慎态度的话。向会议提供的资料只有准确无误才能有助于谈判。另一方面，如果公布的是不准确的资料，那就会减少信任，使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复杂化。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认为已经发表的关于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声明很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虽然这种后果即便现在可能已很严重，但是如果在条约生效后公布不准确的资料，那就完全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质疑性视察并由此带来政治后果。对于禁止化学武器的整个过程来说，公布真实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

一段时间以来，裁军谈判会议一直在努力解决有效监测化学工业的难题。4月底提出的载于CD/831号文件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清楚地表明，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报告也明确指出，仍然存在一些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创造性的办法，而且需要详尽了解民用化学工业的情况。

我国代表团相信，化学工业的代表可以对谈判做出重要的贡献。这个信念产生于我们的谈判人员和决策人与美国化学工业的代表之间长期存在的密切联系。我们发觉该工业赞同我们提出的以可以进行有效核查的方式在真正是全球的范围内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请允许我援引美国化学厂商协会主席罗伯特·罗兰先生最近发表的正式声明。这个简称为化学厂商协会的工业组织所代表的公司占美国化学品生产能力的95%以上。

罗伯特·罗兰先生在1988年4月28日的声明中，要求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强有力的有效国际条约”。他说，几个月来，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化学工业的代表们一直在努力拟订一套建议，化学厂商协会认为这套建议可以有助于就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罗兰先生说，在这些建议得到同意后，“将把它们连同我们工业作出的要竭尽全力使这样的一项条约发生效力的保证一起，送给我们的谈判者”。

我还要指出，化学厂商协会董事会最近宣布说，它坚决支持缔结化学武器条约，并敦促所有国家的化学工业努力争取就技术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这里与工业代表们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使我们更加相信，这个工业是很想为谈判提供便利条件的。谈判者与工业专家严肃认真而又富有建设性地交换了看法，这使我们感到鼓舞。交换看法的情况清楚地表明，需要更加重视有关保护机密商业情报的条款，同时还突出说明需要讲清哪些种类的情报应该视为机密情报。我们感谢来日内瓦的工业代表们，也感谢组织这些讨论的人们。他们的技术专门知识和实际经验，对于解决讨论中涉及的许多公认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有人建议作出多边努力，以求拟订和试验对化学工业设施进行视察的程序。开始时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在该建议进一步得到完善之前，我们对它持保留态度。鉴于苏联代表团在这方面提出的改进意见，美国赞同进行这种多边试验的主张，并愿意参加试验。

要使试验成功，拥有应接受公约所规定的例行视察的商业设施的国家的广泛参加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其他国家的参加也是十分可取的；重要的是，参加谈判的国家不仅要宣布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而且要尽快宣布它们是否拥有将接受视察的民用化学设施。美国当然有这样的设施。

我们同意4月26日提出的建议，即这种试验应该分几步进行。首先各个国家需要进行它们本国的试验并将试验结果报告裁军谈判会议，然后才能在国际一级拟订和试验视察程序。美国政府已在同化学厂商联合会一起拟订和试验视察程序。我们敦促苏联和其他国家说明它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要使这种试验变为现实，裁军谈判会议必须进行大量的讨论和规划工作。这

个主张是好的，但是需要加以充实。至于怎样着手进行试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在可能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密规则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护敏感的商业情报？我们期待苏联代表团率先作出答复。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需要在真正是全球的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人们一直十分重视欧洲的安全问题。但是，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使用化学武器的最大危险不在欧洲，中东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赞同杰出的埃及代表埃拉拉比大使4月26日全体会议上发表的看法，即公约应该具有普遍性。一个不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已有许多国家拥有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这一可怕的实际问题的公约，不能认为是个成功的公约。

我们的目标是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目标，这就是争取使所有拥有化学武器和有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参加公约。悲观主义者争辩说，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各国应该大大降低自己的抱负。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更确切地说，我们支持埃及代表团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建议，即应该设法同现在没有参加谈判的关键国家进行磋商。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泽大使发表了类似的想法。我们赞同认为磋商将有助于实现所期望的普遍性的看法。我们保证与埃及代表团和其他有关国家合作，争取实施这项建议。

主席：我感谢马克斯·弗里德斯多夫大使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本主席所讲的亲切话语。现在我请杰出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发言。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看到你主持我们本月份的工作，我很高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祝贺你高效率 and 干练地履行着主席的职责。还让我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的前任，匈牙利的梅茨特大使在筹备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艰难时期作出的宝贵贡献。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梅茨特大使即将离开日内瓦。他的高去无疑将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损失。我祝愿他万事如意。此外，我要向我们的新同事，最近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劳罗大使和挨着我坐的秘鲁的奥斯瓦尔多·德里韦罗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期待着与他们一道工作，我要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提供全面的合作。

7月15日和16日，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华沙举行了会议，会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同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直接有关且有重大关系的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公报，华沙条约缔约国关于裁减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问题谈判的声明，以及关于军备竞赛对环境和其他方面生态安全的影响的文件——现已作为今年7月22日印发的CD/842号文件提供给大家，不过目前还只有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所用正式语文的文本，但我确信，不久大家就能拿到这些文件的其他语文文本。

这些文件载有一项具体活动方案，其目的在于在欧洲及全世界防止战争，实现缓和和裁军，以及开展广泛和互利的合作。

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在公报中评估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情况，并且重申，出席会议的国家将继续竭尽全力，强化和推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有利进程，以便使之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他们还指明了国际安全领域的各个方面，即政治、军事、经济、生态和人道主义方面应予以优先解决的问题。

我不打算详细分析关于裁减欧洲武装军队和常规武器问题谈判的声明。其内容是无须解释和不言自明的。但是，我要指出这份文件的一个比较普遍的方面，即文件的和解性，它的重点是谋求妥协。实际上，它迎合了许多西方国家以及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想法和建议。这份文件完全是以我们的国际关系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为基础的，即所有的国家应在比现在低得多的军备水平上享有同等安全，它们只应保存为防卫所必需而又不足以发动突然袭击和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力量和手段。我们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我们相信，欧洲这个最现代化军备最密集的地方目前的局势，对扩大各个领域合作的可能性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将会加强政治—军事稳定与安全，并将有利于在各国间建立信任，减少战争的威胁。

第三份文件也就是关于军备竞赛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的那份文件，是对我们大家发出的一种警告。之所以要制订这份文件是因为世界舆论对军事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日益感到不安。可以举核试验为例，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但却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尤其对本机构来说更是如此。我希望这个机构最终能证明，它有能力开始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具体工作。

这份文件载有一套具体建议，内容是在尽可能广泛和公开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拟订和实施国际生态安全的构想。

华沙会议的这些文件是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草拟的。第一，进步和现实主义力量多年来为确定可以达成具体裁军协定的领域所作的努力已取得成果。苏联和美国在这方面缔结的第一个协定已经生效。第二，减少对抗的进程现已开始，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加强，从而为遏制军备竞赛，削减军费开支，以及和平解决区域冲突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最近的例子是大家都熟知的。第三，各国对实现裁军的关心程度有了决定性的增加。第四，有关国际关系的哲学思想和观点的转变过程业已开始；军国主义思想和观点现已日益让位于人道主义思想和观点。人类全球性问题的增加对这个过程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是单一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力所能及的。

但是，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仍不完全令人满意。正如公报所说：

“然而，还没有取得任何根本性的突破。世界局势依然很复杂和矛盾重重。”

华沙条约缔约国从这些方面作了论证之后，商定了它们应该优先完成的任务。缔约国还评估了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并在这方面公开表示赞成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赞成在裁军谈判中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和程序。这些协调一致的看法将作为成员国代表团，其中包括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代表团的指导方针。

商定的四项应予优先完成的任务如下：

严格遵照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规定，缔结一项关于苏联和美国裁减 50 % 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通过一项全面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缔结关于有效核查措施的协定，以利于尽早批准 1974 年和 1976 年苏联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以及缔结关于进一步减少两国核爆炸的当量和次数的协定；

缔结一项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储存的公约；
裁减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军备，并相应地削减军费开支。

关于对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评估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

不是从特别会议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事实出发，甚至不是从特别会议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来表明停止军备竞赛和着手进行全面裁军的决心这一点出发来评估特别会议，而是从它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方面来评估特别会议。公报说，“重要的是，特别会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建议应该在裁军谈判中加以利用。”换句话说，公报“既没有为洒了的牛奶而哀号”，也没有追究那些把牛奶弄洒了的人的责任。相反，它试图以建设性的方式利用这次有趣的辩论中出现的积极因素。

作为本次辩论的一个参加者，我深信所有的参加者都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要走裁军的道路，而我确信目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大家就应该学会怎样既关心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又不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当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亦即同等与相互——这显然是与每个国家的幅员和力量成适当的总体比例的——的时候，才能实现普遍的安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教会了我们大家妥协的艺术。当问题牵涉到一国的安全利益时就不能妥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战场上打仗的指挥官和交战双方才不熟悉妥协的想法，但是即便他们也能够达成停火协定。

我刚才介绍的在我国首都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文件，就是为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明智妥协所作努力的结果和明证，而达成这种妥协的目的则是在于象所建议的那样，着手解决欧洲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所存在的那些现在已有条件解决的问题。

建议是具体的，目标是明确的，意向是永久的。这个建议就是进行讨论，而不是要末接受要末拉倒。这是我对我们迄今为止所目睹的对上述事件作出的许多反应的理解。

主席：我感谢苏伊卡大使所作的发言和他对本主席的美言。现在我请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人，杰出的蒙古代表巴雅尔特大使发言。

巴雅特先生（蒙古）：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的审议工作，我确实感到十分高兴。你本人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所作的努力、你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获得必要的动力，以推动其夏季会议的大量工作。我高兴地注意到，印度同蒙古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以及传统友谊，而你们

伟大国家的总统最近对蒙古的正式访问，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与友谊。我们大家都了解和高度评价印度的和平外交政策，它为确保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目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为你的前任，匈牙利的梅茨特大使以很高的效率主持了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前夕进行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向他表示我们的感谢。我要感谢他以及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和缅甸的丁吞大使，感谢他们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祝愿他们将来的工作一帆风顺。我也要全心全意地与前面发言的人一道，向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罗大使以及秘鲁的德里韦罗大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期待着同他们进行密切的合作。

自从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第二阶段会议开始以来，全体会议一直在集中讨论最近结束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情况。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特别会议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经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同意并按照它们作出的决定，每隔几年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件。

尽管人们满怀期望，但是第三届特别会议未能通过一项结论文件，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这显然表明依然存在着陈旧的思想方法和一成不变的框框。应该强调指出，某些大国在特别会议上采取了十分僵硬的立场，拒不尊重压倒多数的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我们大为失望地注意到，它们怎样力图甚至从以前商定的并在一系列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联合文件中明确阐明的立场上后退。

但是，我不打算详尽分析为什么特别会议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不管怎样，特别会议是当代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就与安全及裁军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的建设性对话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并使各国能够在相互作用和合作以便共同努力寻求实现裁减军备和加强国际安全的目标的方法方面取得很多经验。

我们认为，这届特别会议引人注目地表明，各国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需要不断谋求以政治方法而不是以军事方法和高压手段解决世界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表明它们日益决心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实际的贡献。显而易见，正

是由于存在这些倾向，才在特别会议期间提出了大量的重要建议、宝贵意见和看法，以期确保裁军进程不受干扰而又始终如一地继续下去。

依照我国代表团的看法，这届特别会议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再次确定了已达成共同谅解的领域以及各国持各不相同看法的问题。人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澄清情况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巩固过去取得的积极成就并集中主要力量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届特别会议未能制订出结论文件，即未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具体协议的事实，将促使我们的会议努力工作，以求在不浪费任何时间的情况下，找到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际办法。这样的问题是很多的。

大多数国家承认，核武器不是作战手段，而是毁灭手段，因此，储存核武器构成了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M. S. 戈尔巴乔夫先生与美国总统 R. W. 里根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期间交换了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批准书，亦即该条约开始生效，这件事，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为拟订一项关于裁减 50 % 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和拟订一项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的单独协定提供了新的动力。蒙古希望双方竭尽全力，以求按照国际社会的要求在今年签署这些协定。

加强核裁军进程的工作与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工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确信，为了维护和加强 20 年前就开放供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在特别重要的是作出努力，并行不悖地就所有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并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着手进行处理议程上头三个项目的实际工作。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打破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出现的僵局的必要性，除非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可能防止核武器的横向和纵向扩散。

杰出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最近的发言中，提请裁军谈判会议注意 M. 维沃达大使以会议去年 4 月份主席身份提出的关于议程项目 1 特设委员会任务草案的非正式文本，认为它是摆脱目前局面的可行办法。我们认为，21 国集团提出的载于 CD/829 号文件中的任务草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此，我要就最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成果讲几句话，

杰出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刚才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了这些成果。我国欢迎并满意地注意到上述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提出的重大的建设性倡议，其目的在于解决裁减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遏制军备竞赛和确保生态安全这些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华沙条约缔约国呼吁加紧努力，以便迅速缔约关于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重要协定，加强安全与稳定，以及不采取可能会给这些方面的进展造成障碍的任何行动。这个呼吁是和当前的需要一致的。

蒙古深信，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应该为了所有国家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完全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不仅将会使得无法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而且还可能危及目前限制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进程。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指出迫切需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我们的会议作为这个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特设委员会正在干练的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领导下继续进行工作。我要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是认真研究向特设委员会提出的所有建议和倡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和倡议的时候了。这些倡议首先包括苏联关于建立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的国际核查制度的建议（CD/817），该建议设想成立一个国际空间视察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我国代表团共同提出的“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确保外层空间物体不受袭击的方法的条约的主要条款”（CD/777）；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对特设委员会工作计划中的项目3进行有组织的讨论的建议（CD/DS/WP.18），以及外层空间武器定义，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苏联所提出的定义汇编（CD/DS/WP.14）。不用说，我们随时准备以建设性的精神考虑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宝贵倡议。

为了对现有的倡议和建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措施，以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按照瑞典代表团的建议成立一个政府专家小组，可能证明是有帮助的。我们认为，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达到了可以成立这样一个任务明确的小组的程度，这个小组成立之后可能会起到极其有益的作用，有助于在特设

委员会内部开展目标明确和富有成果的工作，也有利于更好地以真正多边的方法解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

完成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依然是我们会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个领域的谈判进度与要实现的目标的紧迫性是很不相称的。如果我们要找到依然悬而未决而且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可以说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具有某些政治影响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要强调说，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尽可能迅速地去完成，以便在本届裁军谈判会议结束前取得实质性进展。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知道，我国代表团过去曾就销毁化学武器的次序问题提出过具体建议和意见，或许它们可能还记得，在春季会议的末尾，我曾相当详细地论述过这些建议和意见。这次我只想提出这个意见，即可以联系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问题来考虑销毁化学武器的次序问题。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重新设立了在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指导下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感到满意。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提供全面的支持与合作，同时，我衷心祝愿他在履行这些艰巨而又责无旁贷和必不可少的职责方面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巴雅特大使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国及本主席的美言。我请名单上下一位发言的人，杰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天苏联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一样，想介绍一下莫斯科首脑会晤发表的、现已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的联合声明（CD/844），以及苏联和美国关于通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协定（CD/845）。

莫斯科首脑会晤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结果是进一步发展了苏美之间的政治对话，这种对话现已涉及双边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所有关键问题。苏美对话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建设性的基础，并且正在帮助引导这些关系走上正常健康的发展道路并使之更加稳定和可以预测。

这次首脑会晤的联合声明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它标志着苏美关系进入了一

个全新的阶段。同时，声明确认了将来苏美对话所要讨论的某些类似议程的问题。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指出，继续并加强两国间的政治对话以及加紧进行谈判，十分重要。

苏联和美国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中签署的关于通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协定，是一个新的实际的前进步骤。反映了双方想要减少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特别是由于误解、计算错误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愿望。

关于杰出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今天所作的发言，我想谈下面几点。我们当然要仔细研究这个有趣的发言。但是，在现阶段，我要对美国同意参加我们建议的对核查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一事的程序进行的试验表示欢迎。我们认为，现在需要采取实际步骤来安排这项多边工作。我可以通知你们，苏联代表团将在这方面采取适当步骤，特别是将与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进行磋商。

主席：我感谢纳扎尔金大使所作的发言。还有没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既然没有人想发言，我想提一下，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内载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个星期会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仅仅是说明性的，可以更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即认为会议通过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还要指出，正如前已商定的，在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全面讨论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使会议有效发挥职能的问题。现在我以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的身份宣读一下我的最后发言。

夏季会议的第一个月即将结束。我们是在三个星期前，在最近结束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阴影笼罩下，在这里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未能在纽约就结论文件达成一致意见。这使人清醒地认识了问题之所在。但是我认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这个事实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珍视我们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不同项目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尽管有时这种协商一致意见还不是很牢靠的。

我们夏季会议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顺利的开端，这主要是由于各国代表团为了

共同致力于公认的目标所表现出的谅解精神。使我特别感到鼓舞的是，虽然许多杰出的代表提出了他们对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评价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该届会议失败了。相反，几乎所有的代表团都认为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程度确实值得注意。

首先，国际社会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上表明了它要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结束军备竞赛的意愿。世界各国领导人所作的大量发言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加，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大家还一致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为客观评价国际局势提供了一个机会。它注意到了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方面出现的新趋向，以及技术方面的发展变化及其对全球安全产生的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代表团在它们的分析中都强调指出，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重申了每个国家都有为多边裁军努力做出全面有效贡献的权利与责任。

这个月我们还看到世界各地的化学工业专家汇聚一堂，讨论、更好地了解 and 推动我们在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都了解缔结一项全面和可以进行有效核查的公约所涉及的复杂问题。这些复杂问题不仅存在于谈判阶段，而且在执行阶段也会出现。因此，工业方面的合作对于切实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我们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和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里也重新开始了工作。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业已重新设立，由墨西哥干练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担任主席，将于今天下午开始工作。为了达成关于议程项目 1 至 3 的组织安排，仍需作出进一步的紧张努力。此外，我已就其他悬而未决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这些磋商，特别是有关增加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问题的磋商，还需要继续进行。

我们继续讨论了关于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使会议有效发挥职能的问题。七人小组的两份报告是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推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感谢所有代表团在我担任主席期间给予我的协助。我尤为感谢几位协调员，他们是缅甸的丁吞大使及其副手妙丹先生，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中国的范大使。他们帮助解决了上面提到的

一些问题。我还要感谢我的前任，匈牙利的梅茨特大使。我祝愿我的继任者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一切顺利。我可以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我利用这个机会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向不久即将离开我们的匈牙利的梅茨特大使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与会者，向负责裁军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和秘书处的其他成员，以及会议服务处，口译员，笔译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现在请允许我谈点我个人的事来结束这个发言。鉴于这是我作为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印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最后一次出席裁军谈判会议，我要十分衷心地感谢裁军谈判会议我的所有同事们的友谊与合作。在我们工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我和你们大家都愉快地合作共事，我将怀着极为满意的心情离开这里，因为在我有幸在此代表我国的这两年里，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和有益的进展。我认为这项工作仍未完成，但是这项工作太重要了，不能听其自然，也不能有任何灰心失望的情绪。实际上，我们的议程对人类的美好前景、对战争与和平、对人类的幸福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始终认识到需要进行周全的准备工作，需要有一个目标明确、务实和向前看的方针。

我还要向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各代表团和观察员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的年轻成员表示良好的祝愿，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确信倘若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这些担任代表团团长的人是不能够起到我们所起的那种作用的。我也要向非政府组织的各位代表、新闻界人士以及所有其他或许我们看不见但却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审议工作的人表示感谢。我们可以指望他们继续关心我们的工作，以便使更多的公众了解我们的工作，因为我确信，公众仍然十分关心我们的议事活动。

杰出的代表们，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30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0
2 August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七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会议于1988年8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0次会议开幕。

首先，我想宣读一份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哈托阁下致本会议的电文。

“印度尼西亚很荣幸在八月份第二次担任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主席。这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将在8月17日庆祝独立43周年。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痛苦中诞生的，这次大战除了造成难以估计的物质损失外，还造成无数的人命丧亡。意识到这些悲剧后果，1945年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要求其人民积极参与防止另一个这种规模的悲剧再次发生，积极参与建立基于独立、永久和平、社会正义并为人类谋幸福的国际秩序。

“为了履行这一宪法义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协商会议授权我掌管外交政策。我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印度尼西亚在协助解决诸如军备竞赛等危害国际和平与秩序、违反正义与人性的国际问题中的作用。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已达到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阶段。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非常关心，因为它可能引起一场严重危害人类及人类文明生存的可怕的战争。

“美国和苏联签订中导条约可以说是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进一步努力的第一个步骤。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第一步之后会有导致全面消除核武器的进一步协定。

“历史证明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会使人类生活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无可否认科技发展也具有可能危害人类与人类文明生存的另一面，因为它不但可被用于发展与和平目的，也可被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用于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果让这一情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军备竞赛的强化，使国际安全进一步恶化。此外，军备竞赛继续占用世界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事实上全世界各国更急需这些资金和资源供经济和社会发展之用。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一起立即作出共同努力以实现有效国际监

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因此，我呼吁裁军谈判会议这个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履行国际社会委托给它的在所有谈判领域取得具体成果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我愿对您们所做的工作向所有代表团表示致意，愿上帝引导您们迅速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以上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发来的电文。

我想以本会议八月份主席的身份向印度的泰贾大使在七月份有效地领导了我们的审议工作表示感谢。他的外交技巧使1988年第二期会议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解决了一些往往不易解决的程序问题。泰贾大使在他的结束发言中回顾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未决的组织性问题。他说得如此清楚以致无需我再一一列举它们。虽然所牵涉的困难不少，但我将尽一切努力处理它们，当然我会同各位协调员和您们每一位密切联系。象过去一样，我确信我在尽我的能力履行主席职务时能够指望您们同我合作。我深信我也能够充分依赖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科马蒂纳大使、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及其工作人员的协助。按照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将开始审议议程项目5，题目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希望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任何问题，都可以这样做。

登记今天在本会议发言的有新西兰代表，根据本会议第436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现在我请福琼大使发言。

福琼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很高兴我是第一个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您代表的国家同新西兰历来在双边关系的许多领域中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完全相信您有能力有效地领导我们本月份的工作。

新西兰希望就对裁军谈判会议本期会议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表明它的看法。这对多边裁军进程来说已经是很长的一年，加上日内瓦今年夏天很炎热，本会议内有精疲力竭的感觉是很自然的。我们希望这种感觉是短暂的。决不能让它影响裁谈会工作的步伐和方向。因为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是表现我们在特别会议上以及其后宣布的对全球和平和裁军进展的共同深切承诺的时候。

特别会议已经来了又去了，但裁军世界几乎丝毫未受影响。最近双边裁军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受到了注意，并且得到热烈赞同。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希望它会在目前的建设性道路上继续前进。但在多边领域，什么事都没有变化。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工作仍在有效地继续进行。但在关键的核问题上，因国际上存在两种分歧意见而无所进展。第一，在促进较低核武器水平上的全球稳定方面，因两个主要大国对什么是未来战略稳定的基础意见分歧而毫无进展。第二，在横向不扩散方面，由于大家对《不扩散条约》的利弊和作用看法不同而无法取得进展。在裁军机构方面，毫无进展。有人认为，虽然多边裁军在过去十年中无甚进展，但裁军机器的设计和结构都很好，运转也很顺利。新西兰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对于担心核武器继续对其自身生存构成威胁的国际大众来说应是意想不到的事。

我必须承认新西兰不属于认为特别会议取得任何成功的一派。如果特别会议留下任何教训的话，那是在这安危与共的世界里，我们不能对别人所说的话听而不闻。特别会议已经开过了，但裁军谈判会议仍在那里供大家利用。如果要充分实现全球安全，那么必须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采取关键的多边步骤。各成员国和其他感兴趣的¹国家仍然可以有效、建设性地利用它。这一直是一个挑战，不会消失。

新西兰想要充分、建设性地参与该进程，不过，各位成员都知道，在裁谈会现有的规则下我们一直不能如愿以偿。在特别会议上，新西兰同丹麦和爱尔兰一起提出了一些关于裁谈会如何促进观察员国家进一步参与的建议。我们提出的构想得到了七人小组于四月份提交裁谈会的报告的启发。我们赞同最近有人建议的裁谈会讨论七人小组的报告并且设法至少就其中一些建议达成协议。我们希望观察员参与是这些建议中的一个。我国代表团肯定很乐于在非正式讨论中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主席先生，多年来大家已就所谓的裁军谈判会议自主性发表了很多意见，在上个月的特别会议上更是如此。新西兰想很清楚地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确，本会议过去的几个化身都是以作为独立于联合国系统之外的机构设计和建立的。也从未对这一传统作出正式改变。但是裁谈会不能被看作是自主的机构。这样做将意味着本会议连同其40个成员国的利益完全与整个国际社会无关。不管裁军谈判会议的历史为何，今天它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进行谈判的。没有人能否认今天国际安

全体系的崩溃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裁军谈判会议不能被看作是独立自主的机构，而是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负责的机构。

现在我想谈一下裁谈会议程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最后一次设立委员会处理禁止核试验项目已是四年前的的事了。这表明本会议承认失败。那些赞成早日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国家希望立即进行谈判。那些认为全面禁试是长期目标的国家希望委员会进行一些实质性工作，但不是谈判。找不到共同点，因此工作也无法开始。

让我们吸取特别会议的一个教训，设法找到共同点。让委员会的讨论从其工作计划的第一个项目，即禁止试验在裁军进程中的作用，包括禁试在裁军进程内的时间安排开始。这将使那些认为有良好理由推迟全面禁试的国家能够向本会议解释为什么应该推迟的理由。也将使那些认为应该立即完成全面禁试的国家，包括新西兰。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应该停止试验的理由。这只能用于重新对问题发表意见，希望能够因此取得进一步的谅解。这样也勉强可以说是进展。

化学武器委员会继续进行拟订全球性全面禁止一切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新西兰承认在成功地拟订一项公约的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技术性难题。不过，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该公约。成功的中导条约谈判已证明，复杂的技术性难题可以很快地加以解决。该项成就可以用来督促我们的谈判。适当地考虑到多边谈判的复杂性，同样的办法也可适用于化学武器领域。同时，为了加速公约的拟订工作，提高明朗度的措施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最近采取的这种措施是上周美国政府主动作出有关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我们特别对此表示欢迎。

外层空间委员会处理的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新西兰认为，委员会有很大余地加快其工作。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最有效方法是确保武器永远不得在外层空间部署。在外层空间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四十年来世界维持了所谓的全球稳定。应该在同样的限制下进一步加强全球稳定。《联合国宪章》本身将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就象它不足以抑制地球上的核军备竞赛一样。《宪章》得到了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等核军备控制协定的补充，也得到外层空间条约的补充。《宪章》并没有因这些条约而受到损害或变得多余，而是因它们而得到补充和加强。核武器在地球上部署是根据《宪章》的自卫条款。同样的逻辑可能允许

核武器在外层空间部署。不过国际社会已在外层空间条约中禁止这样做。因此，很明显以自卫名义部署核武器的权利并不是不可剥夺的，而是可能并且已经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共同利益而丧失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所有武器。定义和核查技术性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消极安全保证委员会在最近几届会议收到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并且似乎正在形成新的使命感。新西兰很密切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按照全球稳定的要求提供和加强消极安全保证应是建立另一种较稳当的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主要目标之一。新西兰认为，仅在没有约束力的联大决议中列出现有的单方面保证并不能加强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我们希望看到新的保证变成一个议定的方案，最好是一份正式的国际文书。我们认为，五个消极安全保证方案之间的不同点事实上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多。新西兰希望，去年双边关系在军备控制方面产生的新气氛能对消极安全保证这个关键问题产生一些影响。这些谈判尚待有所突破。

我国政府认为，这些是目前裁谈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核试验、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目前，只有其中一个问题看得出进展。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如果双边谈判中表现的建议性态度能够带到多边谈判中来，那么在达成共同目标方面将可很快取得进展。同样的精神如果从双边转移到多边，也可以使核禁试委员会取得进展。当然，这种精神转移是第三届特别会议的愿望。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不过本会议并不是没有想象力和能力去实现它。

主席：

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有其他成员想在这个时候发言吗？

今天没有别的事了，我现在打算暂停这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30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1
4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印度尼西亚）

GE.88-63853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5，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的第三十条，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奥地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拿大、委内瑞拉和保加利亚的代表。按照本会议第436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策斯卡大使发言。

策斯卡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我能在你主持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作首次发言，实感荣幸。我愿同其他各位一道祝贺你担任1988年8月份的主席职责，并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取得成功。

为感谢你给了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我愿意集中谈谈同可能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列入裁军谈判会议和裁军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已有将近20年了；在日内瓦谈判化学武器问题的历史已经很长，其间出现过不少波折。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有时在很长时期内谁也不相信真能达成协议。然而，那些继续耐心地谋求解决办法、没在这项艰巨的任务面前灰心丧气的人是正确的。今天，人们普遍相信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尽管需要修改1987年年底之前所作的乐观估计，即认为在1988年达成一项协议不是不可能的。

在促使我们抱有在不远的将来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希望的若干因素中，我想指出以下几点。自从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开始以来，大家都很清楚在对这样一项协议实行充分的核查方面存在的巨大困难。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在技术性很强的级别上进行透彻的研究和谈判并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这些国家的民用化学工业实行密切合作来进行着眼于达成协议的工作这样一个阶段了。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新的现象。希望它能标志着最后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1972年曾在日内瓦这里缔结过一项重要性不相上下的多边公约，即“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在那项公约中，有效的监测也曾带来过巨大的技术难题。生物战的前景也同使用化学物质一样可怕，因为它能以很低的代价大规模使人员致死或致残。象毒素这样的生物

物质已经有效地受到禁止，这一事实使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为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而努力的人受到了鼓舞。

尽管我没有必要向在座各位讲述要达成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协议还需要克服的巨大的政治和技术上的困难，不过我还是想提出几点。在政治上，必须找到解决一些根本问题的办法。是否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都会承认这一事实？是否所有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都会放弃这种能力？是否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准备在充分的国际核查之下销毁它们的这种武器并宣布今后不再生产或获得这种武器？换句话说，为使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取得成功并行之有效必须有它们参加的那些国家是否全都准备加入这样一项条约？在这方面，我们对弗里德斯多夫大使 1988 年 7 月 28 日在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美国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情况的发言中提供的全面材料表示欢迎。

技术上的困难当然同充分的核查有关。计划中的包括质疑性视察在内的核查可望能证明是足以确保公约得到遵守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特别需要考虑民用工业的生产和二元武器现象。虽然我们在寻求尽可能严格的监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100%的核查是不可行的。因此，根据质疑性视察应当被设想成能使潜在的违约者冒极大的风险，从而使他们不敢这样干。

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特别是必须作出有关核查制度的财务安排。鉴于这一任务涉及的范围，为核查工作提供经费的问题不能忽视，必须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

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所有国家的化学工业都愿意给予充分的合作。在这方面，我国十分重视我们上周所看到的那次化学专家会议。一位奥地利专家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工作。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在开始时，说服奥地利化学工业给予合作并不是容易的事。化工界所担心的主要是同生产技术和客户情况方面的机密情报有关的，这些担心也理应予以考虑。由于有了一套处理情报和加以解释的办法，化工界的代表们已经准备为未来的公约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了。

我要借此机会再补充一点：奥地利已决定确立对八种毒性很大的化学物质——其中有五种属于“关键前体”范畴——的转让和出口控制，并且正在研究确立这种控制在法律方面的要求，以便使必要的条例能尽快生效。不仅如此，我还想

证实奥地利副总理兼联邦外交部长莫克先生1988年4月14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过的表示，即根据CD/CW/WP.193号文件中提出的“基准模式”，奥地利已经在对有关公约第六条的附件的表二和表三中列数的生产设施和化学物质的资料进行全国范围的全面研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大规模使用毒气，使成千上万的军人丧生或失去战斗能力。在欧洲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之后，将近60年来不曾这样大规模使用过化学武器。这一经历造成的恐怖导致了缔结1925年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日内瓦议定书。尽管这个议定书并不完备——因为它没有禁止生产或储存这种物质、也没有规定任何核查程序——但它却得到了遵守，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残酷的时刻也是如此。

然而，近来却在海湾战争中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世人惊恐地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世界舆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到了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致人死命的化学物质不仅仅是一种恶梦，而且成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海湾战争中一再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而且我认为有某种这样的危险：人类会变得习惯于把化学武器看作普通武器、把化学战当成寻常的事情。因此，必须唤起国际社会的警觉，以避免出现一种最终可能容忍经常发生这种违反国际法现象的总的思想状态。如果我们能通过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来把这种武器从所有国家的武库中清除出去，我们就不仅能消除在军事冲突中使用这种武器的威胁，这还将意味着这类武器也不能在军事对抗之外被用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在许多年中，化学战主要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实际使用的作战手段。而近几年来它又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受害者中不仅有军人，而且有平民——有老人、妇女、儿童和无辜者。厄运不知会降落在谁的头上，倒霉的往往是不明真相的人。日常生活被打乱，造成确实是非人道的后果。在这方面，读了安理会发表的两个报告（1988年7月10日的S/20060号文件和1988年7月25日的S/20063号文件）之后，我们不能不对已得到证实的关于不久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消息感到震惊。我们在奥地利治疗过这种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一直设法寻找新的医疗手段来为这些受害者进行诊治，使他们恢复生活能力，并且努力研究新的具有保护作用的急救材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永

久中立国能制止化学武器带来的苦难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但是光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奥地利下定决心在国际社会进行的反对化学武器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委托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所采取的努力中给予充分的合作。奥地利不拥有也不生产化学武器，也没有生产这种武器的设施。奥地利政府打算采取必要的步骤，成为最先在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一项公约能很快拟好，尽管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目前，我们面前有许多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曾看到过的有利的政治因素。总的东西方关系，特别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达成互利的谅解的意愿。许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关系中严重的紧张因素的区域性冲突看来正在走向解决。阿富汗和海湾的局势、围绕柬埔寨和安哥拉问题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今后国际紧张局势会得到缓和的希望。这些有利条件应当使禁止可怕的化学战所必需的政治意愿的产生成为可能。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

主席：我感谢奥地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话语。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开始担任会议主席表示满意，祝愿你在这一职务中取得成功。看到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塔米齐大使在你的身边，这也使我们感到高兴。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特别是在这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人们时常提出裁军谈判领域内作出的多边和双边努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已形成了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双边过程和多边过程应当齐头并进，相互补充，相互加强。在我们看来，确保相互加强的手段之一是向多边谈判的参加者提供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

向多边谈判的参加者通报双边会谈进展情况已经是牢固确立的惯例了。在此，我可以提及美苏代表团同时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华盛顿首脑会议的文件的做法。这些文件包括中导条约、苏美关于建立减少核风险中心的协定及其两个议定书、莫斯科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苏美之间关于通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苏联和美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响应了联合国大会的下述呼吁，即联

联合国大会1987年11月30日的第42/38 A号决议要求苏美两国政府“及时向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通报双边谈判的情况”。

我们还仔细地研究了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春季会议期间就系统地向裁军谈判会议通报苏美双边谈判的进展情况的必要性以及就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的各项建议。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提供这种谈判的情况可以推动在讨论本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例如，从中导条约的核查条款中，本会议可以取得对于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有价值的经验。此外，我们根据本会议议程项目2和5所争取实现的目标同有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议题是相关的。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多边讨论也能促进双边谈判。苏联遵循裁军努力国际化和向国际社会通报我们就复杂的限制和裁减军备问题同美国举行的双边会谈的进展情况这一原则立场是苏联正在朝这个方向迈出新的一步。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参加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A·奥布霍夫大使。他将向会议介绍这一谈判的进展情况。主席先生，蒙你允许，我现在要把发言的机会让给A·奥布霍夫大使。

奥布霍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感谢给我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向与会者通报苏联对于在日内瓦举行的苏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的目前状况。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谈判的历史。如诸位所知，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会谈是根据苏美外长间达成的协议于1985年春季开始的。双方各派一个代表团参加的这一谈判从一开始就成立了三个小组，即空间武器小组、进攻性战略武器小组和中程核系统小组。迄今已经举行了九轮谈判。今年7月12日又开始了第十轮谈判。以上是一些统计材料。

两个代表团过去三年半中所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什么具体成果呢？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苏美关于销毁两国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在去年12月的苏美华盛顿首脑会议期间签署的这项协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规定要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武器并为实行军备控制规定了新的标准。总共将销毁近2500枚导弹。双方已保证今后不生产射程在500至50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也不进行这种导弹的试射。这就为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

界创立了一个实际的开端。中导条约已经生效——关于交换这项条约的批准书的议定书已在今年五、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上签字。自那时以来，已经开展了一些同条约规定的检查工作有关的活动。受到严格监视的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进程业已开始。在当今人类面临着确保自己的生存、防止核灾难这一极大难题的情况下，中导条约是政治方面的新思维的具体表现。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米·谢·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1月15日提出的核裁军纲领对于确定苏联对总的核武器和空间武器谈判、特别是对中程和中短程导弹问题的立场是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的。建立在当前国际局势的现实和由此而产生的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纲领阐明了到2000年实现无核世界的斗争的一些概念的、同时也有具体的问题。这样就为苏联外交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积极努力的明确的指导原则。

苏美两国1985年10月在日内瓦、1986年11月在雷克雅米克举行的两次首脑会议在推动双方朝着缔结中导条约的方向前进这方面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此，双方在日内瓦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如下谅解对于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和美国将继续本着永远不应当打核战争、而且谁也打不赢一场核战争的这样一种信念行事。当时，双方都曾宣称，他们下定决心防止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任何战争，不管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谋求压倒另一方的军事优势。在米·谢·戈尔巴乔夫和罗·里根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时，双方又重申了在日内瓦发表的上述宣言。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中导条约在它所涉及的具体领域内体现了这一宣言。在谈判中出现看来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寻求最恰当的解决办法的创造性的努力仍然继续下去。在这方面，米·谢·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几项倡议是在寻求符合苏美两国、它们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利益的解决办法方面达成明智的平衡、表现灵活态度以及能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的很突出的例子。此外，还必须强调苏美外长级会晤在拟订中导条约中所发挥的作用。从1987年4月到11月，即在拟订条约工作最繁忙最重要的阶段，总共举行了五次这样的会晤。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解决了许多妨碍达成协议的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结果——在舆论和许多国家的积极支持下——起草了一份体现了双方利益的平衡、

能可靠地加强世界安全的文件。

忠于核裁军理想的苏联把中导条约看作这条困难、但却完全可行的道路上的切合实际的第一步。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更有理由对一些北约人士目前在谈论采取措施“弥补”在西欧被消除的美国导弹这一点感到不安了。这显然是违背削减核武器、减少核危险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的。

中导条约不应当始终是销毁核武器斗争中的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导条约的缔结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取得了宝贵的实际经验，使它能够不失势头地继续前进。在裁军过程中，延宕是不能接受的。苏联方面希望看到裁军的所有方面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也不同其他问题相联系的情况下取得进展。

中导条约无论就其目标——彻底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武器——而言，还是就其核查条款之新颖和涉及范围而言，都是具有创新特点的。这一套核查双方遵守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措施在范围和深度方面确实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认为，既然这里所涉及的是销毁苏联和美国的整整一级核导弹，核查问题自然也是特别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条约得到严格遵守就不仅是一个建立信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符合正当的安全利益的问题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主张在中导条约范围内、在利用实行核查的国家技术手段并进行现场视察的基础上，就一项有效而严格的核查制度达成协议。

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根据中导条约建立的核查制度的基本要点。双方根据一项谅解备忘录提供基准数据能给核查工作带来便利。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中导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双方应提供的数据包括一些指示数字和要销毁的武器的质量特征。内容之具体、资料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为确保实行严格的核查，实现已商定的目标，双方同意把资料拿到谈判桌上，其中包括武器的照片及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包括生产设施）的现场示意图，这些资料以前都是放在机要保险柜里，可以说是层层加锁的。这是在中导条约开创的核裁军斗争新阶段中实行开放原则的明显表现。

这项条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不仅规定要彻底销毁所有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而且规定要停止生产这些导弹。与此同时还规定要对履行义务的情况实行应有的核查。特别是，双方商定要在苏联的沃特金斯克和美国犹他州

的马格纳的工厂门口设置不间断监督生产的哨卡。这就能确保苏联停止生产“SS-20”导弹，美国不再生产“潘兴II型”导弹。定期视察将有助于对不生产有关射程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发射器进行核查。现场视察不仅适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土，而且适用于部署了要销毁的导弹的那些国家的领土：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属规定限额之内的视察可以在整个导弹销毁期内和其后的10年内进行。在条约生效后的头3年内，苏美两国每年有权进行20次这样的视察；在随后的5年内每年进行15次；再以后的5年内每年进行10次。

除了在制造厂门口进行不间断监视和在规定限额内进行视察以便对是否不生产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射器实行核查之外，条约还规定要进行如下视察：有关基准数据的视察，证实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除了导弹生产设施之外）已经拆毁的视察以及对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销毁过程的视察。此外还规定要对根据条约拆毁了的前导弹部署基地和导弹辅助设施（除了前导弹生产设施以外）进行视察。

双方还就它们在下述问题上的共同义务达成了协议：通知要进行视察的意图的程序；接受视察的一方和进行视察的一方对这类通知负有的义务；有关视察人员的抵达和安排以及前往视察现场的交通工具（包括测量设备的使用）的程序；进行视察的总规则以及视察人员和机组人员的特权和豁免权等等。在导弹部署国领土上进行视察工作要依照根据中导条约的有关条款同这些国家达成的协议进行。

1987年9月由两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的苏美有关减少核风险中心的协定具有特殊的价值。这些中心之间的传真联络线路是用来传送视察通知和与中导条约有关的其他信息的。双方已商定成立一个特别核查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同遵守条约有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制度，可以对双方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正确的遵守进行核查。中导条约中规定的核查制度已经在显示它的潜力了。因此，在争取条约被批准的过程中，双方以条约的条款作基础，设法给一些同核查措施的实施有关的问题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证明，只要双方都有诚意，都希望建立信任、消除忧虑，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最复杂的核查问题是有可能的。从缔结中导条约和为实施这项条约迈出的头几步中取得的经验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经验不应当只局限于这项条约本身。

它可以并必须用在——当然要考虑到每个问题的具体特点——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其他一些双边或多边协定的拟订上。

应当说，苏联和美国已决定把这一经验创造性地用于就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草案中的核查条款达成协议的过程中。结果，已经就这方面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根据中导条约创立的核查机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以及这一机制中所包含的一些具体途径和解决办法可以成功地用来解决在彻底销毁和停止生产化学武器方面出现的难题，并就这个问题拟出一项公约草案。

中导条约的缔结引人注目地表明，不论核查工作的一些方面可能是多么复杂，核查并不一定会成为销毁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武器的障碍。裁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也应当作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来对待它：一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应当成为促使其他领域获得丰收的推动力和营养剂。

中导条约缔结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有了某种调整。原先的三个小组现在剩下两个，一个是进攻性战略武器小组，另一个是空间武器小组。因此，目前这一谈判的工作重点是这两个主要目标——拟订一项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草案和一项有关几个同反弹道导弹条约相联系的问题的单独的协定。

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是世界上正在出现的积极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发生核战争的风险减少了。继已达成的重要协议之后，国际事务的重点已由对抗转向合作、相互谅解、有可能取得具体成果的谈判，主要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领域的这种谈判。苏美关系有了改善。国际事务方面，特别是在公众参与的意义，全欧洲的进程增强了势头。缔结了日内瓦协定，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工作业已开始。

苏联方面的愿望是，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以及这些谈判可能达成的协议能为国际局势的进一步正常化作出确实的贡献。鉴于世界局势依然复杂而充满矛盾，这一点就更加必要了。迄今为止，局势还没有根本好转。人类文明、生命本身遭到毁灭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就需要为削减军事开支、减少并最终消除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作出新的积极的努力。苏联和它的盟国都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愿望。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最近在华沙举行的会议的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委员会的会议在分析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形势以及今天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防止战争、停止军备竞赛以及决定性地走向裁军——之后，阐述了这方面应当完成的急务，其中包括在遵守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在双方商定的一段时期内不退出这一条约的前提下缔结一项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的条约。

具体地说，目前的谈判状况如何呢？正如诸位所知，早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首脑会议上就已经就所有各种核武器和空间武器问题作出了重要决定。当时就一些同谈判有关的概念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代表团都奉命为拟好未来条约的共同草案而大力工作。不仅如此，还确定了一个关于遵守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条款的方案。自那次华盛顿首脑会议以来，双方都为达成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作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定期举行——几乎每个月都举行——的苏美外长级会晤再次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目前谈判中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都拿到外长级会晤中讨论。结果，双方共同拟定了4项文件的草案：关于削减50%进攻性武器的条约草案本身以及谅解备忘录、视察议定书和有关改装或销毁问题的议定书的草案。

共同拟订的条约草案反映了早些时候就确定最高限额——战略导弹运载工具不超过1600件、弹头不超过6000枚——达成的谅解以及就分类限额——洲际弹道导弹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弹头总数不超过4900枚；154个重型导弹上的弹头不超过1540枚。这项条约草案还记录下了双方达成的如下协议：由于进行削减的结果，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总投掷重量将减至现有水平的大约50%，并不得超过这个水平。双方还达成了这样的谅解：在今后拟订条约的工作中，双方将根据以下认识行事，即就已部署的现有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而言，计数的原则要包括1987年12月10日的联合声明中所提到的弹头的数目以及可归入要谈判的每一种新类型弹道导弹的弹头的数目。同时还就下述规则达成了协议：专门为投掷核重力炸弹和短程导弹而装备的重型轰炸机应当作为一件运载工具计入1600件的限额、作为一枚弹头计入6000枚弹头的限额。当然，只有在用600公里这个级限把空对地导弹分成远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的情况下，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期间商定的上述计数规则才适用。600公里这个级限也是以前商定的。

关于视察的议定书、关于改装或销毁的议定书以及谅解备忘录这些作为条约组成

部分的文件的草案是以中导条约核查条款为基础的。它们对这些条款作了必要的延伸和提炼，使之适应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的更高要求。核查措施将包括这样一些起码的内容：交换和更新数据、基准视察、对销毁有关系统进行就地观察、对重要生产设施的周围和门口进行不间断的现场监视，以证实武器生产受到限制等等。

不幸的是，到举行莫斯科首脑会晤的时候，我们却未能就上述文件的草案取得完全一致意见。在这方面出现的困难，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是客观的。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极为复杂——这里所涉及的毕竟是大幅度削减各种型号的军备。必须为每一种军备找到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不仅从有效地限制这些军备的方法的角度，而且从可靠地核查双方所承担的义务的遵守情况的角度，都要找到双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

苏美莫斯科首脑会晤对日内瓦谈判代表团的工作给予了新的重要推动。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谈使得双方在诸如核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限制空中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和重型轰炸机这类重要问题上的共同点大大增多了。双方互换的文件中记录下了已增加的共同点。双方代表团将把这些谅解写进共同起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文本中。但是，当然，还需要更进一步设法彻底解决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

在莫斯科会晤结束时通过的联合声明重申了在1987年12月的华盛顿首脑会晤期间商定的那些有关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的语言，这对于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是十分重要的。苏美两国领导人指示他们的谈判代表共同拟订一份单独的协议，并继续进行有关议定书的草拟工作。作为莫斯科会晤的结果，双方表示了这样的共同信念：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为缔结一项能促进战略稳定并不仅加强苏美两国人民的安全而且能加强全人类的安全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奠定了基础。双方商定大力地、有目的地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双方还达成了这样一项原则协议：一俟余下的问题得到解决，对条约正文和附件意见一致，就立即予以签署。于是，莫斯科首脑会晤赋予双方的谈判小组一项共同的使命，即在已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设法早日拟好一项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苏联代表团正是本着这样的意图回到日内瓦举行目前这轮谈判的。根据本国领导人的指示，苏联代表团从这一轮谈判一开始就采取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为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在过去三周内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苏联起草的有关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投掷总重量的议定书。这项草案在本轮会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提出来讨论了。苏联方面的这项动议把美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些想法考虑了进去，使我们能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折衷基础上解决投掷重量问题。苏联方面还就未来的条约中关于为了达到条约中为有关系统规定的大大削减了的总限额而实行的有关改装或销毁的那部分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苏联提出的办法使得就未来条约中的这一部分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成为可能。苏联代表团在争取就一些同核查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限制空中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有关的问题取得新的一致意见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方针。我们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以便写入正在研讨的文件中。我们期待着美国方面对这一建议以及苏联提出的其他建议作出建设性的反应。

应当指出，目前这一轮谈判刚开始几周，就已经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我们应当抱有自我批评的态度——这种进展还是很小的。我们确信，这进展本来会大得多。要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要完成这一工作，需要双方都具有诚意，都准备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在谈判中采取具体的、建设性的步骤。

应当指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大体上取决于诸如遵守和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等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成为谈判中的首要问题了呢？让我们先来谈谈外层空间问题。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同达成一项确认苏美两国在今后9至10年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义务的协议这二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有机联系的。确实，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会带来使整个世界局势发生严重动荡的危险。米·谢·戈尔巴乔夫强调说：“一方面限制地球上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另一方面又构筑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桥梁，这是违反常理的。”这两种做法显然是互不相容的。

具体地说，苏联对于同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的问题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我们

希望1987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能以恰当的法律语言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项单独协议的条款中得到准确而充分的反映。换句话说，正在研讨中的这项协议应当包括这样的义务：遵守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一个共同商定的时期内不退出这项条约，在不迟于不退出期结束的三年之前就战略稳定问题举行深入的讨论。

达成一项在共同商定的时期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不退出这项条约的协议是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一项协议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削减。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关于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义务必须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这应当是一项绝对的义务。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大幅度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发挥稳定作用。这一主张完全符合华盛顿协议的实质。该协议还明确规定，必须按照反弹道导弹条约于1972年签订时的那种形式来遵守这项条约。因此，在华盛顿商定的措词重申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为双方规定的限制，不能看作是允许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作出所谓“广义”的解释。此外，如果现在规定双方有权在不退出条约期结束后立即部署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也是违反华盛顿协议的精神和文字的。这样做等于是试图预先确定今后关于战略稳定问题的谈判的结果。因此，我们主张达成一项在共同商定的一个时期内遵守和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协议，而不是达成一项共同转向部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所禁止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

在上一轮谈判过程中，双方共同拟好了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的草案。然而，草案中留下许多括号，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认真的工作去消除双方主张中的差异。苏联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议定书中写进核查、建立信任和可预料性措施也是旨在使双方得到反弹道导弹条约能受到严格遵守的可靠保证。为此，我们提议采取下述措施。第一，交换关于同反弹道导弹有关的工作的数据，举行专家会议，对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试验场进行相互参观。第二，交流信息，防止在遵守双方承担的义务方面出现无把握的情况。第三，通过各种措施来核查所承担的义务的遵守情况，包括对双方感到担心的设施进行视察。第四，当一方认为出现的情况危及它的最高利益时，举行磋商来对这些情况加以研究。磋商期间，双方将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处理好出现的情况。因此，苏联的这些建议

也同样是达成协议的良好基础。

参加会谈的苏联代表团决心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执行苏美两国领导人作为他们在莫斯科会晤的结果所下达的指示，即共同拟订一项能明确而充分地反映华盛顿会晤中就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制定的方案的单独的协定，并把这项条约的议定书最后确定下来。

限制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给未来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带来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于这种新的危险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必须以可靠的方式加以限制。这对于保证未来条约的有效性和长期性，对于保证这项条约不被规避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双方都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双方根据华盛顿联合声明所承担的对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规定限额并实行有效核查的义务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根据这项义务，提出了在这方面采取意义深远的措施的全面计划，并使其具体化。这些措施中包括一项为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规定明确的数字限制。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核查问题，因为正如我们的谈判伙伴们所指出的，最难解决的也就是这些问题。

苏联方面提出，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整个——不妨这样说——生命周期都应当受到严格的核查。核查应当从在这种导弹的生产设施周围和门口建立起不间断监视岗哨开始。这样，每生产一枚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都能立即被计算进去。还要在一些指定的装备站进行不间断的核查。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就在这些装备站装上核弹头，然后再被装到双方商定的那些类别的潜艇和水面舰只上。我们提议，对这种装备站的数目应当加以限制，并且应当禁止把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装到其他区域——包括公海内——的潜艇和水面舰只上。如果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之时，任何一方拥有已经装上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潜艇或水面舰只，这一方必须把每一枚这种导弹都展示出来进行计数。苏联方面还主张广泛使用核查方面的国家技术手段。美国方面已经收到一项进行联合试验的建议，其中包括用遥测核查装备来确定舰只上是否载有核武器。

如若在使用这种手段进行核查的过程中出现什么疑虑，可以直接在受核查的潜艇或水面舰只上进行视察。这样就可以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苏联方面对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核查问题的立场总的说来是非常注意视察的。例如，我们

提议，在任何一方认为有人在偷偷部署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地方，应当进行突然视察。这意味着，在必要时，任何一方的任何军舰都要在对等基础上接受视察。我认为，这样一种彻底的核查措施本身就已说明问题了。显而易见，条约中所有那些规定可以对所确定的限制措施进行核查的条款都适用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和其他类型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这些条款包括交换有关数据、发出通知、进行视察以核实双方将在条约生效时交换的基准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对销毁程序进行核查等等。苏联提出的限制可以安放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水面舰只和潜艇的种类的建议也能确保核查的可靠性。总起来说，所有这些核查形式和方法都能使双方得到这样的保证：所承担的义务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守。总之，限制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数目并实行应有的核查这个问题是可以也应当解决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关于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就是无效的。

谈判过程中，我们将竭力说服美国接受我们所提出的核查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的有效而意义深远的办法。我想再次强调苏联方面特别重视严格核查对已确定的限制的遵守情况这个问题。米·谢·戈尔巴乔夫最近在全苏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重申了这一原则立场。苏联代表团打算一如既往在谈判的实际工作中始终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确信，有效的核查措施应当对条约中涉及的所有进攻性战略武器都同样适用，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重型轰炸机以及空中发射的和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在这里，任何区别对待、任何有选择的态度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期待着美国方面提供建设性的合作，拟订出一种适宜于未来条约的目标和目的可靠的核查制度。

现在已经朝着达成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方向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苏美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时向两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苏联方面准备在空间武器和进攻性战略武器两个小组内都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工作。我们不愿意失去势头，而希望能在谈判中同美国代表们合作，迅速把上述几项文件的联合草案确定下来。未来的条约只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有国家，所有各国人民，都希望苏美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情况下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能很快变成现实。这是总的安全的需要，是防止战争威胁的需要。

主席：我要感谢参加有关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奥布霍夫大使刚才向我们说明的情况。我还要对他到会上来介绍他的政府对于一些对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看法表示我的谢意。此外，我还要感谢纳扎尔金大使所作的引见。现在请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加拿大代表马尔尚大使发言。

马尔尚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你就任本月主席正式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本人也刚到日内瓦不久，我很能理解你在抵达这里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担负这一重要责任的处境。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一定给予充分的合作，协助你的工作。我还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特贾大使和他的代表团在他担任7月份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此外，我还愿以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参加会议的其他新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塔米齐大使和即将离任的其他同事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继续取得成功。

上周，我就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以及加拿大认为这些结果对我们今后在外层空间方面的工作所具有的影响发表了一些看法。本周，我想对我们目前关于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特别是对我们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发表简短的评论。我的发言决不是面面俱到和断然绝对的，只不过是集中谈谈特别令加拿大关注的那些问题而已。

关于缔结拟议中的有关化学武器问题的公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人们——特别是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看法一致的程度是令人欣慰的。在1988年届会余下的时间里，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前进。尽管我们夏季会议刚开了四周左右，我们已经可以高兴地指出，代表们在研究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正在采取认真的、严肃的立场。正如我今年春季所说过的，我国政府主张速度要恰当，不要人为地规定限期。但是加拿大政府也承认，现在有一些紧迫的理由使我们在谈判中要尽量努力取得进展。不仅我们的目标的实现已经更明显地在望了，而且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一再发生，这使化学武器被看作有效的战争武器的危险增加了。因此，我国政府也有一种要抑制或消除化学武器的诱惑的紧迫感。我国政府确信，这种诱惑是我们能够也应当重新装进瓶子里去的一个妖怪——而且要快些把它装回去。

在阐述我对目前正在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中讨论的那些问题的看法时，我

应当再度强调这样一点：总的说来，我们对各代表团采取的认真的、非论战的态度感到高兴。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也许不那么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情况。我们对于在第八条、第九条以及最后几条中的实质性的、甚至是关键性的问题上出现的有可能取得进展的迹象表示欢迎。我们希望有关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讨论中也能出现这样的迹象，虽然我不得不指出，从我们的春季会议期间看来已出现的协商一致意见的角度来说，本周就第十条提出的一些建议似乎不是前进的，而是倒退的。

然而，我们更担心的是第六条的讨论。在有关这一条的讨论中，看来没能直截了当地交换意见。我指的特别是最近结束的对表〔1〕和表〔4〕的研究。自今年1月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什么取得真正进展的迹象。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项下讨论的问题是尚待解决的最关紧要的领域之一。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难题中有一些可能归因为我们缺乏能为人明确理解的定义，特别是什么叫化学武器这个概念。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如果工作小组B的讨论不能大大推进我们对这些定义的理解，也许我们应当考虑把第二条定为在今冬的闭会期间应作比较详细讨论的问题。

关于小组B对第五条的讨论，我本希望能对它在研究美苏两国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提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给予好评。然而，我国代表团也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在上周获悉马塞多先生为把这些建议中的一些内容写进第五条而做的努力遇到困难而感到关注。我们坚决支持马塞多先生关于尽早解决这些——希望是比较次要的——问题的呼吁，使我们能继续前进，拟出合适的第五条文本的修正案。

关于小组B目前议程中的其他问题，我想特别谈谈第四条以及销毁次序这个总的问题。在为分阶段销毁化学武器确定一项一致同意的制度方面，我国政府同意如下看法：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是确保这一过程不会使任何缔约国的国家安全都在这非常敏感的10年销毁期内受到任何减损。然而，我还应当再次申明，我国政府不能支持那种虽然用意在于解决对安全的这种正当关注，但却会产生在这个关键时期允许生产和扩散化学武器这样一种结果的提议。考虑到公约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永远彻底消除化学武器，看来，在条约生效之后再使公约批准生产化学武器，这从根本上说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谈谈第八条。 我们对于工作小组 C 在努马塔先生的能干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大进展感到高兴，我们期望这个小组在尚存在的实质性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执行委员会的构成、工作程序和决策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重大进展。 在此，我想指出，我国政府把它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视察方面——以及与此有些关系的国家权限（第七条）方面——并希望在明年会议的初期把我们的研究结果提交委员会审议。（在这方面，我还可以正式地指出这样一点：我们现在正在散发我们的化学武器文件概要的附件。）

同样，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小组 C 在质疑性视察（第九条）的问题上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赞同努马塔先生的如下看法：这方面的分歧可能主要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 我们认为努马塔先生主持的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的讨论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 我们承认，质疑性视察的一个首要目的是消除要求进行这种视察的国家的关切。 但是我们也赞同这样的论点：这类事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公约所同样关注的，因而也是所有缔约国所同样关注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想法反映了加拿大长期以来笃信和支持真正的多边方针的立场，反映了我们的如下坚定的观点：在这里谈判的公约若要对所有缔约国保持权威和合法性，它就必须是一项有效的多边条约。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有关公约最后几条的讨论。 我们非常赞赏苏伊卡大使在这些相对来说是海图上未标明的水域内在道道暗礁之间巧妙穿行的能力。我国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最近就公约的第十二条，即有关公约同 1925 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系的那一条交换意见时提出的各种论点。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和比利时代表提出的论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经过考虑，我国政府认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来说，第十二条事实上可能并无必要。 考虑到第一条中（特别是第 1 段和第 3 段）明确禁止的事项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五十九条的各项规定，第十二条可能是多余的，可以删掉。

更一般地说，我想就另一个法律问题——它同公约中好几个条款都有关系——谈谈看法，这就是“管辖与控制”这两个词的使用问题。 这两个经常使用、但却不是经常能被人理解的词有一个方面使加拿大感到特别困惑，这是同缔约国对于私营公司在外国的子公司在其领土之外根据它们自己的法律从事的活动所负责任问题。

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不接受那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对于按照另一国法律组成的企业实施治外法权的主张，即使这些企业是属于它的国民所有或为它的国民所控制的子公司。至于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我就不详细说明了。我国政府的坚定的看法是，这个子公司根据哪个国家的法律组成，这个国家对这个单独的法律实体在其领土内的活动就拥有专属管辖权。这项根本政策是我国政府对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持态度的基础。虽然我们非常理解那些主张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把管辖权扩大到领土之外的人的关注，但我必须郑重说明，我国政府至今还没有听到任何有说服力的论点能使它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政策而又能达到公约的目的。不仅如此，我们相信，没有有关治外法权的条款，也能达到这项公约的目的。我们认为公约中根本没有提及管辖权问题的必要。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谈到另外两个问题，我也想就此简要地谈谈看法。第一个问题同苏联提出的举行多边试验性做法以确定和检验化学工业设施的视察程序的建议有关。加拿大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对我国工业的初步调查表明，视最终将商定的级限，加拿大有可能不具有那种根据公约需要进行例行视察的商业设施。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仍认为苏联的建议值得我们给予原则支持和仔细研究。只要结构合适，组织得当，任何这种多边做法的结果将是对于我们就第八条开始进一步的工作、对于组织国际视察活动极为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是同保守商业机密有关的。在我们两周前同工业界代表磋商时，这个问题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使我国代表团以及在座的另外一些人特别关注的问题。显然，对我们谈判代表们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确保工业界提供对于有效地实施公约是必要的信息。但是我们也应当准备对工业界希望在商业上是很敏感的数据得到充分的保护这一正当的关注给予应有的考虑。弗里德斯多夫大使特别强调了工业界必须明确指出哪几类信息确属机密。我也认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要求。但是我还要说，对我们在这里开会的人来说，首先应当集中精力更仔细地研究保护这些机密信息的实际办法，也许需要象有些人提议的那样，通过引用其他国际组织的先例以及我们本国传统做法中的先例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一直在考虑对这个保守机密问题的处理办法，并希望能在今后的讨论中阐述我们的进一步的观点。

我认为，从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谈判正在以认真的方式解决人们关注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这是令人鼓舞的，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能保持这种势头、继续寻求解决我们的难题的实际办法，1988年的会议很可能证明是我们最有成果的会议之一。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话语。我还想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名义，感谢马尔尚大使对塔米齐大使所讲的友好话语。我现在请委内瑞拉代表泰尔阿达特大使发言。

泰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谢谢你，主席先生。在开始发言之前，我想说我们看到你主持我们8月份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愿向你提供充分的合作，并祝你在完成你的非常微妙的任务的过程中取得圆满成功。我还要强调我们对你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7月间的会议工作中所给予的非常聪明而富有智慧的指导。

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一些同事离开了他们作为他们本国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职位。我们将会很想念他们，并祝愿他们个人幸福并在执行今后的任务时获得成功。同时，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又有一些新代表来同我们一道工作，其中包括你本人，还有保加利亚大使科斯托夫、肯尼亚大使鲁奥罗和秘鲁大使德里维罗。我们愿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并愿意同他们合作。

同裁军会议今年夏季的会议期间发过言的其他代表一样，我想在我发言的第一部分对最近结束的裁军特别联大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在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始时，裁军会议内外曾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萦绕：什么叫做一次成功的特别会议？人们最常听到的、也是最不乐观的回答是：如果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能使1978年的最后文件得到巩固，并能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使其宗旨更加坚定，使国际社会的裁军努力重新充满活力，那么，这次会议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了。

人的努力是用成果来衡量的。政府和国家的努力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说，第三届特别会议是一次失败，因为会议没有产生具体成果。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直言不讳。摆出一些尽管重要、但却不能掩饰真相的方面来遮掩失败是毫无用处的。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的一个成果是有相当一批国家元首、外交部长和其他重要人物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这次

联大会议，也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评论。虽然我们承认这些事实的重要性，但这些事实本身还都不能算作什么成就。为第三届特别会议而进行的动员国际舆论的成功努力的结果是有了这么多非政府组织和人物参加，但是这种努力却未能产生所寻求的结果，即创造将导致会议成功并达到所寻求的结果的条件。还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使交换意见和观点成为可能，起到了讨论与裁军有关的重要问题的论坛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方程式的项位又颠倒了。这种交换想法和意见，这种讨论，我们也认为是极其有益的，但却未取得什么成就，它应当是实现所寻求的结果的手段。

然而，必须承认，在那次联大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发言使我们相信，今天，世人对军备竞赛的忧虑比以前更深刻更普遍了。看来，裁军事业的支持者一直在不断增加，就连在军事上很重要的发达国家内也是如此。

还有人说，第三届特别会议使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取得广泛的一致看法成为可能，说已经差不多要取得一致意见了。也有人说，在纽约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我们认为，协商一致意见的概念应当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要么是有协商一致意见，要么没有协商一致意见。不能说什么“半一致意见”。我们以前在别的场合也说过这样的话。这种说法在裁军领域特别有效。因为在这个领域内，一个决定或措施若不能得到协商一致同意，那是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的。

从第三届特别会议的废墟中，只可能找到两个必须不惜代价地加以维护的具体结果。第一，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这一文件作为我们仅有的指导国际裁军行动的基本工具的有效性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加强。第二，国际社会对于作为谈判裁军问题的唯一的多边论坛的裁军谈判会议的信心得到了加强。因此，我们这些成员国现在所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这个责任就是：为确保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不辜负国际社会的期望作出贡献。

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把第三届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某个方面。我们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还认为，我们不应当对这一不幸的局面痛惜悲叹，而应当从中汲取教训，使我们能以新的活力继续为实现裁军而努力。但是，这并不能阻止

我们努力向我们自己解释在纽约出现了什么情况，设法找出会议失败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第三届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对于裁军方面的多边努力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我们可称之为普遍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裁军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它自己成立的多边机构采取旨在制止或扭转军备竞赛的明确而有效的措施的办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态度的出发点是，在不贬低性质上较为有限的其他论坛的重要性、也不忽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情况下，承认联合国应当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态度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最后文件第5段内得到了正确的反映。这一段说：

“联合国会员国充分了解它们的人民所抱有的如下信念：全面彻底的裁军是极其重要的；和平、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承认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是带有普遍性的。”

另一种态度可以称为边际主义的态度，尽管它也承认裁军问题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许只有化学武器除外），它不同意那种认为联合国应当在制止军备竞赛的努力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想法。支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联合国或者它的附属机构的工作是一种有限的活动，应当局限于执行一种更带学术性质的任务，即审议一般性问题，搞清一些抽象的问题。至于具体行动，那不过是通过和实施一些我想是称为辅助性的措施而已。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解决裁军中的一些次要方面的问题，诸如旨在帮助建立信任、增加公开性或透明度、巩固安全、建立信息交流机构或公布有关军事开支的资料等措施。这种态度甚至否认联合国能在核查方面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形成对照的是，这种态度宣称，国际社会随时准备在需要为双边谈判或者更有限的论坛中达成的协议祝福或鼓掌时召之即来。我再说一遍，我们知道，至少在化学武器方面，旨在有效地禁止这类武器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第三届特别会议一开始，有关多边努力在裁军中的作用的上述两种概念的对立就变得很清楚了。当时确实有可能就最后文件草案的许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种一致意见是在无视持普遍主义态度的那些人的观点的情况下达成的。所以未能就整个最后文件草案达成协议，是因为向边际主义概念作的让步太多了。

再这样让步下去，就会意味着把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在裁军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局限在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上。

对裁军工作的这种态度上的差别具体地表现在多边行动和双边行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问题上。我们中的支持普遍主义态度的人知道，拥有核武器、军事和空间技术最先进的是超级大国，因此，它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与兴趣会引起一些微妙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注意。所以，我们不仅承认它们在同裁军有关的一切问题上都负有特别的责任，而且我们要求它们担负这样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各种级别、各种论坛——不论是双边的、地区多边性的或世界多边性的论坛——中作出的努力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谁说多边机构可以把任何具体的裁军措施强加给超级大国。但是要求在有关这些措施的谈判中，特别是在这些措施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效果的情况下，应当承认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我们应当从第三届特别会议中得出的教训可以归结为必须以尽可能明确的语言阐明讨论裁军问题的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要求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以确保我们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使受到有效监督的全面彻底的裁军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和责任，特别是通过这个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其余国家的代表在其中工作的多边论坛来做到这一点。

以上是我要向会议其他成员阐明的我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些看法。现在我想特别谈谈议程项目 5，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这也是本次全体会议正在审议的问题。

国际社会对于外层空间可能成为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看到的这场军备竞赛继续进行的场所这样一种前景感到关注。这种关注是严重而正当的。由于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使人类达到能够研制和生产太空武器的地步，上述关注在日益加深。这就是为什么占压倒多数的国家坚持要极少数有能力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家宣布放弃这样做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已经通过各种文件明确地表示了它不让地球上盛行的军事敌对状态进入太空的坚定决心以及要使空间环境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打算。迄今为止，在实际中是按照这一愿望行事的。

诚然，在空间进行的许多活动是具有军事意义的。我们知道，目前围着地球旋转的人造物体有将近四分之三是起军事作用的。但是，正如人们一再说过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用能产生加强稳定的效果，或者从民用角度看也有有益的作用。然而，这并不影响这样一种看法的正确性：迄今为止，实际上保持了太空作为一个通过其和平利用主要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人类省”的性质。毫无疑问，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国际法律秩序，它使太空迄今为止没有被用来部署武器。但是，这种法律秩序在太空科学的长足进步面前却证明是不敷需要的了。这一进步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军备竞赛可能在外层空间展开的那个时刻了。

我们谈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指的是现在还不曾发生、但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防止意味着预先阻止、采取措施预防和避免某种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出现。就我们所知，现在还没有人在太空部署武器，甚至可以说真正的太空武器还不存在。所以我们还有时间防止它，还有可能阻止它发生。我们必须避免有进行空间武器竞争的技术能力的大国陷入这种竞争不能自拔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在我们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全面彻底地禁止太空武器，研制、试验、生产、部署和贮存以及使用空间武器全都在禁止之列。

外层空间条约对空间武器规定了部分限制，禁止在空间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所需要的是把这项条约扩大到可能是为在空间使用——从空间发射或者发射到空间去——而设计的任何其他种类的武器。我们认为，只要对外层空间条约的第四条加以修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一条显然有一个空子，有一个漏洞需要堵上。要做到这一点，只需通过一项修正案，加上这样一条就行了：缔约国还将保证不在地球周围的轨道上安放或在它们的领土上或在它们管辖之下的任何地方部署任何种类的太空武器，或这种太空武器系统。修正案还应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不以任何形式研制、生产、试验、贮存或使用这类武器。

人们也许会争辩说，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天真了，根本行不通。关于这一点，指出如下事实是令人感兴趣的：就在今天，1988年8月4日，在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25周年的前夕，该条约的六个缔约国，包括我们委内瑞拉在内，同部分禁试条约的三个保存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要求召开一次会议，对部分禁试条约作出必要的修改，使之成为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说这个想法幼稚或天真。相反，它不断充实发展，以致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决议案得到了占压倒多数的通过，投反对票的只有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如果我们记住外层空间条约中规定的修改程序要比部分核禁试条约规定的修改程序简单得多，那么，旨在扩大外空条约范围的主动行动就不应当引起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

人们还可能会说，这样一项全面禁止条约需要有非常有效和可靠的核查办法。我们认为核查对于任何裁军措施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为一项禁止空间武器条约拟订适当的核查安排不致引起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认为，对一项禁止空间武器条约进行核查的最困难的问题将来自这种武器同部署在地球上的武器之间的关系。这种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同监督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现在正在谈判的战略武器协定的实施所遇到的问题相似的。两个超级大国在拟订中导条约的监督与核查措施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参加双边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奥布霍夫大使今天上午向我们提供了同双方为中导条约商定的核查安排有关的全面、详尽和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情况，还介绍了减少战略武器条约的核查带来的问题。在空间武器问题上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还可以从适用于远程和中远程核力量的技术和方法中受益。

至于在太空本身部署武器，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复杂程度要小一些。就我们所知，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在太空中任何东西都是藏不住的。任何空间物体都会被发现、识别出来，它的性能会被解释得几乎分毫不差。几年之前，人们说对太空中任何象桔子那么大的物体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这几年来空间技术的发展无疑已经使人们今天对比桔子更小的物体也能做到这一点了。

还应当牢记的一点是，有一些没有核查规定的条约也依然有效。外层空间条约中体现的那种部分禁止并没有真正的核查制度，但也实行20多年了，谁也没说这项条约的实施因此而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些在没有核查规定的情况下实施的全

面条约的例子：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1971年的关于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2年的禁止细菌和毒素武器的条约、1977年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1979年的关于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条约。这些协定全都没有要求建立健全或严密的核查制度。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要拟出可能被看作是百分之百可靠的核查安排那是做不到的。因此这个问题可以用如下方式提出：需要什么程度的核查？或者说多大程度的核查够用？在现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外层空间条约确实包含着核查机制的基本因素。条约第九条规定，某缔约国若有理由认为另一缔约国计划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进行的活动和试验会对和平探索和利用空间的活动造成潜在有害的干扰，它有权要求就该活动或试验进行磋商。第十条规定，一个缔约国可以要求给予观察另一缔约国发射的空间物体飞行情况的机会。第十一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它们的空间活动的性质、做法、方位和结果。该条还规定，秘书长应当有效地传播这种信息。第十二条规定，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所有空间站、设施、设备和空间飞行器都不得对其他缔约国保密。这些条款还应当由一项适当的文件加以补充，使之同一项完全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相适应。

要想把外层空间条约变成一项完全禁止空间武器的条约，当然需要我们对空间武器的含义有一个清楚而准确的认识。所以，对这项条约提出的修正案应当使条约中包含一个给空间武器下定义的条款。如我们所知，在裁军谈判会议讨论议程项目5的时候，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这些定义有一些共同因素，这使我们认为，确定一个能把各种可以想象的空间武器类型很好地概括在内的定义不应当是困难的事情。

诸位都知道，委内瑞拉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一直特别关心。我们参加这方面的讨论，提出建议以及我本人最近担任讨论这个问题的特设委员会的主席，这都证明了我们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我国代表团现在愿意再作一个贡献，提出一份载有外层空间条约修正案建议的工作文件。这个文件今天已经散发，文号是CD/851。根据我们在一些场合提出的建议拟订的这份文件是要为集中力量讨论一项解决太空武器造成的问题的全球性的和全面的办法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主张对这个问题采取边际主义的态度。有些国家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局限于研究一些次要措施，诸如拟订一个“空间物体交通规则”之类的东西。有人甚至说：“要是本会议继续抱着它可以一举达成一项防止外层空间武器竞赛的全面协议的希望工作，那它就会一事无成。”持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能够起步，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拟订建立信任措施，哪怕是很有局限的这类措施，肯定会构成一个有益的开端”。我们尊重这种意见，但是我们认为，就象在化学武器方面一样，只要具有政治意愿，达成一项全球性的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就永远是可能的。

我们的文件是同这一立场一致的。它自然是以我们对裁军努力所抱的普遍主义态度为基础也受着我们对下述前景的深刻忧虑驱使的：用不了多久，军备竞赛就会在外层空间展开；从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角度来说，这场军备竞赛的规模是难以估量的，从道义上说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即使力图把它说成是一种制止核危险的手段也罢。

我们相信，各国代表团会研究我们的建议并给以应有的注意。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将感兴趣地倾听和分析对这个建议发表的任何评论和见解。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语。现在我请保加利亚代表科斯托夫大使发言。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议大厅发言，我十分高兴地向你这位8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敬意。我国代表团为在你娴熟的指导下工作感到愉快，你是印度尼西亚的杰出的代表，而保加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在传统上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在夏季会议的第一个月对会议工作的称职的领导表示赞赏。我们将怀念他的经验和智慧，因为他已离开大会去担负别的重要的职务。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同尊贵的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大使、他的副手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继续合作。

我想借此机会向在我受命担任保加利亚参加这次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时表示过欢迎的所有同事表示感谢。我能和各位代表共事，感到不胜荣幸。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完全的合作。我祝愿将要离去的同事们——匈牙利的戴维·迈斯特尔大使、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缅甸的丁吞大使——一帆风顺。

参加苏美关于空间武器和核武器双边谈判的尊贵的苏联代表团团长阿列克赛·奥布霍夫大使今天的光临，使本会议感到荣幸。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他今天为我们所作的关于谈判情况的非常令人感兴趣和详细的介绍。我们希望奥布霍夫大使在双边会谈中取得新的成功，这一会谈对裁军的基本作用是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主席先生，在举行了第三届特别会议的一个月之后，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的工作受到了纽约会议上产生的希望和挫折的深刻影响。人们在这个会议厅里曾一再指出，虽然那次特别会议在审议一些重要建议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但是在它的工作结束时没能形成一个一致同意的最后文件。这次不成功的会议不仅使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人感到忧虑。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政治运动和和平组织都在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几天前，保加利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由外交部官员们对特别会议的结果作证的听证会。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看法是：国际社会不应该陷入对已错过的机会的旷日持久的辩论，而应该以新的坚决态度正视目前的情势，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致力于裁军。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保加利亚代表团赞成尊贵的瑞典大使泰乌林夫人在她7月

7日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表达的如下意见：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根据正在出现的一致语言作出初步的解释，并以这种语言作为在裁军方面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的出发点。特别会议上出现的积极的事态发展确实是令人鼓舞的。它们应该得到保持和加强。裁军谈判会议应起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也得到了重申。这次会议应该加倍努力，争取在诸如核裁军、禁止核试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和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保加利亚重视许多代表团在特别会议审议当务之急的裁军问题时所作的贡献。在诸如对和平和安全的非军事威胁、非挑衅性防卫、合理的充足以及非进攻性军事态势等新概念问题上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我想谈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海军的建立信任措施、成立联合国属下的国际监测与核查机构以及成立国际空间监测机构的问题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同六国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一体化多边核查体系并起草一份概述其职能的专家研究报告的新倡议在性质上是相似的。不结盟运动的一些国家提出的禁止将科学技术成就用于研制和生产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新的常规武器系统的建议也同样重要。印度拉·甘地总理提出的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实现全面、彻底的裁军。由于时间不够，还有一些建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建议，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建议也可能为裁军早日取得进展提供新的机会。

象人类的任何事业一样，这次特别会议使我们取得了一些对未来可能是极其重要的教训。我想在此简略地谈谈其中的几点。

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在准备阶段曾提到在特别会议上只审议少数几个列入裁军议程的具体问题的可能性。由于已经有了历史性的最后文件，各国在今后的类似会议上就可以只讨论少数几项具体建议了。如果这样的进程在一次特别会议的准备期间能足够早地开始，最终就可以把可能取得的协商一致语言写入文件。这些文件以这些建议为重点，而不是试图改写象最后文件那样的基本国际文件。

我们确实承认，裁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在最后文件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最后文件今天依然有效，尽管它的某些规定可能已变得有些过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拿这一文件同联合国宪章相比，当然这样做会有些欠妥。宪章也包

含一些在今天看来有些陈旧的条款，但这并没有使整个法律框架变得完全无用。相反，宪章仍然是能实现联合国基本目标的所有国际努力的公认的基础。

1978年的最后文件在裁军方面起着一种类似的作用。应当定期地、积极地对文件中提出的战略进行回顾，使之进一步完善。应当尊重裁军方面的各种问题之间现存的相互关系。但是不应该以就整个裁军战略达成协议作为取得进展的条件。否则，我们可能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除非就所有裁军问题——不管是重要问题还是次要问题，也不论是全球性问题还是区域性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否则连取得有限的进展也不可能。追求全面很可能成为在已具备解决条件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的障碍。

其次，我们可能需要给协商一致意见的确切作用下个定义，这个方法在处理安全问题时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协商一致意见做出的决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更大的权威性，更有可能得到实施。然而，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否决权。它还意味着各国负有一种本着合作精神研究各种建设性的建议、考虑他国合法的安全利益的义务。它还进一步意味着至少要走一半路去解决人们表示的关注，积极寻求能确保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取得进展的共同基础。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可能既适用于联合国特别会议，也适用于裁军谈判会议。

中导条约已开始了核裁军的真正进程。这个开端是令人鼓舞的，使人们对未来产生了很高的期望。这是一个突破，希望它使进一步采取步骤来扩大和加深一致的范围成为可能。“补偿”正在销毁的武器的任何企图都有否定条约本身的价值危险。如果一个领域的裁军措施被当作在另一领域开始军备竞赛的借口，那么就无法实现什么安全和稳定了。国际社会还期待苏美早日就削减50%战略武库问题达成协议。这两个核武器大国都作了实现那个目标的重要的政治承诺。今天，苏联的奥布霍夫大使重申了他的国家实现已宣布的目标的决心。无疑，这样的结果将成为核裁军的又一突破，能加强战略稳定和进一步改善国际气氛。

只有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双边谈判显然是不够的。核武器的存在威胁到各国的生存。因此需要在双边谈判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作出多边的努力来减少核危险。所以需要采取多边的方法，还因为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只两个。双边努力和多边努力不是相互排斥的，而应看作是相互补充的。

各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有助于这种多边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可以通过一个适当的辅助机构来进行。就项目2举行的几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便是一个开端，此后应该建立一个有谈判权的特设委员会。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过程是绝对必需的。保加利亚代表团已几次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建立一个由五个核国家组成的有谈判权的小组委员会，以促进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对项目2的多边审议。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从拟订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过程的具体先决条件着手。这可能是核裁军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

最近几年，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未能超越举行全体会议审议禁止核试验条款的范围。许多国家在特别会议上对这种状况表示了真正的忧虑。继续试验新设计的核武器意味着，核武器国家正在把核威胁投向人类的未来。我们认为，目前没有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核武器国家继续依靠“反击力量”型的核威慑。各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普遍承认这种军事概念对国际关系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各国总是把裁军同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许多派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国家比较重视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有助于辨清促使其他国家对安全严重担忧和妨碍取得进展的因素。

国际社会今年将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个条约的重要性随着核裁军实际进程的开始而进一步增加了。明天，我们将庆祝另一个重要的多边文件签署25周年——这就是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强调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整个裁军进程中的作用的又一机会。莫斯科条约包含了一项义务——这一义务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得到重申——即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要谋求实现“永远不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爆”，并“为实现这个目标继续会谈”。禁止核试验问题，应当作为最重要优先项目留在裁军会议的议程上。

保加利亚欢迎苏美在同核试验有关的问题上进行的全面的和逐步的谈判中取得的初步进展。我们非常希望这些双边会谈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导致最终目标——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实现。裁军谈判会议是为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最适当的讲坛。裁军谈判会议落在双边努力的后面，即使仅在核查方面落在后面，是不能容忍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也包括其他核

武器国家和一些无核武器国家。它们应该参与谈判进程，如果我们想缔结一项普遍适用的条约的话。这种谈判应该包括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一切相互关联的方面。最近，尊贵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再次提出一项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为开始就禁止核试验开展实际工作提供了一个较为灵活的基础，接受这个建议并不会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实行分步骤进行的方针，可以从审议同核查和遵守未来的条约有关问题入手。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会议还能从苏联代表团的下述建议中得到益处：建立一个科学专家小组来就任何可能的禁止核试验协议的核查制度的构成和作用提出建议。

保加利亚非常重视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的消极安全保证。执行中导条约将大大改善许多国家的安全状况。然而，各种核武器仍然部署在全世界，从而威胁着无核武器国家的生存。在实现核裁军以前，这些不可能成为核威胁之源的国家的国家的安全应该同样地、无条件地以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形式得到保障，防止对它们使用核武器或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进行的谈判现已进行10年了。正象保加利亚外长彼得·姆拉德诺夫去年4月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指出的：

“我们相信，现在是采取能使谈判摆脱僵局的更大胆的方针的时候了。联合国大会已经敦促我们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建议。朝这个方向取得积极进展将对加强不扩散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也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不论在双边谈判中还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中都一致同意的目标。讨论项目5的特设委员会为所有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为实现这个共同目标作出贡献的机会。

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这个特设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现有的建议和未来的倡议上，以便就采取适当措施禁止将任何种类的武器引入外层空间达成协议。我们尊贵的同事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今天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这个问题可能采取的方针的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将仔细地研究这个报告。提交到特设委员会的还有各种其他的建议。我们认为，从达成一项禁止反卫星武器的条约入手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有关外层空间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能排除研制属于常规型的这类武器的可能性。目前实际上暂停反卫星系统试验——苏美两国都在这样做——的状态有利于开始进行禁止这种试验的具体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

的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叫做“关于禁止反卫星武器和确保空间物体不受危害的办法条约的主要条款”(CD/777)的工作文件可以作为这项工作的有益的基础。苏联关于建立一个对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武器实行核查的国际体系的建议的许多内容可以成功地用于禁止反卫星武器的目的。

在讨论禁止反卫星武器条约时,有一些复杂的定义问题和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这类问题应该由一个政府专家小组来考虑研究,由它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专门知识和指导,以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保加利亚代表团已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目的在于使特设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我们非常感兴趣地获悉了尊贵的阿根廷代表坎波拉大使所提出的如下建议: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应该发表郑重的单方面声明,说明它们中没有哪个国家在外层空间永久性地部署了武器。实施这个建议可能成为建立信任的一项重要措施,使得与军事问题有关的外层空间活动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于带有建立信任的性质,这样一些单方面步骤不需要核查,它们或许是为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而采取更具体的部分措施的一个良好开端。

禁止化学武器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我想在以后的某些场合谈得更详细一些。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就一些项目进行的实质性工作已有好几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了。似乎裁军谈判会议正在慢慢地放弃它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责任。我们感到这种倾向应该制止。保加利亚代表团认为,现在是裁军谈判会议就它的议程上的所有优先项目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决心为此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语。这是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发言。我想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想发言。

瑞士代表要求发言。根据裁军谈判会议436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我同意他发言。

奥克斯纳先生(瑞士):谢谢你,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祝你在会议主席工作中取得成功。我想恳请你抽出一点时间对一个颇带行政性质的但对我们国家不是没有某种重要性的问题给予注意。本星期一,瑞士联邦庆祝了它成立697周年。8月1日这个日子在瑞士全国被认为是我们的国庆节。联合国

总部和裁军谈判会议忽视了这个日子决不是什么正式障碍。我的问题是，今后是否有可能在8月1日下午——我再说一遍，是下午——休会，以此作为国际礼节的一种表示。试想，美国独立日这一天能在美利坚合众国、11月7日能在苏联、7月14日能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哪怕是以联合国名义召开会议吗？

我们其实也不想把这当成一种国家大事。乍看起来，日内瓦人——就他们是瑞士人这一点而言——似乎对这一天也不怎么重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周围社区内以及在全国各地其余的3000个城镇和乡村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至于星期一下午召开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小组B会议，我们希望由于我们默默地接受了事实，我们对加快有关问题的谈判作出了一个小小的贡献。

就说这些吧，不过我要对这个仅供1989年考虑的问题加个注脚：“要么接受，要么拉倒”。我们并不指望得到任何正式的答复。

主席：我感谢瑞士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祝愿。关于他所谈的，我愿请他放心，裁军谈判会议十分感谢日内瓦和瑞士当局的好客精神，我们在瑞士联邦国庆期间继续工作，决不应该被看作是意味着把这样重要的事情忘了。

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在未来一周将举行的会议的清单。象通常一样，这个清单中包含的时间表仅仅是提示性的，必要时是可能改变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项，我打算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的下一全体会议将在8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中午12:45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2
9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9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我现在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2次全体会议开始。

依照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会议开始审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的议程项目了。不过，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墨西哥、秘鲁和巴基斯坦的代表。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我们本月份的讨论，每年的这个月无疑是裁军谈判会议最重要的月份之一。我们知道你对这个议题是有经验和见地的，这对会议肯定会有益处。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们会与你进行无保留的合作的。我们还要对上个月的主席，印度的杰出代表以及所有第一次参加这一机构工作的代表们表示祝贺。

裁军谈判会议今天举行的会议是1988年8月5日星期五以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从在莫斯科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到8月5日这一天已有25年了。五国政府——印度尼西亚、秘鲁、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墨西哥政府——通过它们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在那一天提交了一项关于修改我提到的条约的联合提案，供根据该条约第二条规定召开的一次条约缔约国会议审议，这项提案载于文件CD/852中。上述五国政府认为，今天的会议对庆祝这样一个喜庆的纪念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早在1963年，它们就在该条约的序言中宣布，它们决心努力争取停止一切——我要强调一下“一切”这两个字——核武器试验爆炸，并继续为此进行谈判。5年后，也就是1968年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项条约在序言中提及了我刚才提到的莫斯科条约缔约国所表示的决心，并在第六条中写上了一项保证，即保证“真诚地就有关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继续进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在1972年那届会议的开幕会议上作了如下讲话：

“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是我们在裁军领域内研究和讨论的次数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方面已经进行了十分充分的探讨，因此目前只需要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以便达成最后协议。”

第三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在其1985年9月21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最后宣言中，“对尚未缔结一项禁止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候进行各种核试验的全面、多边核禁试条约深表遗憾”，并且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紧急谈判并缔结上述条约，认为这是裁军谈判会议应该最优先讨论的问题。自1985年以来，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直在举行会晤，并且发表了旨在促使实现和平与裁军的联合宣言。从一开始，他们就明确提到了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必要性。他们在1985年1月28日在印度首都通过的德里宣言中指出。

“我们进一步促请核武器国家立即停止各种核武器试验，并且早日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样一项条约将是朝着结束核武库不断现代化局面的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

他们在1986年8月7日在伊斯塔帕城通过的墨西哥宣言中指出：

“我们始终认为，停止一切核试验是当今最紧迫和最关键的问题。核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加剧了军备竞赛，彻底取消核武器试验就能遏制这种发展。

“此外，很显然，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继续发展核武器是不利于其他迄今未获取这种武器的国家为防止获取这种武器而进行的努力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给吸毒者注入越来越多的麻醉剂不可能把他治愈一样，无限制地积累武器也不可能将嗜好武器的世人从战争中拯救出来。现在该停止这种做法了。”

他们在今年2月21日在瑞典首都通过的宣言中指出：

“在订立削减现有核武库的协议之后，还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遏制新一代越来越厉害和先进的核武器不加控制的发展。一项最有效的措施是所有国家均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这个步骤不仅对实现上述目标至关重要，而且对防止核武器扩散到迄今尚未获取这种武器的国家也是至关重要的。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已就对核试验逐步规定较低限度的问题开始进行双边谈判。任何给继续进行核试验留有余地的协议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再强调一遍，早就应该全面禁止核试验了。”

关于这个问题，大会在1985、1986和1987年相继通过的三项决议中提出了一些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大会在1987年的决议中要求莫斯科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向保存国政府正式提交一项修正提案，以期尽早召开会议审议该条约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要把该条约变成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正是为了确保能够照这项要求或建议办，我在发言开头提到的五国代表才代表各自政府提交了有关修正莫斯科条约问题的提案；这项提案应由为此目的召开的该条约缔约国会议审议，一俟有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的缔约国提出请求即可召开这个会议。我们希望就在今年能够达到上述对召开缔约国会议所规定的条件。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美言。我现在请秘鲁代表德里维罗大使发言。

德里维罗先生（秘鲁）：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本月份的工作感到很满意。我们毫不怀疑，你所具有的丰富经验和极大的聪明才智一定会对那使我们在这一谈判机构里汇聚一堂的共同努力做出重大贡献。

裁军谈判会议在行使它的职权讨论议程项目1——“全面停止核试验”时所遇到的严重困难有力地证明，那些据认为已承诺在这一机构里就多边裁军措施进行谈判的国家采取了顽固立场。但是，这些困难还清楚地表明，裁军谈判会议在注意和更好地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提出的最后停止在一切环境中进行核试验的共同要求方面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如果各国政府决定组织一次世界公民投票，以便了解人类的情感，那么，各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反应无疑将会是赞同立即暂停并随后禁止试验。裁军谈判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有计划地回避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不愿正视现实，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反而要国际社会接受僵硬的国家安全概念，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从而建立平等而全面的安全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问题上，21国集团一直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开诚布公态度，它甚至作出了让步，并在最近采取了与最初大不相同的立场。实际上，21国集团在1984年3月提出的载于文件CD/492中的主张与它们今年4月提出的载于文件CD/829中的主张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要求立即开始进行多边谈判，而后者则要求建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举行多边谈判，而没有提必须立即举行这种谈判。

重要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应当知道，造成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履行它在全面停止核试验问题上所承担责任的原因并不是什么 21 国集团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缺乏现实主义精神，而是一些国家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它们依靠自己武库中的核武器，坚持建立在理论推定基础上的混乱立场，从而给核不扩散制度造成了最为严重的损害。秘鲁认为，21 国集团文件 (CD/829) 所载的任务草案完全是中性的，而且对在这一机构派有代表的国家可能提出的具体主张是最合适的了。尽管我们承认这项草案中有承诺在今后举行多边谈判的字句，但是，它并没有要求必须立即这些谈判，也没有确定谈判的步伐。换句话说，该草案兼顾了各别国家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在这方面，进行任何拖延或采取顽固立场在国际舆论看来都将是不可理解和不合逻辑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削弱本机构在裁军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主要由于裁军谈判会议为建立全面停止核试验问题特设委员会所进行的努力一再受到阻挠，自 1985 年以来，秘鲁一直与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共同努力促进召开会议修改 1963 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正是由于在为实现裁军而进行坚持不懈斗争的战士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领导下开展了这项循序渐进和深思熟虑的工作，这 5 个国家的代表才于上周向保存国提交了一项修正案提案，并请求召开条约缔约国会议审议该项提案。委内瑞拉政府也赞同这一倡议。今天上午，苏联的杰出大使尤里·纳扎尔金先生向共同提案国介绍了他的国家作为保存国为实施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办法而采取的步骤。我们希望另外两个保存国也能采取类似行动。采取这种提出修正案的方法并不是为了对一个超级大国的顽固反对立场作出感情用事的反应，而是根据 1963 年条约的一项条款所采取行动，这项条款规定要就这个问题缔结一项协议。因此，希望保存国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为这次审查会议的召开扫清道路。

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似乎仍在正常地进行工作，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它的工作速度已经减慢，或者无论怎么说，派有代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化学武器国家迄今缺乏克服某些关键领域仍然存在的分歧的充分的政治意愿。为了促进建立信任的工作，并完全按照秘鲁提出的在军事活动方面应开诚布公的主张，今天我很高兴在这一场所声明，我国不拥有也不生产化学武器。因此，当我们说未来的

公约必须规定有补偿办法时，我们的意思是，该公约中必须有在它失效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条款。这就是说，这项公约的条款无论如何不应当使拥有化学武器的缔约国有理由在销毁这类武器期间——预定为期10年——增加它们的武库。此外它们不应研制、生产或试验新型化学武器。如果10年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的武库中仍然有化学武器，那么该公约就会因失去存在理由而变得无效，这样所有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也就取消了。

上周，杰出的加拿大大使就管辖权和监督问题阐明了该国的观点。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观点是十分恰当的。关于成立一个附属机构以便在属于某个缔约国或由它管理或由国际机构负责管理的领土上进行工作的问题，很显然，应由这个国家根据它的现行法律决定之。但是，为了对此加以补充，可以建立两种合作渠道，以便堵死间接规避该公约的道路。我们具体指的是缔约国与主要公司在其境内设有总部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无论后者是否是该公约缔约国，以及在双边合作渠道已证明不切实际或不合适的情况下通过今后的国际组织进行的多边合作。重要的是，不应当让在本国境内设有与化学工业有关的公司的缔约国有理由推卸它对该公司所应承担的义务。

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问题现已成为我们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尽管如此，由于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利害关系，并且存在着一种虽不完善但却涉及相当多国家的法律体制，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个复杂的过程。为防止报刊上所说的“星球大战”的发生，已经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是，暂且不谈人们对这种威胁可能变成现实的危险作出的过分引人注目的反应，事实上，幸好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超级大国为制定一项能消除这种直接危险的权宜之计仍在进行谈判。

当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在1967年通过时，大概人们普遍相信，在外层空间进行军事竞赛的可能性因此已经排除。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现在科学技术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1967年的条约证明，根据军备控制理论订立的协议具有相对性。这项条约不是一项拙劣的多边文书，更没有舍弃那些必不可少的内容，实际上，它是一项适应签订它时的那个年代、顺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总在发生的变化的条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秘鲁才于1987年8月在本机构提出需要修改该条约。现在委内瑞拉也提出了一项草案。去年秘鲁在提出修改1967年条约的问题时曾强调指出，必须禁

止在轨道上部署载有任何类型武器的任何装置。这种方法比较切实可行，也能比较快地见效；它并不是要对空间武器下定义，因为那样做会同要对陆基武器下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定义一样困难。一种武器具有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它发挥作用时所在的空域或地域，不如说在于它本身所特有的功能和威力以及始终具有的敌对意图。因此，放在外层空间中的载有任何类型武器的装置是永久在那儿的呢，还是半永久在那儿，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它发挥作用的原理也是如此。目前，只要并不是只有在空间轨道上部署武器才能在外层空间产生某种特定的效果，那么就有必要象我国代表团以前指出的那样，必须使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所规定的基本义务“多边化”，以便排除规避那个规定外层空间只能用于和平目的的1967年条约精神的任何可能性。

核查是相互信任的表现，并且必须能够促使加强这种信任。核查不是一种治安活动，它的主要作用是威慑。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查清各国今后的意图，而是只限于查明由于作为和不作为而造成的不遵守条约的情况。就我们的议程项目5而言，这句离题的话是正确的。可以利用国家核查手段并通过多边行动对外层空间的活动进行核查。1967年的条约基本上是在建立国家核查手段的基础上的。显而易见，如果要修改这项国际文书，就必须把多边核查放在优先地位。从这一角度讲，修改1967年条约时不仅应当改进现有核查方法，而且应当就审查会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便缔约国能够进行内部改革，使核查方法适应不可避免的科学技术发展。1986年在举行1972年生物和毒素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之际所获得的重要经验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而又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只要缔约国具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主席 我感谢秘鲁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美言。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埃兹迪先生发言。

阿西夫·埃兹迪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要在发言的开头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主席职务。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是两个被共同信仰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兄弟般的亚洲国家，它们有着在国际机构里密切合作的历史。我们向你保证，在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的过程中，我们将给予充分支持。我们知道，你有外交才干和丰富经验，所以我们相信，本月会议的工作将在你高效率的指导下进行。

我还要对你的杰出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干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上个月的工作表示赞赏。他以及缅甸的丁吞大使和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的离任，使会议失去了三位精明能干和出类拔萃的代表团团长。他们三人都为我们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向他们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今后的工作获得成功。

上周五是部分禁试条约签订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8月5日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项条约消除了放射性回降物对人类健康和生存造成的威胁，因而受到了广泛欢迎。

部分禁试条约受到欢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带来了进一步朝实现核裁军的方向前进的希望。国际社会期望能采取另外措施，消除笼罩整个世界的核浩劫的阴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讲话就表达了这种感情，他在讲话中表示希望能采取一些步骤，永远停止核试验爆炸，防止更广泛地扩散核武器，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

在签订部分禁试条约时，巴基斯坦政府曾表示强烈的希望，希望在条约签订之后不久就能达成同时停止地下试验和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协议。当时巴基斯坦指出，如果不采取上述措施和其他核裁军措施，那么部分禁试条约尽管本身是值得欢迎的，但也可能证明在消除核战争恐惧方面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回顾过去25年的情况，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即签订部分禁试条约所引起的希望大部分没有实现。全面禁试的目标似乎仍然实现不了。自该条约签订以来，核试验的步伐不但没有放慢，反而比以前加快了。今天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要比1963年大得多。在这种其他方面也是令人忧郁的情况下，旨在消除整整一个类别核武器的中程核力量条约的生效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现在世界正等待着两个超级大国早日缔结一项协议，以便象它们所允诺的那样，将它们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但是，如果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或力图通过改进核武器的质量来弥补所削减的核武器，那么，任何这种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做法都将毫无意义。

今天，核军备竞赛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改进核武器质量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成功又有赖于继续进行核试验。如果核试验停止了，那么核军备竞赛这根链条中的

关键一环也就断裂了。因此，从停止从质量上发展核武器的角度来看，全面禁试是最重要的步骤，而且还将起到十分有效地制止这类武器横向扩散的作用。由于这两种原因，即第一，全面禁试可以使为获取更加尖端的新型核武器而进行的竞赛速度放慢；第二，它可以加强不扩散制度，所以全面禁试将成为走向核裁军的一个重大步骤。

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减缓、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如果人们具有政治意愿，这项条约的缔结是能够成为现实的。今天再也不存在任何妨碍订立该条约的技术性障碍了，也不能再用核查问题来拖延这些谈判了。专家们认为，今天，可以辨别出和探测到当量小至一千吨的核爆炸。这样就无法继续秘密进行为发展新型武器、新一代核武器和奇特式武器所必需的具有军事意义的试验了，而今天进行核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这些武器。

我国代表团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美国和苏联目前就核试验问题逐步进行的谈判能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全面禁试的目标。相反，这些谈判只会进一步推迟实现全面禁试的时间。极限禁试条约及和平核爆炸条约所规定的15万吨当量的极限已经够高，凭此就可以进行改进核武器质量所需的近乎所有试验。新技术已完全足以核查出当量低得多的试验。因此，拟在美苏双边谈判第一阶段实现的这些条约的批准，对限制缔约国核武器计划不会有多大作用，也不会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同样，如果减少地下核试验的次数和当量的做法未能制止从质量上发展核武器，也没有联系全面禁试问题的发展情况在短期内结束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它将被认为是企图使今后长期进行的核试验合法化，而不是走向全面禁试的有意义的一步。

任何进一步拖延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行径都会损害裁军事业，而且还充满着削弱不扩散制度的危险。本会议必须毫不迟延地开始就全面禁试条约问题举行多边谈判。今年4月，21国集团提出了一项有关根据项目1建立的特设委员会任务问题的建设性提案，这项提案载于文件CD/829中，目前仍摆在桌面上。它反映了一种妥协精神，并且进一步证明了我们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灵活态度。遗憾的是，西方集团迄今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精神。

上个月在纪念不扩散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有好几个代表团强调了这项条约的重要性。巴基斯坦为不扩散而努力已有很长时间了，这种努力一直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在1962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告诫人们注意“目前明显存在的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并且强调指出，如果联合国不赶快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核武器扩散，在不远的将来核军备竞赛一定会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他说，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要求大会紧急审议有关缔结一项条约以便宣布进一步扩散核武器为非法的问题。

尽管不扩散条约是不公平的和带歧视性的，我们仍然投票赞成对这项条约表示赞扬的1968年大会决议。我们完全赞同这项条约的目标。我们一直遵守该条约第二条中规定的中心义务。我们深信，如果除了目前5个核武器国家之外又增加新的核武器国家，那我们的世界就会不安全。因此，我们希望能够维护和加强目前的不扩散制度。如果核武器国家忠实履行它们在不扩散条约中所承担的实行全面禁试、进行核裁军和在和平应用核技术方面与无核武器国家进行合作的义务，那么，不扩散制度的可信性就会提高。

但是，不扩散条约只是有效的不扩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建立一个可行的、持久的和全面的不扩散制度，还必须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采取其他措施，以减轻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的担忧，并且必须保证不在实施它们和平核能计划的道路上设置障碍。196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发言时说：

“显而易见，不扩散条约只是朝核武器不扩散的方向迈进的第一步，该文书的主要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如果不采取另外一些对建立不扩散制度的进程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去补充该条约，那么，条约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持久性就会减弱。”

巴基斯坦一贯努力争取通过采取新的措施来加强不扩散制度，如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促进有关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

我们欢迎拉丁美洲国家和南太平洋国家为使它们的地区成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地区而采取的步骤，并且希望有关的核武器国家能早日承担必要的法律义务，尊重这些地区的无核武器地位。我们还热情赞扬阿根廷和巴西为使它们的地区免遭引进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并促使形成一种核领域内的相互信任日益增强的气氛而采取的双边步骤。它们树立了一个值得世界其他地区仿效的榜样。

在南亚，巴基斯坦一直在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以求使该地区成为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地区，并促进该地区各国对彼此的核计划的相互信任。南亚不断出现紧张局势和发生冲突的历史是该地区对核扩散问题感到关切的根源。这种关切增加了在核计划方面的相互猜疑。因此，只有采取区域性的办法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巴基斯坦已经采纳了这种办法。

南亚各国已在最高一级声明，它们无意获取或生产核武器。目前需要的是将这些单方面声明变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已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仍然愿意与印度同时加入不扩散条约，愿意与印度同时接受对我们的核计划实行的全面安全保障，愿意同印度缔结一项相互视察彼此的核设施的双边协议，愿意同印度发表一项放弃获取核武器权利的联合声明，并愿意同印度缔结一项双边核禁试条约。

我们准备接受任何规定有有效核查办法的合理而又无歧视性的协议，使该地区各国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获取或生产核武器的义务。去年，我们曾经建议说，为了探讨达成上述协议的可能性，应当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南亚召开一次有该地区各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讨论核不扩散问题。

1974年，在印度进行了核爆炸之后，巴基斯坦率先提出了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自那时以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每届年会原则上的认可，并得到联合国会员国越来越大的支持。从地缘政治和历史上讲，南亚是一个独特的地区。位于该地区的国家已单方面宣布，它们将不生产和获取核武器。因此，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必要条件是在存在的。

在南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核问题中涉及本地区的一面，而且采取地区性解决办法的主张最近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同时，我们提出的使本地区成为没有核武器地区的建议仍然有效。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不扩散制度，还必须减轻无核武器国家对安全的担忧。目前5个核武器国家中有4个发表了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声明，但是，这些声明中提出了很多条件、限制和例外，而且几乎可以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强自愿和无条件地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国家的安全感。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只能使人感到遗憾。

不到两个月前，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结束了。在4周的时间内，世界各国讨论了各种裁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各国的安全和生存，而且使整个星球面临核毁灭的威胁。一个代表团接着一个代表团强调了裁军、发展和安全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并敦促给多边裁军进程注入新的活力。裁军谈判会议这个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必须重视这一呼吁。我们必须以新的决心和更大的紧迫感来审议我们议程上的问题。如果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均有政治意愿并采取建设性态度，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本会议不能完成它所应完成的任务。

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未能通过一项结论文件，这自然令人失望。不过，对全体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草案进行的长时间辩论和紧张的谈判并非徒劳无益。尽管这些讨论突出反映出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也表明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趋于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这些收获无论多么不引人注目，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在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这些收获。在本会议里已经有人提到结论文件草案的部分内容所体现出的无言的协商一致意见。我特别要提及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上周所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大家对文件的用语已趋于达成协商一致，这可以作为在裁军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出发点。

7月19日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重新建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时，就是以这种用语为根据的。正如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印度的特贾大使在他7月12、14和19日的发言中所指出的，对该委员会任务的表述就采用了结论文件草案中的用语。在今后数周和数月中，我们无疑将会听到更多有关该文件的情况，特别是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常会期间更会如此，届时将进行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后读工作。

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还表明，大家的观点已越来越趋于一致，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必须扩大多边裁军议程，而且有必要采取多种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还要采取广泛的行动，包括一些并行措施。我们相信，这些趋势对裁军进程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应用新技术发展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的问题将在裁军工作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上个月，高技术武器的使用和判断上的错误，给一架民用客机上的无辜乘客带来了悲惨的后果。不难想象，如果人在使用高技术装备方面出现失误、判断错误或者意外事故，就有可能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对研究和新型武器施加限制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现在我们应当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美言。登记今天发言的代表们的发言到此就结束了。哪位代表还想在现阶段发言？现请杰出的委内瑞拉大使发言。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你们知道，委内瑞拉同墨西哥、秘鲁、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和斯里兰卡一道提出了一项关于修改部分禁试条约的倡议，以便把该条约变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因此，委内瑞拉和我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些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些决议草案，这些草案大会已经进行了审议，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结果通过了最为新近的一项决议，即第42/26号决议，只有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投票反对。委内瑞拉仍然是这项倡议的提出国之一，因此它完全支持并同意这项倡议。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无疑已经注意到，委内瑞拉不在签署文件CD/852所载信件的国家之列，这封信件已在今天上午分发，杰出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今天上午明确提到了它。我没有与其他杰出代表，即墨西哥、秘鲁、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和斯里兰卡的代表一起签字的原因与该倡议的内容无关，因为正如我所讲的，委内瑞拉热情支持这项倡议。它没有签署上述信件的原因在于形式问题，因为鉴于这个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同时考虑到收信人的级别，委内瑞拉认为，应由本国外长本人签署这封信件并将它寄给三个保存国的外长。因此，8月4日，即部分核禁试条约签订25周年前夕，委内瑞拉外长赫尔曼·纳瓦·卡里略博士

向三个保存国的外长，即美国国务卿、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和苏联外交部长寄送了下列信件：

“先生，

“我以部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缔约国外长的身份将本函件寄送给你这位该条约的一个保存国政府的国务卿。同一函件已寄给其他保存国政府。

“按照该条约第二条和联合国大会第42/26 B号决议，我代表我国政府正式提交这项有关修正问题的提案，供为此目的召开的该条约缔约国会议审议。在这方面，如果你能按照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向所有缔约国分发这项提案的副本，并且一俟有三分之一的缔约国要求召开此会议便作出必要的有关安排，我将不胜感激。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你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赫尔曼·
纳瓦·卡里略(签字)”

这份函件的文本在内容与文件CD/852所载的信件是一致的，只是在我提到的形式问题上有差别。

我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以便表明，委内瑞拉政府仍然赞同关于把部分核禁试条约变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建议。

我想借此机会和秘鲁代表一样，对杰出的苏联代表表示感谢，并通过他感谢苏联政府对六国倡议立即作出了具体答复。我们相信，另外两个保存国也会同苏联政府一样迅速而又高效率地处理该项倡议。

我们还想借此机会表示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赞同这项倡议，以便尽快使召开此会议所需的三分之二的条约缔约国汇聚一堂。

在适当时候，我国代表团将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提交委内瑞拉外长寄给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外长的函件文本，以便这份函件也能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文件印发。

主席：我感谢杰出的委内瑞拉大使的发言，现请苏联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感谢杰出的秘鲁和委

内瑞拉代表对苏联政府作为莫斯科条约保存国所采取的行动表示的赞赏。我还要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根据口译，杰出的委内瑞拉代表塔伊尔阿达特大使在发言中说苏联投票反对第42/26B号决议。当然，这一定是个技术性错误。实际上，苏联对该决议是投赞成票的。

主席：我感谢苏联大使的发言，现请委内瑞拉大使发言。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我向杰出的苏联代表表示歉意。我相信，我是因思想上的疏忽而说苏联投了反对票。对该决议投反对票的另一个国家是法国。我再次向杰出的苏联代表道歉。

主席：还有没有其他代表想在现阶段发言？现请澳大利亚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在担任本月份主席期间出色地指导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原打算在另外一次会议上就核试验问题发言。但是，今天上午我必须发言指出，有两位代表发言说，本会议面临着西方国家对我们议程项目1的问题所采取的顽固立场。澳大利亚是个西方国家，我必须拒斥这一指责。自1984年6月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支持文件CD/521所载的任务规定，而且始终愿意与其他代表团讨论任务规定问题。指责西方采取顽固立场是不符合大家熟知的事实的。无论如何，在这个必须根据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工作的裁军谈判会议内，这种指责是十足的无聊指责。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表示的祝贺。

经会议商定，本周四，我们将在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专门审议裁军谈判会议以更好和有效的方式行使自己职能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审议七人小组提交的载于文件CD/WP.286和CD/WP.341中的两项报告，以及本会议今后对这一议题进行审议的问题。

既然今天没有别的事情要处理，现在我准备宣布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1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3
11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印度尼西亚）

GE.88-63937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73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3，题为“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国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意大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尼日利亚的代表。我现在请意大利的代表普列塞大使首先发言。

普列塞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自我们的夏季会议开幕以来我第一次在会上发言，我愿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对你担任 8 月份会议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我们对阁下指导我们工作的个人能力充满信心，我愿向你保证，意大利代表团在这个月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向你杰出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和匈牙利的迈斯特尔大使表示感谢。

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欢迎最近参加会议的其他几位同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和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对将要离开和最近已经离开日内瓦的同事们——我们十分感激他们的合作——我祝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特点依然是，关于裁军问题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持续充满活力，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复会的。在军备控制领域有两个重大事件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莫斯科首脑会议和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莫斯科首脑会议充分肯定了东西方关系的积极趋势。我们认为，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之间第四次首脑会议的政治意义，表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话进一步稳定、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加深。在这些令人鼓舞的前景中，我们认为，在莫斯科就限制核爆炸和禁止化学武器问题所取得的一致意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很可能对我们工作的进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就联合核查试验达成的协议、两国领导人所重申的尽快就全面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协议的意愿，对于就这个论坛的这些项目取得进一步进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出现可喜趋势的情况下在纽约举

行的。正如安德烈奥蒂外长在讲话中所强调的，意大利政府希望这次会议提供一个为实现裁军目标输送新的推动力的机会，办法是防止多边谈判出现僵局，因为那将是同双边谈判中现有的势头背道而驰的。为了使多边谈判获得势头，我们认为，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幕词中所说的那样，特别需要本着远见卓识和现实态度设法消除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各种忧虑。

尽管最后文件的草案没有获得协商一致通过，但是我们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并没有完全没有达到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那些目标。我们认为，第三届特别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反思机会，它至少有助于在人们普遍重申要进行对话和妥协——只是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才没能坚持这样做——的情况下比较确切地识别现有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选择。

如果说从特别会议获得这一教训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使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相得益彰的有用的模式。我们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第二个可供考虑的因素似乎是，地区冲突大大影响了在裁军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如果不能使由于这些冲突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那就很难期望多边裁军进程会稳步取得进展。因此，我们认为，考虑能防止使用武力的解决办法是合适的，因为这有利于军备控制，有利于裁军。

关于核试验问题，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在重申在有效的核裁军进程中实现停止核试验这一目标方面已经取得了某种一致的看法。关于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应起的作用以及美国和苏联在双边谈判中已经在发挥的作用，出现了意见趋同的动向。

在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之际，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库谈判有可能取得某种令人感兴趣的进展。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不减损安全的前提下在核裁军领域进一步取得进展的良好基础。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缔结了进行联合核查试验的详细协议。这必将在一致同意的有效的核查措施范围之内，为批准1974年临界禁试条约和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以及为随后就进一步在当量和次数上限制试验问题举行谈判铺平道路。我们认为，这样一种逐步进行的、切合实际的做法对确保总的的安全要求是最合适的，因而很可能使停止一切核试验这一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这些发展使我们产生了裁军谈判会议能真正重新就此问题开展工作的希望。起

点应根据西方集团提出的关于授权和工作计划的建议讨论未来禁止核试验的实质性方面——例如其范围和核查制度。我们认为，只有在透彻地研究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从务实的态度出发，才有可能为将来在具有如此广泛的战略意义和安全意义的问题举行多边谈判奠定必要的基础。我们认为，科学专家小组能为确定一项总的、有效的核查制度作出的贡献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能确保各方遵守有关的协议的充分的核查措施是朝着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逐步取得进展的核心。

意大利外长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表讲话时重申，意大利政府深信，在全面彻底裁军方面，外层空间必须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安德烈奥蒂外长在讲话中特别表示，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在这一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尽管在政治、战略和技术方面还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些困难。

在特别会议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不仅对裁军谈判会议必须在这方面加强努力这一点看法一致，而且对所有各国在实现和平利用外空的目标方面所负的责任看法也一致。在这个论坛进行的辩论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话——原因，可能是因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双边谈判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衷心地希望在目前正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会谈中取得共同的意见，在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方面也能取得一致意见。

关于美苏两国的立场在裁军的这一领域也会很快趋向一致的可能性，在最近这次莫斯科首脑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在为和平目的进行外空合作方面的新的主动行动看来也使我们合理感到某种乐观。虽然还有待在谈判中取得这些人们希冀的结果，但是，裁军谈判会议通过其下属机构继续进行迄今为止已做的工作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更详细地具体规定适用于外层空间军备控制的法律规定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应研究目前在外空正在进行的活动中的一些活动。

关于法律制度，我们认为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审议，以便对一些技术方面下明确的定义，并且比较确切地了解外层空间军备控制领域将来的规定的真正范围和目标。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强调更严格地履行构成现有法律制度的双边和多边协定以及更多的国家同意加入这些协定将对加强这种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除了法律问题以外，我们认为，在确保履行这些协定的核查和具体形式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最后，我想强调，根据一项现实的方针和新的合作精神，我们对外层空间问题的共同考虑不应在美苏两国之间双边谈判中的事态发展视而不见，同时要对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予以鼓励。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另一项，即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取得了重要的一致意见。在我们看来，今年春天的裁军谈判会议已经在分析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从而表明，我们现在有一个具体的机会可以永远消除这种特别可怕的武器对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构成的严重威胁。

最近一些地区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表明了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程度。这些事件进一步证明，这样的武器不仅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且使用后也很容易对平民百姓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加强正在进行的努力，以便使谈判进程有更大的势头。我们只有以合作的方式解决重大的谈判难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们的工作，才能对许多国家政府一心关注的问题和公众焦虑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

还需要给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一些方面，主要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政治和法律工作的方面下定义。首先，我想提一下销毁化学武器的次序以及这项未来公约的管辖和控制方面牵涉的各种问题。诸如对销毁武器的核查和对这项禁止制度允许的工业活动的控制等其他方面的基本原则已被普遍接受。然而，也牵涉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仍需要予以适当的深入考虑和最后的明确解释。

在我们看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找到创新的和务实的解决办法。就这些办法达成一致意见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它们的基础的那些前提的具体性华详尽性。这里，我特别是指需要及时和适当地估价技术发展可能对介乎于毒性化学品和不受禁止的化学品之间的那些化学化合物的影响，给可能介乎合法的生产和公约所禁止的活动之间的生产设施的特性下适当的定义，弄清可用来核查和监督工业生产的(尤其是最有创新性的)程序、技术和设备，并且当一家工厂受到检查或控制时，采取一些方式保护工业专利和与生产有关的任何秘密情报。

如果各有关国家的科学家和专家在分析这些问题所固有的无数技术趋向方面进行比较广泛的合作，就可详细地弄清这些疑问。参加埃托雷·马约拉纳中心今年5月在罗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科学家们认识到了进行这样的合作的必要性。埃托雷·马约拉纳中心是致力于促进国际学术关系的著名意大利科学联合会。

这次研讨会时间不长，因此它的目的不是提供专门解决上面提到的无数问题的办法。它的目标是提出一些指导方针以便提高在禁止化学武器所固有的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效率。关于这项工作的报告即将发表，我们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将它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与此同时，谈谈参加那次研讨会的各国科学家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是有益的。他们指出，首先需要加快为核查和控制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各有关国家的科学家和专家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比较广泛的合作迫在眉睫；在这样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研究分析方法、手段和核查程序的可能标准化会有帮助；为防止新化学武器的研制以及拟定一个可能对正在谈判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造成危险的化学剂公开清单而设想一些控制将来研究和开发毒性化学战剂的措施是可取的；最后，有计划地求助于一种试验性的方法在国际专家的帮助下根据目前的公约草案第六条（特别是关于关键性前体的重要清单）对这些程序进行估价可能起到有益的作用。

我们认为，鉴于这些结论来自权威人士和独立人士，它们值得予以密切的注意，也值得从实际的和具体的观点出发予以考虑。因此，意大利正在对各国是否可能朝着这个方向作出贡献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吁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从上述结论中获得鼓舞，朝着解决仍然阻止我们完成全球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草案的技术困难的道路更加坚定地继续前进。如果我们同意以一种真正合作的精神为指南，这一点将是确实有可能做到的。

主席：我对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会议主席的友好话语表示感谢。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你主持会议的这个月份恰好是在核时代的历史上起着特别作用的一个月。1945年8月6日，广岛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随后长崎于8月9日遭到轰炸。苏联人民同全人类一道为日本人民由于美国使用核武器而蒙受的损失感到痛惜。这两座日本城市的悲剧使整个世界看到了人类已进入核时代这个严峻的现实。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分裂原子核，竟然被用来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变成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威胁，这真是荒谬绝伦的事情。

与此同时，也是在8月这个月里发生了性质截然不同的、鼓舞了世人的希望与

乐观态度的事件。 1963年8月5日，缔结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在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在1985年8月6日，即广岛悲剧四十周年纪念日那一天，苏联宣布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并严格地遵守了一年半的时间。 最后，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88年8月1日这一天的莫斯科时间中午时分，在萨雷奥泽克城西北的试验场上，按计划要根据中导条约销毁的2400枚苏联和美国的核导弹中的第一批四枚OTR-22导弹被销毁了。 人类从第一次使用核武器到开始销毁核武器花了43年的时间。

在广岛的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安息吧，这个错误决不应重复。”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一个预兆就是中导条约。 据专家们估计，根据这项条约，在三年的时间里将从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中消除相当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3.2万倍的核武器。 这在苏美双方的核武器总数中仅仅占百分之四。 但是这只是个开端。 中导条约的达成是我们在裁军问题上改变了立场的具体实在的结果。 这种改变发生在最近两三年里，是我国进行的深刻而广泛的改革的一部分。 对外政策领域里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内部变化。 换句话说，在我们国内发生的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采取新的态度。

针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面临的核挑战，我们有必要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均势。 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但是，在把大量资源和注意力集中于军事方面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利用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带来的政治机会来确保国家安全，缓和紧张局势和取得各国间的相互谅解。 其结果是，我们让自己卷进了军备竞赛，这只能影响本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 与此同时，军备竞赛已临近关键时刻。 假如我们没有改变这种事态的发展，我们今天实际上可能已经处于军事对抗的边缘了。 上述情况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政治思维的出发点。

我们在分析了当代世界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国际关系虽然没有失去阶级性，但却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我们注意到，各国人民、各个国家和正在兴起的新的国家实体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 这意味着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多样性不容忽视。 从当今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日益严重的核威胁、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加剧和世界上各种进程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国际化——这个世界因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而变得更加一体化和互相依存——我们一直谋求更深刻地理

解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人类的各种利益。这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居于首要地位。事实上，人类文明的生存本身现在已经成了首要的普遍性问题。

在我们看来，目前在国际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某些有利的趋势。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于对抗已开始缓和，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加，限制军备竞赛和解决区域性冲突的有利的先决条件已经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国际形势还没有根本好转。世界形势仍然是复杂的、矛盾重重的。大量的核武器仍然存在，核试验在继续，新式武器正在生产，整个人类甚至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可能被消灭的危险并未解除。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是防止战争，停止军备竞赛并朝着裁军，首先是裁减核武器的方向采取果断行动。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批准了苏联领导人通过坦率的、建设性的对话和裁军解决消除战争危险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为达成中导条约和在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常规武器的谈判中转向实际方面开辟了道路。

关于同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我想从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形势谈起。在恢复谈判之前的休会时期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苏美首脑会晤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在苏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议上和大会特别会议上都居于突出地位。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的联合声明强调，继续迫切需要达成一项有效的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个公约必须可以进行有效的核查，必须是包括所有能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的真正全球性的公约。

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们无疑会考虑联大第三届特别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对举行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的相当大的兴趣。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与会代表团没谈到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因此，谈判是在非常有利的政治条件下复会的。现在要作的重要事情是要取得结果，要把这些政治条件变成有关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的具体协议的语言。在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当中，我想首先谈一下化学工业不得生产化学武器问题。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即使仅仅由于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就是很复杂的：这种制度从不得生产化学武器的角度来说必须是有效的，同时它又不至于妨碍化学为和平目的的正常发展。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要确保对交给秘书处技术

问题小组的有关生产设施的信息予以保密。我们赞同杰出的加拿大代表马尔尚大使的见解：我们有必要考虑如何研究出保护这类信息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当然又不能妨害未来的公约的有效实施。化学工业于今年7月举行的代表会议为这个问题的讨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解决不得生产化学武器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私有和公有这样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问题。这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换句话说，各国社会制度上的区别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这个因素显然首先同谋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涉及表(1)中各种化学制品的解决办法的复杂性有关。正如诸位所知，我们已经建议任何一方都必须把所有允许生产的这类化学品集中在一个专门的小型设施。

我们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这个公约不仅应当确保销毁今天的化学武器，而且应当防止明天再出现新的、更危险的化学武器。新的化学武器将更难以核查。公约中还应包括保证防止这种具有大规模毁灭性手段重新出现。苏联代表团打算继续积极参加谋求对这个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工作。

在苏联代表团建议在化学工厂进行的试验可以在最后达成有关不得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的协议方面起有益的作用。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人们对进行这种试验的兴趣正在增长，试验准备工作正进入一个实际的阶段。销毁化学武器库存和生产设备的日程尚未确定。在制定销毁日程时，重要的是要谨慎地遵守不能损害各国安全的原则。我们认为，下一步应当是完成把苏美两国于今年4月提出的有关化学武器生产设备的文件有机地纳入“未定文本”的适当部分的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第十条上还没有取得进展。这一条款涉及在防范化学武器方面向公约缔约国提供援助的问题。这是涉及公约缔约国的安全的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由于我们在第十条的内容问题上的立场是具有灵活性的，我们可以支持拟订有关由公约缔约国采取集体措施来抵制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这些集体措施包括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建立多边机构，使缔约国能在这个领域里互相支援。在我们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可能是在有缔约国和秘书处技术小组之间达成专门协议，具体规定提供援助的形式、种类和次序，并使之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保持一致。

苏联代表团也准备同意把关于缔约国在自愿缔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的基础上在

防御化学武器方面进行合作的条款包括在公约中。此外，我们相信，就禁止对缔约国的化学武器储存、销毁设施和该公约所宣布和包括的其他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达成协议，将有助于加强缔约国的安全，有助于该公约的有效实施。

苏联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制订关于指定视察员根据质疑进行视察的公约条款以及研究各个进行这种视察的小组提出的报告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进展将使开始审议第九条中的关键问题成为可能，这些关键问题现在仍然影响该条获得通过。我首先认为，公约中必须包括确保根据质疑进行强制性视察的条款，根据这种条款的规定，缔约各国无权拒绝应其他缔约国的要求对任何地点和任何设施进行这种根据质疑进行的强制性视察。我们还从下述理解出发，即质疑性视察程序绝对不能损害强制性的和有效的核查原则。

我们认为，现在是解决跟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以及负责执行未来的公约的机构的成立和活动的其他方面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财务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特别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把未来这个组织的预算分成行政管理费和业务活动费两部分的想法是有益的。第一部分将包括人员、日常行政管理活动、举行各机构的会议等方面的开支。第二部分将包括确保对公约的遵守情况进行系统的国际核查的实际活动的开支。应当在联合国经费规定和实际做法的基础上估算缔约国应缴的行政管理费份额。某一国应缴的业务活动费份额应同对该缔约国领土进行系统的国际核查所需的费用大致相等。

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尊贵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的直接领导下，正在进行公约最后条款的起草工作。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可以期望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夏季会议结束时，这一谈判会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然而，谈判进行的速度还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苏联代表团认为，最大限度地利用会议闭会期间来进行谈判工作，也是重要的。我们认为，在纽约的第一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至少可以利用今年11月和12个月内的4周时间，实际上还有1989年1月的一整月的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要想为会议闭会期间的工作做好更有目的性的准备，那就必须事先把会议闭会期间要集中讨论的问题确定下来。

我们认为，在谈判桌上朝着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方向取得进展的同时，还应当辅以在更大国际范围内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领域之

一是建立确保信任和开放性的措施。 为了促进解决这个问题,苏联代表团于1988年2月18日提出了一项同正在谈判的这项公约有关的多边数据交换备忘录。 这项备忘录引起了颇大的兴趣和普遍的反应。 对这项备忘录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反建议,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CD/828号文件中提出的反建议。 我们准备同意修改我们提议的多边数据交换的数量和次序,把现有的其他建议考虑进去,特别是根据在我提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那项建议中提出计划作出修改。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议要求各国申报在本国和外国领土所拥有的化学武器的情况,该国内据认为会属于未来的公约范围的所有设施的总数(包括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化学武器贮存设施、生产表〔1〕、表〔2〕、表〔3〕中所列的化学物质的工厂等等以及为制造化学武器而生产的化学物质的名称、弹药和化学战剂的种类、民用工业中生产的表〔2〕和表〔3〕中所列的化学物质的名称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计划和方法。 然而,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是,多边数据交换应当包括申报化学武器储备的数量。 这样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且是谈判公约中一系列具体条款——包括那些有关销毁化学武器储备的条款——的出发点。

在双边数据交换范围内提供的信息当然应当准确无误。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尊贵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在1988年7月28日发言中所表述的观点。 至于美国最近提供的关于它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信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美国的文件。

在谈判范围之外要做出努力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可以说是为公约生效进行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我们欢迎尊贵的奥地利代表在1988年8月4日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如下讲话:奥地利政府“打算采取必要的步骤,争取成为最早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 如果其他国家也能在这方面阐明自己的立场,那将是有益的。

化学武器的扩散已经导致了惨痛的后果。 最近,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 今天散发的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海登先生的声明特别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许多代表都对化学武器的扩散和使用表示了惊恐和谴责。 苏联代表团同意他们的意见。 我们深信,应当得出的唯一正确

结论是，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加速缔结一项在全球全面地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以此作为不扩散和不使用这种武器的最可靠的保证。我们呼吁参加谈判的所有代表都来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尊贵的意大利代表普列塞先生今天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看来，“禁止核试验”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曾被列入1962年的裁军委员会的议程，后来又转到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上来了。总的算起来，这个项目被列在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议程上已经超过25年了。然而，我们必须深感遗憾地指出，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未能就此议程项目开始谈判，尽管进行这种谈判正是裁军谈判会议这样的机构本身所要求的。为什么不能使多边核禁试的工作进行起来呢？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听说，主要障碍是核查问题太复杂。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究竟如何吧。

自1976年以来，地震专家小组一直在会议的领导下工作，并于最近开完了该小组的第26次例会。这个小组一直在制定国际地震数据交换制度——包括为进行二级数据交换的试验作准备——方面进行着有益的工作。毫无疑问，这种地震数据交换可以在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不应忽视现有的其他办法。今年7月7日，瑞典代表马伊-布里特·泰乌林非常正确地提请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她提到了今年5月在瑞典林雪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过的建设性的意见交换。泰乌林说：“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进行充分核查的必要性，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诸如地震监测、卫星核查和现场视察等等。”在这方面，我想提醒诸位注意我们去年提出的如下建议，即成立一个特别科学专家小组，为建立一项对不进行核试验实行核查的制度和建立一项国际性的利用空间通信手段的全球辐射安全监测体系拟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个小组将由地球物理学、放射化学、近距离地震学、大气放射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认为，对于全面核禁试的核查的有效性不仅应当用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所具有的潜力来判断，而且应当用它们加在一起所具有的潜力来判断。

最近举行了莫斯科部分禁试条约签署2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缔结那项条约的那个时候，是无法就一项禁止地下核试验条约的核查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当时，苏联、美国和英国对核查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那时在这方面要找到一个共

同标准即利益的平衡是极其困难的。苏联现在积极主张实行多样化核查，既包括本国的也包括国际的现场视察在内。因此，核查已不再是一项全面禁试的障碍了。苏联代表团现在谋求建立一个能进行有关核禁试问题谈判的特别辅助机构。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达成一项把现有建议考虑在内的明智的妥协是必要的。我愿支持尊贵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韦沃达大使提出的建议。（他最初是在1987年4月在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期间非正式地提出这一建议的，后来又在今年7月21日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予以重申。）在我们看来，这一建议考虑到了不同国家集团的关注，带来了在根据议程项目1建立一个工作机构的问题上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

我们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主张彻底的解决办法的，这就是立即全面禁止核试验。但是我们并不采取最高纲领式的立场——要么全部，要么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和其他核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准备程度，我们主张逐步地、分阶段地解决这一重要问题，通过诸如限制核试验次数和当量这样的中间解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就这个问题同美利坚合众国举行双边谈判。一俟就改进1974年和1976年的两个条约的核查措施达成谅解，那就能有机会大大降低每年核爆炸的限量和次数。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快越好。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使人觉得我们无所作为。但这本身不应当成为目的。我们认为，必须加速朝缔结一项全面的、彻底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方向前进。苏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备利用任何机会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主张就核试验问题同时举行多边会谈和苏美双边会谈。毕竟，双边谈判只能导致双边措施。另外一些国家也在进行试验。此外，一项多边核禁试条约还将成为对付核武器扩散的有效手段，成为对核不扩散条约的补充。

我们对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秘鲁、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还有委内瑞拉，提出的修订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建议表示理解。苏联已经宣称，它原则上支持扩大莫斯科条约的范围、把地下核试验包括进去的主张。我们在上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支持有关这个问题的第42/26B号决议，也反映了我们的这一立场。

离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结束只剩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了。我们将带着怎样

的结果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我们将向国际社会汇报在制订裁军措施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很快就得把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作一归纳了。在会议结束之前还剩下的这段时间里，苏联代表团打算作出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使目前这次会议取得尽可能实质性的进展。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现在请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韦大使发言。

阿齐基韦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由于这是自你被任命为贵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以来我第一次发言，我也愿首先象前面几位发言人一样以尼日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尼日利亚代表团对你——尊贵的印度尼西亚代表——主持8月份会议的工作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尼日利亚同印度尼西亚有着最为诚挚的关系。凭着你的外交才能和丰富经验，我们确信你能最有效地指导会议的工作。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对你履行你的职责给予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我还想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印度的特贾大使7月间有效地主持会议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对特贾大使以及另外几位尊贵的同事——匈牙利大使迈斯特尔、巴基斯坦大使艾哈迈德和缅甸大使丁吞——奉他们政府之命离开裁军谈判会议另任他职感到遗憾。我们祝愿他们在新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功。尼日利亚代表团还愿对最近被本国政府任命为参加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保加利亚大使科斯托夫、肯尼亚大使鲁奥罗和秘鲁大使德里韦罗表示欢迎。我们期待着同他们共事。

在探讨本会议议程上的各项目之前，我想先对最近结束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发表简短的评论。我们大家都承认，这次会议是在非常有利的国际气氛下、在裁军史上最适宜的时期进行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前常常是不融洽的、一直妨碍裁军努力取得进展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使得这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之间成功地缔结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导条约，从而开始了核裁军的实际进程。现在又在加紧努力，争取达成一项把超级大国的战略核武器削减50%的协议。

尼日利亚——我相信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曾希望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之前

出现的这些意义重大的新情况会在会议的进行过程中得到反映，从而确保会议的圆满结束。因此，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未能通过一项本来会使多边裁军进程得到它所迫切需要的推动、从而巩固和补充双边进程中的成就的协商一致意见文件。虽然我们不能掩饰我们对这次会议未能通过一项最后文件的失望之情，然而，任何人如果认定这次会议是一次失败，那就是错误的，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如果只是因为全体委员会主席、巴基斯坦大使艾哈迈德在会上提出的这项有67段文字的文件草案中有几段到了该闭会的时候未能达成协议就忽略了在这届特别会议期间取得的巨大进展，那是不现实的。

一些地位很高的显要人物参加了那次会议，证明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和多边裁军进程是多么重视。从一般性辩论中还可以看出，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保护人类和保护文明的问题。会议期间，核查问题居于突出的地位，而且取得了这样的一致意见：请联合国秘书长在一批合格的政府专家协助下，深入地研究联合国在核查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我国外长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强调了核查在裁军协议中的重要性。然而，他表示了这样的观点：核查不能代替各国达成协议的意愿，也不能代替它们忠实地履行自己在这种协议中所作的保证的意愿。

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对任何裁军协议的条款的执行情况实行监督的责任首先要由缔约国来承担。但是，即使是在涉及核武器问题的双边裁军协议中，这类武器的存在和可能被使用所引起的普遍忧虑使得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多边核查机构的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在中导条约中占突出地位的根据质疑进行核查的条款很可能在其后的许多协议中重新出现。这是适于联合国发挥作用的领域。显然，协定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提出质疑。不过，要是提出质疑的话，有联合国机构派出的一位第三方视察员在场也能使人放心。这不需要联合国成立一个花钱很多的机构，在核裁军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但是，这却要求两个超级大国都承认联合国体现着国际上对核裁军的关心。

大家一定记得，在这次会议期间，还形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国际社会的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会议——依然是裁军领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论坛，迫切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强它在列入其议程的各种实质性项目上的工作。国际社会期待着

这一会议迅速产生积极的成果。因此，我们应当再次下决心争取实现本会议为之存在的那些崇高的目标，并保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去满足人类的厚望——实现和平与安全。

1988年7月1日和8月8日分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字10周年和部分核禁试条约签字25周年。这两个条约，尼日利亚都参加了。实际上，它还是批准了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40个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中的最早这样做的几个国家之一。尼日利亚希望这两个条约都能帮助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因为它们都要求各国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从而制止扩散核武器，不论是纵向扩散还是横向扩散。这两项条约为它们的保存国政府规定了具体义务。这些义务特别要求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共同“……寻求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举行谈判”。

自从这两个条约生效以来，核武器试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武器试验一直在毫无收敛地进行，结果，核武器大量蓄积，它们的命中精度和杀伤力日益提高，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从而把人类置于灾难的边缘。

虽然人们总是说，自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以来没有出现新的核武器国家，但是想象不扩散制度的实施情况良好并不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安慰。对人们不断听到的有关南非实施核武器计划的消息再也不能置若罔闻了。尼日利亚对非洲地区的安全平衡问题特别关注。在这一地区，南非政权不受限制的核计划一直在有增无减地进行。

要想防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我们就应当立即开始关于核禁试问题的紧急谈判。一项核禁试条约应当拆除对核武器进行质量上的改进的机器以及取消新系统的部署，从而建立起对于裁军方面的进展是迫切需要的信任，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

尼日利亚代表团知道，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已经在就核禁试问题举行双边谈判了。不幸的是，它们所采取的逐步进行的方针——即允许它们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共同商定的那种当量的试验——产生了为核试验发放许可证的效果，并不见得能防止核武器的质量的改进。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在全世界禁止核试验。鉴于这个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切身的利益，由本会议来解决它更为合适。因此，应当毫不拖延地成立一个开始就核禁试问题进行有效谈判的附属机构。我国代表

团认为，必须把订立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因为这样一项条约不仅会在超级大国之间、而且会在所有地区加强相互信任。

化学武器是杀伤力仅次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谈判一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虽然关于化学武器的特设委员会在拟订公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样一项公约的缔结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已经证实的有关在战争中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以最令人遗憾的方式突出证明了现在迫切需要加快工作速度，确保尽早就这个问题缔结一项公约。我们希望特设委员会能加紧努力，尽早完成公约起草工作中的未了事宜。在现阶段，需要本着互让和更成熟的妥协精神来克服仍然存在的分歧。

现在，我想请主席先生和我们的同事们把注意力转向放射性武器问题。尼日利亚非常重视在非洲地区倾倒入射废料的隐秘和敌对行动的问题。非洲需要国际社会支持它坚持自己反对并非由它产生的、它也没有技术能力来处理的那些材料造成的危险这样一种立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在秘密倾倒入射废料所带来的辐射危险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如我们大家所知，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一直在拟订一项不仅禁止发展、生产、贮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禁止一切进行放射战的方法的公约。我在这里说“更重要的是”，完全是因为这种放射性武器还不存在，虽然有两种已知的进行放射战的方法已被确定下来。一种方法是对核设施发动袭击。目前，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内的联系小组B正在谈判禁止袭击这类设施问题。

倾倒入射废料的敌对行动造成的致命的辐射效果使得以敌对态度倾倒入射废料或者在武装冲突中加以使用成了一种进行放射战的有效手段。出于敌对目的倾倒入射废料是尼日利亚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许多其他国家也同样关注。因此，我们认为在联系小组A讨论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尼日利亚认为，各缔约国都承担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向另一国的领土倾倒入射废料，这是至关重要的。

对外层空间问题再也不能搁置一旁或空发议论了。我们再也不能否认管理各国在外层空间的活动的法律制度远远不敷防止空间军备竞赛这一任务的这个事实了。这种法律制度已经落后于在拟订条约的时候所不曾预见到的科学技术的迅

速发展了。虽然目前在太空进行的军事活动还没有涉及武器的使用，但是现在是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的时候了。这样的竞赛是代价高昂、极不利于稳定的。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只能用于和平目的，造福人类。人类的最后疆界决不能成为军备竞赛的舞台。我们希望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能很快得到适当授权，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尼日利亚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正在积极地工作，力争打破过去十年中一直对这个问题产生着影响的僵局。正如你们无疑都知道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在1987年的会议期间提交了一项建议（CD/768号文件），根据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状况的多样性，将它们分了类，并提出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所应承担的义务。这项建议考虑了核武器国家在各种单方面声明中提出的条件，该建议的目的在于打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僵局。在今年的春季会议期间，尼日利亚代表团又提出一个方案，大意是要核武器国家把它们的各种单方面声明搁在一边，促进有关一项以共同方案为基础的公约的有效谈判并最后通过这项公约。根据这一建议，核武器国家在批准公约的同时有权作出保留。我们的希望是国际社会最终能制订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措施。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请让我强调这样一点：我们来自一个历来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建设性态度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语。今天发言名单上的人都发言了。印度代表要求发言，现在就请他发言。

苏德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在你荣任8月份会议主席之际，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祝贺。我们对于印度尼西亚的杰出代表主持我们的讨论，确实感到高兴，因为印度同印度尼西亚有着密切的双边友好合作关系。我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在你履行职责时提供充分的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各代表团对特贾大使所讲的友好话语。这些话语已经及时向他转达。

尊贵的巴基斯坦代表居然在这个基本上是多边论坛性质的机构提出一些完全是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印巴关系，而印巴关系由于次大陆分治造成的一些特殊因素有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这些问题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不仅限于两国实施的核计划。

据我所知，若干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在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这就是为改善双边关系建立一个坚实、持久和全面的基础。象巴基斯坦代表所做的那样，选择这个论坛来表示自己对目前正受到双边注意的问题的看法，并不能使上述任务变得容易完成。因此，我今天只限于行使我的答辩权，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尽量简短地阐释一下印度政策的要点。

首先，自我国独立以来，历任印度总理都在议会中申明，印度的核活动完全是出于和平目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对这一政策都表示完全理解。专家们都知道，印度的核能计划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而是印度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议会一直在辩论2000年以前的核能发展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是由一个非军事部门主持的。这些方面，使我们的核能发展计划具有公开的性质，与巴基斯坦的核能计划截然不同。

第二，看来，印度没有什么必要为了消除巴基斯坦自己的多疑而接受它提出的或者加入无核武器区、或者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者同意全面保障、或者接受双边视察、或者实行地区核禁试等建议。印度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是基于不歧视和平等相待的信条的。印度对于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的立场是符合1978年联合国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条款的。我们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方面的立场已经在其他论坛上阐明了，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了。

然而，要是以为印巴关系的改善只是取决于核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影响着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把这样一些问题地区化或多边化肯定不会改善双边关系，相反会使之更加复杂。

如有必要，我国代表团愿在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所说的友好话语。现在还有哪位成员希望发言？我没有看到有谁要发言。

今天，秘书处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里面有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周要举行的会议的清单。象通常一样，这个时间表仅是提示性的，必要时会有变动。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是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正如我在本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所提到的，在我宣布本次会议休会之后，我们将立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同改进会议工作、提高会议效率有关的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七国集团提交的两份报告(CD/WP.286号文件和CD/WP.341号文件)以及会议今后对这个问题的审议。

西方集团的协调人提议把定于8月16日星期二举行的下一次讨论改进会议工作、提高会议效率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改在8月18日星期四举行。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的会议时间表只是提示性的，适当时可作改动。我是否可以认为会议同意把下一次讨论改进会议工作、提高会议效率的非正式会议的日期按上述建议加以改动？

就这样决定。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40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4
16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4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会议的工作计划，本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任何成员国都可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尊贵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由于我现在是在你的主持下第一次发言，我首先希望你和你的代表团对你担任8月份会议主席职务表示祝贺。我和我的同事从职业和个人观点出发都很乐意看到你主持我们会议的辩论。我还希望感谢我们的前任主席泰贾大使，我们十分想念他，他出色地主持了我们7月份的会议。我向最近到达的大使们表示热烈欢迎，特别是你，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和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我还对裁军问题研究员们表示欢迎，他们在应邀前往各国之前注视着裁军谈判会议的进行情况。

我和我的同事遗憾地注意到，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或不久将要离开日内瓦，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巴基斯坦的门苏尔·艾哈迈德大使，我将永远铭记他的卓越才干和外交才能，缅甸的丁吞大使、印度的泰贾大使（我前面已提到过他）和匈牙利的迈伊斯泰尔大使，他曾出色地和公正地主持了我们4月份的裁军谈判会议，并在5、6月份给我们以指导。

1988年4月14日，我曾荣幸地代表西方国家小组就提供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有关的资料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我在提出这一文件时强调指出，在签署一项公约前进行多边资料交换不仅是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而且是起草一项有效公约并确保该公约早日得到实施的必要先决条件。自该文件提出后，已经采取了一些受欢迎的措施。关于这一点，我想提请注意1988年7月19日荷兰提出的CD/CW/WP.203号工作文件，该文件按照CD/828号文件中提议的格式提供了详细的资料；1988年7月28日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关于美国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的宣布；1988年8月10日联合王国关于生产CD/CW/WP.206号文件中附表〔2〕和〔3〕所列化学物质的详细介绍。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西方国家再次表明它们对更大公开性和更高透明度的允诺，我们认为这两种观念在军备控

制和裁军的所有领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我想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按照 CD/828 号文件中提议的格式提出资料。这些资料载于刚才分发的一份工作文件中。首先，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在本论坛和其他地方多次发表的一项声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化学武器，我国现在也没有生产第六条附表〔1〕中包括的化学物质。

按照各化学工业公司自愿提供的资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目前在生产、加工或消耗附表〔2〕所列的四种化合物和附表〔3〕所列的氯化苦除外的所有化合物。根据 1988 年 2 月 5 日的工作文件 CD/802 中建议的宣布级限，有 52 个设施在生产、加工或消耗这 15 种化合物。这些资料反映了 1988 年初的情况，但根据市场情况和技术状况的发展而易受变化。

我希望，在我们的谈判中我们只是处于一个过程的开端，在这个过程结束时，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国将提供关于它们的化学工业和化学武器能力的资料。提供资料不仅将对化学武器公约条款的谈判和有效执行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且将使所有与会国放心谈判是在诚心诚意地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大家日益显著地认识到更大公开性的重要性，但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成员国作为第一个步骤尚未表明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因此，我想重申我对所有与会国的呼吁：尽快提供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资料。

我在提出 CD/828 号文件时曾表示，我深信多边资料交流将对我们的谈判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回顾一下目前我们的谈判的状况，我不能不对今年夏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感到失望。尽管我对我们的谈判中盛行的务实气氛表示高兴——在这里我完全同意马尔尚大使在 1988 年 8 月 4 日的发言中表示的观点——但仍对在一些问题上缺乏进展表示关注。让我简单回顾一下今年夏季会议期间的形势以及我们对此的评价。

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和工作小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先生为促进谈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感、干劲和杰出的工作表示十分感谢。

在齐马先生主持的工作小组 A 中，提出一些有关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重要问题。讨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无疑有助于澄清立场。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些

讨论并未导致详细制定不仅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也符合建立一个有效核查机构的标准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考虑到关于附表〔1〕的制度和所谓的剧毒性致命化学物质问题的审议，在审议过程中，有人继续提出令人遗憾的要求，这些要求忽略了有必要找到考虑哪些是实际可核查的这一基本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有效解决办法。

在工作小组 A 中，我们还就特别检查的概念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讨论，这些检查最初是我们在工作文件 CD/791 中提出的。我不想在这里就这一问题详细阐述我们的想法。我们在过去几周内已多次阐述过我们的观点。我们将回顾一些有趣的评论，并打算很快就第五条中的特别检查制度提出更加具体的意见。

1988年7月22日，我们同工业专家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会晤。我希望这次会晤只是同化学工业代表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的开端。我深信这种对话可以促进日内瓦这里的谈判者和化学工业的谈判者之间的更好的相互了解。化学工业必须置于严格有效的监测之下，以确保不生产化学武器。同样，我深信详细制定一个全面的、有效的，同时又是易办到的第五条对我们的任务将是十分有益的。正如1988年7月22日的讨论清楚表明的那样，同化学工业的代表就诸如保护机密情报这样的问题进行更加详细的交流是必要的。我非常高兴地谈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化学工业（我们与之保持着长期的密切关系）毫不保留地与我们共有一个优先目标，即对化学武器实行全面有效的可核查的禁止。

此外，让我对化学工业的试验性视察问题作一简要评论。我们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今年2月18日表示那种意思提出的一项建议。这种在多边基础上进行的视察将给我们提供情报和启示，这无疑对制定视察化学工业设施的程序将证明是最为有利而且可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愿意参加这样的多边试验。当我国政府正在详细研究这一问题时，可能进行一次国家试验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我们赞成就逐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欢迎设立一个可以为多边试验性视察做准备工作的非正式小组。在非正式小组内可以交换在国家级做出的努力中获得的经验，因而可以详细制定一种多边试验的标准办法。

现在让我简单谈一下 B 组和 C 组的工作。我们曾希望，在今年夏季会议期间

在力求最后确定第五条时，有可能把由美国和苏联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提出的联合建议的内容纳入该“暂定案文”。然而，我们了解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做出的努力遇到了困难。我们坚决支持工作小组B的主席马斯多先生为解决困难做出的积极努力，这是为了在今年夏季会议期间能够对第五条的案文作适当的修正。

关于工作小组B议程上的另一议题第十条，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谈判有些后退。关于该条的讨论文件现载有一些表明各方立场看来难于调和的括弧和脚注。我们强烈要求本着妥协精神和洞察力继续就第五条进行工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的主要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能做些什么。

我们非常感兴趣地关注着C组在努马塔先生主持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认为，在提出质疑性视察报告后通过对进程的讨论而产生的文件是解决或接近这一问题的良好基础。我们希望，这将反映在特设委员会提交给裁军谈判会议报告中。

关于对国际视察团准则进行的有时颇为冗长而详尽的讨论，我深信我们必须这样做，这种作法已证明是有益的，但是也产生了一些我们不得不妥协的细节问题。我愿鼓励努马塔先生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时是困难的而且非常花费时间的磋商。这将大大加强对视察程序的更好的了解，并有助于解决与质疑性现场视察有关的遗留问题。

最后，我想对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就公约最后条款积极进行工作表示感谢。我们欢迎上星期他提出的已修订的讨论文件，我们希望，该文件将为第十二至第十六条取得进展奠定基础。过去就这些条款进行的讨论清楚表明，讨论涉及到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公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将会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只想提及保留意见和修正案问题，这是苏伊卡大使主持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时进行大量讨论的中心问题，讨论暴露出了不少分歧。

最后，我想呼吁所有与会者充分利用今年夏季剩余的时间在我们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中取得具体的进展。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奠定基础并创造最佳条件，以便使我们在今年年底可能决定开始做的任何闭会期间的工作有希望继续下去。

主席：我感谢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联合王国的尊贵代表索尔斯比大使发言。

索尔斯比女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向你担任主席职务表示祝贺。好象在不太久以前我曾高兴地欢迎你的到来。但现在你已以一位老手的自信心和果断作风接管了主席的职权，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对印度尼西亚的尊贵大使担任主席感到特别高兴，我自己的国家同该国有着长期密切友好的关系。此外，请允许我重复我早些时候对印度的泰贾大使在7月份对我们的领导表示的热烈赞赏。

我们现在正在接近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的最后阶段。在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大家普遍有决心在特别会议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对大量问题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工作。大家的情绪是：让我们继续做手头的工作，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今天早上，我想谈谈“手头的工作”的一个方面，即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缔结一项全球的、全面的、可进行有效核查的公约是英国政府和我们北约盟国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案方面最优先的项目之一。我们需要一个尽快切实可行的公约。但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公约，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公约。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今天上午我想谈其中两个问题：核查与资料交换。

我们谈判的中心议题是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核查制度。这是公约的关键所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我们可以满意地说，不论可能需要怎样的仔细调整，我们的“暂定案文”为核查已宣布的与附表〔1〕和〔2〕有关的活动的可靠程序奠定了基础。因此，大量的工作已经完成。

但对这些附表还有一点保留意见。迄今列入附表〔1〕和甚至列入附表〔3〕的化学战剂基本上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所熟知的并在5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传统的化学战剂。像石房蛤毒素这样的一二种比较新的化学战剂也已经有人提出，但所列的清单需要在某个时期加以修正，以便查明它们是否完整。我们还要为修改附表规定适当的程序，以便与技术发展的速度保持一致。

在附表〔1〕和〔2〕之外，核查程序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例如，目前对有关附表〔3〕的例行现场视察没有作出规定。而且迄今对未宣布设施的非对抗视察也没有作出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进行特别检查提出的宝贵建议是朝向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向。但国家登记并存的想法仍使我们面临着对公约来说完全不

加宣布的设施问题——即按照第六条附件应宣布的或应列入国家登记表但未列入的设施。目前设想的特别检查显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所有这些需要进一步苦思冥想。我国代表团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详细意见。

谈判的主要收获是已经有了支持质疑性视察制度的一致意见。主要结构业已就绪。然而，正如我们长期争辩的那样，质疑性视察是公约的主要安全网。从本质上看，它不可能取代对一项综合的有弹性的常规制度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在谈论核查办法。此外还有现场视察问题，仍有待用比到目前为止更为深入得多的办法加以解决。视察必须尽可能是插入性的，以便有效地达到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对机密的合理关心。如何才能协调这些标准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牢记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传统化学武器战剂，而且是任何可能的新产品。现在需要更为创新的想法。私营工业可以发挥作用。我们与我们自己的那些对公约的要求表现出很好了解的工业保持着密切的定期接触。核查手段可能是部分解决办法。私人和官方研究正在取得引起兴趣的进展。现在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然而有一点非常清楚，即在可预见的将来核查技术不会取代对现场视察的需要。我们将长期需要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如果我所说的有接近真理的地方，那么我们仍在探索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在没有做的事情中，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以使我们达到能够提供答案的程度呢？我想是有的。我认为，而且我国当局也认为，会议在其工作中已经达到了我们的概念需要付诸试验的阶段，而且要尽可能地现实，看它们能发挥多大作用，并试图找出改进措施。我们需要从理论走向试验。我们必须检验一下核查链中的主要环节，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最薄弱的环节，以便确定它们能否承担我们要求它们承担的任务，它们能否进一步加强。

我国当局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考虑实际视察有关设施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最初阶段的实际视察已在国家一级开始实行。如果要使试验有价值，那么首先必须仔细编制程序。视察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设施管理部门抱合作态度情况下具有“走过场”的性质，另一种是在管理部门在竭力掩盖和进行错误指导的情况下出现的情景。

我们希望在国家对民用工业进行实际视察后接着进行多边视察，我们已对苏联就这一点提出的建议表示欢迎。这将需要在本会议成员国间进行密切接触和合作。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已在就此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进行磋商，我对此感到高兴。我国代表团将乐意全力参与。

中导条约为插入性的核查措施开创了先例。我们期待着目前正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作准备的联合核查试验在核领域取得进展。让我们将这一经验应用于我们自己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

关于我想谈论的公约谈判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资料交换问题。我认为，现在普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提供准确的资料，尤其是那些拥有最大量的化学武器储存的国家提供准确资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新的资料以便使我们能够起草一份合情合理的公约。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一项公约要想吸引广泛的支持，那么可靠的资料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在相互的意向中建立必要的信任。

就我们来说，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实验。英国政府于1986年提议在联合王国的波顿唐防化机构和苏联的希哈内军事设施之间进行互访。最近刚刚进行了一次互访。我们高兴地欢迎苏联工作组于今年5月访问了波顿唐，英国工作组于7月初访问了希哈内。波顿唐只从事防护化学武器的研制工作。在5月的访问中，我们的目的是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开。我们的客人能够想去哪就去哪，他们在访问结束时表示满意。在希哈内，我们比去年10月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较短暂访问期间看到更多的东西。然而，我们了解到对这一领域适当的保密程度的不同态度。我国当局仍在评价这种旨在作为一种建立信任的做法而进行的互访。我们的谈判需要的这种公开性要求取得更大的进展。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需要关切的事情。

当然，提供资料不能仅靠访问。我们希望各国，尤其是化学武器拥有国将尽快向它的谈判伙伴提供最大数量的资料。苏联在CD/808号文件中提出了资料种类的清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包括联合王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在CD/828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清单。我国当局已经提供了这一资料，但我们准备继续这样做并提供最新情报。

下面我们将对CD/828号文件中要求的资料给予答复。首先，众所周知，联

合王国于50年代放弃了它自己的进攻性化学武器能力。1979年，本会议代表应邀在康沃尔郡楠塞库克观看了销毁我们废弃的实验性神经毒剂的设施。我们在CD/15号文件中阐述了当时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对有关化学武器和化学战剂的问题作如下答复：第一，联合王国在本国领土上或在任何别国领土上都不拥有化学武器。联合王国领土上也没有任何别国拥有的化学武器。第二，联合王国不拥有生产或储存化学武器的设施。第三，第六条附表〔1〕中的化学战剂暂定清单上列出的数量有限的化学物质可以在联合王国波顿唐的化学防护机构配制，用于防护装备的研制工作。波顿唐化学防护机构每次拥有的每一种这类化学品的数量都很少。第四，联合王国发现的旧军火或物剂均运到波顿唐化学防护机构，以便在那里的小型销毁设施进行销毁。该机构每次可销毁大约35公斤的毒剂。

CD/828号文件还要求提供民用化学工业中一些可能与公约有关的设施的资料。联合王国没有制订强迫私营工业向政府提供这种资料的法规。但是，联合王国化学工业协会提供了关于它的公司会员中那些生产附表〔1〕、〔2〕和〔3〕中所列化学物质的公司的资料。这些资料可概述如下：第一，有一家公司生产附表〔1〕中所列化学物质（少量的氮芥气用于医学）。第二，有四家公司生产附表〔2〕中所列化学物质。第三，有五家公司生产附表〔3〕中所列化学物质。更为详细的资料已列入CD/CW/WP.206号文件中，该文件将分发给各位尊贵的代表。

作为对这一领域的公开性作出的进一步承诺，我们汇编了联合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此后直到1956年我们放弃化学武器能力时生产化学武器毒剂的情况介绍。该介绍表明了生产的物剂类型和数额以及当时生产设施的位置，还叙述了我们在拆除生产设施方面的经验。我很高兴将这一资料作为CD/856号文件分发给各位尊贵的代表。

直到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开始生效并得到我们希望的一致批准之前，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协议书仍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我国政府对最近几个事例中使用化学武器表示震惊。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的反应极为不当。最近几天，新闻报道宣称现在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更为严重了。

我国外交大臣在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了若干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

书的有效性的建议。他的筹一项建议是，任何尚未成为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的政府应认真考虑加入这一议定书。我在这里重复这一点是值得的，因为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些成员国仍需成为缔约国。他的第二项建议是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对会员国提出的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调查。杰弗里·豪男爵建议秘书长立即详细制定“自动调查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程序”。他还说，这种调查应作为“例行公事进行，而不被卷入政治上的考虑”。我们非常希望现正在同一大楼里开会的专家小组将就一项联合国自动调查程序的程序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为了提请专家小组注意，我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表明了我们的观点的文件。

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固然是很重要的，防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最好办法是本会议努力进行谈判，达成一项全面的、全球性的、可进行有效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希望我所说的这一切强调了我国政府对坚持积极进行这些谈判的决心。这样一项禁止公约是全世界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它值得做出相当大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索尔斯比大使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还有代表团希望发言吗？巴基斯坦代表要求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阿西夫·埃兹迪先生（巴基斯坦）：8月9日，我通知会议成员国巴基斯坦对不扩散核武器作出了坚决而持久的承诺，并扼要阐述了巴基斯坦向印度提出的关于保持南亚为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尊贵的印度代表在8月11日的发言中行使了答辩权，对在这一论坛上提出这些问题的适当性表示怀疑，他说这些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双边性质的。本会议尊贵的代表们对这一论点十分熟悉，不过情况不同罢了。他们会记得一些属于一个不同小组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曾使用这种逻辑否认本会议作为国际社会的唯一多边谈判论坛所起的适当作用。我们对印度代表团现在也竟然使用同一论点表示失望。

核扩散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在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最后文件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上个月，几个代表团就不扩散条约签署20周年作了发言。还有几个其他代表团就这一问题正式散发了文件。有几个方面的人士对南亚核扩散表示关心。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对这一问题抱有兴趣是正当的。我们希望，巴基斯坦关于这一点的建议，将清楚表明我们对保持我们这一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区的真诚态度。

此外，从我国代表团和尊贵的印度代表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相互之间对对方国家的核方案存在着怀疑。指控和反指控只能使这些怀疑更为加深。因此，我们对印度的核方案没有提出任何这样的指控。相反，我们只是提及了巴基斯坦本着积极精神提出的建议，目的是消除这些疑虑和怀疑。

像尊贵的印度代表试图做的那样，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核武器问题同“伴随着次大陆分治而产生的具体因素”联系起来，这令人感到奇怪。这一具体问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4年印度进行核爆炸时。的确还有分治时出现的其他问题。但我们将不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有适当的多边论坛可供这样做。

尊贵的印度代表提到其核方案的“公开性”“同巴基斯坦的截然不同”。考虑到围绕1974年印度核爆炸的秘密和印度坚决拒绝接受对其核方案实行全面的保障措施，仅提及这两点，印度代表的这种断言很难令人置信。如果印度的核方案的确是公开性的，就像尊贵的印度代表所声明的那样，那么印度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两个国家同时接受全面的保障措施或相互视察对方的核设施的提议。

我们同意改善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不能单单取决于核武器问题的看法。不幸的是，的确还有其他几个问题。我们将继续利用每个适当的多边和双边论坛，力图解决这些问题。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还有代表希望发言吗？没有。

鉴于今天没有其他事情，我将宣布休会，但在此之前我想起在星期四全体会议之后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改进和有效进行本会议工作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我还想特别提到我接到了通知，8月17日星期三直到进一步通知之前，理事会会议厅及隔壁房间，1室和C.108室将被用于有关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直接谈判。7室将按谈判安排准备好供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使用，A.206和A.302室将准备好供本会议应请求进行非正式磋商，以代替1室和C.108室。3室将继续像过去一样供本会议使用。因此，本会议定于8月18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和裁军综合方案特设委员会会议将在三楼7号会议室举行。我还应要求宣布：在今天全体会议之后，C.108室将举行关于无核武器区综合裁军方案联系小组会议。

上午11时散会。

CD/PV.475
18 August 1988

CHINESE

裁军谈判会议

第四七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尔·洛埃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5次全体会议开幕。

在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议事工作之前，我愿代表本会议向巴基斯坦代表团并通过该代表团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就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阁下的不幸逝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哀悼。由于我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对他的不幸逝世深感悲痛。齐亚将军不仅是一个拥有众多穆斯林人口的兄弟亚洲国家的总统，而且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都极度重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及谋求世界和平。我谨请各位代表起立，为悼念齐亚将军阁下默哀一分钟。

我还愿就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阿诺德·拉菲尔的不幸逝世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深切同情和哀悼。现在，请希望代表各个集团表示悼念的各位代表发言。请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愿代表西方国家集团向巴基斯坦代表团并通过该代表团向巴基斯坦人民就其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不幸和悲惨逝世表示极度震惊、悲痛，及深切的悼念。失去一位国家领导人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但齐亚总统逝世的情况特别令人感到悲痛。我们还对在同一飞机爆炸事件中逝世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菲尔和赫伯特·沃森准将表示哀悼，

我愿请巴基斯坦代表团向其政府以及在这一悲惨事件中丧生者的家属转达我们的慰问。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愿补充说明，齐亚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在巴基斯坦他是自由的支持者，并是武装侵略的坚强有力的反对者。美国 and 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将深切地怀念他。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请允许我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巴基斯坦齐亚·哈克总统的不幸逝世向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哀悼。我愿请巴基斯坦代表团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的哀悼。并向已故齐亚·哈克总统的家属转达我们的真挚同情。我还愿就美国大使拉菲尔在该次灾难中的逝世向美国代表团表示哀悼。

范先生（中国）：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阁下不幸遇难，中国政府和人民非常震惊和悲伤。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巴基斯坦代表团并通过贵代表团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情深意长。齐亚·哈克总统为建立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关系作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这种友谊。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而努力。

在齐亚·哈克总统的领导之下，巴基斯坦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中国非常钦佩巴基斯坦政府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寻求公正解决地区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齐亚·哈克总统阁下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朋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美国代表团表示哀悼，请它转达中国代表团对同机遇难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我们的慰问。

马什哈迪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们对巴基斯坦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不幸逝世的悲惨事件感到十分震惊。21国集团对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以及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深切哀悼。21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及伊斯兰会议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我们对这一悲惨事件感到极其悲痛。作为巴基斯坦的邻国，我们失去了一位始终领导他的国家保持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兄弟关系和友好睦邻关系的领导人。伊朗失去了一位好兄弟和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我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21国集团还对飞机失事中所有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

主席：

按照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首先，我愿借此机会代表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欢迎新任命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伊什特万·沃尔高大使。我肯定，我们可以期待他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宝贵的贡献。

今天发言者名单上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印度代表。在请名单上的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愿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阿斯拉姆汗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我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及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本人向你并向所有在这一特别悲痛的时刻向我们表示十分友好的同情的尊贵的代表团表示感谢。我们将向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以及遇难者的家属转达各位的友好感情。

山田先生（日本）：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你来到裁军谈判会议表示热烈地欢迎，我极其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我们八月份的工作。你代表着亚洲的一个伟大国家，日本与贵国家有着最真诚和友好的关系。在你行使本会议的重要职责方面，我国代表团将给予无保留的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向巴基斯坦代表团说明我们在获悉齐亚·哈克总统的不幸逝世时是如何的极度震惊。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日本人民与巴基斯坦朋友们一起悼念他们总统的不幸去世。同时请允许我就阿诺德·拉菲尔大使和沃森准将的逝世向美国代表团表示真诚的悼念。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愿首先对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作出评价。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会议闭幕之前我曾在全会上说过：

“我们大家进行了许多小时的十分艰苦的工作，但这并没能使我们制定出一份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最后文件。我国代表团对此深表遗憾。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集中力量谋求协商一致意见的工作是一个十分可贵的进程。我们查明了就许多重大裁军问题存在集中意见的领域，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将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十分接近一致意见。我们不应将这看作是一次挫败。

“我特别注意到，在日本政府给予高度优先地位的两个问题上——禁止核试验和不扩散核武器——我们发现，国际社会中很多人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方向这一问题上与我们看法一致。

“随着我们继续进行多边裁军努力，解决一些与机制相关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我们就这些问题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也是令人鼓舞的。我们不应当听任这些重要的一致意见飘逝而去。在这些领域以及其它领域我们都应当继续竭尽全力。为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过去四个星期所查明的这些协商一致意见，或者萌发为协商一致意见的种子。

“对于我们面前的任务，日本政府承担其全部义务。”

我在裁军谈判会议就本议题发言之前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以便听取其他人的发言并使自己的评估作出客观的判断。自夏季会议开始以来，一些发言者已经提到了他们对特别会议的评估。我了解到各位中有许多人作出的评估与我刚才引用的内容一样。我特别愿意响应我的两位尊贵的同事所表示的意见。荷兰范斯海克大使七月十九日说：“我们应当在对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评估中纳入对所进行的对话、进行对话的气氛以及所提出和讨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和提议的赞赏。”在同一天，主席先生，你本人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说：“这届会议还加强了这样的一个信念，即，裁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务，而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进程，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是这一进程中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进程的目的。”我完全同意这两个发言。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败取决于从现在起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我们已经离任的亲密同事，巴基斯坦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作为全体委员会主席在该届特别会议的最后一天提交的文件以及其后在该文件基础上进行的讨论，很好地反映了该届会议集中意见的状况。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或忘记这些集中意见，这届特别会议当然就是一次失败。但是，如果我们在不懈努力谋求多边裁军进展的同时，利用该份文件和就该份文件进行的讨论作为进一步努力的基础，我们仍可以使这次特别会议成为一次成功。我们怎样才能确保这一成功呢？首先，我们必须加强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的工作，特别是关于核试验和化学武器方面的工作。在即将于纽约召开的下届大会会议上，我们必须扩大裁军各项目方面的协商一致意见的范围。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筹备工作将于明年开始，我们必须谋求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性的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由于上述原因，今天我愿谈谈我们议程上的两个优先项目，即禁止核试验和化学武器。

我国首相竹下登先生6月1日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发言中表示赞赏美国和苏联正加紧进行关于核试验的谈判，并强烈希望这两个国家进一步加快其谈判，尽早批准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和1974年限制禁试条约，以便进入限制核试验的下一阶段。他还强调说，应当充分利用美国和苏联之间积极事态发展的动力，促进争取禁止核试验的多边努力。

使我们受到鼓舞的是，我们注意到，此后在特别会议的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协商一致意见，集中强调裁军谈判会议需要加紧对禁止核试验的审议工作，同时，请美国和苏联在其谈判中考虑联合国会员国的意见，其中包括各会员国对于在有效裁军进程的范围内停止核试验的高度重视。

另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是，本月份和下个月美国和苏联将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核查试验，为完成两国逐阶段谈判的第一阶段扫清道路。第一阶段的内容就是要批准我在前面提到的两项条约。

我认为目前正在稳步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以便使双边和多边努力同时并举这种建设性办法即使不能在一夜之间也要最终开花结果。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不要使它在萌芽状态中夭折，而应细心加以培育。裁军谈判会议就禁止核试验开始实质性工作可以成为这一进程的最佳开端。

我们怎样才能开始裁军谈判会议四年以来未能进行的实质性工作呢？如我在去年8月所说，目前的政治现实是，在我们面前正式提出的各种职权范围草案都没有得到协商一致意见的支持。在去年4月，当时的主席维沃达大使提出了一项很有价值的倡议。一些西方国家表示愿意审议该项非正式提案，将其作为发展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维沃达大使最近再次提出了他的提案，社会主义集团的各成员国也对此表示支持。现在我们需要听取21国集团成员对这一提案的意见。让我们表现出灵活性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并使我们自己摆脱过去4年的僵局。让我们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集中意见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吧。

不久前，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德利维罗大使和泰尔阿达特大使向我们介绍了提出大会第42/26B号决议的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它们呼吁召开一次会议修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将其转为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部分核禁试条约缔约国郑重承诺做出努力“争取停止在任何时间的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以及“为此继续谈判”。我理解许多人对于多边讲坛内未就全面核禁试取得进展所感到的失望，这可能是促进他们诉诸修正案程序的原因。然而，在对大会第42/26B号决议进行表决时日本弃权，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能够并应当就全面核禁试进行最有意义的工作的地方。这样一种行动可能被看做是承认裁军谈判会议在核试验问题上遭受失败，并可能使我们在裁军会议内解决这一问题的认真努力受到破坏，我们对此表示郑重保留。

两星期以前召开了第二十六届会议的特设科学专家组就研究禁止核试验的核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工作。但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如果该专家组要继续就禁止核试验进行有益和相关的工作，就需要从裁军谈判会议得到适当的政治指导。在这方面，我愿回顾我国首相在特别会议上所做的宣布，即，日本将主办一次会议，使他们分享地震手段核查核试验经验的成果，并通知裁军谈判会议，目前正与联合国秘书处进行磋商，以使在明年春季由联合国主办召开一次会议。

为了争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即不扩散核武器。虽然这不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议程项目，但却是我们今后处理核问题的总范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和1995年的第五次审查会议将决定这一极其重要的条约的未来。随着这两次会议会期的接近，我认为我们越来越有必要结合三个主要核问题的相互间关系处理这些问题，即核裁军、核禁试和核不扩散，并制定一项将为我们所有人确保和平与安全的严谨的多边战略。

出于这一原因，日本特别高度重视这样一种认识：需要所有国家做出努力进一步加强不扩散制度，并需要其他措施制止和扭转核武器的扩散。这一认识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得到了广泛赞同。我们希望与其他各方一起积极工作确保把这种日益明确的认识变为具体的有意义行动。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一致认识到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性。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和此类凶残武器扩散的危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加强了对上述认识的支持。在本会议议程项目中，我们就这一项目的谈判已经并正在取得稳步进展。我愿对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博古米乌·苏伊卡大使勤奋的领导工作表示高度赞赏，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烈·齐马先生和墨西哥的巴勃罗·马塞多先生为我们工作取得进展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赞赏。我的助手被赋予主持C工作小组的工作。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认为，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现在已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我这并不是指对公约修修补补，或从法律角度对整个文本进行润色。要达到这一阶段，显然还有大量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必须确保公约真正具有全球性、有效性、可核查和切实可行性。我们只有通过就事物的本质进行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请恕我暂且不提谈判人的套语而去考虑一下对此了解不深的普通人将会怎样看待这一公约。我这样说的原因在于，这一公约归根结底必须被国际和国内的广大公众所接受才能做到真正有效。一个普通人可能希望得到保证，公约将真正地禁止化学武器。这首先就是在10年之内销毁所有的现有化学武器及其储存和生产设施。对他来说，重要的还有，在销毁期间其安全不应受到威胁。但如果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开始或继续生产化学武器，他将感到极度不安。

普通百姓还希望得到保证，工业界在今后将不再隐蔽或公开地研制或生产化学武器。在这方面将需要做出某些牺牲，对此，他们是会理解的，但是他们不会愿意放弃和平化学活动的产品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好处。他们乐于看到公约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不允许某些拥有和生产这些危险武器的人避开约束。更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希望能够确保，公约及其机构迅速有效地完成禁止和核查的职能，而不失去自身的重要性。

虽然这样说可能有些过于简单，但看来这是尽可能广泛的民众接受公约的必要条件。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就必须确保公约含有这些内容。现在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让我谈一谈普遍性或全球性。 我们应当考虑除了那些正在谈判的人以外可能还需要哪些人在哪一个阶段参与这一进程。 这将要求现实地考虑，何种范围的参与将能确保对公约全球有效性的信心。 我们还需要向许多国家表明，只有参加到谈判中去，而不是停留在谈判之外才符合它们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在这方面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用关于不遵守或违约的机制巩固和加强公约的权利与义务制度。 我们将必须在谈判结束时回答这一问题。

其次，国际社会对公约的信心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核查机制怎样才能切实发挥作用。 我认为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应按各缔约国对公约目标造成威胁的适当比例公平地负担核查重任。 在头10年中，这一重任很可能主要由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承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其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构成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威胁。 从第11年开始，民用化学工业将必须承担主要负担，而这将是永久性的。 不生产的核查机制将必须具有很高成本效率，这样才能使其持久。 在这方面，荷兰的范斯海克大使7月19日所说的一段话。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在核查方面十全十美的协定，而是一项具有必要核查能力的公约，以激发所有各方对实施公约的信心。”

我们应当首先确切了解我们将要加以核查的军事和民用设施都有哪些种类，以及有多少数量，并努力制定一整套适当的数据报告、仪器监测、例行和质疑现场视察及其他可能的手段。 我们应力求在核查要求和现有资源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这就需要进行脚踏实地的务实思维而不是空谈理论。 我欢迎有些国家最近提出的倡议，在多边数据交换进程中要面对现实，包括有关不生产在内的现实。

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地对我国的化学工业进行调查以编制有关的资料。 这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 但是，我们最初步的调查结果似乎表明，日本生产、消耗和加工第六条附表2和3内所列化学物质以及在“有待进一步讨论”标题下所列化学物质的厂家总数大约为700个，我再说一遍，700个——如果不加任何具体级限进行统计的话。 另外，还逐渐清楚地了解到，许多这些公司或厂家特别是其中的消耗和加工企业不是强大的企业巨人或寡头，而是些无法与此相比的中小型企业。 也许，日本的经济结构与西方国家和中央计划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同。 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由许多中小型乡镇企业组成的部门。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都是如此。我们将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此之多。我们可能需要研究的是，主要针对大型工业联合企业设计的核查制度或程序是否能有效地适用于这些较小的公司或厂家。

保护商业机密也是我们需要把目前的一般性讨论转向结合实际讨论的另一个领域。我希望看到，确定有关的讨论内容应以客观评价核查要求以及工业界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础，而不是以先验的假设为基础。在这方面，一个有益的重点可能是进一步仔细地研究设施附加装置的问题。

在我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些不同的内容纳入一项有效公约的问题时，我们认识到努力探索核查规定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是有益处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有益的务实方法就是分阶段逐步进行。也就是说，首先进行国家试验，然后集中所取得的经验，研究我们在多边范围内能做些什么。刚才我较为详细地谈论了化学武器谈判，原因就在于我认为从各个方面全面地认识前景将最终提供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捷径，即尽早达成化学武器公约。就我们议程上的其他重要问题包括禁止核试验问题寻找捷径可能要困难一些。但是，主席先生，和你一样，我也认为裁军是一个持续的进程，我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可以使其成功。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热烈欢迎自我上一次在全体会议发言以来参加我们会议的各位代表。我期待与肯尼亚的鲁洛尔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秘鲁的德利维罗大使和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一道密切地工作。

主席：

我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已经代表西方集团对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总统和美国驻巴

基斯坦大使的不幸逝世表示了哀悼，我愿表示同样的悼念。我祝贺匈牙利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新代表沃尔高大使在我们中间就任新职。

今天我愿简要谈谈有关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的议题。昨天，美国和苏联首次进行了由来自两国的人员在现场核查数据的一次核试验。通过这项试验，两国正在执行关于联合核查试验的议定书，这次试验包括两次核试验。第一次核试验于昨天格林维治时间 17 时 12 分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第二次试验计划于 1988 年 9 月 17 日在苏联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地进行。我们认为这一试验将是两个试验国之间关系的一次重大进展，这是第一次双方可直接就地证实对方的数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一再表示十分关心一个最终导致完全停止核试验的分阶段办法，因而希望解决妨碍批准 1974 年禁止核试验极限条约和 1976 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问题，这将是通往这一最终目标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联邦共和国格雷芬贝格的 13 个台阵站记录下第一次试验的地震讯号之后，我们在日内瓦立即收到了通过传真送来的一组地震图；现在正在分发这些资料。据估计，这次地震事件的规模约为体波振幅 = 5.5；根据我们的现有知识，这相当于湿硬质岩内 75 千吨当量。考虑到试验场地的实际地理条件，实际当量应在 100 千吨以上。另外，还可通过公共电信链路从我们设在格雷芬贝格由巴伐利亚埃朗根地震观测站操作的开放地震站索取这一资料。事实上，我们已了解到，一些国家已经接通了我们的开放台阵系统，并为它们自己记录下了第一次爆炸的数据。

谈到这里，我想谈一谈涉及本会议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工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仅仅两个星期以前结束了其夏季会议。对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瑞典的奥拉·达尔曼博士才干的主持下进行的宝贵工作，我国代表团已经一再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特别提出支持这一重要原则，即国际数据中心应当是对参加国开放的设施，便于它们随时得到任何资料和分析结果。今天所展示的我们“开放地震站”概念的能力有助于突出强调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这一“开放系统”的办法在不要求昂贵和尖端技术的情况下，可使索取者立即不受阻碍地获得记录下的地震波形数据。已经开放

其地震站及台阵便于直接检索的其他国家，或宣布准备在今后这样做的国家，也确认了立即存取地震数据的好处。

关于未来全球系统的设计，“开放站”概念将有助于制订交换波形数据的程序，而且也有助于解决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以前的会议上所处理的各种问题。其中特别是，国家数据中心与国际数据中心之间的通信问题。直接向参加台站检索的可能性从技术上使任何限制性的通信程序如，“区域原则”，即，国家数据中心与一个特定国际中心组成区域性协会成为无效。但是，可能有人会考虑这样一项原则对即将进行的全球数据交换试验究竟有何好处。我们谨建议，在设计未来的全球性地震监测网络时，从技术方面加以积极考虑，以便将目前的先进技术吸收进去。

一年以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参加者举办了一次技术观摩，成功地展示了“开放台站”概念的优越性。通过商用电话线路与格雷芬贝格的地震观察站数据记录系统建立了联系，在我们的联机屏幕上展示了波形数据的各个区段。如果在该次演示当天进行联合核查试验，该次核爆炸的地震讯号就会直接传送出来，而其结果会与已经散发的数据相同。关于目前正在就地震核查未来全面核禁试的相对优越性问题、以及利用不同的测量技术或者使若干核查办法相互结合的问题进行的辩论，我想指出，一旦公布了该次试验以及两个核大国以前核爆炸中任选10次的当量，就能大为改善对于两个试验场的规模——当量关系所作的估计。这将使专家们能够更好地评估不同测量方法的准确性，并为开展以教育为目的的讨论扩大基础，使人们懂得核查一项全球性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究竟需要如何结合各种核查技术。

对于计划在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核试验爆炸，我们将同对待第一次核查试验一样，作我们今天所作的一切。我们认为，各个开放地震设施之间立即就内华达试验场爆炸进行数据交换，再次表明了这一基本概念的益处，并证实通过开放台站交换地震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标准模式。因此，我们极力建议在设计未来全球地震监测系统时纳入这一概念。

苏德先生（印度）：

我谨代表印度代表团向巴基斯坦代表团并通过巴基斯坦代表团向巴基斯坦人民就齐亚·哈克总统的悲惨和不幸逝世表示真诚的哀悼。我们还对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同情。并请允许我向美国代表团就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重大损失表示哀悼。我还热烈欢迎匈牙利沃尔高大使，我国代表团期待着与他密切配合进行工作。

我今天发言介绍 CD/859号文件，题为“旨在实现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已经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拉吉夫·甘地首相在介绍该份文件时说：

“印度认为，人类有可能安然无恙地度过2000年。印度认为，在3000年以及以后也是有可能确保和平、安全和生存的。采取的办法就是协调行动。我们促请国际社会立即进行谈判，以期通过一项有时限的行动计划，实现一个无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秩序。”

印度提出的行动计划呼吁国际社会谈判一项有约束力的义务，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之下进行全面彻底裁军。

实现和平与安全一向是人类最远大的理想之一。过去，各国通过获取和拥有军备增强自己的安全。在核时代，这种办法不再有效。目前不再能够以敌对的模式将安全看作是零和博弈。今天，核武器的积累构成一种对人类未来的威胁而不是一种保护措施。因此，必须通过互相合作的努力以裁军争取安全。制止军备竞争和实现真正的裁军是首要和紧迫的任务。

该行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在22年之间消除一切核武器的一项方案。核裁军是行动计划的中心内容，另外在每一阶段还包括有其他措施，综合全面地推进进程。其中涉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削减常规军备、空间武器系统、控制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建立信任的并行措施、及其他声明；所有这些的目的都在于提供手段，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共同目标。同样，强调需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综合多边核查体系，以此作为在裁军进程中以及在无核武器的世界上确保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有利多边构架的一部分。

该项行动计划有四个基本特点。 简要地说就是：第一，所有国家作出承诺，在2010年之前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第二，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核裁军进程；第三，在每一阶段建立必要的信任，确保取得实际进展；以及第四，改变安全理论和体制机构以保持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每一阶段都要求就一系列措施同时进行谈判，这些措施是相互不可分割的。 第一阶段要求达成一项协议，削减50%的苏美战略武库。 同时，所有国家停止生产核武器和武器级别的裂变材料。 与此并行，第一阶段还要求暂时停止核武器试验，此后，开始就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

在此阶段的并行措施还包括缔结一项公约，在实现核裁军之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承诺不跨越核门坎，并就一项新的可最终取代歧视性不扩散条约的条约发起多边谈判。 在第一阶段中还必须完成禁止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

暂停试验和部署空间武器系统可望为今后达成协议禁止试验、发展和部署空间武器提供适当的构架。 尽管这一问题十分复杂，但不可否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比起制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困难任务要容易得多。 而现在我们确有可能面临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在第一阶段还有必要评价可能对国际安全产生不良影响的各种新技术，并随后进行谈判限制其军事应用。

在以后的各阶段中，计划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全球综合安全体系，以争取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这将包括采取体制方面的步骤，确保有效实施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作出安排，将裁军腾出的资源用于发展，并消除对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 同时，进行在联合国之下建立一体化多边核查体系的谈判，并在第三和最后阶段建成这样一个体系。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国际关系军事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为制止这一军事化，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结构。 产生这一需要的根源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世界。

很难设想以积累的百万吨当量来衡量人类的智慧，或者把人类的智慧用于设计导致相互毁灭的安全理论。正如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

“在地球上出现可见生命之后，需要经过三亿八千万年才有了第一只会飞的蝴蝶；此后又经过一亿八千万年才培育出专供观赏的玫瑰；与猿人祖先不同的人类经过了四个地质代才能驱赶鸟类并为爱情而死。在科学的黄金时代，设计出这样一种手段，只要一按动开关按钮就使得如此美丽和浩大的亿万年进程退回到其发展的原始状态，这丝毫不能为人类的才能增添光彩”。

总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此聚会的原因。

综合性裁军办法产生的根源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该条授权大会审议关于裁军和军备管制的原则。大会在1969年请裁委会制定一项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之下处理停止军备竞赛及全面彻底裁军问题所有方面的一项综合方案。1978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进一步推动了这方面的努力。《最后文件》第109段赋予裁军谈判委员会职权，拟定这样一项综合性方案。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制定这一方案的若干内容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有关目标、措施、机制和程序的各节。自那时以来，一个附属机构——先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的特设工作组，以后是裁军谈判会议内的特设委员会——一直在就一项方案草案进行谈判，以履行其职权。印度代表团对这一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认为CD/859号文件将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履行其长时间以来的职权，谈判一项综合方案以争取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之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主席：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到此结束。是否有其他任何代表希望发言？请美国代表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首先，我愿感谢你，主席先生，并向今天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菲尔大使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的所有其他代表团表示感谢。

最近，有些代表团提到1963年有限禁试条约的五个缔约国提议，即由条约

保存国召开一次会议，审议修正该条约的问题。所提议的修正案的目的是“将该条约转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美国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政策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是一项长期目标，必须从我们不再需要依赖核威慑来确保国际安全和稳定的时间范围看待这一目标；而且有待于实现广泛、深入、可核查的军备裁减，取得东西方常规力量之间的较稳定的平衡，扩大建立信任措施，并大大提高核查能力。

这一政策既有根有据又合情合理。在这方面，可以预料这一政策是长期的。尽管我们并不赞成在未审议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修正这一十分有效的条约，但也不应怀疑美国将履行作为有限禁试条约保存国政府之一的法律责任。为此目的，我们正在采取步骤确保迅速向所有缔约国散发拟议的修正案。这项工作将在近期完成。同时，应当回顾一下，我们和苏联正在进行可能导致核试验领域内取得真正进展的工作。当然，我指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核试验的分阶段谈判。

在去年12月的华盛顿首脑会议上，双方同意这一谈判的第一步必须就1974年禁试级限条约和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有效核查措施达成协议。这一步骤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和苏联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协议，在对方核试验场进行联合核查试验。正如其他人已经提到的那样，昨天美国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爆炸，在场的有大约45名苏联科学家、技术人员和观察员，并携带仪器以测量爆炸当量。初步测报认为地震事件与原计划相符。

从现在起再过一个月，将在苏联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核试验场进行另一次地下核爆炸联合核查试验。美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将与苏方人员同昨天在内华达所做的一样去测量其当量，使用我们选用的测量技术，CORTEX。这一技术是我们所知确定核爆炸当量最为准确并不会泄露敏感资料的技术。

在联合核查试验完成之后，我们希望完成禁试级限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核查议定书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已经接近就后一项条约的核查议定书达成协议。在此之后，我们期望双方批准这两项条约。美国期待着在此之后立即进行谈判，商讨执行一项与削减、并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并行方案相结合的限制、并最终停止核试验的分阶段方案。

大家都已看到，目前同时提出若干项关于核试验的倡议。分阶段办法承认，问题是复杂的，因此，谈判将是充满挑战的。与修正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提议不同，分阶段办法并不试图中断详尽的谈判并取消可能使全面核禁试产生的先决条件。我不愿以简单的方式讨论复杂的问题，也不愿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办法，相反，我呼吁那些渴望实行有助于国际稳定和安全的限制核试验的国家支持美国和苏联在分阶段办法方面的努力。

与这同时，另外让我们争取在本会议内建立一个有适当职权范围的特设委员会，就范围、核查和遵守等问题进行建设性、务实的多边工作。我向各位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为这样一个委员会进行努力。

最后我愿指出，会议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议程项目 1 下正在进行着杰出工作。我们不久将有机会研究该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进度报告。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目前正在开始第二次全球地震数据交换试验的实验工作，这一次将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并包括充分的波形数据。我们祝贺特设科学专家小组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并预祝小组继续取得成功。

主 席：

是否有任何其他成员希望发言？我注意到，没有人想发言。

今天秘书处在此分发了一份载有本会议及其各附属机构下星期内会议清单的非正式文件。与通常一样，这仅是暂定的，必要时可加以更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这份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 席：

如各位所知，本次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将紧接着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讨论改进本会议工作并提高其效率的问题。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项，现在我准备宣布会议休会。在此之前，应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的请求，我愿通

知各位，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将于今天下午4时30分在第三号会议室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之后将进行成员名额不限的磋商，为测试系统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程序研究化学工业试验性视察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在8月23日星期二上午与往常一样于10时在第七号会议室召开。

上午11时3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6
23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6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6和7，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然而，按照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

在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的代表。根据裁军谈判会议第465次全体会议的決定，现在我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李哲大使发言。

李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本月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你正以自己的机敏和丰富的经验指导着我们的工作。我还想对那些杰出的代表致以深深的谢意，由于他们的支持，希望对全面彻底裁军做出贡献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才得以参加这个庄严的会议。

40多年来，朝鲜的国土和人民被分隔，至今，它仍无力消除战争的危險。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家一样热切地希望缓和整个国际形势的紧张状态并非常关心裁军。能否解决裁军尤其是核裁军这一关键性问题完全取决于核武器国家的立场。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如果没有无核武器国家更为积极的努力，希望进行核裁军是困难的。就核裁军而言，根据当前日益呈现出缓和迹象的全球国际形势，继续对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要求建立非核化区的地区部署核武器是毫无道理的。拆除那些针对不拥有核武器国家和地区核武器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也无需很长的时间。

我国政府很早以前就宣布朝鲜半岛分界线以北的地区为非核化区。目前在南朝鲜部署着1000多件针对我们的核武器，它们是在那一地区爆发核战争的威胁的主要来源。美国军队仍呆在南朝鲜，其人数非但没有减少而是仍在增加，目前人数已逾4万；并且美国和南朝鲜投入大量的武器和几十万军队，不断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这种状况不断地威胁和困扰着我们。谁也不会从朝鲜半岛上的对峙和武装冲突中得到好处。如果在朝鲜爆发新的战火，我们将一无所获，美国不会安然无恙，南朝鲜也不会感到自在。我们必须选择一条使我们大家都能免为牺牲品的道路。我国政府考虑，各自对朝鲜的缓和与和平负有责任的我们这一边和

美国方面必须尽快地坐到同一张桌子旁。在这一方面，我国的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于7月20日建议最高人民会议和美国国会举行国会会谈。

某些人声称，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是为了防止他们所谓的来自北方的威胁，但我们认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会象他们说我们的那样去做。我国人民不希望再次爆发战争，不希望我国的领土化为灰烬，不希望我国受到恐怖的折磨。我们已提认，国会间的会谈可以在纽约举行，也可以在不壤或第三国举行，这样就有可能增进彼间的了解、对朝鲜半岛的缓和切实做出贡献并促进朝鲜南北方为重新统一举行对话。我们想告诉美国人，昨天彼此间的战争并不妨碍他们在今天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并且没有理由说当前敌对的关系不能在明天得到改善。在1950年代，我们就曾通过谈判停止了战火，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自动承担了将朝鲜半岛变成和平的非核化区并积极设法将其扩大到整个东北亚的义务，并正在采取实际的措施。为创造一种有利于消除核武器和撤走外国军队的气氛，我们已提议相互之间分阶段裁减武装力量，并为实现这一提议带头举行多国裁军谈判。继去年提出的这一建议之后，我国政府单方面裁减军队10万人。鉴于朝鲜土地上的紧张气氛，有必要就南北双方互不侵犯问题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今年，我们提议召开南北联席会议，尤其是7月20日我国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动倡议与南朝鲜的相应机构在联席会议上会面。关于南北双方互不侵犯共同宣言草案声明：第一，在任何情况下，双方均不对对方使用武力；第二，双方将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分歧和纠纷；第三，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皆不参与外国对对方的入侵或武装干涉行动；第四，目前的军事分界线为互不侵犯线；第五，双方将分阶段地裁减它们的武装部队并同时采取措施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和外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核武器。第六，它们应使目前的非军事区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在那一地区应尽力避免武装冲突和争端，并以做出保证的方法使中立国的检查部队在该地驻扎等等。本该对我们这一切努力做出反应，然而至今仍未见到，结果形势毫无变化。该种性质的单方面的措施要实现和平、安全和裁军是不够的。我们感到有必要注意如下事实，美国在世界其余地区实行缓和的同时仍在继续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和本会议证明裁军决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项原则，而且它有关每一个国家的政治意愿。今天，当第三届特别会议没有取得结果时，大家的眼光都盯着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谈判，并希望在全彻底裁军尤其是核裁军的领域里取得显著的成就。我国代表团非常欣赏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所采取的各种和平与核裁军的主动行动，希望削减50%的战略武器的协定早日签署，以此作为批准被人们欢迎为实现核裁军第一步的中导条约的后续行动。

在建立和平与非核化区的运动中人们可以看到无核武器国家为实现全彻底裁军所进行的反核斗争，这一运动正在国际上一天天壮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以统一的方式来增进和协调在整个世界上建立非核化区的进程。尤其应将注意力首先放在部署着诸如战术和战场核武器的核力量的第一线地区的非核化问题上，这些核力量对造成一场核战争有着最大的危险。国际上应该采取措施，结束核武器国家在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驻扎军队、设置核基地和发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

各国政府和人民希望今年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多年来它一直是裁军谈判会议讨论的议题。我国人民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化学武器的第一个受害者，我们认为解决缔结该公约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急切地盼望本会议的一项法律文件将能一劳永逸地在地球上结束化学战的恐惧。

裁军谈判会议所负有的诸如削减常规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起草全彻底裁军计划等任务是既重要又责任重大。我国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并实行合作，以确保会议真正取得进展。

主席：

我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及其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加拿大的代表马尔尚大使发言。

马尔尚先生（加拿大）：我今天的发言将主要谈论会议议程的第一个项目，即禁止核试验的根本问题，尤其将谈论一项未来条约的地震监测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在没有转入我发言的主要议题之前，我想代表我国政府将加拿大外交部长克拉克先生最近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加拿大是第一批参加该条约的国家之一）签订

20周年之际发表的声明介绍为本会议的一项正式文件。正如克拉克先生所说的，不扩散条约“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法律文书，它为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从法律上规定了有约束力的义务，并增进了和平使用核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它还通过谈判削减核武库确立了指导性的体制”。加拿大对所有国家成为这一文书的正式参加国的必要性尤为重视。克拉克先生还表示，他对美苏之间根据不扩散条约中裁军条款所确立的目标就削减核武器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明显进展表示满意。

我曾有机会强调加拿大重视禁止核试验。克拉克先于6月13日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讲话时重申了这一基本目标。该会议的最后几天各种观点都集中到这一目标上，使人产生一种希望，即不久将就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应开始工作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因此，在回到日内瓦以后，我们仍未能就对该委员会的授权取得一致意见，就更加令人失望了。现在我们大家为此目的共同努力还来得及。我们决没有竭尽一切可能就该项授权达成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刚才被重新列入议程的维沃达大使的折衷提议是一个极好的起点。

加拿大政府对五个国家最近提出的将限制核试验条约变成全面禁止在一切环境进行核试验的倡议给予了应有的注意。由于该倡议完全赞成尽快达成全面禁试的目标，加拿大政府很了解该倡议的动机。然而，对我们来说，该项倡议实现所期望的目标的可能性极小，这似乎是不容否认的。加拿大继续坚持如下的观点，直接谈判是做到彻底、真正可以核查地禁止核试验的唯一实际可行办法。

我们仍在寻找办法，试图为我们禁止核试验的工作建立一个辅助机构，尽管这样，但仍有一些希望。美国和苏联关于限制核试验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改进核查技术的第一阶段谈判不久将使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得到批准。第二阶段的谈判将集中在限制试验的当量和次数上。应该承认这是不够的。但是，否认这些谈判的重要性将会成为一个错误。即将批准的上述两项条约象征着通向大家广泛怀有的核禁试条约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有益的一步。

注意到科学专家小组主席达尔曼先生提交的该小组的最近工作报告同样令人鼓舞，该报告说，虽然在通向该目标——为将来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核查建立全球地震监测站网——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或许是缓慢和费力的，但仍然是实实在在和看得见的。科学专家小组在其最后一次会议上还精心设计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

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概念模式并就一个全球系统的运行标准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然而，加拿大专家已向我们指出，在制定这些准则所需的技术措施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该小组已决定进行预备性实验以为数据中心试验某些预计的功能，因此，大规模的二级数据交换实验现在正在进行。这些预备性实验得出的结果将使该小组改善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设计，该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将根据一项条约谈判并建立。加拿大高度重视并全力鼓励该项工作。为计划和进行该项大规模的实验，科学专家小组已要求加拿大的彼得·巴沙姆先生担任主要协调员，并且，在他承当该项重任时，加拿大政府准备全力支持他。

我高兴地宣布，加拿大准备主办一个关于对禁止核试验进行核查的地震数据交换专题技术讨论会，这是对该项实验的又一贡献。这个主要为专家召开的专题讨论会将于1989年9月在加拿大北部的耶洛奈夫举行。该讨论会将标志着耶洛奈夫现代化的地震中心正式开放，并给与会者一次机会，来评价这一作为面向未来地震核查网的现代化地震站原型的设施。该讨论会还将为与会者提供一次机会，通过大规模的数据交换实验来评价已经取得的进展，讨论尚待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关于日期、讨论会的计划和行政安排的更具体的细节将及时告知。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现在是否还有人希望发言？我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都熟悉有关共产主义的北朝鲜对南朝鲜赤裸裸的侵略和军事进攻及包括美国援助在内的联合国作出反应的朝鲜半岛近代史。共产主义的北朝鲜今天对美国的攻击是对我国代表团的严重冒犯和敌对行为。当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遭到侵略者的威胁时，美国将继续给予支持。美国呆在朝鲜半岛是由北朝鲜挑起的朝鲜战争的结果。

主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韩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我国大使同意，我代表他发言。我们的发言无意攻击任何人。我们仅仅在指出我们朝鲜半岛我们这一地区和世界目前的紧急状况和重要地位。我们仅仅在谈论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听到了一些朝鲜半岛的历史，在此问题上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我现在不说，因为本会议不是一个辨明谁该对这一区域问题负责的讲坛。但历史和时间会做出结论。

主席： 我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还有人想发言吗？我。

我想提请成员国注意一个非会议成员国塞内加尔要求参加会议。有关的信已于上星期五下午分发到各代表团的信箱里，塞内加尔的代表已表示，希望于8月25日星期四，在我们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如果在那次会议之前没有人向秘书处提出反对意见，我建议在下一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以便塞内加尔的代表可以在那天的会议上发言。

在休会之前，我还有两个简要的通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将按原计划于8月25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之后在星期五下午召开其另一次会议。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定于8月26日星期五下午3时在第七号会议室召开会议。

今天已没有别的事了，我现在准备休会。下一次裁军谈判会议的全体会议将于8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0时50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7
25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GE.88-64071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77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按照工作计划，裁军谈判会议今天继续审议项目 6 和项目 7，即“防止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和“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第 30 条，任何成员如想提出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也可提出。

正如在本周星期二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所宣布的，秘书处接到了一个非成员国——即塞内加尔——要求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来信。此信件已于上星期五通过信箱散发给各代表团。由于秘书处未接到对这一要求的任何反对意见，又鉴于塞内加尔代表表示过想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愿望，我建议，正如我们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所商定的那样，现在对秘书处散发的载于文件 CD/WP.347 中的决定草案采取行动。

如未见有人反对，我将认为会议同意这一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列在我今天发言名单上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塞内加尔、肯尼亚、罗马尼亚和蒙古的代表。此外，审议探测和鉴定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将介绍文件 CD/853 所载关于特设小组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进度报告。现在请第一位发言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韦沃达大使发言。

韦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请容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八月份主席以及高效率地履行你的职责。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的正式全体会议只剩下一次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已经可以作出结论：你指导有方，你为推进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提高会议议事效率尽了你最大的力量。我还要感谢印度的特贾大使在担任会议七月份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并祝现在已离开我们的特贾大使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主席先生，你现在担任主席所承担的责任肯定不轻。我们的会议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工作——这是这种性质的机构唯一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并在努力争取采取共同的方针，而这是费力的、复杂的。自从 1978 年会议采取现在这种组合形式以来，先后已有大约 60 人担任过主席，他们全能证明这一点。我有

幸在1987年4月担任了主席。当时我集中注意的议题之一是设立一个关于我们议程上的项目1，即禁止核试验的特设委员会。对这项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仔细磋商，可是到春季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点已相当明显，即既有的提案没有一个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

因此，我在1987年4月中冒昧草拟了一个提案，我认为这个提案是折中性的，它把所有既有任务草案的基本要素都考虑进去了。由于时间不够，也由于对如何处理我们议程上的项目1始终存在分歧，所以就我提出的我已作为非正式文件散发的提案所进行的磋商最后未能取得结果。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就核禁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但是这些磋商的经过情况，特别是磋商未能取得结果这一点，使我更加相信我们会议需要对议程项目1采取一种折衷的方针，使会议得以为实现停止核武器试验这个目标而开始进行实际工作。

目前，一些与这个最终目标有关的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支持与此有关的苏美双边谈判，这个谈判几天前已进入进行实际实验以便改进核爆炸当量检测程序的阶段。有些国家已表示愿意在核禁试的核查方面提供协助，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最近，有人提出主张说，可以对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即通称的莫斯科条约——进行修改。不用说，我国将赞成修改莫斯科条约，并把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地下爆炸。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同我们会议为实现核禁试所能做的工作是一致的和相辅相成的。

我们会议属下的科学专家小组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拟订交换地震资料的程序，这种程序将成为未来核禁试核查程序的一部分。但是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能够而且应当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在过去五年中，我们只是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核禁试问题，这样就无法对停止核试验问题的基本方面进行实质性辩论。

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该就我们议程上的项目1设置一个附属机构。我们仍然认为，对这样一个机构的任务问题需要采取折衷的方针。我在1987年4月提出的提案曾引起一些代表团的兴趣和积极反应，有鉴于此，我今天把它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个提案并非为捷克斯洛伐克所偏爱——而是试图达成一种折衷方案，以便能够为进一步磋商建立一个基础。

在决定正式印发这个提案时，我还考虑到了各区域集团的一些代表团的下述建议，就是使这个提案成为正式提案可能会有利于对之进行进一步讨论。这个提案中有关任务的措词，在座的各代表团是相当熟悉的，我只想再提一下，我们认为特设委员会应该着手就具体和相互有关的禁试问题，包括结构和范围以及核查和遵守问题，进行实质性工作。所有这一切工作都应看作是朝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我深信，如果我们会议对这个问题开始进行积极的审议，我们就能进一步探索朝着停止核试验方向前进的办法。

毫无疑问，我们议程上久已列入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各代表团已经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讨论和草拟一项旨在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并确保以后不再生产任何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公约。今年，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工作小组的三位协调人也曾不遗余力为进一步推进化学武器公约的审议工作而努力。三位协调人中有一位是我国代表团成员，我个人对此感到很高兴。

今年的会议不久便将结束，也许人们试图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作出某种评价。但是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进行这种评价并非易事。在今年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期间出现的倾向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很难预见哪一种倾向对未来的谈判进程影响更大。

我先谈谈我们认为是消极的东西，因为我宁愿我的发言能在尽可能乐观的调子中结束。在比较早的时候和下久以前，似乎已有一种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公约应该很明确地禁止一切化学武器，并以十分有效的方式确保立即停止生产并彻底销毁化学武器。此外，似乎那时大家还普遍一致认为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在用于和平目的的民用化工的外衣掩盖下制造化学武器。对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这些基本目标和目的，我们是否仍然保持一致意见？我们很想这样认为，可是也出现了一些怀疑。

首先，最近提出的某些建议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正在谈判的是这样一个公约，它从长远说来可能导致消除化学武器，可是，在此期间缔约国可以提高其现有的化学武器储存的质量并继续生产化学武器，同时，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加入公约之后可以决定开始建立它们制造化学武器的潜力。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我们已

为之谈判了多年——如果不是几十年的话——的公约的基本逻辑和宗旨背道而驰的。公约里决不能有允许生产化学武器、继续提高其质量和扩散这种武器的条款。有一件事也没有保障，就是在销毁期间和化学武器储存尚未全部消除以前，那些从这种很宽的条款中得到过好处的缔约国不会以各种各样理由决定退出公约。如若发生这种情况，可能对国际安全以及缔约国对公约的信任产生不利影响。在逐步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过程中，确保安全必须依靠商定的强制性措施，而不能依靠缔约国各别作出的不可预测的决定，即决定它们要还是不要化学武器，继续生产还是停止生产化学武器，以及是不是要提高化学武器的质量。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需要有严格的核查规定这一点，我们已经听了多年了。因此，人们会以为到了审议公约的具体条款的具体核查措施的时候，大家定会普遍以热切态度探求这种措施并使之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不幸的是，至少可以说并不是大家普遍都有这种热切态度。公约应规定的基本义务之一是不发展化学武器。然而，就目前而言，现在的“未定文本”根本没有提如何核查对这一基本义务的遵守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漏洞，应予弥补。偶尔有人提出这样的论调，就是有些活动是无法核查的，因此任何核查都不适用于它们。如果把这种推理也用于基本义务，那么，我们认为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缺点。我们所理解的核查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先是报告数据，进而对数据进行评估，最后是选定一个适当的视察制度。只要能够对监测程序和核查程序给予正确的兼顾，那就可以期望核查会产生某种效果，即使核查是在不大可能意外地发现一只装满表〔1〕所列化学品的烧瓶的设施里进行也会如此。一种似乎占上风的现实看法是，我们不能指望核查百分之百可靠，特别是对某些十分复杂的事情如无化学武器生产的核查，就更是如此。实际上，在任何监测和核查制度中，相互信任的建立和威慑力量都是与视察过程本身同时并存的。因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何要断然拒绝对某些情况进行任何监测和核查，而拒绝的理由仅仅是断言对某些设施进行视察不一定能取得直接的结果。

我简短谈一谈我们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工作中的最后一个消极面。我们认为对许多问题的讨论过于琐细。记住这样一点也许是有益的，这就是在公约生效之前，将会成立一个筹备机构进行工作，它在解决一些技术和组织问题时对于可能

的最初公约缔约国以及公约生效的条件的了解会比我们现在全面得多。此外，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成立的组织及其各种机构，尤其是技术秘书处，将会不断解决一些技术性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在最后拟订公约以前不必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细的讨论。

虽然我上面提到的消极倾向减缓了我们的工作步伐，但我们仍然相信也有一些积极的情况有助于工作的进展。其中一个主要情况是对军事事务趋向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对化学武器也是如此。近几年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和研讨会，国际机构派人参观了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设施，这些都使我们对面临的问题有了更好的了解。某些实际知识和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欢迎苏联提出的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组织对化工设施进行试验性视察的倡议。捷克斯洛伐克对这种试验感兴趣，打算参加。我们密切注视着在瑞典的埃克乌斯大使指导下就这种试验进行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我们也认为，制订检查清单和报告格式可能是有益的。同时，我们认为我们不应期望过高，奢望每次试验性视察都以标准化的方式进行。为将要进行的试验提出某些共同的特点当然是必要的，以便比较各次视察的报告和得出总的结论。但是我们不应该完全忽视创造性的方法，因为尤其在进行国家一级的视察期间，创造性的方法还能有助于产生新的、出乎意外的方法，这种情况在第一次实际视察一个未曾探索过的领域时很可能发生。埃克乌斯大使最初建议的时间表对我们说来毫无问题。倘若有人认为需要作些小的调整，这可以加以考虑。但是，如果有人建议大大延长这个时间表，那么我们将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做法。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答案的一些问题，到进行了试验性视察并作出评价以后解决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我们越早得到越好。

关于今年会议的积极方面，我还想提一下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上所取得的进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公约拟订工作中的缺陷之一。现在，这个缺陷终于快得到弥补了。关于如何进行根据质疑所作的现场视察以及视察人员在这种视察中的地位问题的讨论也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进一步修订第十一条和最后条款的工作情况也令人鼓舞。我国代表团希望我刚才提到的积极倾向能压倒消极倾向，并且希望能按照最近几年的惯例，把本次会议结束以后到1989年2月之间这段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继续为拟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工作。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也感谢他对会议主席的美言。按照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的决定，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塞内大使发言。

塞内先生（塞内加尔）：我首先要向先生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在这裁军前景充满希望的关键时刻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吉兆加强了我们的信念，相信在这里代表享有威望的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出席会议的杰出的同事们正在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作出价值不可估量的贡献，因为你们正在以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为基础努力建立一种稳定的集体安全体系。无可争议的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工作莫过于此，这里的多边外交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挑战所形成的沉重而又令人激动的责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请让我向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对国际事务的广泛经验和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方式启发了我们，使我们明白应该对裁军原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可贵的顾问，指导我理解裁军方面的最新文件。最后，我要向专家、外交家、裁军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帮助我们沿着这条充满陷阱的道路前进的人们致意。我要对他们说，即使在黑夜里，我们也必须能仰望天空，追随我们杰出的同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加齐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坚定目光，他多年来一直是裁军圣庙里最高的祭司之一。

今天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上发言，我首先要着重指出，在这第三个一千年即将到来的前夕，联合国确实正站在它史无前例的转折点上。毫无疑问，杰出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正在为联合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他今天上午正在主持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第一次和平谈判。我们欢迎停火，欢迎这场可怕战争的炮火声停息下来，希望这两个交战国在日内瓦找到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到裁军十分重要。为了实现联合国的最高目标，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是一项基本目标。再则，我们未来唯一应该走的道路是使下一个世纪不象行将结束的世纪这样充满战争和角逐、恐惧和不信任，而要真正成为能够开展有价值的、文明的国际合作的和平友爱的世纪。

人人都知道，我们世界正在发生真正的变化。自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的确提高了生活质量，然而把科学技术用于军事目的，特别是用于制造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危险。对于这个受托进行多边裁军谈判的重要机构的议程上的所有议题，我1985年4月23日在这里发言时曾有机会向诸位说明了我国代表团的想。当时我从一开始便强调军备竞赛问题，特别是核军备竞赛问题。军备竞赛继续在消耗各国发展所急需的巨额资源。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军事化强度最大的时代，核军备竞赛仍然是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核战争，使国家间不致因为突然袭击、某种失误、信息不通、意外事故或者误发警报而爆发核战争。

我们知道，两个主要联盟的武库有能力破坏我们这个星球，造成浩劫，消灭地球上的全部人类，毁灭几千年形成的文明遗产。这就是说，在核时代，人们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裁军的必要，从未如此痛切地感到裁军对维持世界和平说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争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杠杆。我们在1985年4月以谨慎的乐观态度欢迎美苏两国宣布它们已同意恢复当时已中止的双边裁军谈判。在那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发展，乐观精神开始获得所希望的成果。两个超级大国签署并批准了一项关于消除中程核武器的双边条约，还承诺要就它们的战略核武器裁减50%的问题进行谈判。不可否认，由于国际政治关系有了重大发展，情况已起了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缔结上述条约是由于它们已懂得，考虑到这个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大的多极世界的复杂性，裁军是谋求解决和平与安全、合作与发展这些国际问题的最好途径。

面对核大战的威胁，再也不能把战争视为一种政策的延伸，这种政策就是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而鼓吹进行可怕的军备竞赛，而不论这种军事力量是单方面部署还是在联盟之内部署。换句话说，国际和平不应该以武力政策为基础，而应该建立在决心超越意识形态集团和对抗情绪而致力于人类的共同生存这个基础上。因为，即使各国的利益、对事物轻重缓急的看法以及方针政策各不相同，各国的安全与维护和平、国际安全和裁军之间无疑有着密切和复杂的联系。说得更具体些，实现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在多边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无疑将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地区性冲突。实际上，我们应当联系这一点来分析第三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

的结果，挑出关键的主张和主要的论点，挑出会上提出的纲要、提案和建议。我知道有些著名的发言者已在这里评论过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有的说它失败了，有的说它半失败，还有象莫雷尔大使所强调的那样，说它是——我想借用他的原话——一次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失望的会议。所有这些说法无疑都能依照各人自己的立场作出解释。就我而言，我认为，第三届特别会议不可能是我们取得进展的顶峰，也不是起点，只不过是坚持不懈耐心寻求协商一致意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裁军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由一些不变的规则组成的教条，也不是某一派玄学或者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有很深的战略根源的信条，它今天正在强迫人的良知接受它，因为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正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有能力毁灭人类的未来和历史的连续性，毁灭人类的生存环境。

显然，由于世界上发生的变革与变迁，人们形成了一些概念，从而使裁军在今天具有多元性。除了涉及个人的处境和集体负责的要求之外，裁军还是一个关系到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本身的生存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尽管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没有产生最后文件，会上的讨论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象征和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裁军事业的深切关心。首先，出席会议的政治代表级别很高，计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23 位，副总统和副总理 7 位，外长 61 位，更别提非政府组织和来自五大洲的名人了——这表明国际社会对裁军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再则，辩论的范围很广，因此有可能从中发现新概念，领会技术性问题的多样性以及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全是可供思考的材料。这表明与会者对于实现业已经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所达成的历史性协商一致意见认可的目标、原则和宗旨的决心和信心已经倍增。

就这个论坛而言，我们认为应当同时从核、化学和常规武器的角度来研究裁军，其中包括研究种种平行的题目，如建立信任措施、核查、透明度、实况调查程序、新工艺发展及其和平应用以及防止其无控制的传播。所以，裁军可以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持续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国从全球迫切需要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现实和坚毅的精神通过多边途径来努力解决最严重的安全问题。

无可置辩的是，曾经有人可能认为，当两个超级大国批准关于消除两国的中程

和短程导弹的条约的时候,国际社会在第三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上将会得到一个空前未有的机会来拟订和通过一个中期和长期的多边裁军方案。然而,鉴于多边裁军谈判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要把各种主张写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文字从而获致协商一致意见也很困难,所以再没有比那更没把握的事了。实际上,在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上,看来所有大国都明白,对裁军和战略力量对比问题应当从全球范围和所有方面——核的、生物的、空间的、常规的等等方面——来考虑,同时要顾及安全方面的具体形势。

谁都知道,在第三世界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常规武器天天都在使用,它们的破坏力和进攻潜力也在不断增大。此外,签订一个消除某一类别核武器的条约虽然标志着出现了一种从数量上削减核武器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军备竞赛。这丝毫也不妨碍加紧把科学技术的进步成果用于研制一代新的核武器、常规武器或者空间武器。因此,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与会者往往重申,拥有规模最大和最先进的武库的超级大国在裁军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因此它们应当树立一个榜样,大幅度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和常规武库并且停止军备竞赛。这是支持目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积极趋势的最好办法,也是通过一些新措施来发展这种趋势的最好办法,这些新措施的目的应是加速限制军备的进程,以便进一步挖掘裁军的潜力和可能性。在这方面,苏美双边谈判同联合国主持下的多边裁军努力平行不悖地进行是富有建设性的,能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唯一谈判场所的地位。

简而言之,通过第三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的工作,不但可以确认裁军方面业已得到公认的轻重缓急的次序,而且还可能提出有益的新提案,以便有力地推动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的谈判继续下去。

在第三届特别会议所强调的有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当中,首先需要拟订一个普遍、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因此,裁军谈判会议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坚决朝着达成一项全面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协议的方向前进。特别是,一些有关使用化学武器及此种武器正在扩散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报告已经证实迫切需要在这方面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来最后完成公约草案的定稿工作。因此,应当继续就公约文本的各部分进行讨论,例如可依次讨论解决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根据质疑进行的视察、多边援

助、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最后条款等问题。然而，在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以及多边交换与此有关情报的问题澄清以后，再加上试验性视察，就有可能把核查制度的运行程序确定下来。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商定一套足够完善的制度来确保将来不生产化学武器，并为此制定强制性视察办法，并辅之以质疑性视察。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监督公约规定的执行情况以增加其透明度——不过这些还仅仅是进行工作时的假设而已。

与此同时，化学武器还在继续制造。此外，看来技术和化学战剂已越来越复杂，而且使用化学战剂的危险也在增加，尽管我们知道它们的扩散对人类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为了确保化学武器公约的全面实施，应该使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都参加和支持公约。这样才有可能使需要遵守的义务的内容较容易被接受，并激发所有国家的兴趣，以便为普遍加入公约准备基础。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南斯拉夫的建议，即在适当时候举行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如能缔结这样一个公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多边外交在裁军领域的一个无可置疑的胜利，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谈判机构和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所有代表团来说就更是如此。

第二，第三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的参加国还记得，各国曾就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的最后文件发表声明说，它们并不拥有公约第一条所列的任何毒剂、武器、装备或运载手段。当然，虽然作为一个原则，可以承认有关裁军的单方面声明的可信性是建立相互信任的一个因素，但是即令如此，单方面的声明也不能代替公约所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第三，第三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进行过程中还强调了禁止核试验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当澄清那些妨碍拟订哪怕只是有关任务的草案——更别谈全球性条约了——的问题，办法是找出重新估价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或者根据前后几个谈判机构所获得的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方面，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我之前发言的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刚才提出的建议，即可以交给一个谈判机构处理这个问题的任务。美利坚合众国同苏联已就1974年和1976年条约——

即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或称关于和平利用核爆炸的级限禁试条约——的批准问题开始进行双边谈判，这本身就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的一步。但是，不论这些双边谈判的重要性有多大，裁军谈判会议在禁止核试验方面的工作也决不能低估。

去年进行的试验爆炸达1600次以上，而且我们知道核试验还在继续。一些国家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性理由——例如可靠性和安全性——为进行爆炸辩解，其实我们知道它们的根本目的是研制更有效、威力更大的武器，从而加剧了质量上的军事竞赛。裁军谈判会议应该深入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应从哪些方面对禁止核试验进行核查，这个问题我的同事刚才也提到了。在这方面，应当逐步建立全球地震站网络，与此同时采取一些其他监测方法，例如卫星核查和就地视察，这样就能确保按照禁试条约的规定对核试验进行监测。有人认为，为了真正有利于国际社会，核试验问题会谈的初步目标应是达成一些把试验的当量和次数限制在具有军事意义的水平以下的协议，在达成协议时应有这样的谅解，即这只是过渡阶段，它应导致按照一个准确和合理的时间表缔结一项禁试条约。

第四，在限制核武器方面，在1968年7月1日签署、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的、现在已有136个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在全面裁军进程中的参考文件。这个条约与核裁军不可分割，因而仍然是维护世界安全与国家间的信任的至为重要的国际文件。最近西班牙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入了这个条约，沙特阿拉伯也表示了加入的意向。我借此机会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还有别的国家接着加入。具体地说，这一不扩散制度是多边合作的典范，它把已明确表示不去获取核武器的国家同已成为事实上的缔约国的国家召集到了一起。但是，当核裁军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不论是否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当为防止核扩散作出贡献。

换句话说，核裁军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好办法，因为不然的话，在我们即将庆祝不扩散条约缔结二十周年的时候，可能遭到严重损害的正是整个不扩散制度——主要的多边条约之一的主题。须知，归根到底，不扩散条约的目标不仅是防止出现新的核国家，而且还要迫使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按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所消除核

武器。由于存在这种不平等状况，有人就说不扩散条约归根结蒂只能起这样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核武器在并不拥有核武器而且已加入条约的国家中间横向扩散。这意味着最重要的义务之一仍然是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爆炸的条约。这不仅是防止出现新的核国家的先决条件，也是保持不扩散条约制度本身的先决条件。再则，按照同一派思想，不扩散条约缔约国还应当支持一些希望在自由作出的安排的基础上缔结区域性条约的国家集团的倡议，其目的是按照条约第七条的精神使它们所在地区没有任何核武器。同时，无核武器国家要求得到消极的集体安全保证并把这种保证用一个适当的正式国际文件规定下来，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大家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负有共同责任。

最后，我们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注意到，与会国还经常指出不扩散条约在序言中提到了1963年的部分核禁试条约，而这个条约提到需要谋求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并且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在不扩散条约缔结二十周年之际估量形势时必须认识到，尽管根据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规定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以及根据中程核武器条约将要采取一些措施，然而今天核武库扩充的规模要比1968年大得多。显然，美苏中程武器条约的签署和批准，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国在尊重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情况下各削减50%战略武器的谈判，都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步骤。

我还要指出，如能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并使两个主要联盟的常规武库达到平衡，那将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人们是信守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各项义务的。这样一种发展无疑将对地球上的核裁军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我们明白，我们应当防止所有国家切身的安全利益，由于在空间部署新的军事装置而遭受威胁。接下来就谈我要谈的最后一点，即防止空间军备竞赛。和平利用空间是个多侧面的问题，所以所有国家都应该积极参加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活动。的确，空间已经是拟订有关的国际文件时应该考虑到的保护措施的对象，因为与探索和利用空间有关的活动在进行时应当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原则。说得具体一些，我们应当巩固和加强适用于空间的现行法律制度，还应当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工作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1975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四条规定，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它射入空间的每一个物体性能的情况，而且首先要说明它是为军事用途还是其他用途设计的。然而，看来至今为止尚无任何一个空间物体在发射登记时写的是具有军事性能的物体。裁军谈判会议好几个成员国在1985年提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谈到卫星问题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些卫星有时执行民用任务，有时执行军事任务，有时两种任务兼而有之。但是，事实上，虽然现在还不能证明已经有武器被长期置放在轨道上，但是可以认为反卫星武器试验一直在进行。无论如何，必须防止空间大国为所欲为，把空间变成完全任凭它们决定的活动领域，因为同海床一样，空间也应该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应用现有的武器控制的法律制度来加强信任和增加透明度。我们如果明智的话，就应当记住1961年大会第1721(XVI)号决议规定的原则，而这项决议要求各国提供它们射入空间的物体的有关情报。长远目标应当是全面禁止发展、试验、制造和部署空间武器。同时，我们至少应当禁止反卫星武器，并且致力于研究定义问题和核查技术以便防止空间军备竞赛。

这些是目前的形势发展及其对全面裁军可能产生的影响所引起的想法。目前的形势发展带来了一些变化，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些变化通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及本裁军谈判会议内在裁军方面采取的种种主动行动正在我们眼前出现。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对实现任何形式的裁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多边努力对维持这个进程也至为重要，因为裁军是所有国家的义务。因此，双边努力和多边努力应当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扩大和加深就它议程上所有议题进行辩论的基础，联系它的谈判机构、议事程序和工作方法记住问题的轻重缓急。

借着目前的缓和气氛，我们应当要求对维持和平与国际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表现出政治意愿，愿意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军备竞赛问题、消除战争风险、遏制使用武力的做法和防止干涉行为，以期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这样就可以减少乃至消除造成不信任和恐惧以及对各国军事活动的误解和错误估计的原因，可以寻求通过谈判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尤其是世

界上为数很多的地区性冲突。

简而言之，每天都有事实告诉我们，世界已经进入谈判制度化的时代，如果想以妥协和尊重原则的精神现实地、有效地解决问题就免不了要进行谈判。然而，在这个世界裁军谈判机构内，虽然应该关心的最大问题是防止核浩劫，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一种不容逃避的需要，这就是，通过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谅解来防止一般战争，而达致相互谅解则要靠政治关系、经济合作、贸易和文化交流、尊重人道主义的法律，特别是促进人权。我们还应当在区域一级帮助采取限制军备措施，缔结裁军条约，建立无核武器区与和平区以增加国家之间的信任和稳定，从而改善国际政治形势。此外，在安全结构这个出现了新问题的领域里，非核防御能力的概念得到了重视，并引起了核裁军与常规裁军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国际机构比裁军谈判会议更适于负责进行全球范围的安全和裁军问题的谈判，以便依靠提高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领域里进行核查时的透明度来缔结持久的协议。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有关多边裁军的体制结构，确实不需要作任何重大变革。但是，我国代表团愿意重提一下，我们希望早在1983年通过的一个决定能得到执行，这个决定就是要均衡地增加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数目，以加强这个谈判机构的动力。最后，塞内加尔再次表示愿不遗余力为拟订综合裁军方案作出贡献，以期根据新形势更好地确定目标和重点以及未来各阶段工作的时间表和进行这些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

主席：感谢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会议主席的美言。现在请今天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肯尼亚代表鲁奥罗大使发言。

鲁奥罗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夏季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所以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和贵国代表团担任八月份会议主席。我还要对你以贵国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正式表示欢迎。你所代表的国家同肯尼亚有着十分良好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相信，在你履行职责——我们深信一定会十分出色——时能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为特贾大使在7月份主持裁军谈判会议期间的出色工作向他和印度代表团表示感谢。他已不再担任参加这个会议的印度代表团团长，所以我们

还愿在此向他道别，并祝他前程顺遂。我国代表团还要向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缅甸的丁吞大使、匈牙利的迈斯特尔大使以及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大使道别，并祝他们前途顺利。我还要向象我一样最近才参加这个会议的各代表团新团长表示欢迎，他们是：保加利亚的季米塔尔·科斯托夫大使、秘鲁的奥斯瓦尔多·德里韦罗大使和匈牙利的沃尔高·伊什特万大使。我可以向他们保证，他们进行这个会议的工作时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合作。我向在会议上发言时用很客气的话对我表示欢迎的各位杰出代表表示感谢。我向他们保证，在为实现本会议的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中，我国代表团随时愿意同他们合作。

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结果与大多数与会者的期望相反。会议讨论了一些重要的裁军问题，对某些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这些重要的讨论和一致意见并不能作为长久性的参考，因为没有产生结论文件来把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期间讨论的问题的结局记录下来。对许多问题是有可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然而在与国会所能支配的有限时间内，对少数问题根本不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由于未能对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议程上的所有问题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以无法通过结论文件。这个情况虽然令人遗憾，但是国际社会决不能因此感到沮丧。必须作更大的努力使裁军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无论它是在双边的、地区性的还是多边的论坛上讨论的。

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再次证实，裁军是个复杂的进程，在一个裁军谈判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不应总是指望一定能在另一个裁军谈判场所表现出来。我们这样说是想到了在联合国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以前举行的美苏双边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对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的种种评论发表过以后，大家一定看得很清楚，多边裁军努力要想获得成功，那就必须继续坚持过去我们已经同意的有关一切裁军问题的原则和目标。这个任务必须由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共同承担，因为在目前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国际和平与安全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美苏两国签署并已在不久前批准的关于从欧洲消除中程和中短程核武器的双边条约（中程核力量条约）受到欢迎，认为它是第一个把整整一类核武器消除掉的核裁

军条约。核武器的毁灭力和核战争的严重后果是有案可稽的事实，因此，美苏两国在多年积累了核武器以后现在带头减少核弹头的数量是值得赞扬的。将要消除的核武器的数量与仍然存在的核弹头的数量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但重要的是下述事实，即美苏两国已开始采取核裁军政策了。中程核力量条约规定有前所未有的核查程序，其目的是弄清双方遵守条约规定的情况，这些程序可以作为制订其他裁军协议的核查程序时的样板。中程核力量条约的谈判成功，也许为今后继续达成旨在消除其他类别核武器的协议打开了大门。苏联已邀请我们到伏尔加格勒参观苏联导弹的销毁情况，我国代表团希望接下来两个超级大国能遵照中程核力量条约真正销毁这些导弹。

美苏两国在最近的将来再缔结一个把战略核武器削减 50 % 的条约的可能性现在是在存在的。倘若这第二个条约也签署了，那将开创一个美苏关系的新纪元，并进而通过两国之间逐步的核裁军进程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核裁军对所有国家说来都是首要问题，越快采取措施实现这个目标，对我们大家和子孙后代说来这个世界就越安全。如果我们承认现有的核武库已足以消灭地球上的生命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国家都应当集中力量确保这种战争决不发生。在处理美国和苏联以及双方的盟国之间的关系时，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想着核武器而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因素。国家之间处理国际事务的基础不应当是相互猜疑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我们承认，各种有着历史根源的分歧助长了核军备竞赛，然而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核冲突中获得任何好处。我们记得，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1985 年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后发表了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宣称，“核战争决不可能打赢，因此决不应该打”。这是实话

我们对这个联合声明的理解是，它标志着美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在两国对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方面。它无异于明确承认，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核冲突中得利，因此它们愿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来防止发生这种冲突。我们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程核力量条约是朝着实现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所涉及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核裁军问题在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名列前茅，然而如果把会议所取得的成就与已为核裁军进行过的无数努力比较一下，可以明显看出，会议要切实解决议程上的核问题的话，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裁军谈判会议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就与核有关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未能取得进展。为实现对国际社会关系重大的核禁试而进行的工作也进展甚微。核试验还在促进更新式的核武器的研制，从而从核军备竞赛的步伐加快。

在裁军谈判会议内部，对于为讨论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而成立的一个附属机构的任务意见有分歧，然而大家一致认为，会议迟早必须解决整个这一问题。如若继续迟迟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有利于新的、杀伤力更大的核武器问世，只能使又有一些国家获得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增加。再则，禁止核试验是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缔约国——其中有一些是核武器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相一致的，因为它们当时保证它们意在“实现永远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和“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谈判”。1988年8月5日是这项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缔结二十五周年，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及包括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在内的许多国家提出的修正这个条约，使之把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包括进去的建议。这个建议同其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建议一样，值得所有国家认真考虑。

本会议的21国集团对禁止核试验问题已经好几次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它表现了灵活性，希望能得到相应的表示。很显然，就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成立的一个附属机构的任务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十分必要，应当为达到这个目标进行努力。应当使裁军谈判会议能为开始进行全面核禁试问题的多边谈判建立一个构架。21国集团1988年4月提出的载于文件CD/829中，有关任务的草案，其目的正是为了达成必要的协商一致意见，因为它采纳了其他集团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这个建议仍在桌面上，我们希望其他集团能给予很好的考虑。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已向人们表明，对于本会议议程上的所有问题，只要所有国家都显示自己的政治意愿，本会议就能取得怎么样的成就。显然现在仍有某些重要问题尚待在讨论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时彻底加以解决，然而谈判的步伐是令人鼓舞的，这是因为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都有决心解决这些余留问题。裁军谈判会议有希望能及时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鉴于有消息说，在已有结束希望的可悲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吁请所有国家继续信守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公约。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致力于消除这种武器确保永远不再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努力应当加强，同时本会议应当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有价值的讨论。我们坚决认为，外层空间应该仅仅用于和平目的，以促进各国的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外层空间，就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必须不遗余力防止把武器系统放置在空间，防止发展任何空间对空间、空间对地面或者地面对空间的武器系统。国际社会应当缔结一项多边协定，就在外层空间进行经过允许的、在概念上有明确定义的、一致同意的和平的军事活动问题作出规定。

作出有效的国际安排以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例如我的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对所有无核武器国家都很重要。应该记住，

这类国家中绝大部分由于加入了1968年不扩散条约——今年7月1日是这个条约签订二十周年纪念日——已放弃获取核武器的权利。这些国家期望，作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它们应受到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的无条件保障，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目前给予无核武器国家的保证是各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这种声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随时可以撤销。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指出，核武器国家单方面发表的声明，无论有多大诚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象倘若无核武器国家也单方面发表不获取核武器的声明也不会令人满意一样。在特设委员会里对消极的安全保证问题已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且我们赞成讨论如何制定一个既能解决核武器国家的不安，又能解决无核武器国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安的方案问题。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讨论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问题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有两个问题在特设委员会里是分开讨论的：一个是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这种武器今天尚不存在；第二个是禁止袭击核设施问题，这个问题十分现实。我们认为，在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联系小组的工作中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讨论，这就是敌意地倾倒放射性废料问题。我们完全支持尼日利亚代表团的阿齐基韦大使8月11日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的建议。敌意地倾倒或者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放射性废料是一种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潜在手段，因此各国应当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为了敌对目的或者在武装冲突中把放射性废料倾倒在另一国的领土上。

最近报道的往某些非洲国家秘密倾倒放射性废料和工业废料的事件令人遗憾。这种恶劣行为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他们的农业和总的环境都会造成严重后果。干这种事的人应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非洲国家需要的是核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放射性废料或者别的废料。非洲团结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今年5月9日到23日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第48届常会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停止在非洲倾倒核废料和工业废料。我们希望所有参与这种罪恶活动的人遵守决议的这项内容。

只要所有国家在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的谈判场所显示自己的政治意愿，裁军就

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裁军谈判会议若要取得所需要的结果，那么所有成员国都应当显示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完成对它议程上所有问题，首先是核裁军问题的谈判任务。

主席：感谢肯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会议主席的美言。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多尔古大使发言。

多尔古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前面几位代表一起对由你主持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工作表示满意，因为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加紧努力并尽可能使这种努力具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我们还由于你是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而欢迎你，因为罗马尼亚同贵国一直在各个方面保持并发展着友好合作关系。我还要为印度特贾大使在7月份以卓有成效的方式指导我们的工作而向他致敬。我还要向我们新来的同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秘鲁的德里韦罗大使和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表示欢迎。对于我们那些已完成在这里的工作、即将离开日内瓦的同事，我向他们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未来事业顺遂。

我们的塞内加尔同事向我们提到了人们对最近在纽约举行的特别会议的结果的各种各样评语。有人对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未能产生一个协商一致的最后文件表示遗憾，罗马尼亚代表团同他们一样感到失望。不论以什么观点看待这种结果，反正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失败。对这个失败不应该过分渲染，因为这届会议毕竟只是十分漫长的进程中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个失败却又格外令人遗憾，因为它反映了至今仍然未能使多边谈判在整个裁军努力中占有适当的地位。罗马尼亚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认为，让多边谈判取得这样一种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多边努力，首先是联合国内的多边努力，应当在裁军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双边的、区域性的和多边的谈判应该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以期在这个进程中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取得进展。

讲过了这些以后，象前面几位发言者一样，我要着重指出，我们不应当因为第三届特别会议的结局而灰心丧气。相反，这个结局应当激励我们加倍努力，首先是在这个机构内加倍努力，因为它是联合国在裁军方面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正

因为如此，我们赞成有人在会上表示的一些看法，认为在特别会议的对话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特别是认为有必要保持和扩大已经出现和解的领域，并在那些未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领域里努力使各种观点一致起来。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从纽约对话中所能汲取到的正面和反面经验，使我们能有更丰富的经验去处理问题，并促使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解决这些问题。

令人鼓舞的是，无论在特别会议上，还是在我们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人对裁军谈判会议的作用和宗旨提出疑问。相反，所有的发言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求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继续并加紧工作。但是，为了使这些发言可信，必须进而付诸行动，确保在发表言论之后就接着采取实际行动，达成具体的裁军协议。这里所涉及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因为这关系到和平与安全，最终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不错，苏美对话已经产生或者正在产生具体成果，甚至取得了某些突破。但是事实仍然是军备竞赛在继续，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如此。国际形势仍然复杂和矛盾，核战争威胁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类头上，同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同样黑暗的前景——文明和地球上生命的毁灭，因为中程核力量条约所规定的削减数量并不能对现有的毁灭力量产生很大影响。再则，通过利用科学技术的最近成就，发展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的进程仍在无情地继续。不但核武器如此，化学武器和常规武器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各种类型的武器和武器系统日趋精良，我们就必须承认，尽管已计划进行裁减，但武库里的有效毁灭能力仍在不断增强。我们已经强调过，现在没有理由乐而忘忧。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在裁军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所以应该鼓励这两个主要大国继续为裁减核武器而进行双边努力。它们进行双边努力是需要的，通过这种努力取得成果也是需要的，但这些还不足以成为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全面的裁军的必要条件。它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取代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多边努力。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采取具体步骤，以期在所有领域，首先在核军备领域，实现有意义的裁减。

核试验还在继续，这引起了特别关注，正如杰出的瑞典代表泰乌林大使所强调的，继续改进武器——这里指的是核武器——确实荒谬，因为据说这些武器的目的除了起威慑作用之外，是决不会使用的，而且目前进行谈判就是为了最后彻底消除这些武器。再则，继续进行这种试验就意味着给环境造成无法预见和不可挽回的破坏。大概正因为如此，第三届特别会议的辩论情况再次十分有力地说明，迫切需要订立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同时还需要采取措施制止任何使核武器现代化的做法。因此我国政府饶有兴趣地得悉并支持六个不结盟国家的倡议，这个倡议的目的是把莫斯科条约的范围扩大到把地下试验也包括在内。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相应议题即“禁止核试验”这个议题，我们同绝大多数代表团一样，宁愿参与对于根据21国集团提出的载于文件CD/829中的提案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问题的协商一致意见。同时，我们同意必须尽快开始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支持我们的同事和朋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米洛什·韦沃达大使刚才提出的折衷提案。

一些发言者提到了20年前签订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性。正如我们过去也曾提出过的一样，我们要借此机会再次提出，巩固这一不扩散制度的最好办法是按照条约的有关规定，采取具体、有意义和有利的核裁军措施。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是苏联和美国，在持续削减和消除核武器方面采取新的步骤，才能有助于使这个条约具有普遍性和加强它的有效性。我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关于尽快拟订一项综合核裁军方案的建议，这个方案的目标是分阶段削减并在2000年以前彻底消除核武器。

在结束这个有关核裁军的极其重要的话题之前，我必须向苏联代表团致谢，感谢阿列克赛·奥布霍夫大使对苏美就核和空间武器进行的双边谈判进展情况所作的介绍。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倾听了他的介绍。他作这个介绍是因为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一些代表团向有关核和空间武器问题的日内瓦双边谈判的与会者提出了要求。

关于外层空间，我们赞成任何禁止设计、发展和部署任何空间武器系统的措施，赞成严格遵守这方面的一切现行规则。在防止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扩展以及制止

军备竞赛的同时，还应当建立一种制度以确保作为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外层空间只用于和平目的。

为了确保各国有保持稳定和安全的条件，为了减少战争危险和实现裁军，必须在紧密配合下着手采取实际措施以求削减和消除核武器以及消除一切化学武器。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是赞成为起草一项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公约加紧进行谈判，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在公约尚未缔结和生效之前，各国应当重申日内瓦议定书的有效性并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使用这种武器。第二，公约应当确保平衡，即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必要平衡，特别是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与没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必要平衡。为此必须让每个国家都能和平和不受阻碍地发展化学工业，扩大各国之间在与实施公约有关的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发展每个国家的科学潜力以及把这种潜力仅仅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我国代表团对重新建立裁军谈判会议的特设委员会一事表示赞扬和欢迎，委员会的任务是把综合裁军方案最后定稿。我国代表团还要强调这样一个文件对于明确规定为了确保未来裁军谈判的能动性而应该遵循的主要道路的重要性。我们表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杰出的同事罗夫莱斯大使十分干练的主持下，以及由于为达成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坚持不懈进行努力的结果，将有可能尽快把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这样一个有明确规定的时间表和阶段的方案能使人清楚看到前景，并且有助于加强和提高联合国在裁军进程中应当发挥的头等重要的作用。

关于加强裁军谈判会议的功能和提高其效能的问题，我们认为，正在进行的工作——说到这里我们愿向七国集团及其主席、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大使表示敬意——并非不重要。当然，有些可以避免浪费我们的时间和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才能和各国政府的专门知识的机会我们没有利用。但是，我们和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以及谈判步伐不能令人满意主要不是由于工作安排不恰当或者程序不够完备所致。事实上，现在缺乏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全体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这里涉及到的是对多边主义的作用所持的总立场，亦即原则立场，因为裁军谈判会议事实上只不过是用多边方法讨论解决裁军问题的最合适的

场所而已。最后我要用同前一位发言代表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现已朝着裁军方向迈出了头几步，如果我们希望接下去还能采取其他措施以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有力的进程，那么，这种政治意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主席：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会议主席的美言。现在请蒙古代表巴亚特大使发言。

巴亚特先生（蒙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开始发言之前先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职务。你代表着一个伟大的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它同蒙古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指导审议工作时所表现出的富有技巧和十分认真的态度以及你为促进本会议的工作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我要向印度的特贾大使致谢，感谢他担任裁军谈判会议7月份主席期间对我们工作的明智指导。我们祝他一切顺利。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将乐于同他保持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如同对他的前任、我的好友迈斯特尔·戴维大使一样。

主席先生，我今天在发言中想谈谈我们议程上的项目4，即化学武器问题。蒙古仍然坚决支持早日缔结一项彻底、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我国已经宣布，我国没有化学武器，也不打算发展、生产或获取任何化学武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特别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样的公约在最近的将来就能缔结，从而永远结束化学武器的威胁。今天我怀着同样的信念申明，一俟公约准备就绪以供签字，我国政府打算成为第一批在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

自从今年7月化学武器问题谈判恢复以来，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的主席为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办法已经作了很大努力。然而，从有关公约草案文本的谈判情况来看，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目前迫切需要积极努力解决一些与公约有关的关键问题，需要所有与会国表现出政治意愿并乐于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想对公约草案中某些在我们看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条款发表几点意见。

在这届会议期间，A组继续就第六条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谈判参加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表〔1〕所列化学品及其有关的活动上。这样做很自

然，因为这些化学品对未来公约的实施造成的危险最大。众所周知，在公约草案“未定文本”中有一项一致同意的条款，就是这些化学品只能由一个小规模的设施来生产，其生产能力不得超过每年一吨。不过，氮芥子气的生产有可能作为公约的一个特殊例外，允许在这个小规模设施以外的地方生产，只要有有关的生产设施接受同规定小规模设施必须接受的一样严格的核查制度的核查。

未列入表〔1〕的致命剧毒化学品，也就是表〔4〕所列化学品以及相应的生产设施也可能对实现公约的目的造成重大危险。所有与会者都有这种担心。我们认为，公约应规定一些预先消除这种危险的条款。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办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深信，这个问题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解决，否则公约将发挥不了作用。在就表〔4〕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有人发表意见说，要对拟列入这个表的化学品进行核查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载于文件CD/792中的意见，即“如同对附件1、2和3所列的大部分物质一样，对致命剧毒化学品也能制订出完整的监督制度”。

谈判参加者的注意力迄今为止一直集中在如何正确处理化工业方面的机密情报问题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谈判中必须进而制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制度。尽管有种种固有的困难和复杂情况，我们还是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荷兰代表在工业专家会议上提出的对缔约国按照未来公约的规定必须向技术秘书处提供的情报进行分类的主张是令人感兴趣的。

我们欢迎已在瑞典的埃克乌斯大使指导下开始的关于进行一项实验问题的磋商，这项实验的目的是要检验目前谈判中正在制定的对民用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情况进行系统的国际监测的程序。我们深信，这项实验将确实有助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加强信任和改善整个谈判的气氛。同时，我们认为这项实验的准备工作和实际进行的时间要尽可能短一些，以便利用实验的结果来加快目前谈判的进行速度。

蒙古认为，解决除莠剂和农药问题的时机现已成熟。据联合国估计，完全由于处理不当（主要在发展中国家）而造成的农药中毒事件每年总共多达200万起，4万人死亡。这些骇人的数字再次突出说明需要在公约中列入一个条款，禁止把

这些化学品用作作战手段。

在为迅速完成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和缔结一项公约进行积极努力的同时,蒙古一贯坚决主张严格遵守并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为响应我国首先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2603B (XXIV)号决议,仅1970年一年就有14个国家加入了这个议定书。违反议定书的宗旨和原则,是与为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并摧毁生产这种武器的工业基础所作的努力不能相容的。因此,我们支持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制订一套自动调查有关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的程序的倡议。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十分重视公约中有关援助以及经济和技术合作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公约缔约国将承担促进化学工业和平发展的义务。

最后我要强调一下,在裁军谈判会议休会期间,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需要继续进行。在此种休会期间进行工作最近几年几乎已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常例,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富有成果的。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会议主席的美言。现在请今天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者,审议探测和鉴定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发言。

达尔曼先生 (瑞典):主席先生,我很高兴能向你报告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并介绍小组的工作进度报告,这个报告已载入文件CD/853。

小组从7月25日到8月5日举行了第26届正式会议,有24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出席。小组会议自始至终得到秘书处提供的出色服务。

小组在两年前商定要使最初曾在小组第一份报告(CCD/558)中介绍过的并于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试验(CD/720)的全球性系统大大现代化。这个新系统的基础是迅速交换波形和参数数据并由国际数据中心处理这些数据。

你们可能会问,这样一种利用已有的可交换和处理大量数据的现代技术的新系统将如何提高监测核禁试情况的可能性。新系统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过今天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于科学上的系统。它提供的数据不仅能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数据的质量也高得多。在国际数据中心使用来自许多地震监测站的波形数据能大大提高地震资料的质量,这特别是因为原始参数的质量提高了。它能进一步减少各监

测站观察到的不能同某一特定的地震联系在一起的信号的数量。尽量减少这种无关信号的数量很重要，因为这类信号可能使人捉摸不定甚至产生怀疑。

新系统还能随时提供高质量的波形数据以供各参加国接着进行仔细的分析。因此，使用来自这种现代化系统的数据将使所有条约缔约国有更大可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核查。采用现代技术和新的地震分析方法是不是也能提高这个系统的观察和鉴定小地震的能力呢？

在它的第一份报告（CCD/558）中，小组对一些初步的全球性网络（由大约50个地震站组成）的预计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所得的结果以及一些科学家各自进行的类似计算表明，总的说来北半球的监测能力相当于大约4级地震，至于南半球，至少要高半级才能以相同的概率被测到。4级地震相当于在密封的岩石里进行一次当量约为1000吨的爆炸。

后来小组没有再对监测能力进行任何评估，对这个问题也只进行过简略的讨论。不过，有些国家一直把各地震站或者全国性网络观察到的监测能力提供给小组。为了使大家对新系统设计中如果使用新技术的话对地震监测网络监测能力可能产生影响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个人愿意再说几句。

一个现代化地震站的灵敏度主要受制于永无休止的地下噪音。这种噪音因地点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在各大洲内的偏僻地方比较低。也有办法降低这种噪音，这就是建立矩阵地震站，各按适当的阵形放置一些传感器以形成天线。噪音降低的程度同传感器数目的平方根大致成比例；10个传感器能使噪音降低三分之二，25个传感器能降低噪音五分之四，如此等等。虽然现代技术不能大幅度提高单个地震站的监测能力，但采用数字记录和信号处理方法将会有助于进一步译出观察到的信号。有了现代技术，建立高灵敏度的矩阵地震站也比较容易。

多大的地震才能测到取决于地震发生处与地震站之间的距离。一些国家的调查表明，100公斤左右的水下爆炸能在距离大约100公里处测到，当量2吨的地下爆炸能在1000公里外测到。如果地震发生在2000到10000公里之间的远距离处，监测能力便不那么取决于实际距离，一般认为对位置恰当的地震而言，它相当于4级。

由此可见，一个地震网络的监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地震站密度的左右，同时也要看这些地震站是矩阵站还是单一站而定。例如，一个由500个站组成的网络的监测级限大大低于小组以前所讨论的由大约50个站组成的网络。拥有5000个站的网络的级限更低，因而能相应产生更多的数据可供分析和交换。

由于最近通讯设施的迅速发展，现在已有可能把大量数据从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依靠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能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这是我们几年前无法办到的。因此，关于全球性网络所能包括的地震站的数目，原则上不受技术上的限制。所以说，技术发展使我们有了建立一个高监测能力的全球系统的可能。至于我们应以多大的监测能力为努力目标，那是一个要从政治上去决定的问题。

小组已得到有关美苏两国进行联合核查试验情况的通报。这个试验包括进行和近距离记录两次核爆炸，一次在内华达试验场，于8月17日进行。另一次在塞米巴拉舍斯克，预定于今年9月14日进行。这两次爆炸以及从两国以前进行的核爆炸中选出来的10次爆炸的原始数据——包括当量、埋藏深度和地理条件——将普遍向外提供。我认为，这个做法，加上世界各地地震站所获得的观测结果，将为进一步发展地震分析方法以及评估全球性网络的能力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基础。

特设小组目前的任务可以归纳为如下三方面：提出第五次报告，说明现代化新系统的功能要求以及对设计这样一个系统的初步构想；进行一次大规模试验，测试这样一个系统的大部分关键成分以及这些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根据试验结果重新评估这个系统的初步设计。

小组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详细讨论了由小组技术秘书、挪威的弗罗德·林达尔博士主持起草的小组第五次报告草案，内有功能要求以及一个现代化国际系统的初步设计。报告及其附录（尚在编纂中）介绍说这个系统有四大组成部分：一个由高灵敏度的现代化地震站组成的全球性网络；每个参加国建立的全国性数据中心；能收集并分析可以获得的数据的国际数据中心；能在系统内快速交换情报资料的电信线路。

小组已就这个系统的功能要求取得一致意见，对这个系统的初步设计也已接近于达成一致意见。有些余留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安排电信线路的问题，尚须进一步讨论。但是，小组打算在小组下一届会议举行之后向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第五次报告。

至于大规模试验的规划工作，在由试验协调人、加拿大的彼得·巴沙姆博士主持编写的材料的指导下，小组已取得非常重大的进展。小组决定把这次大规模试验叫作“科学专家小组第二次技术试验”，简称第二次技术试验。根据以前商定的分阶段试验方针，小组已划定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起始阶段，包括在国家一级或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试验。这样的试验有一些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开始。从进度报告所附的关于这些起始试验的计划摘要中可以看出，这些试验与上述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有关系，范围很广，并将有世界各地的许多科学机构和科学家参加。小组将在下两届会议上审查这些起始活动的结果。

第二次技术试验的第二阶段是为进行正式全面试验铺平道路的准备阶段，或称“热身”阶段。正式全面试验就是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的技术试验。据现在预测，如果所有有关的设施和程序都能通过国家的或者合作的努力安排妥当，第二阶段即“热身”阶段的技术试验将在1989年底开始，第三阶段即正式全面阶段的技术试验将在1990年进行。现已开始的这项工作是一次范围广泛的、协调一致的科学工作。

特设小组建议，如果裁军谈判会议批准，特设小组下一届会议将于1989年3月6日到7日在日内瓦举行。

主席：感谢审议探测和监定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文件CD/853所载的报告。大家都知道，报告第10段中提出的关于特设小组下届会议日期的建议，需要由我们通过。我们将在8月30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做这件事。

今天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人已全部发言完毕。有没有其他成员希望在今天会上发言？我看没有了。

和往常一样，秘书处今天已散发了一份非正式文件，上面开列裁军谈判会议及

其附属机构将在下周举行的会议。当然，这只是通知，必要的话可以改动。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会议已通过这个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要通知各位成员，秘书处下周将开始散发年度报告草案的技术性部分以及与议程上未设附属机构的议题有关的实质性段落的草案。在下星期的适当时候我将提出审议这些草案的日期的建议。和往常一样，我们将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对技术性部分进行一读，实质性段落草案则将在非正式磋商中加以讨论。

我打算在今天同各附属机构主席讨论通过各特设委员会报告的截止时间，因为时间已经很紧迫。在裁军谈判会议休会之前只有14个工作日了，而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正如我在本周星期二全体会议上所宣布的，在今天我们这次会议散会后，关于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特设委员会将立即举行而不是明天下午举行下一次会议。我还想提醒一句，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定于明天，即8月26日在本会议室内举行，时间是下午3点钟。

我今天已没有别的事要谈，所以这次全体会议打算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地点在本会议室。

中午12时30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8
30 August 1988
CHINESE

第四七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8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维斯伯·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7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对美利坚合众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威廉·伯恩斯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他将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我要感谢他对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关心。我相信，各位成员一定会怀着浓厚的兴趣聆听他的讲话。

裁军谈判会议今天根据它的工作计划开始讨论议程项目8，即“综合裁军方案”。不过，根据它的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国想提出同裁军谈判会议工作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美利坚合众国、大韩民国和保加利亚的代表。现在请今天的第一位发言者，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威廉·伯恩斯先生阁下发言。

伯恩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同美国代表团一道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我已在日内瓦花了很多时间处理裁军问题。不过，我一直主要投身于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和太空武器问题会谈中进行的双边谈判，而且本周我还参加了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作为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我密切注视着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今天我看到会议室里有许多我与之有着共同目标的朋友和同事。我为有这个机会在尊敬的各位代表面前发言并直接参与你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主席先生，让我首先代表美国代表团对你干练地履行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主席的职责表示祝贺。印度尼西亚是美国的老朋友，你的代表团同我们的代表团一道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表明我们都致力于设法通过订立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的办法来加强国际安全。我还要向印度的特贾大使道别。在他担任印度代表团团长期间，我们的代表团同他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美国代表团还对匈牙利的沃尔高·伊斯特万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国代表团期待着同他和他的同事进行密切的合作。

自从大约5个月前我开始担任署长以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发生了很多情况，在双边、区域和多边的范围内都展开了活动。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总的来讲，这种活动的性质是积极的。我们认为，一位不偏不倚的观察家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我们所追求的为国际社会创造一个

比较安全和比较稳定的未来的根本目标。当然，这些不同的进展不是一夜之间就取得的。而且发生的事件也不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世界每天都面临着实际的和潜在的武装冲突，面临着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扩散的可能性。我们注意到危险的和起破坏稳定作用的核导弹和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我们还看到人们不顾最古老的国际法准则之一屡次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因此，虽然我们为最近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但是有待完成的任务仍然非常紧迫，没有时间进行自我庆祝，因为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我们的工作。我国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躺在过去的成就上睡大觉。

在双边军备控制领域，美国和苏联宣布中程核力量条约在今年6月1日开始生效。这项条约在历史上第一次禁止了整整一个类别的核武器，并且规定严格核查这些武器的销毁情况。我国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于今年早些时候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中导条约及其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现已作为CD/798号和CD/800号文件分发。

我高兴地向诸位报告，我们两国现在正在顺利地执行这项历史性条约中的视察规定。正如你们当中许多人最近目睹的那样，中程核力量条约中涉及的导弹正在销毁。与中导条约有关的设施正在受到监视，以确保条约条款得到执行。我曾是参加中程核力量问题谈判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看到谈判代表们长期的艰苦工作、美国和苏联政府其他官员的耐心努力以及双方联盟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的确使人非常满意。

诚然，中导条约规定的数量上的削减只占缔约国的核武器的一小部分。然而，如果说这些削减因此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那就错了。恰恰相反，这项条约标志着一个核军备削减进程的开始，而这个进程将有助于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加强安全和增进相互信任。此外，眼下对其他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特别是对我们的化学武器谈判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中导条约规定有严格的核查制度，在拟订其他裁军协议的核查条款时，这项制度将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有用先例。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中程核力量条约是一项重要的文件，是漫长而又艰巨的裁军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我开始担任目前的职务以来的这5个月里，美国和苏联还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在发射弹道导弹之前事先通知对方。这项协议也已提供给你们，现已作为

CD/847和CD/845号文件分发。这项协议旨在减少由于意外事件、错误估计和误解而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我们认为，它是一项使我们同苏联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的措施。稳定和可预测性有助于创造能促使裁军谈判取得进展的环境。因此，这项协议与我们为真正大幅度地、公平地和可以核查地削减双方的战略核武器作出的努力是有密切联系的。

7月12日，第十轮核武器和太空武器问题会谈在日内瓦这里开始举行。正如里根总统在当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指出的那样，双方在6年多的谈判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双方已原则上同意将战略力量削减50%，规定1600个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弹头不得超过6000枚，并进一步规定弹道导弹弹头不得超过4900枚，154个重型导弹的弹头不得超过1540枚。双方还同意将苏联导弹的投掷重量减少50%。此外，双方还就重型轰炸机携带的武器的计算规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包括好几种现场视察、数据交流和减少欺骗可能性的措施在内的某些核查措施，双方也存在着一致意见。联合条约草案文本中已经写下了这一进展，当然它也指出了仍然存在分歧的方面。

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中，关于核查机动导弹——如果有待订立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允许保留这种导弹的话——的概念和如何处理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问题，双方找到了一些共同点。

在讨论防御和太空问题的谈判中，我们的目标是设法在我们如何同苏联一道稳定地向更多地依靠不威胁任何人的有效防御力量过渡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双方正在谈判一项关于这些问题的单独协议，以便体现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去年12月在华盛顿首脑会晤中所概述的那些原则。此外，在战略防御领域进行研究、为可能向更大程度地依靠防御力量的方针过渡作准备的同时，一项旨在增强可预测性的议定书草案的拟订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在这些会谈开始时，几乎没有料到我们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为在防御和太空领域进行认真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用里根总统的话说，它是“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安全的世界的最大希望所在”。美国正在实施的研究、发展和试验计划完全符合1972年反弹道导弹

条约。而且，正如我们明确表示的那样，战略防御计划不是我们会在谈判中放弃或以限制性条款加以修改的东西。我们决心对它进行研究、试验，如果可行就进行部署！

我认识到，在座的许多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过6年的谈判之后，我们何时才能期望达成一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一项关于防御和太空问题的协议？我可以回答说，美国寻求的是合理的协议，美国不会按照任意决定的最后期限进行谈判。我还可以说，当涉及至关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时，美国认为，订立一项糟糕的协议还不如没有协议好。所以，我们将继续努力工作，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有耐心。

让我简短地谈谈仍然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首先，美国继续谋求禁止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未能制定出限制这种导弹的有效核查条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考虑保留一些这种导弹。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在莫斯科联合声明(CD/846号)中已经确定了一项可能的核查制度的一些内容，但是其他重要的内容尚待决定。

第二，美国谋求进一步把洲际弹道导弹弹头的数目规定为最多不得超过3000枚，以确保在订立一项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之后能大幅度削减这些威胁最大的武器系统，从而加强稳定。

第三，美国对于能否对带核弹头的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限额进行有效的核查仍然深感关切。在华盛顿首脑会晤中，美国和苏联同意寻求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限制部署带核弹头的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问题的解决办法。双方尚未找到这种解决办法。

第四，关于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问题，双方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中商定了一些把各类携带不同武器的重型轰炸机加以区分、将轰炸机从一种类别改成另一种类别以及计算轰炸机和弹头数目的规则。然而，一些重要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拟为携带空中发射的核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配备的弹头的数目、如何对待只能携带常规武器的轰炸机和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可容许的射程等问题。

正如我在发言的开头所指出的那样，我目前在日内瓦的职责包括担任参加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由于这次审查会议目前正

在进行，所以我不能详细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要指出，美国认为，苏联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大型相控阵雷达站的行动严重违反了这项条约的一个主要条款，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严重问题。

现在我要把视野稍微放大一点，简要地谈一个我认为对国际安全来说是严重的问题：弹道导弹扩散、核爆炸能力扩散和化学武器扩散构成的威胁。这些扩散中没有一种扩散是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和有利于国际稳定的。它只能使防止局部、区域、甚至全球爆发冲突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它只能使这样的冲突刚一发生就加以解决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海湾地区发生的可悲事件就是明证。

确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同意销毁它们的中程核力量的时候，类似的武器系统看来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美国强烈敦促所有其他国家仔细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努力争取采取措施消除这些起破坏稳定作用的导弹。

两个月前，舒尔茨国务卿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核爆炸能力扩散所造成的问题。今天我要强调一下他的讲话，尤其是他所说的美国认为这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在安全方面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的这番话。拟在1990年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的准备工作已在开始进行。美国谋求使不扩散条约的审查工作圆满结束并加强这项条约，还谋求能促进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其他措施。美国反对任何会使不扩散条约完结的计划，因为我们确信这将对国际安全的严重打击。要是取消不扩散条约中的限制措施，那就会产生引人注目的、起破坏稳定作用的影响。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不会解决任何安全问题；它只会造成新问题，使我们目前解决引起区域性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本问题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美国仍然坚信，要是全世界都加入不扩散条约，所有国家都会从中受益。

至于化学武器的扩散，这是一个与裁军谈判会议和订立一项全面的、能加以有效核查的和真正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的谈判直接相关的问题。屡次违反1925年禁止化学战的日内瓦议定书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力量，并违反了一项有关的国际准则，而这项国际准则半个多世纪来成功地阻止了各国

计划地把化学武器用作作战武器。由于这种一再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行爲未能激起人们立即予以有力的普遍谴责，这项国际准则进一步受到削弱。

美国致力于加强这一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准则。我们确信，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谈判订立一项全面的、可以核查的和真正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我马上就要谈到这个问题。然而，在你们谈判这项公约的时候，我想敦促你们记住从海湾战争中吸取的教训。

在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之前，我们还决心同别国密切合作，防止化学武器的危险扩散和非法使用。这应包括酌情施加政治压力，慎重地对某些化学品的出口实行管制，支持联合国对所有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进行调查。我们敦促其他国家同我们一道确保确立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准则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不致进一步受到削弱。

现在我想把话题从我们对扩散问题的关注转到通过谈判订立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这个重要的问题。弗里德斯多夫大使7月28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时详细介绍了美国对谈判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今天我不打算谈同样的问题。我倒想简要地阐述一下美国对谈判的总方针。简言之，美国致力于通过谈判订立一项全面的、能加以高效核查的和真正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从而将所有能够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都包括进去。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于1984年向这个机构提交了一份公约草案，即CD/500，它仍然是美国所持立场的基础。

同时，我们并不低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制定有效的核查方法、过渡期间使所有国家的安全不受减损和确保这项公约是真正全球性的公约方面仍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把这些问题作为仍然具有紧迫性的事情来解决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谋求的那种公约只能通过多边谈判来达成。裁军谈判会议必须集中力量争取达成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具体问题上，双边谈判可促进多边谈判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除了继续积极参加多边谈判以外，还定期同苏联和其他国家讨论一些关键问题，以期找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在我们看来，多边谈判和双边谈判都必不可少。此外，化学武器扩散的迹象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同没有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国家磋商。

正如你们所知，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谋求通过保持对化学武器进攻给予同样报复的能力使对方不敢发动这种进攻。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能力，直到通过缔结一项有效的、可以核查的、真正全球性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消除化学武器进攻的威胁为止。

正如大家所知，美国的总统竞选正在全面展开，目前正在对许多问题上可供选择的政策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是对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人们却没有进行什么辩论。美国致力于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决心是一种持久的、两党一致的决心。在新政府明年1月开始执政以前，里根政府将继续认真地追求这一目标。我们决心同所有代表团一道努力争取解决仍然存在的棘手问题。

我只想补充一两句告诫的话。当你们谈判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即将完成时，要抵制忽略细节而匆忙签字的诱惑。如果认为一个筹备委员会或某种理事机构能解决你们经验丰富的专家好几年间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是不现实的，解决分歧的时间是在条约生效之前。我想提出的第二点意见是，实习视察对于你们在还来得及——即在条约生效之前——解决争议的时候去对于潜在的争议可能十分有用。

我提到了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许多国家对于未能就那届会议的一份结论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失望，对此美国具有同感。但是我们并不认为那届会议是失败的。正如在这个机构发言的其他代表所指出的那样，已经进行的意见交换和为就那份结论文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所作的努力，都表明大家对我们共同寻求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的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我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总不是坏事情。

美国仍然致力于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多边方式解决军备限制和裁军问题，我今天在这里出席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也致力于利用它认为有可能加强安全的任何方式——其中包括双边和区域的方式。在这方面，我想提及斯德哥尔摩协议继续得到贯彻执行这一令人鼓舞的情况、该协议所规定的监视某些军事活动遵守条约情况的强制性现场核查程序以及在维也纳进行的旨在就两种独立的谈判达成协议的两组会谈。这两种独立的谈判将分别讨论在欧洲进一步建立信任和加强安全的措施问题和欧洲的常规武器问题。

军备限制和裁军领域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还有一些对这个机构来说也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核试验和外层空间问题，因时间关系我今天没有谈到。 关于核试验，弗里德斯多夫大使8月18日概述了美国对为达成一项有效的、可以核查的禁止核试验条约所能采取的一些办法的看法。 此外，他还就8月17日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第一阶段联合核查试验情况向裁军谈判会议作了初步报告。 关于外层空间，美国尚未找到可在多边谈判中讨论的任何新的切实可行的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措施。 不过，我们仍然有兴趣并且愿意在裁军谈判会议里探讨与空间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

最后，让我再说一遍，我为有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而感到荣幸。 我从华盛顿密切注视着你们的工作，我祝愿裁军谈判会议在解决它议程上的多边问题方面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表的重要讲话，感谢他对本主席讲的友好话语。 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李尚玉大使发言。

李先生（大韩民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韩民国政府对裁军谈判会议决定邀请大韩民国代表出席它的1988年会议的第二阶段会议并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感谢。

主席先生，我谨对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为给裁军谈判会议作出所有必要的安排和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作出的热心的努力。

首先，我想对最近结束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谈几点看法。 这届特别会议是在裁军方面出现积极的事态发展和东西方关系有了改善迹象的背景下召开的，因而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和期望。 美国和苏联签署和批准了中程核力量条约，这是有史以来为消除整整一个类别的核武器而缔结的第一项条约。 在这里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中也在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种积极的事态发展表明，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共同认为，不能通过军备竞赛和武器积累的不断增多来确保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安全。

9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200多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这届会议，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国际社会对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 与会者就对目前国际

形势的估价和将来的裁军方向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许多国家提出了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切实可行的建设性建议。

确实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许多与会者为制定一个实现持久和平和安全这个目标的共同方针作出了巨大努力，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还是未能产生一份结论文件。然而，我国代表团并不认为这届会议是失败了。我们认为，这届会议是适时的、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把各国或国家集团目前对裁军问题的不同看法汇集在一起，弄清看法一致的领域和存在分歧的领域。因此，应把这届会议看作是漫长的多边裁军谈判过程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这届会议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是在会上取得的经验却可以作为给国际社会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努力制定一项稳妥的和现实的未来方针的牢固基础。在此基础上，应该采取一致和果断的行动来寻找一个全面解决裁军领域的许多问题的方法，巩固和扩大意见一致的领域。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可以指望取得实际成就的重要领域之一是加强核不扩散制度。7月1日，我们庆祝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供签署20周年。不扩散条约规定建立的不扩散制度在限制核武器在无核国家中间扩散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人们可以批评说，这个制度不可能在防止核国家间的核军备竞赛方面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加强这个制度将有助于实现全面的核裁军。持这种坦率的乐观态度的主要理由之一是这个制度是以罕见的国际支持为基础的，因为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大韩民国自1975年加入不扩散条约以来一直忠实地遵守它的条款，并将继续履行它原来承担的不扩散义务。我国代表团敦促所有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早日加入。

今年8月也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签订25周年。这项部分禁试条约以及不扩散条约被视为多边裁军谈判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对减缓核军备竞赛和阻止核武器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它未能完全制止核武器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继续发展。核武器的破坏力变得越来越厉害，它们的潜力也变得越来越可怕。我国代表团认为，核武器的纵向扩散应该通过订立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和逐步进行核裁军的办法来加以制止。在这方面，我们对美

国和苏联达成的将它们进攻性战略武器减少50%的原则协议表示欢迎。我们希望它们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能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积极的成果。

核裁军对裁军谈判会议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事情。国际社会面临着许多其他挑战，例如化学武器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制订一项彻底、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在这项公约缔结之前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缔结一项关于化学武器的多边协议是国际社会应该最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容易制造，成本不高。每一种途径都应加以探索，以确保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参与其事。它们应该共同制定进行现场视察和根据质疑视察的有效办法。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能早日提出一项有效的和可以核查的化学武器公约。正如我们都知的那样，使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后得到解决将是最艰巨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

虽然对安全的看法各异，但是各国的一个共同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应在多边裁军谈判中得到尊重。采取裁军措施时不应忽略独立国家关心的安全问题，不管它们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是强国还是弱国，是大国还是小国。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核查，认为这是保证裁军工作取得成功的一个并行措施。充分有效的核查措施是履行任何军备控制和裁军协议的必要条件。

我们对裁军审议委员会在1988年第一次实务会议上拟定的核查原则表示欢迎和支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制定与核查有关的适当的指导方针，以消除每个国家的正当担心并达到每项协议的要求。

最近几年，人们再次意识到建立信任措施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人们越来越支持在军事问题上加强公开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我认为，这样做有助于消除裁军工作的障碍，即不信任和担心。我们应该进一步促进建设性的对话，制定建立信任的措施，以便进一步创造比较有利于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这个目标的环境。

今天，世界已进入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进行和解与合作的时代。许多国家正在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内部和外部变革和改革的要求。一些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最近有了解决的迹象。

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韩半岛的紧张局势依然未见缓和。尽管韩战结束至今已35年了，但韩国南北方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敌意和不信任。双方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在1988年7月7日发表的一项特别声明中，阐明了同北韩进行和解与合作的一套包括六点内容的政策方针。采取这一新的主动行动的目的在于结束南北韩之间以竞争和对抗为特点的消极外交，以便在韩半岛实现持久和平与统一。我们希望，这一新政策，加上目前出现的和解与合作的世界潮流，将进一步推动韩国南北方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并加速最终和平统一的步伐。

我现在想扼要地谈一谈韩半岛的裁军问题。我国政府认为，韩国南北方举行裁军谈判的首要条件是消除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恢复相互信任。大韩民国外务部长官6月10日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建立信任的重要性。鉴于韩国南北方之间关系的现状和裁军所涉及的复杂因素，他提出了韩半岛裁军分三个阶段进行的方案。首先，双方应通过恢复对话和扩大接触建立相互间的信任。第二，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作为防止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最后，双方应就实现在本半岛裁军的目标的具体措施举行谈判。

一俟南北方之间恢复互相信任并作出必要的制度上的安全安排，双方将能采取诸如交换军事情报和举行军事专家会议等比较具体的进行裁军谈判的步骤。同时，双方将考虑建立军事当局之间的直接通信联系和作出在进行重大军事活动之前事先通知对方以及观察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安排。这些措施将使双方中的每一方都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对方军事活动的格局，使它们得以比较容易和比较快地发现异常情况，从而增加双方在裁军谈判中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机会。

鉴于正如第三届裁军特别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在多边裁军努力中难以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裁军谈判会议这个独一无二的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多边谈判机构，在确定未来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方向方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并负有更大的责任。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坚决支持多边裁军努力，特别是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的多边裁军努力。我们很高兴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将不遗余力进行合作，以帮助会议完成其重要使命。

主席：谢谢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谢谢他对本主席所讲的那些过奖的话。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科斯托夫大使发言。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首先，我要欢迎我们的两位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和缅甸的昂丹大使加入我们的行列。我祝愿他们在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取得很大成就。我很高兴向他们保证，我热切地希望我们代表团之间现有的合作关系能保持下去。

在最近几次全体会议上，大多数发言者都特别——我甚至可以说是格外——注意就缔结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进行的谈判。这很自然。夏季会议即将结束，这就需要对裁军谈判会议又一次每年一度的会议作出评估，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谈判上。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想谈谈这些谈判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表明我们的态度。

总的说来，谈判是在有利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必须尽快确定该公约的最后文本，对此谁都没有异议。这一点从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期间各国外长的发言中就可以清楚地看来。苏美首脑莫斯科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肯定了“作为一项仍然紧迫的事项为解决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独特的任务并达成一项有效的公约所作努力的重要性”。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取得了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制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裁军谈判会议目前面临的一项特别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华沙公报再次指出，裁军方面的首要目标之一是缔结一项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

永远消除整整一个类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据认为几乎已经绝迹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务是十分紧迫的，目前出现的使用这些武器的现象和这些武器扩散的危险，使这一任务更显得紧迫。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在海湾战争后期越来越多地使用毒气的证据，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由于这个原因，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应该进一步下定决心，尽力确保尽早完成进行了多年的谈判。有人说，如果不马上禁止，“化学武器就会扩散开来”，他们的说法也许是对的。

人们可能会问，有利的政治气氛已在谈判中转化为具体结果了吗？对这一问题给予简单的回答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曲折反复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谈判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指出，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已作出并且仍在作

出很大的努力来加快谈判的步伐。在这方面，他一直得到几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奇马同志（捷克斯洛伐克）、马塞多先生（墨西哥）和沼田先生（日本）的大力支持。我们十分感谢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的主席的献身精神和他们所作的贡献。

在谈判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谈判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便一方面确保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另一方面又不妨碍为和平目的开发和生产化学产品。然而，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必须制订出一些规定并就这些规定取得一致意见，而且这些规定要考虑到不同的合理要求，即首先，要平等对待两种产业——国营产业和私人产业；第二，要考虑到产品的特性，不仅要考虑到大工业企业产品的特性，而且也要考虑到中小企业产品的特性；第三，要建立一种核查制度，这种核查制度应当是既有效，从财政上讲又是合理的；第四，保证对所提供的信息保密。由于这一任务十分复杂，因此完全不可能对最大限度为何作出任何规定，并且需要作出很大努力以求找到共同的基础来达成一项解决方案，这项解决方案要使人们对公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抱有信心。

我国代表团支持为加速解决与第六条草拟工作有关的问题所采取的一切步骤。我们认为，与民用化学工业的代表举行的会晤是一种有益的主动行动。在1989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春季和夏季会议期间继续举行这样的会晤是有利于谈判的。

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提出的在民用化学工业中进行国际试验的建议。我们希望，这种试验能对拟订有关民用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的规定作出有益的贡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进行这种试验的准备工作已进入了实际阶段。

正如保加利亚外交部长P·姆拉德诺夫先生阁下4月14日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所说的，我国化学工业不生产表〔2〕中所列的任何可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主要先质。因此，我们大概不会有需要接受例行国际核查的设施。尽管如此，我们对试验结果仍然很感兴趣。我们希望，在试验后提出的情况报告将有助于制订出进行特别检查的规定，而在特别检查中，主角将是技术人员。将来也可能会进行关于这类核查的国际试验。

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制定有关根据质疑进行视察的规定方面取得了进展，这种

视察程序就是指定国际视察员以及执行委员会在收到核查报告后开展活动。我们认为，实行这种核查必须以促使缔约国更好地遵守公约为目的。无论如何，这不应引起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的对抗。

从某种程度上说，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次序问题仍然是谈判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各国都对保证本国安全一事十分关心。正因为如此，即不会因为该公约的缘故而出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受减损的局面。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该公约生效后的第八年年底销毁化学武器储存，那么，销毁工作应按照一项经过批准的日程表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进行，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我国代表团同意加拿大的马钱德大使发表的意见，认为在建立一致同意的分阶段销毁化学武器制度的过程中，“应予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是确保在非常敏感的为期10年的销毁阶段，这一过程不致减损……国家安全……”。因此，不能把那些——这里我要再次引用我的同事加拿大大使的话——“只会使人们在这个决定性阶段得以生产和扩散化学武器”的建议看作是建设性的建议。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为了把第五条最后确定下来，大家一致认为，苏美关于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联合建议应当载入公约的“未定文本”中。

第五条的起草工作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对此我们感到关切。我们认为，在一个成员国受到化学武器威胁或对它们使用化学武器时，应当根据不减损安全的原则向该成员国提供援助。此外，必须考虑该公约的普遍适用性。如果该公约规定，倘若缔约国受到化学武器威胁或对它使用化学武器便向该缔约国提供援助，那么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法律上讲，该公约就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是理所当然的。

Y. 纳扎尔金大使在今年8月11日代表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是非常适时的，这项建议要求该公约缔约国制定集体措施，以便制止使用或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我们认为，考虑制定技术性和政治性的措施是可取的。

从原则上讲，大家都认为该公约不应损害缔约国在发展本国民用化学工业方面的正当利益。在制定有关扩大用于和平目的的化学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规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保加利亚很想

参加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开展的这种合作。因此，我们为A组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

现在是就公约所涉的某些政治和经费问题进行比较深入和有意义的谈判的时候了。诚然与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以及那些将受托负责实施公约的机构的设立和发挥作用有关的问题以前在国际关系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这些问题确实又有其特殊性，处理时不能生搬硬套以前和现有的经验。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已把公约最后条款的制定工作推向前进。我们认为，他提交讨论的经过修订的文件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第十二条到第十九条的制定工作取得进展创造了条件，而第十二条到第十九条对公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认为，采取实际步骤支持公约最后定稿工作，以便为公约的签字和生效创造有利条件，是可取的。我们对澳大利亚和奥地利代表团的讲话感到满意并表示欢迎，他们说对某些类别化学品的生产和贸易应该进行监督。在这方面，我要提醒裁军谈判会议，我国政府在1986年12月30日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对具有双重用途的化学品的出口施加限制。

根据我们的估计，夏季会议在解决谈判中的一些问题方面将取得进展。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对谈判的进展速度感到满意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倾向于给予肯定的回答。我国代表团支持下述观点，即应当尽量利用休会的时间继续进行谈判。我们应当以最合理的方式利用从11月份（即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以后）到1989年1月底以前的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圆满解决在休会期间谈判应集中讨论的那些问题，那么这一目标显然就会比较容易实现。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裁军谈判会议在1989年能够克服阻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最后定稿的最后障碍。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这一进程。

主席：谢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根据我的名单，今天的代表发言到此就结束了。还有两位代表已要求发言。他们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首先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国代表团愿利用这个机会热情地感谢你作为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主席所做的成功工作。你全力以赴于工作的精神和娴熟的

外交技巧应当受到高度赞扬。这也反映了贵国在加强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努力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同时，我们要感谢你的前任特贾大使在7月份的领导工作，祝愿他今后一切顺遂。

昨天，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到苏联作了一次非凡的旅行之后回来了。我们有机会在现场观察了销毁SS-20导弹的情况。我谨代表参加此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请尤里·纳扎尔金大使向苏联政府以及为我们的逗留提供那么好条件的许多军事和民政部门的助理人员转达我们衷心的感谢。

我们看到中导条约正在实施，目睹了一次为了和平而进行的令人极感兴趣的武器爆炸。今后还会有许多这样的爆炸。从政治、军事和技术的角度看，现在已有可能逐步消灭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在对方的视察人员以及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和新闻界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自愿销毁现代化武器系统，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在不久前，这还是一种梦想。

从此以后，更多的注意将集中于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后续步骤。至于订立把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库削减一半的协议，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的要求是，应该接着在其他领域也实施“零点方案”，而不要对销毁的武器作任何补偿。

我们所目睹的销毁SS-20导弹的做法，也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一个信息，这就是要求我们大家作出最大努力，以求在停止核军备竞赛、进行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一起着手完成这些方面的多边任务。中导条约所提供的范例对于加速完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制定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意愿，就一定会有办法。

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苏联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参观英雄城市伏尔加格勒纪念碑的机会。正是在这座城市，法西斯征服者被制止住了，夺去许多人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出现了。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在销毁SS-20导弹地方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通过裁军、加强国际安全以及各国和各族人民之间开展和平合作，使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能过和平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裁军谈判会议在日内瓦这里进行工作所要达到的目的。

主席：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本主席所讲的友好话语。现在请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的简短发言分两部分。对于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伯恩斯先生就苏联修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一事发表的讲话，我想发表如下看法。众所周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是一个空间物体跟踪站，它的使用不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之列。同时，本着善意的精神，苏联已表示愿意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设备，如果能就在双方商定的时期内遵守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达成一项协议的话。

我发言的第二部分涉及另一个问题。我要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杰出代表罗泽大使以及他代表其发言的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他对苏联根据中导条约组织参观导弹销毁过程的主动行动作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我还要对曾去参观并以个人身份对苏联方面组织这次活动表示赞赏的人表示感谢。苏联代表团将把他们对这次现场表演的评价转达给莫斯科。

许多前去参观的人还向我问过，究竟有多少国家派去了代表。我想，提供如下统计数字是有益的。有40个国家——当然不包括苏联——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参观活动，其中包括32个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15个应邀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过的国家的代表。前去参观的还有本会议的秘书长、同时也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的科马蒂纳先生和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先生。来自裁军谈判会议的参加者总共有64人。还有几位安理会代表或他们的代表以及一大批记者。

我认为，这次使我们亲眼看到苏美中导条约实际实施情况的现场表演将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核武器的时代已经开始。我希望到一定时候我们也能亲眼看到采取步骤实施有关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常规武器方面的多边裁军协定。

主席：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还有哪位代表想发言？请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本周，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发表了一份题为“苏联违反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简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本会议宣读一下美国这份声明的内容。

“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和苏联于1972年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后来又签署了条约的议定书。这项条约于1976年生效。条约和议定书都规

定，除允许每一方在本国首都地区周围或一个洲际导弹部署区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外，不得再部署这种系统。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防止部署反弹道导弹本土防御系统。这项条约对反弹道导弹系统（包括反弹道导弹雷达在内）规定了限制，并限制用于弹道导弹袭击早期警报的雷达，因为这种雷达设在一定的位置、方向和具有一定能力时可以加强反弹道导弹防御。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好几年来，美国一直对苏联不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情况感到严重关切。特别是，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修建一个大型相控阵雷达站一举——由于它的位置和方向的关系——是严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一项主要内容的行为。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只允许有着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这样的位置和方向的大型相控阵雷达发挥空间跟踪和充当核查用的国家技术手段的作用。

“然而，根据确凿的证据，我们断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主要是为探测和跟踪弹道导弹、而不是象苏联人声称的那样是为跟踪空间物体和用作上述国家技术手段设计的。不仅如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覆盖面弥补了苏联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警报和跟踪网覆盖面的一个重要缺口。它的位置使它就能就弹道导弹袭击发出警报，获得有关袭击性质的数据，从而使苏联战略力量能及时作出反应，并有助于苏联防卫部队制订战斗计划。

“修建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那样一个大型相控阵雷达站的行动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种雷达一向被认为是可能的本土防御中的一个能带来很长准备时间的因素。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连同苏联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以及同反弹道导弹有关的问题上的其他一些活动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苏联或许在建立本国领土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自1983年7月以来，美国不断地向苏联政府表示它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问题的关注。虽然苏联政府力图给人一种它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印象，但却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加以解决。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舒尔茨国务卿说，他要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停建一年。苏联官员不时作出要对非法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采取行动的表示，但又提出这只能以美国方面作出让步为交换条件。这些建议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苏联所承

担的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的义务上是不允许妥协或提条件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无先决条件地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

“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会议——8月24日，美苏两国开始举行第三次五年一度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会议。 根据条约，需要举行这种定期的审查会议，使每一方都有机会讨论条约总的实施情况以及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关注的问题。 美国所关注的主要是苏联违反条约的行为，特别是修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行动。 因此，在审查会议中，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迫使苏联人纠正他们的违约行为。 我们要向苏联明确表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存在使得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继续有效成了问题。 除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生的这一违约事件得到解决，否则美国将被迫考虑行使它根据国际法所享有的权利，作出适当的和相称的反应。 在这方面，美国还将不得不考虑是否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宣布为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实证。

“总统已指示国防部协同其他有关部门和国会确定一套在苏联继续拒不纠正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生的违约行为的情况下所要作出的适当和相称的反应。 在这次五年一度的审查会议上听了苏联人要说的话之后，总统将同国会和盟国磋商今后的步骤。”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 还有哪位代表想发言？请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尊贵的美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刚才宣读的声明，我想提醒一下，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的问题是在常设协商委员会范围内在双边基础上讨论的。 在该委员会内，苏联方面已经就美国方面对修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一事的猜疑向它作了必要的澄清。

主席：谢谢纳扎尔金大使的发言。 现在还有哪位代表想发言？我看没有人想发言了。

根据上次全体会议所商定的计划，我现在打算把审议关于探测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第26届会议进展情况报告（CD/853）第10段中提出的建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通过。 该小组建议下届会议于1989年3月6日至17日举行。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进展情况报告第10段中提出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我宣布，该委员会成员之间的非正式磋商将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后立即在A.206房间举行。

正如诸位所知，加拿大的道格拉斯·罗奇大使目前正在日内瓦同本会议成员国磋商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会议的筹备工作。据我了解，已经向本会议成员国通报了同各小组进行磋商的情况。在这方面，我只想提醒大家，明天下午4时在本会议室将有一次同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举行的会议。

我还想通知各成员国代表，秘书处今天继续散发给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案中部分章节的内容。有关技术性部分的英文本今天下午散发，其他文本也可以紧接着在星期四散发，有的文本可能星期三下午就散发。这些技术性部分的内容将载于CD/WP.348号文件中。CD/WP.348号文件所列的文件包括文件CD/863和在它之前所发的全部文件。载于CD/WP.349、CD/WP.350和CD/WP.351号文件中的同议程项目1、2、7有关的实质性段落草案也将散发，而且同样是今天下午散发英文本，星期四散发其他文本。我们将在本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下周会议时间表将列出讨论这些文件的会议安排。

由于今天的会议是8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请允许我在我的主席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作一简短的总结。我们都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刚刚参观了一次销毁苏联导弹的现场表演，这是实施中导条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想请我们尊贵的同事纳扎尔金大使再次向苏联政府转达我们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们这次目睹拆除导弹的现场表演的机会，也感谢对这次参观的无可挑剔的组织工作，感谢给予我们的礼遇和周到的接待。

正如诸位尊贵的代表们所知道的，我在8月这一个月里同各集团的协调人以及中国的范大使进行了磋商，讨论了同议程项目1、2、3、7有关的组织安排。本次全会举行了两轮非正式会议，讨论七人小组就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和使会议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增加成员国的问题提出的重要报告。此外，还就本会议向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报告同三个集团的协调人和范大使举行了一轮磋商。还就各委员会向本会议提出的报告同各委员会主席举行了磋商。我认为这些磋商和会议是非常有益的，从中产生的新想法和新建议可以用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所有代表的支持和谅解。这种支持和谅解无疑为我履行本月份主席的职责提供了便利条件。我还要感谢本会议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副秘书长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秘书处其他成员、口译人员、笔译人员和会议事务人员为保证会议顺利所提供的宝贵协助。我还要向我的继任者、伊朗的阿尔达卡尼大使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并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充分支持他的工作。再次多谢大家。

既然今天没有别的事情了，我现在打算宣布本次全会休会。不过，在休会之前，我要宣布，全体会议结束后，21国集团的成员请留在本会议室内，开会讨论同外层空间有关的紧迫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9月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中午12时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79
1 September 1988
CHINESE

第四七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1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后一阶段主席：阿里·夏姆斯·阿达卡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479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任 9 月份和 1989 年届会开幕前闭会期间的主席之际，我决定亲自主持本月份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我国一直承认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今天在这里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

作为会议主持人，我愿首先代表会议向挪威外交国务大臣海尔加·赫内斯夫人阁下和负责多边和特别政治事务的付秘书长巴西的伯南多·佩里卡斯阁下致以热烈的欢迎。他们将在今天会上发言。

我还代表会议向印度尼西亚的维斯贝尔·路易斯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 8 月份高效率地主持了本会议的工作。他在处理本会议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时显示了他那众所周知的外交才能。

按照现行习惯做法，我现在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身份作开场发言。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主持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的，国际舞台上正在出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在本会议通常使用的会议厅现正进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598 号决议的会谈，执行该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在伊朗和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实现公正的、持久的和牢固的和平。这象征性地反映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同裁军之间的联系。

这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在致本会议的贺电中，表示希望我们在为人类做出重要决定的工作中取得成功。这些决定可以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阻止剧烈的军备竞赛。贺电最后说，“我希望这一庄严机构的成员们能够采取步骤，通过采取实现真正裁军的集体措施，实现本会议关于争取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崇高目标”。

只有在集体保证各国安全的框架内考虑制止军备竞赛和执行裁军措施，这些措施才具有意义。引起军备竞赛的最根本问题之一是未能有效地执行和运用联合国宪章中设想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一些国家的安全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它们继续通过扩充军备并通过使自己陷入越来越深的军备竞赛的困境中去谋求安全。事实已经证明，奉行这条路线未能真正保障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今天军备竞赛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耗费了世界的经济资源，而且毫无止境。尽管军备竞赛将带来严酷的未来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由于缺乏任何能够有效地阻止侵略的可

靠的国际制度和组织，对每一个个别国家来说，这一竞赛已成为无选择余地的事情了。扩充军备和不断剧增的军费开支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无直接联系。造成这一趋势的最起作用的因素是：一方面一个地区存在着侵略的危险；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奉行侵略政策。

全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得到保证：如果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国际社会将援助他们。给予这种保证的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充分尊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或强制性法律，它们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中，并具体形成诸如公约等国际公认的法律准则。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十年中，这些国际法准则遭到严重的破坏，各国人民的希望几乎破灭。裁军事业的极为基本的责任之一是通过建立信任措施恢复各国对这些国际准则和规定的希望。

看到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遭到如此严重地和任意地违反而不受到惩罚，令人感到可悲。诸如化学武器这样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正逐渐被当作是正常的武器，而国际上对于不断使用这些武器的报导——它们已由联合国各种调查小组所证实——的反应却是默认其事，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如果使用这种武器成为追求军事目的的日常的、有效的方法，那么，今后想要制止它几乎就不可能了。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本会议的一项紧迫任务是最后完成正在谈判的文书，即关于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全面的、彻底的、全球性可核查的公约。迄今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际社会正热切地等待早日缔结这一公约。在这方面，各调查小组的报告，特别是安理会第612号和620号决议为我们最后完成公约的起草工作提供了便利。

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令人沮丧。本来国际社会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清楚地阐明并通过一项多边裁军纲领。如果不是由于少数几个国家缺乏政治意愿的话，本来是可以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我们必须牢记，关于裁军问题的多边谈判与双边谈判是互为补充和相互支持的，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我们大家都是一场核灾难的潜在受害者，会议应当认真讨论并谈判列在议程最前面有关核问题的三个项目。核军备竞赛是一场道义上和精神上的悲剧。

40多年来，有人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论据，作了种种努力，企图为它辩护。这是对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进行解释、对无法维护的东西进行维护以及把疯狂的东西说

成是正常的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核武器的存在，更不用说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在道义上是无法接受的。只要允许发展、完善并部署这些种族灭绝工具，地球上就不可能有任何区域或地区可以免受核毁灭的威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签订的中导条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是随后必须采取具体的、切实的措施，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库，同时又不在其他领域谋求新的平衡。现在在达成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方面没有严重的核查障碍。这一步骤不仅在技术上和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是早就该采取了。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遗产。我们支持为限制可能引起外空冲突的潜在危险所作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对外空进行探索和开发。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达成协议，有效地阻止外空武器化，并确保“开放天空”制度能够继续下去。现有的法律制度是不充分的，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加快努力，巩固、加强并完成这一制度。对外空的探索活动和对外空的使用都应当按照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来进行。裁军谈判会议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彻底禁止发展、试验、生产和部署空间武器。在此目标实现之前，一项最紧迫的局部性措施是禁止反卫星武器。

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应当就审议中的两个问题继续工作，禁止袭击核设施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会导致具有严重后果的大规模破坏。禁止敌意地和秘密地倾倒核废料也应受到该委员会的适当注意。

裁军谈判会议被赋予帮助拯救子孙后代不受战争灾难的重大责任。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以对这一事业的信念和献身精神来讨论本会议面临的问题。我祈求真主保佑你们大家成功地履行这一重大责任。

我的开场发言结束了。如你们所知，由于我国常驻日内瓦代表纳赛里大使全部时间投入到当前与秘书长举行的关于第598号决议的谈判中去了，我在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阿里·夏姆斯·阿达卡尼大使阁下将主持本会议九月份的工作。我现在请阿达卡尼大使作为裁军谈判会议9月份主席在此席位上就坐。

阿达卡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主席职务。

主席：按照工作计划，今天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综合裁军方案”。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条，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同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议题。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挪威代表、巴西代表、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和阿根廷代表。

我请今天第一位发言人挪威代表、挪威外交国务秘书海尔加·赫内斯夫人阁下发言，

赫内斯女士（挪威）：我愿首先祝贺你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杰出代表今天就任裁军谈判会议9月份主席。我感到高兴的是，你是在你们那个地区的情况正在取得有利进展的时刻就任这一崇高职务的。我非常注意地听取了贵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阁下的重要发言。

裁军谈判会议本届会议是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举行的。我国仍然确信，多边裁军进程作为整个裁军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就此而言，我们不应当忽视，裁军特别联大确实促成了建设性讨论，甚至使不同观点有所接近。回顾第三届特别会议，我认为会议结果证实了当双边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刻，裁军谈判会议在推动多边裁军进程方面所起的作用。

挪威外交大臣索瓦尔德·斯托尔坦伯格先生今年3月15日在这一讲坛发表讲话时，他提交了一本小册子：“挪威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贡献，1982-1987年”（1988年3月7日CD/813号文件）。今天，我有幸介绍两份新文件，它们是挪威对这一重要会议的新贡献。它们与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核禁试的各个领域有关。

全面地和有效地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是裁军谈判会议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一重要目标现在已是伸手可及的了。有必要保持目前的谈判势头以尽早缔结化学武器公约。应当不遗余力地消灭这一类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我要向化学武器委员会1988年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致敬。他在六年前也曾干练地指导过这一附属机构。当时在他倡议下开始进行了公约的许多重要领域的工作。自那时以来公约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仍然还有若干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复杂的技术问题有待解决。

公约涉及在十年内对消灭储存和生产设施进行核查的工作，并要对化学工业进行长期监测。在此之前，从未缔结过一个其内容范围如此广泛，并规定了如此全面的核查制度的多边条约。因此，化学武器公约对于今后的多边裁军协议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生产是一个重要的突出问题。然而，7月份工业专家会议的讨论已经澄清了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此外，苏联建议对化学工业设施进行试验性视察，这也

许有助于使观点进一步集中。 苏联的建议正由化学武器委员会进行讨论。

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和苏联宣布拥有化学武器。 有这种武器储存的其他国家也应当这样做。 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拥有世界化学武器的最大储存，他们两国对执行禁止化学武器负有特殊责任。 因此，我高兴地注意到，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莫斯科会晤时重申了，作为一个具有持续紧迫性的问题，应作出努力，对付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独特的挑战并达成一项有效的公约，这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在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领域，双边会谈已经促进了多边谈判进程。 在这方面，我还要对美国7月28日公开五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表示欢迎。

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参加国应当为缔结一项全球性的、全面的和可以有效地进行核查的公约作出积极努力。 在谈判的现阶段，事实上有必要多边交换与公约有关的数据。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挪威没有化学武器，它将为缔结一项禁止这些险恶武器的公约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强烈谴责任何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动。 最近关于有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更加突出了使世界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的必要性。

1981年挪威开始进行一项关于化学武器核查公约的研究计划。 该计划现正由挪威国防研究所在执行，它特别与核查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有关。 挪威研究计划有双重目的。 首先，其任务是发展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程序，以核查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这些程序可以全年运用，并可在这种调查的各个阶段运用。 其次，野外演习和分析工作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正确的、现实的数据基准，它在公约生效后将有利于公约的执行。

我们以前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核查被指控在冬天条件下使用化学武器上面，而1987-1988年度的演习则是在夏天条件下进行的。 这项研究工作的主要结论载于CD/861号文件中，我愉快地在这次会议上介绍这份文件。

正如CD/861号文件所说，就化学武器公约而言，饶有兴趣的是，在夏天条件下，在使用两周后可以从水、草、沙或土壤的样品中核查出沙林（甲基氟磷酸异丙酯）、梭曼（甲基氟磷酸频哪酯）、塔崩（二甲氨基氟磷酸乙酯）和维埃克斯（VX）等破坏神经的战剂及糜烂性战剂芥子毒气。 研究结果还证明了，为冬

季条件发展的各项程序可以直接应用于夏季条件。 试验进一步证实了，加拿大和挪威于1987年7月2日在CD/766号文件中提出的核查被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拟议中的程序也即现在的“未定文本”所提及的程序是有效的。 最后，文件结论指出，鉴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必要改进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

我们认为，这一性质的工作对于化学武器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关于质疑性视察和对国际检查组的有关指导方针的讨论是有益的。 此外，在对公约其他部分诸如销毁储存等的核查工作中，可以应用文件中详细阐述的程序中的好几项内容。 因此，我高兴地告诉你们，挪威研究计划将继续进行下去，为的是对达成一项有效的公约作出贡献。

核禁试是本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禁试必须既禁止核武器试验，又禁止为和平目的核爆炸，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提供与军事有关的情报。 我国政府欢迎美苏首次试验联合核查，那次试验是在8月17日在内华达州美国试验场进行的。 我们希望，这次试验和两周后将在靠近塞米巴拉舍斯克的苏联试验场进行的核查试验将为早日批准1974年和1976年两项门槛条约铺平道路。

全球地震监测网应当成为全面核禁试的核查体系的不可缺少部分。 这就突出了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正在进行的工作的重要意义。 他们正就交换和加工地震数据进行大规模的全球范围的试验，并就建立一个现代国际地震数据交换制度的各种概念进行工作。 今年是美国与挪威之间签订地震探测阵研究协定二十周年。 这一研究工作的合作已在全面核禁试的地震核查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合作是以在1968-1970年建立挪威大孔径的地震探测阵列(NOR-SAR)开始的。 另一个重要步骤是1985年开始起用在挪威南部的先进的、小孔径的NORESS探测阵列，以及1987年在挪威北部芬马克的北极区部署一个伙伴阵列ARCESS。

今天，我有幸向本会议提交关于建立一个把小孔径探测阵列包括在内的全球地震网的CD/862号文件。 该文件描述了ARCESS探测阵列工作的初步结论，并且说明了在科学专家小组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中NORESS和ARCESS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1986年挪威建议全球地震网应当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把小孔径地震探测阵列包括在内，使用NORESS概念作为标准化的基础(1986年7月14日CD/

714号文件)。ARCESS 新探测陈列工作的初步结论加强了被用来作为该项建议基础的论据。

挪威将继续重现旨在进一步发掘地震探测阵在今后全球地震网中的潜在作用。这项研究工作的总目标是为规划和检验一项全球制度作出贡献。在该全球制度建立后，它将居于一个独特的地位，能够提供数据，对全世界发生的地震事件进行迅速可靠的探测，找出地点并予查明。这样一个制度在促使所有国家对全面禁试条约将得到遵守这一点逐渐产生信心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我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发言中曾荣幸地证实，挪威政府承诺将把挪威的三个地震设施——NORSAR、NORESS和ARCESS——提供出来作为全球地震网中的探测站。它们属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探测站，对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和南半球的部分地区均可进行极其良好的地震探测。

全面核禁试将有助于促使横向的和纵向的不扩散努力。今年是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签订二十周年。在我们看来，该条约仍然是迄今为止缔结的最重要的多边军备控制协定，该条约对国际稳定与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国将为重视将于1990年举行的第四次审查会议。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愿借此机会通过你，主席先生，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苏联也邀请一名挪威代表去观看8月28日在卡普斯丁亚尔试验场进行的销毁三枚SS-20导弹的现场情况。这一销毁现场情况表明了中导条约的重要意义，我国政府对于缔结这项条约的两大国深表感谢。

我仅限于就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两个项目发言。挪威得到认可成员西方集团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候选成员国，它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所有附属机构的工作。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为促进多边裁军进程所做的重要努力。

主席：我感谢杰出的挪威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言词。现在我请巴西代表、负责多边和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伯南多·佩里卡斯先生阁下发言。

佩里卡斯先生（巴西）：主席先生，请接受巴西代表团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工作顺利。巴西代表团向你保证，我们将与你充分合作。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听取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发言。我还要代表巴西代表团祝贺印度尼西亚

的路易斯大使作为8月份主席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

巴西政府给予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优先考虑，并且坚定地认为，应当对联合国赋予会议的谈判使命进行充分的探讨。对国际社会来说，特别是对广大主权国家来说，保持并加强这一论坛是十分必要的。广大主权国家，不论其军事力量的强弱，都不会放弃在平等和民主的基础上对关系到它们自身生存问题的发言权。

巴西自觉地通过自己的言行对和平与裁军事业作出贡献并引以为自豪。裁军谈判会议及其前身机构的记录都表明，我们和中立、不结盟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一起，通过提出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建议，始终站在为减少战争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秩序所作的努力的最前列。我们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些最终在诸如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和部分禁试条约等重要的国际条约中得到了反映。

当裁军谈判会议进入它1988年届会最后一个月正式全体会议的时候，巴西感到这是对裁军和国际安全形势进行估计的恰当时刻。在国际关系中，1988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迄今为止，今年的主要特点看来是，在解决世界上一些重大地区危机方面取得了进展。

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的进展、目前同在这一大厦进行的伊朗和伊拉克的谈判、以及正在进行的关于南部非洲形势，包括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都是和平解决冲突可能性的可喜例子，并显示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代替和平与正义。虽然在地区冲突领域取得的成就促使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作用表现出新的信心，虽然迅速要求国际社会认可和支持迄今已达成的协议，但是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心这一情况并没有扩展到联合国组织其他的基本活动领域。

今年6月举行了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就在召开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前，两个超级大国就中程核力量达成了重要协议，该会本来是可以因气氛得到改善在走向裁军的道路上取得真正进展的。当然，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对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结束时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感到不悦，但是如果严重丧失信心，甚至感到失败了，那也是没有根据的。即使一份补充1978年行动纲领的协商一致的新的最后文件获得通过，迄今一直阻碍执行该行动纲领的相同的抵制力量和阻力也不会消失。国际舞台上正在出现的重要的变化进程也许促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期望过高，因为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如果超级大国意见不一致，多边主义就不能发挥作用，那么，

当它们达成一致时，自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不幸的是，政治思维的逻辑再次使我们出乎意外。另一些人从相同的事实——超级大国间的对话和它们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对裁军议程上的大多数项目来说，双边主义是正确的方针，多边主义只能在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在一些非常特定的领域，如化学武器，或在所谓“横向主题”上，如在建立信任的措施或核查问题上，发挥作用。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双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时代，相反，我们认为，这一变化进程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始终如一，就会逐渐产生结果，并最终将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尤其在裁军谈判领域。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召开的：整个趋势仍然并不完全明朗；令人鼓舞的迹象与旧的担忧交织在一起；不论是在双边范围、区域范围，还是在全球范围，新概念与固有的反应之间相互影响；这些复杂的、模糊不清的交织和联系情况使我们的困难变得更加复杂了。纽约的“准协商一致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正在经历的这一风云变幻时刻的副产品。

巴西感到它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为表示我国非常深切地、严肃地致力于裁军，萨尔内总统不辞辛苦亲自向大会转达了巴西的观点。他提出了一些原则，我们认为它们是指指导多边裁军讨论的基本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要求采取它自身不准备采取的任何其他裁军措施；对一国安全的关切如同对任何其他国家安全的关切一样，是合法的、重要的，也是恰当的；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并不免除任何国家需要履行的遵守和尊重国际上已达成协议的裁军措施的义务；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是采取重要的区域性裁军措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核武器的地理扩散损害许多国家所采取的放弃选择核武器的政策。

即使历史不断用各种不同的色彩去描绘过去，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只有在今后的岁月里最终才会具体化。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第一次提出来的，需要逐步成熟，并被所有与会者完全理解。我们希望，在那里提出的一些老主张是最后一次提了，因为它们再次遭到了广泛的拒绝。这两种倾向在最近的将来都会更加明朗起来。

为了重申它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与正义事业，并且也是为了显示它决

意为建设一个全人类更美好的和更安全的世界而继续不懈地努力，巴西推动召开了南大西洋和平和合作区国家首次会议。会议于7月25日至29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21个南大西洋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使南大西洋国家有机会就促进它们之间为和平和发展开展合作的手段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全体与会者认为，会议完全达到了这一主要目的。

该会议的最后文件是协商一致通过的，并已作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文件要求其他地区的国家，特别是军事上重要的国家，严格尊重南大西洋地区作为一个和平与合作区，并显示出愿意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减少并最终消除它们在那里的军事存在，不向该地区引进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不把外来的争夺和冲突扩展到该地区。与会者还同意这样的观点：在核裁军和限制军备领域采取的措施不应当导致或随之向其他地区重新部署核武器。正如阿布鲁·索雷部长所说：

“这一倡议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表现了我们各国决心以成熟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担负起我们愈来愈适当的作用。与南半球不同领域的其他重要事业一起，它清楚地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决心接受它们应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减少紧张局势以及为促进互利合作所分担的那一部分责任。”

我们坚信，里约会议的成功将进一步推动南大西洋国家作出努力，为了它们的相互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在和平自由的气氛中，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结束发言前，我要向裁军谈判会议正式宣布，1988年8月18日，巴西全国立宪议会通过了巴西新宪法的最后草案，草案中包括一个条款，它规定，“在全国领土上的一切核活动只准完全为了和平的目的，并需得到国民大会的批准”。由巴西人民选出来起草国家新宪法的代表们作出的这一主权决定，把巴西一贯遵循的反对一切形式的核武器扩散的政策法律表述提到了尽可能高的高度。我确信，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会得到在这里有代表的所有国家的充分理解。

主席：我感谢巴西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那些友好的话。我现在请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联合王国的索尔斯比大使阁下发言，他将介绍文件CD/864号所载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索尔斯比小姐（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很高兴加入最先祝贺你接任主席职务的人群的行列。现在我作为联合王国的代表，欢迎你就任这一重要职务，并向你保证，在今后几周里，我国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同时我还要感谢印度尼西亚的路易斯大使，他领导了8月份的工作。

如你所说，我现在发言是介绍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我有幸主持了今年该委员会的工作。特设委员会得已于上周末通过了载于CD/864号文件中的该年度报告。我感谢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各国代表团，它们的合作态度使我今天能够介绍这一报告。

我希望，尊敬的代表们会同意，特设委员会的报告简明扼要地但是清楚地叙述了我们的工作。不管怎么说，那正是我们的目的。当然，它包括两个联系小组的报告：一个是关于禁止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性武器的报告；一个是关于禁止袭击核设施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附有协调员们的记录，反映了对所涉及问题的审议情况。我自己感到，这些记录清楚地描述了我们的工作状况，无意掩饰会议中的分歧观点。特设委员会建议我们以这两个联系小组的报告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它们对各国代表团没有约束力，各国代表团对于自己今后的行动保持完全的机动权。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实质问题达成协议，我相信，在委员会继续完成这一任务时，这份报告将会有重要的帮助。

联系小组的报告显示了，特设委员会今年确实取得了进展。在春季会议上，联系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查和遵守以及其他主要内容上，从而得以填补以前报告中的空白。在夏季会议上，联系小组对报告文本进行了审查，会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和阐明各国代表团所持的立场。然而，我必须指出，在实质问题上仍有相当大的分歧，而且尚无解决的迹象。

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今年特设委员会如同去年一样，在不同的联系小组内分别审议它的两个题目。委员会没有企图讨论明年是否可能继续保持这一做法。在过去，对于这样做法的利弊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今年我自己的经验使我完全同意匈牙利梅斯特尔大使的意见。他在提交去年的报告时曾说过，不同联系小组的做法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对于凡是参加了特设委员会工作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联系小组负起了主要重担。报告说，两位协调人——印度尼西亚的瓦亚拉比先生和匈牙利的吉奥菲先生——协助了主席工作。这样写法是经过再三斟酌的，在书面报告中这样写是适宜的。事实上，他们两人为了完成并不总是简单的任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想了很多办法。我感到同他们两人一起工作很愉快，我并高兴地要求把我对他们极为出色的工作的衷心感谢记录在案。我还要感谢小组协调员们，当然也要感谢秘书处的合作和协助。主席先生，我愉快地向你并向会议提交这份报告。

主席：我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了该委员会的报告。我要祝贺索尔斯比大使成功地完成了她所主持的该附属机构的工作。我愿指出，这是第一个能够按时通过报告以便结束年会的特设委员会。我打算在我们下次全体会议结束时把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交会议通过。

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康帕拉大使发言。

康帕拉先生（阿根廷）：阿达卡尼大使，当你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身份在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届会最后阶段开始担任主席之际，我要向你表示我们的祝愿，祝你在完成这一棘手任务时取得完全成功。我还要代表阿根廷代表团声明，我们准备与你合作。我们怀着巨大兴趣听取了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博士阁下的发言和挪威外交国务秘书海尔加·赫尔内斯大使阁下的发言。对这两个发言我们将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

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届会即将结束，我们有个印象：现在国际舞台上占上风的有利形势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未得到适当的反映。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正在出现有助于开始一个国际缓和时期的形势。这将是一个军备竞赛速度明显放慢的时期，而军备竞赛尽管有着各种起伏和曲折，其阴影一直笼罩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岁月。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新关系，以及通过放弃军事对抗，转向政治解决，地区冲突正在逐渐得到解决，这些是国际生活中的重要特点，它们应当推动多边范围内的裁军谈判。

然而，它们却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我们的讨论似乎倒退到了无视这一新的积极的国际气氛的状况。我们至今仍未能找到办法克服阻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政治

性障碍和程序性僵局。我们特别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完成议程上几个项目的建设性的谈判任务，但是现在仍然存在着不正确的缺乏基本信任的现象。我们还认为，裁谈会可以把其他一些项目包括进来。我们还认为，由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会谈处理那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阿根廷代表团希望，下届联合国大会将提供一个有利机会，以适当方式充分利用国际新形势开辟的裁军进程中的潜在可能性。

首先，我们表示同意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争辩说，美国和苏联关于核查核试验问题的谈判，随着联合试验的完成，清除了一个重要的障碍。我们必须说，我们同全世界一样对这些谈判感到关切，这些谈判正在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我们必须回顾，推动六国和平裁军倡议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要求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一劳永逸地结束核试验。他们在1988年1月21日的斯得哥尔摩宣言中声明，“任何给继续进行试验留有余地的协议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希望，联合演习将使双方能够迅速批准1974年禁试级限条约和1976年和平核爆炸条约，从而可以在朝着可核查的最终停止核武器爆炸的方向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们认为，一旦这一步完成后，下届联合国大会就可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一项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单一决议。它可以作为制订裁军谈判会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谈判权限的基础。双边范围内取得进展的影响应当在多边范围内得到反映，从而联合国机构可以在关于普遍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中向前进，首先是建立一个适当的全球核查制度，随后该制度将保证对条约的有效遵守。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在协调将要作出的各种核查安排方面取得的任何双边进展都应当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的科学专家小组的重要工作，该小组在主席、瑞典的达赫尔曼博士的主持下已工作了若干年了。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加拿大巴沙姆博士的协调下，大规模试验交换地震数据的起活动即将开始。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说，就未来的地震网的实际作用而言，我们同意好几个代表团表示的、并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于8月18日在全体会议上申述的观点，即赞成参加地震网的国家采取“开放站”的概念，从而可以确保自由地和不受限制地随时得到已有的情报。阿根廷在地区范围内交换地震数据时，对南美洲的合作机构非正式地采取了这一做法。考虑到这一多边活动的合作

性质，我们认为采取“开放站”的做法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

我们还要对加拿大政府和日本政府表示谢意，感谢它们宣布为了交流在地震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经验，将分别于1989年春季和秋季举行讨论会和技术讨论会。这一类技术性会议与瑞典代表和平与裁军倡议的六国于今年5月在林雪平组织的那些讨论会相似，进一步清楚地证明，我们得到了为在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取得进展所需要的技术上的支持。现在有待作出政治决定。

我们对于那些建议修改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国家的意图是清楚的，它们是为了弥补裁军谈判会议在推动旨在终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进程方面的无所行动。假如裁军谈判会议可能为这一目的谈判出一个条约的话，一些国家提出修改1963年条约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假如有些国家感到进行修改不是处理这一问题最合适的方式的话，它们不应当设置障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多边谈判机构正在进行的负责的工作。

我们还认为，通过一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协商一致的决议已为时不远了。很有可能联合国大会将起草一个决议，该决议将得到各国代表团的一致支持。这也会给明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以很大的推动。在这方面，我们有权要求作出努力，至少要推动对摆在特设委员会面前并符合有关外空的现有的多边法律制度及1972年反弹导导弹条约条款的那些提案进行多边审议并取得进展。根据已经得到的消息，关于1972年反弹导导弹条约条款的双边谈判看来正在取得重要进展。我们还认为，联合国大会能够通过一项关于常规裁军的协商一致的决议，这也许可以作为我们裁军谈判会议研究这个题目的坚实基础，裁军谈判会议研究这个题目的目的是就这个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具体的协议。

如果上述题目，特别是终止核武器试验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能受益于趋于一致的政治意愿的话，当前正在就起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有效工作的裁军谈判会议就可以就裁军议程上的重要题目进行一系列实质性谈判，从而使它工作的内容符合已相当明显地改善了的国际形势。否则，我们十分担心，我们在这里作为负责任的代表，很难否认对我们的指责——即我们未能找到反映这一有利国际气氛的裁军协议的具体方案。这一有利的国际气氛是通过大国的努力以及决定对其区域性冲

突谋求政治解决的许多国家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打算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气氛的话，那么，裁军应当是它的必然后果。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我们认为，中导条约条款的执行，以及从当前正在进行的美国和苏联关于削减50%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传出的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将构成在大会对这一问题采取新态度的框架，从而推动起草案文，而这些案文将使在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争议的决议上的各种不同立场接近起来。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设想，即将举行的联大届会在其第一委员会的讨论中将反映出当前存在着以缓和为特点的国际气候。这将为各国发言打下基础，各国发言则将反映出在各种题目上的观点正愈来愈一致，而这些题目组成了与裁军问题有关的方案。我们今天发言中表达的精神将同样地指导阿根廷代表团在将于下周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上对裁军问题的态度。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维护联合国作用的同时，在多边裁军领域取得进展。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想表示阿根廷代表团对巴西外交部副秘书长贝尔南多·佩里卡斯大使的发言感到满意，他介绍了参与倡议把南大西洋地区变成为和平与合作区的那些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我们冒昧地建议，组成裁军谈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对这份最后文件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因为它对于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国际合作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的发言名单上的人都已发言完毕了。有没有人希望在这个时候发言？我看没有人要发言。

应我的要求，秘书处散发了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将于下周举行的会议的日程表。如通常那样，这份日程表仅是示意性的安排，如有需要，可以改变。你们会注意到，向全体成员开放的关于议程项目1、2、7的非正式磋商定于9月5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它将开始审议那些议程项目下的实质性段落草案。还安排在9月6日星期二全体会议结束后即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开始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的技术部分进行一读。正如我的前任在我们上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那样，有关的工作文件——关于报告技术部分的CD/WP.348号及关于实质性段落草案的CD/WP.349号、CD/WP.350号和CD/WP.351号都已经用英文和其他文字散发，放在各国代表团的文件柜格子里。预计今

天各种文字的文本都将出齐。按照裁军谈判会议的习惯做法，我们只说明对全体成员都开放的关于实质性段落草案的非正式磋商的首次会议的时间。如果需要增加会议，将随着那些磋商工作的进展情况来决定。秘书处还通知我，关于议程项目3和关于裁军谈判会议业已改进的、有效的工作情况的实质性段落草案将在下周初散发。我还要提醒大家，9月8日星期四和9月9日星期五是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公假日，因此那两天不举行任何会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同意这一日程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应要求宣布，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非正式磋商将于9月2日星期五上午10时在A.206室举行，讨论该委员会的报告草稿。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主席要求我通知你们，本次会议休会后立即在本会议厅举行特设委员会会议。

由于今天没有其他事务要讨论，我现在打算宣布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9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45分散会。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0
6 September 1988

CHINESE

第四八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6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0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想代表本会议热烈欢迎缅甸的新任代表，昂丹大使，他今天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他履行这一重要的新职务时一定同他进行合作。我还想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宗教代表团今天参加我们这次全体会议。他们正在日内瓦进行访问，对裁军事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我要感谢他们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表示关注。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开始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并通过本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如果愿意，均可提出与本会议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

依照本周会议时间表，本会议将在今天这次全体会议之后立即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开始审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草稿中的技术部分。该报告草稿载于CD/WP·348号文件，各种语文本已放入各代表团的文件箱内。

登记今天发言的有埃及、匈牙利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现在请尊敬的埃及代表埃拉拉比大使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

主席先生，首先，看到你担任主席，令我感到非常欣慰。多年来，我们两国代表团在裁军领域一直密切合作。我希望今后继续如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8月份干练地主持了21国集团的工作。我深信，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本届会议一定会圆满结束。我还想祝贺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以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他们在8月份卓有成效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

在过去几星期内，有几位同事担任了新的职务。在尊敬的前任主席中，有两位已经离开了我们，即匈牙利的梅斯泰大使和印度的泰贾大使，他们20多年来一直是我的非常密切的朋友。他们曾积极参加本会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回忆。我们还想向巴基斯坦的曼苏尔·艾哈迈德大使致敬，我们以赞赏的心情

铭记他在担任第三届特别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期间进行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我还想祝愿缅甸的丁吞大使和保加利亚的特拉洛夫大使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另一方面，我们有幸欢迎秘鲁的德里维罗大使、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肯尼亚的鲁奥罗大使以及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对此，已经有一些人作了评价和解释。我国代表团的确也有失望之感。然而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这次会议成功地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裁军努力。参加会议的级别很高。会议期间广泛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并就某些问题取得了协议。然而，并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正如瑞典代表团团长泰奥林女士中肯地指出的那样，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原是“国际社会为今后制订和通过一项多边裁军方案的独一无二的机会”。遗憾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

然而，未通过一份最后文件不应成为我们在今后的努力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1978年通过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被公认是裁军谈判努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不是里程碑的话。我们认为，《最后文件》第43至第47段所列的行动纲领和优先事项是对《联合国宪章》在字面上和精神上的一种补充。我们应该抱着向前看的态度，强调迄今为止所实现的具体步骤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阔步前进。

必须强调我们对多边主义和多边裁军机制的坚定信念。我们认为，多边主义的失败可能会导致继《宪章》之后建立的整个制度的崩溃，从而严重破坏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埃及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间进行双边谈判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在军备限制、裁军以及充分实现《宪章》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等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然而，我们认为，双边谈判绝不应取代或替代裁军谈判会议的多边谈判努力。

我国代表团已在1988年8月1日的CD/850号文件中散发了埃及外交部纪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二十周年的声明全文。大家应该记得，埃及是1968年7月1日该条约开放供签署的第一天首批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我们到1981年2月22日才批准了这项条约。本区域有一个国家，即以色列，到目前为止仍拒

绝加入这一重要的法律文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批准了这一条约。我国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再次呼吁以色列毫不迟疑地加入该条约。这样做无疑可有助于缓和中东的紧张不安局势。

此外，也不应忘记，不扩散条约容许采取另外的措施来建立一个更为严格的制度，以确保没有核武器。这里我特别提及不扩散条约第七条，该条规定：

“本条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何国家集团为了保证其各自领土上完全没有核武器而缔结区域性条约的权力。”

由于埃及和伊朗的共同努力，大会自1974年以来每年都通过一项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草案。从1980年起，大会一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项决议。这说明，不仅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同意，五个核武器国家也都同意。目前，我们需要考虑采用何种方式来执行大会这项决议。因此，1988年6月24日，埃及在纽约第三届特别会议的全体委员会上提出了一项提案，请秘书长“在个人代表或专家组的协助下就一项示范协定的组成部分以及能够为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创造必要条件的具体实际措施进行研究”。我们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不久后对这项提案加以审议。我国代表团将向下一届联大重新提出这项提案。

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所载的原则同其他有关法律文书一起构成了一个对空间活动加以管制的法律制度。全人类在加强这一法律制度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合法权利。我们大家都应朝这一方向努力。然而，由于技术的迅速变化，这一法律制度虽有许多积极因素，但仍需加以修订、引申和加强。我在今年4月21日的发言中曾经提到一个需要补救的缺点，指出有必要将1967年外空条约第四条的范围予以扩大，禁止一切类型的武器而不仅仅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所以要扩大，是为了使外层空间专门用于和平目的。鉴于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危险越来越大，必须立即满足这一要求。埃及依然深信，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巩固、加强和发展现有的法律制度并增进其效力。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认为应严格遵守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今年肩负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委内瑞拉的泰尔阿达特大使在夏季会议期间十分干练地主持了该委员会的审议

工作。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文件，其中开列了现有各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提案，同时还列有这些提案的提案国。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围绕这些提案进行的有益讨论和许多发言。该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显然对这些提案花费了较多的时间，给予较大的重视。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必须反映在我们的报告中。

现在我要谈一谈议程项目4。拟订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谈判现已进入高级阶段，对此，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欢迎。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极其赞赏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所发挥的突出的作用。我还想对美国于7月28日采取积极步骤宣布其每一化学生产设施的地点表示欢迎。埃及认为，这有助于建立必要的信任，促进了缔结公约的努力。我们还对苏联去年在希哈内军事设施采取的步骤表示欢迎，并请其他国家采取类似行动以加强信任气氛。

埃及完全支持目前为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而做的种种努力。埃及是1925年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1972年在签署《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国家中，埃及也是名列前茅。遗憾的是，本区域目前存在的某些情况使我们无法迅速批准这一条约。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裁军协定方面无须有此顾虑。

我趁此机会重申，埃及认为，禁止化学武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应严格遵守的国际法基本规范。虽然埃及认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但我们认识到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尚未解决的分歧涉及概念和方法，而不仅仅限于起草方面的细节问题。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埃及认为，使一个国家能够加入一项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的公约并承担广泛义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此一公约必须适用于所有国家。某些关键国家，包括所谓“热”区域的所有国家，应同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一些国家不加入公约很可能会使公约触礁。

在实现普遍性这一目标方面，我们认为，目前阶段应考虑的两个基本因素是：事先协商以及保障和制裁。为了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做到事先协商，埃及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将公约直接提交大会通过。埃及主张邀请所有国家，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参加专为审议这项公约而召开的一次会议。我们还认为，

为了就公约的各个方面和可能涉及的问题交换意见，应尽快着手进行某种形式的筹备工作。在这方面，我想回顾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审议和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的联合国特别会议的提议。埃及认为这项提议具有不少优点。我们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向所有可能签署公约的国家开放。我们认为，这一程序可确保各国直接参与，从而大有助于缔结一项各国都可接受的全面文件。

与普遍性这一概念有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保障和制裁问题。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保障，没有制裁，恐怕公约既不会具有普遍性，也不会具有可靠性。我们希望公约订有具体制裁措施：任何国家（缔约国或非缔约国）一旦违反公约规定就应受到制裁。我们还想得到保障，以确保有效地、不加歧视地实行制裁。

我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考虑增加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条款。可在1989年下一届裁军谈判会议开始之前的闭会期间会议中讨论此一条款的范围和内容。苏联的纳扎尔金大使在8月11日的发言中表现出的灵活态度很值得欢迎。我们特别欢迎他所说的应在第十条规定的防备化学武器方面向公约缔约国提供援助这一点。埃及还赞成制订有关集体措施的条款，使各缔约国能够抵制化学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使人感到放心的是，苏联代表团准备同意在公约中列入有关公约缔约国根据自愿的双边和多边协定在防备化学武器方面进行合作的条款。

另一个应特别注意的领域是核查。我们同意许多代表团的看法：我们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漏洞的可靠而且可核查的公约。因此，公约中必须列入有效核查条款。然而，不应滥用这一条款。绝不应将这一条款加以扭曲和引申，以致影响各缔约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倾向于认为，不滥用核查这一点与核查概念本身同样重要。因此，我们赞成在公约中列入有关核查程序的详细规定，特别是质疑性视察规定。

我们认为，是否加入公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条款是否确有助于化学工业的和平利用，而且不妨碍和平化学活动的进行。

现在我要谈一谈举行闭会期间会议的问题。由于我们必须等第一委员会在纽约结束工作后才能开始，并由于12月到1月这段期间通常至少有三周假期。因此，很显然，我们只有大约六个工作周。为了妥善利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我国代表团

提议应集中讨论某些具体的问题或专题，例如保障和制裁以及质疑性视察、第十和第十一条等。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在第六条方面取得的进展。然而，我们认识到必须用更多的时间来专门讨论附表 1 所列以实验室规模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问题及其与医学研究和国防研究的关系。我们认为，从实际出发，应制定一个程序，在必要时对本条的各个附表进行修订。埃及认为，一旦生产出新的化学剂，就应对附表 1 和附表 3 进行修订。

我国代表团参加了 7 月 22 日举行的工业专家会议，并认为此种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对拟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进程具有积极影响。我借此机会感谢瑞典代表团以极有效的方式主持了会议，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果。我们希望继这次会议之后，还会举行一系列此种具有意义的会议。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谈一谈非洲大陆所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即向非洲大陆倾弃核废料及工业废料的问题。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今年 5 月 19 日至 23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第四十八届常会，对这一事项进行了讨论并批准了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第 1 段宣布此种在非洲倾弃核废料及工业废料的行为是危害非洲及其人民的一项罪行。

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阿齐基韦先生曾于 1988 年 8 月 11 日宣布：

“出于敌对目的而倾弃放射性废物是尼日利亚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相信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在 A 联系小组审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内明确加以解决。”

埃及支持尼日利亚的这一要求并希望迅速制订这一决议的执行方式。

主席：

我感谢埃拉拉比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还感谢他友善地回顾了我国两国以前就本会议工作进行合作。现在我请尊敬的匈牙利代表，沃尔高大使发言。

沃尔高先生（匈牙利）：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9月份的主席，并祝愿你顺利地完成1988年本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愿意在你执行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方面同你全力合作。

我愿向你尊敬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维斯伯·卢伊斯大使表示感谢，他在8月份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献身精神主持了会议。1988年8月对我本人来说将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月，因为我在这个月首先受到了本会议主席的欢迎，然后又受到在座许多尊敬的同事的欢迎。对于我所受到的热情而友好的接待，我谨表示感谢。为了报答各位对我的良好祝愿和友好祝词，我谨向各位保证，我国代表团以及我本人今后将尽最大的努力，同我的几位前任过去所做的那样，与各位进行合作。现在请允许我热烈欢迎尊敬的缅甸新任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并祝愿他在工作中一切顺利。

裁军谈判会议是全球性多边谈判论坛，在这里讨论国际安全、军备管制和裁军问题。我是本会议的一名新来者，但是我对本会议并不感到十分陌生。我曾作为我国代表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进程，从而在多边外交的这一领域取得了经验。我希望，我因参加马德里后续会议以及斯得哥尔摩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与裁军会议而在这方面取得的微不足道的经验，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就多边裁军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复杂的政治工作以及谈判进程。

在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人们可能情不自禁地想对今年的会议作一全面的回顾。我不打算这样做，而想冒昧地作一些选择性的发言，谨就我参加本机构的短暂期间内引起我注意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

我国代表团一向对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极为关注。因此，对于该特设委员会率先完成了工作并向本会议提交了报告，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要祝贺联合王国的特萨·索尔斯比大使卓有成效地主持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在禁止放射性武器问题的工作成果、1988年会议期间取得的虽说不很大但按联合国的标准却很可观的进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对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处理等方面，我同意她所作的评估。

我国代表团也高度重视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表示赞赏，他为该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付出了很大努力，作了富有创意的指导。我国代表团抱着极大的兴趣注意着由瑞典的厄可于斯

大使所领导的非正式小组为试验性视察实验进行的筹备工作。如果有关国家成功地完成试验性视察实验，则可望有助于在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方面取得大量的实际经验，从而可为最后澄清这一领域的未决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们对筹备这次试验性视察实验很感兴趣。这说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十分重视尽早缔结一项毫无例外地全面彻底禁止所有国家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尊敬的埃及大使埃拉拉比先生刚才在他的发言中已明智地指出了缔结这样一项公约的重要意义。为求尽早缔结这项公约，我国当局彻底审查了与本公约相关的匈牙利化学工业情况。审查结束后，为了促进多边交换有关数据的开放性，我国外交部长曾在1988年2月4日的发言中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了我国化学工业为和平目的生产和使用有关化学品的情况。我的前任又在1988年3月29日的发言中就原先提供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说明。

在接下去有选择地作一回顾之际，我不能不对裁军谈判会议今年仍然未能在最优先的任务——核禁试——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表示失望。我们仍然坚信，禁止核武器试验将是制止核军备竞赛的一个有效措施。继续进行试验是与绝大多数国家停止改进现有类型的核武器和不发展新的核武器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应永远禁止在任何环境中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

我们认识到在适当的组织范围内就核禁试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然而我们认为，意见不同不一定就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有人提出了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外解决这个问题的几项提案。其中一个提案就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等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缔约国会议上对《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修正的正式提案。我们欢迎这一提案，认为这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解决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一种努力。

我们还欢迎旨在解决裁军谈判会议内一直存在的僵局的种种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尊敬的同事、维沃达大使在CD/863号文件中提出的捷克斯洛伐克倡议感到鼓舞。他建议“作为实现核禁试条约的第一步，着手就具体的和相关的禁止核试验问题，其中包括结构和范围以及核查和遵守，进行实质性工作。”我国代表

团认为，这项作为非正式文件搁置了很长时间的建议提出了目前阶段在本论坛可以实际实现的目标。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综合裁军方案的拟订工作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已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今年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不懈的领导下再次进行了努力。作为个人的意见，请允许我表示，前几天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建立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计划所表现出的诚意和建设性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即将闭幕的一个迹象是，各特设委员会纷纷向全体会议提交了报告。我们希望不久将会收到由我尊敬的同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大使担任主席的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希望，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和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很快可以提出它们的报告，以便裁军谈判会议结束其1988年会议。

主席：

我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讲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在本月内，本会议的工作最后集中于拟订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而且为了使我们的本届会议圆满结束需要有干练的领导，而你正是在这样一个月份担任主席。我国代表团将为圆满结束我们的工作本着积极合作精神进行工作。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缅甸的新代表昂丹大使表示欢迎。我们期待同他本人以及他的代表团一道进行工作。我们还欢迎苏联的宗教界领导人代表团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

8月30日，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威廉·伯恩斯坦在本机构发表讲话。伯恩斯坦将军在发言中谈到了1972年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三次审查会议，但指出，当时他不能够就这一议题发表详细的观点。8月31日，该审查会议结束，美国发表了关于审查会议结果的声明。鉴于伯恩斯坦将军发言时各方对这个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而且由于双边的核武器控制问题对本会议具有普遍重要性，我认为今天全

文援引这一声明的内容是有益的。声明内容如下，这里我逐字逐句援引该声明：

“美国和苏联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所规定的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审查的要求，对该条约进行了第三次审查。这次审查是于1988年8月24日至1988年8月31日进行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为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威廉·F·伯恩斯。

“在审查期间，美国强调指出苏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严重性，这是对该条约有效性的一种威胁。在整个审查会议期间，苏联一直没有表示它准备在不以无法接受的要求为条件的前提下同意改正违约行为。

“具体而言，美国与苏联方面讨论了它所严重关切的这一事实，即苏联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部署的大型相控阵雷达严重地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中心内容。此种雷达需要多年才能建成，而且是提供全国性防御——这是该条约所禁止的——的关键。这样，条约对此种雷达在位置、方向及功能方面的种种限制就构成了条约的重要条款。因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违约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如果认识到，这种雷达构成了那种在支助弹道导弹防御方面本身具有对攻击作出估计的潜力的雷达网的组成部分。

“苏联若要改正这一违约行为，就必须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五年多来，美国一直在根据该条约设立的常设协商委员会内以及通过其他外交渠道敦促苏联拆除雷达，改正这种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在这次审查期间，美国简要地提出了苏联为以可核查的方式改正这一违约行为而必须采取的具体行动。美国还明确表示，如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继续存在，就不可能在裁减战略武器或防御及空间等领域缔结任何未来的军备协定。美国已观察到建造工作放慢了速度；但是，这种放慢速度，甚至完全冻结建造并不足以改正对条约的违反，也不足以消除美国对违约产生的重大影响关切。

“美国不能无限地继续容忍这种对条约的明目张胆的严重违反。此种违约行为必须改正。在拆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之前，它将继续引起重大违约问题和相应的反应。在审查会议期间发生的任何情况或审查会议的结束均不应理解为以任何方式减损在苏联违反该条约方面美国根据国际法所

享有的权利。既然苏联不准备在审查会议上消除美国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违约一事的关切，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宣布这一继续存在的违约行为是对该条约的重大违反。因此，美国保留其依照国际法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今后作出适当的相应反应。

“在这次《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会议期间，美国还讨论了在戈梅利非法部署的雷达所涉的对该条约的违反问题。美国也保留其对这一违约行为作出适当相应反应的权利。美国还同苏联讨论了一些有关反弹道导弹条约遵守情况的问题。综观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苏联可能正在准备进行条约所禁止的反弹道导弹领土防御。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关切的严重问题。正如总统所指出的那样，此种事态发展将对至关重要的东西方均衡产生深刻的影响。苏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单方面取得领土反弹道导弹能力可能损害我们的威慑，使其能力受到怀疑。

“对于苏联这种不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格局带来的各种问题，美国继续表示深为关切。1987年12月里根总统曾说过：

‘对于任何一种违约都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对一项协定挑挑拣拣，选择它愿意遵守哪些条款，那么，这种协定也不可信赖……。改正违约行为将是对苏联的一种真正考验，检验其是否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更为有益的关系并扩大就安全事项进行合作的基础。’

“美国不会接受苏联的违约行为，也不会接受对条约遵守的双重标准，并保留今后作出适当相应反应的权利。”

美国的声明到此结束。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还有其他成员想发言吗？现在我请尊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纳扎尔金大使发言。

纳扎尔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首先，我想欢迎您，先生，担任9月份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祝愿您在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时一切顺利。我还想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洛埃斯先生表示感谢。上一个月他卓有成效地成功地履行了他担任主席这一职责。我还想欢迎一名新的同事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尊敬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代表伊什特万·沃尔高大使，我今天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他的发言。我还想欢迎缅甸的新代表昂丹大使。

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宣读苏联代表团就《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结果发表的一项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根据《苏联和美国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规定，苏联和美国双方代表于1988年8月24日至31日在日内瓦进行谈判，以便在该条约又执行了五年之后对其进行审查。

“苏联方面是从以下这一立场出发的：通过审查使条约得以加强，这对于确保在裁军领域进一步取得进展以及加强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维护和加强这一条约是条约缔约双方，苏联和美国共同关注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本着非对抗精神进行所有讨论，以期在以下两个方面谋求可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1) 双方从政治方面重申恪守条约目标和目的；(2) 寻求具体的技术解决办法，以便能够消除相互关切的问题以及双方在交换看法中出现的不明确的情况。

“苏联代表团努力确保将重申恪守条约以及议定的减少双方共同关切问题的方式反映在作为对条约审查结果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或公报中。遗憾的是，这一点无法做到，因为美国方面不愿意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考虑苏联方面所关切的问题，并想把整个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过程降低为使苏联方面接受美国关于拆除尚不存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的要求。

“讨论结束后美国方面发表了一个单方面声明，对事态发展进行了不客观的评估。

“苏联代表团目前发表的这一声明列举了种种事实，真实地反映出有关

《反弹道导弹条约》执行情况以及有关所进行讨论性质的全面情况。

“关于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造的雷达站，苏联方面重申，该站的设计是为了进行空间跟踪，因此不应受该条约限制。但美国不顾这一事实，继续指称其是具有与导弹攻击早期预警有关的功能。美国的这些说法所依据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先假设和主观评估。

“为了表现出诚意并努力消除美国所感到的忧虑，我们曾表示，一旦双方达成协议，按照1972年所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原有的形式来遵守该条约，我们愿意拆除这个雷达站的设备，以便能够对其进行核查，使美国对其不产生任何怀疑。

“美国方面还对于美国称为‘当铺’和‘双平台’的个别雷达站组成部分从萨雷沙干试验场转移到戈梅利地区一事表示忧虑，毫无根据地把这一行动看作是部署反弹道导弹雷达站的开始。

“根据我们所提供的事实以及美国官方代表对戈梅利地区的访问，美国方面本来应该相信，在该地区使用单个的‘双平台’雷达站部件以及‘当铺’运货车事实上是为了建造在经济中广泛应用的测试和调整反射天线的塔架。这些活动丝毫没有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

“同时，我们已申明，为了减轻双方对该条约遵守问题的忧虑，苏联方面将准备对于美国方面所提及的其余的单个‘双平台’雷达站部件以及‘当铺’货车问题采取彻底的解决办法。

“美国方面再次提出苏联可能正在准备对其领土实行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美国又重复了以前所提出的种种说法，苏联方面已对这些说法作了适当的反应。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单独的看待还是将其综合起来看，都不能成为美国表示忧虑的根据。

“苏联方面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果这些建议得以执行，就会促进双方提出的其他问题得到解决。这些建议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达成协议，双方将建造大型相控阵雷达的计划及时通知给对方并说明建造的目的；商定哪些表征有可能区别与反弹道导弹有关的雷达站与其他

雷达站；制定拆除和销毁试验区内反弹道导弹雷达站的程序；作出决定允许苏联代表查访美国在格陵兰的雷达站和谢米亚岛火箭探测发射站建造场，以便为苏联研究美国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提供事实依据，使其通过所得到的资料来判断有哪些活动违犯了条约（格陵兰的雷达站），有哪些活动引起忧虑（谢米亚岛的建造活动）。

“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没有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反应。美国不顾实际情况继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拒绝接受或者视而不见苏联对于美国在遵守条约义务方面的严重关切。美国方面对我们有些建议仍然不予以答复，而它对其他方面所作的反应不能被视为令人满意。

“美国方面也没有表示愿意采取任何步骤来纠正它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违约行为。

“从1975年开始，苏联方面对于美国国内和国外部署‘铺爪’型主要大型相控阵雷达站表示关切。我们所关切的实质是，这些大型雷达站具有足以构成反弹道导弹作用的规格。这些雷达站与大福克斯基地雷达站连接在一起，可以为美国领土提供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御基础。这是与《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条规定不符合的，该条禁止建立反弹道导弹领土防御基地。

“苏联方面特别忧虑的是，在该条约生效后，美国在格陵兰部署新的‘铺爪’型大型相控阵雷达站并在英国建立类似的雷达站，从而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凡是部署潜力为300万单位以上的大型相控阵雷达站，均严格管制此种雷达的目的。具有这种规格的导弹攻击早期预警雷达只可以沿国家领土边缘并朝外部署。

“美国在图勒（格陵兰）部署的此种雷达站具有300万单位以上的潜力。图勒地区并不是位于美国国家领土边缘。美国方面自己也表示，图勒雷达的设计目的是对导弹攻击实现早期预警。因此，在图勒地区部署这种雷达站是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大违反。

“在非陵达尔斯（英国）开始建立类似的雷达也是对条约的违反。

“苏联方面还对涉及美国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的其他事项表示

关切。

“苏联方面希望寻找各种办法来解决已经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并用实际行动表现愿意减轻双方的忧虑。很自然，寻求解决办法应该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而不应使注意力脱离最重要的一点——双方重申恪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宗旨和条款。

“对于目前谈判中正在审议的各种问题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苏联方面认为，可以继续共同努力寻找原则解决办法，而且我们将为此目的而进行努力。特别是，现已成立了该条约所规定的常设协商委员会，其目的是审议双方表示关切的问题。今年秋季将在日内瓦举行苏美常设协商委员会常会。应根据即将举行的苏联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会晤可能对该委员会做出的指示等，将这次常会用于这一目的。”

苏联代表团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审查结果的声明全文到此结束。

主席：

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所做的发言以及他对我以及我尊敬的前任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凯尼恩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国代表团愿意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对缅甸的昂丹大使来裁军谈判会议任职表示欢迎。我们还对今天来观察我们活动的来自苏联的宗教界人士代表团表示欢迎。

有人提出，菲陵达尔斯相控阵雷达系统违反了美国根据《反弹道导弹条约》所承担义务。联合王国政府绝不同意任何此种说法。

主席：

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谨对苏联大使所做的关于宣称美国在格陵兰的图勒设施以及联合王国的菲陵达尔斯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指控给予答复。苏联同以往一样又提出了这些指控。这些雷达并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苏联提出这些指控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使人们不注意苏联对该条约的违反。在最近的会谈中，我们同以前一样做出答复，指出在1972年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时这两个雷达设施已经存在。对这些设施进行更新换代使该条约所允许的。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今天登记的发言到此结束。现在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大家还记得，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我曾宣布今天我将把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交本会议通过。该报告在第479次全体会议上由该特设委员会主席索尔斯比大使做了介绍。因此，我们将照此行事。现在我将载于CD/864号文件的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提交本会议通过。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会议通过了该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秘书处告诉我，载于CD/WP.353号工作文件内提交联合国大会年度报告中关于改进本会议工作并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实质性段落草案，昨天下午也向各代表团文件箱内分发了英文本。明天，星期三，中午将可以拿到其他文本。载于CD/WP.352号工作文件内的关于议程项目3实质性段落草案的英文本，今天下午将发到各个代表团的文件箱内。如同往常一样，其他语种的文本明天中午将会准备好。大家知道，现在正在进行有关议程项目1、2和7的成员名额不限的非正式磋商。就这些项目的讨论结束之后，成员不限的非正式磋商将讨论有关改进本会议工作并提高其工作效率的实质性段落草案，然后紧接着讨论议程项目3，“防止核战争，包

括一切有关事项”。

在本届会即将结束之际，我们需要灵活安排本会议的各种会议以及讨论提交大会年度报告的成员名额不限的非正式磋商。因此，今天我不打算向大家分发下周会议的时间表。此外，如果我们在今后几天内不能够迅速解决有关报告的各种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更改闭幕日期。

如同我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所指出的，本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将立即举行本会议非正式会议，开始审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稿。既然今天没有其他事情要处理，现在我打算宣布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9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现在请缅甸代表发言。

昂丹先生（缅甸）：

对于诸位在本次全体会议开始时向我表达的热烈欢迎之词，我谨衷心感谢和赞赏，我还想衷心感谢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表现出的友好感情，特别是以下几个国家尊敬的代表：埃及、匈牙利、美利坚合众国、苏联以及联合王国。环视本会议厅，对于诸位具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专门知识和智慧我感到大为震慑。但是我殷切的期待同诸位一起共同工作，并希望能够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我自己微不足道的贡献。

主席：

我感谢缅甸大使对本会议，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各位同事所说的友好的话，我再次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在本会议的工作中将与他进行充分合作。

今天下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员会议将于3点在7号会议室举行非正式磋商，而不是举行正式会议。该委员会明天下午3点将在7号会议室开会，通过其报告。

上午11时35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1
13 September 1988
CHINESE

第四八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13日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1次全体会议开幕。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继续审议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和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今天在发言者名单上有芬兰代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荷兰代表和瑞典代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和澳大利亚代表。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芬兰代表劳蒂奥博士发言。

劳蒂奥博士（芬兰）：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愿你成功地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我深信，你将成功地领导裁军谈判会议的本届会议，直至其最后结束并进入1989年的下一届会议。

几年来，芬兰一直参加这一重要谈判论坛的工作。我今天要求发言，是为了向你们介绍1988年的第二个芬兰研究报告——“蓝皮书”。这是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抽样和分析方法和工具”系列报告的第十三个报告。今年的第一个报告（CD/843）已于六月中旬向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介绍，题为“化学裁军核查的标准工作程序；D.I 关于支持参考数据库支援程序的建议”。现在的报告（CD/873）题为“化学裁军核查的计算机辅助技术；E.I 核查数据库”。报告的副本将连同我的发言一并分发给各代表团。

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将要求缔约国作出更广泛的宣布和提供详细的计划。对公约执行情况的核查将要求随时向技术秘书处提供大量准确和可靠的参考资料。核查程序将在公约的整个有效期间连续进行，并将产生大量的数据和众多纷繁的报告和文件。对所有这些资料的管理必须做到确保其可靠性和保密性。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计算机辅助技术是完成任务的唯一合理的途径。

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探讨将计算机技术用于核查数据的储存和处理的可能性。计算机数据库被称为“核查数据库”。报告讨论了现有的各种不同数据管理方法的适用性并略述利用这些方法的方式。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原型数据库，它以关系数据库技术用储存分析性参考数据为基础。分析性参考数据是指用各种不同分析方法清楚地鉴别化学成分所需的数据。该数据库还包括用来储存分析性数据以外的数据的试验性结构。这种数据包括核查领域的“静态”数据，如组织、目标等，以及有关操作程序的数据，如视察报告。

为了化学武器核查的目的，所需的可行数据库技术有：结构化数据库、文本数据库、化学结构数据库、图象数据库和参考数据库。在设计数据结构时我们考虑了以下几点：储存何种数据、数据储存的格式、数据实际储存的地点、数据如何使用，由谁使用、数据安全以及数据保存的期限。

我们说明了数据库技术如何辅助化学武器核查的各种程序。我们叙述的某些程序是筹备性程序，可以立即采用。其他程序则是实际核查程序，只能在未来的公约生效之后采用。

例如，建立一公开的国际核查数据库，会便利和加速有关各国正在从事的研究的信息交流。禁止化学品的鉴定程序还有待国际上取得一致。数据库通过提供援助，可作为新发展的程序的评估场。这种评估场能使所有参与者受益，它使参与者可对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进行检查并使自己的研究迅速得到反馈。

如果能对各实验室之间的国际合作作出安排，以便为分析制定国际接受的标准操作程序，那么，数据库就可用来获得初步的工作指令，用来储存结果及对所用方法的评价。这就能不断地监测状况和进展，并有助于结果的统计性评价。如果发展工作能制定出科学上准确并能仿制的鉴定方法，这些程序就能用来为未来的国际视察团提供有关公约所列化合物的参考数据。然后可将这些程序提交筹备委员会核准。这一工作将大大减少筹备委员会在发展核查程序和工具、并训练视察员利用这些程序的责任方面的工作。数据库将是密切注意各实验室、时间表、结果的统计性评价和将结果摘要分发给各参加实验室的理想工具。

在公约生效之后真正的核查进程开始时，就将得到化学武器核查数据库的主要益处。数据库能支持的主要活动有：储存文件，制定时间表，筹备视察，登记视察结果，作出决策，报告，样品追踪以及作为实验室的参考数据库。

一个结构严密的文件储存数据库会有助于以宣布、报告、设施附文等形式出现

的所有文件的管理，减少辅助行政工作所需的人员，从而降低核查的总费用。

时间表制定办法是工作规划的工具，以保证一切活动都能适时进行，人员能到适时进行工作。未来的公约将为各种不同活动规定一些时间限制。如将一切活动的议定的时间表都输入数据库，数据库就能用来规划时间表，这样，例如视察就不会都挤在某几个月进行。那些没有预定日期的例行视察可以安排在时间表上空闲的部分进行。

在公约生效之后，将根据示范协定为每一宣布的设施编制设施附文。附文将说明核查所需的一切要点：将使用什么仪器，安装在什么地方，等等。每一设施附文，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均可输入核查数据库，作为视察期间所有要从事的工作的一览表。视察中所需的有关某一设施的所有文件、设备和零件等的一览表是可以生成的。视察报告可以写在文本处理系统上，然后存入文本数据库。

在核查公约执行情况的过程中收集的几乎所有数据，都将需要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将是视察员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很艰苦的任务。这些数据必须与原先的协议、宣布和视察报告核对看是否相一致。这就可能有必要检找大量不同的文件。在这方面，可以广泛地使用数据库组合数据的能力。视察中收集到的但未进行现场分析的样品将送到总部的实验室或其他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数据库可利用储存的有关现有设施的资料，协助选择该实验室。

利用样品代码，指定的实验室可以将用各种分析方法取得的结果直接输入样品数据库。这一系统可将控制样品获得的结果与样品的实际容量进行比较并显示出任何不一致。这一程序将保证不偏不倚地分析并保护有专利权的资料，因为进行分析的实验室不会知道样品是从何处收集来，也不会知道是谁收集的。

分析核查样品的指定实验室可利用数据库包含识别数据和标准操作程序的分析部分。这些数据还可提供给国家当局的实验室，使其能够使用同一参考数据，例如，对视察中收集到的样品复样进行分析。样品和反应数据库将只提供给“需要知道”的国际视察团人员。但是，指定的实验室应当能够通过样品代码，在“只写入”的基础上将其分析结果输入样品数据库。

如要利用计算机技术的全部优点，除了核查数据库之外，也许还需要各种支援

系统。支援系统可以包括视察员的个人计算机系统，核查实验室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用于质谱法和核磁共振谱法的仪器数据系统，自动监视器数据系统和通用国际数据库。

报告对芬兰项目内发展的原型数据库作了技术说明。该系统以关系数据库（RDB/VMS）为基础，在MicroVax II超微计算机上运行。我们采用了迭代的以数据为主的做法，这一做法依靠迅速地制造原型的技术，因为核查中的核查程序还未很好地确定。

原型系统包括分析性参考数据和操作数据。我们集中介绍分析性参考数据，这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主要在分析技术和数据处理方面。将组织和目标等的参考数据包括进去，只是为了说明数据库的种种可能性。由于操作程序还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取得一致，或将在晚些时候在筹备委员会取得一致，因此，对操作数据的介绍还远没有穷尽。

当公约生效之后，应当积极地尽可能完整地增订有关化学物质的数据。新的化合物可能在作出初始宣布之后列入。目前，我们的数据库几乎没有有关公约附表所列化学品的识别数据，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利用我们今年前一篇报告（CD/843）中介绍的用于分析的标准操作程序制作新的数据。我们认为，利用同样的条件来记录参考数据和样品的实际核查数据对于可靠的鉴定都是必要的。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联合王国的帮助，它热情地向我们赠送了所列的化学品。还使我们感到很满意的是，瑞士也表示愿意向我们提供各类所列化学品。我们也非常感激其他一些国家在为我们提供这种化学品方面所表示的关注。

我们的原型系统的用户手册包括在报告中。在发表这篇报告的同时，我们提供这套原型系统供国际实验和评价使用，以便对这种计算机系统在管理核查数据方面的使用进行示范。我们鼓励用户提出意见和新的设想。用户名称和口令，如索取，将提供给参加谈判的所有国家。为鼓励对该系统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评价和提出设想，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安排举办一次用户训练班。

我散发的发言后面附有申请表，将其填好交给芬兰代表团，就能申请用户名称和口令。目前，我们不限制我们的原型系统用户的数量，因此，各代表团可决定

它想要有多少用户。我们将乐于接受在这方面积极活动的实验室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原型系统，供未来的技术秘书处日常使用。

主席：

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及她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科斯托夫大使发言，他将介绍载于 CD/868号文件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科斯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我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荣幸地介绍载于 CD/868号文件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首先，我要对委员会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提交特别报告之前的紧张日子里和在第二期会议期间举行的有趣的辩论中，都在特设委员会今年的审议工作方面对我和我的前任特拉洛夫大使表现出了诚意和积极合作的精神。

诸位面前的报告主要谈第二期会议期间进行的谈判和讨论，并未重复特别报告中叙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状况。不过，报告在讨论第二期会议的实际工作之前，对第一期会议期间进行的交流观点的情况作了总结。

我要首先指出，特设委员会在第二期会议期间的审议工作没有使问题有任何进展；对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的看法依然存在分歧，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然而，忽略今年在审议这一问题中出现的积极方面，是不公平的。

这里，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即所有代表团都再次重申，它们愿意继续寻求有关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保证的共同方案，尤其是可以包括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的共同方案。这一很重要的共同点依然占了上风。此外，我要强调，最近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这些主张推动了某些有趣的讨论和辩论，尽管这些讨论和辩论还没有结果。这些主张和讨论反映在诸位面前的报告中。还有，我要对今年夏天的会议气氛发表一下看法。大家对问题的看法明显没有冲突，讨论也很务实，

这就使我认为，这一问题也得益于被认为普遍改善了的国际政治气候。这一点不应低估。

因此，今年特设委员会会议的结果说明，有效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需要仍是十分迫切的，因此，特设委员会建议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这样做的办法之一是明年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秘书处提供的一切服务，协助今年的特设委员会完成其工作。

主席：

我感谢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载于 CD/868号文件的报告的发言。我祝贺科斯托夫大使结束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准备将 CD/868号文件提交裁军谈判会议 9月15日星期二举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现在我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罗泽大使发言。

罗泽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本月份主席。在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之时，政治解决若干地区冲突的机会正在形成。这一事态发展增强了我们的希望，即，共同采取措施实现真正裁军的机会将会增加。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在本月有效地领导本会议表示极大的赞赏，这个月将最后确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也请允许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对你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同时，我要真诚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和缅甸的昂丹大使，祝愿他们在日内瓦的工作取得成功。我向他们保证，我国代表团愿意与他们密切合作。

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再一次成为今年会议注意的中心。我们要特别感谢委员会主席波兰的博古米尔·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的协调员：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德烈·齐马，墨西哥的巴勃罗·马塞多和日本的沼田贞昭，感谢他们如此全面和专心

致力地完成了工作。 他们为我们的谈判取得进展尽可能地创造了先决条件。 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解决其他复杂问题的条件也有了改善。 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团公正地指出，完成公约案文的步子太慢了。 在政治决心和信心不断加强的气氛中加紧工作，可以扭转这种局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20（1988）号决议对我们的工作有积极的影响。 该决议有助于推动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文件的起草。 同时，该决议明确地提到了本会议有关全面和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 我们还注意到了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伯恩斯坦最近对本会议发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重申，美国保证在将来继续为禁止化学武器作出认真的努力，不管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

现在，让我谈一下公约草案的一些实质性问题。 我们欢迎在进一步起草第二条和第五条附件方面取得的某些进展。 这是由于苏联和美国已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以及在销毁这些武器方面各国需要承担的义务达成了协议。 这些规定能确保所有国家在公约生效之后的十年期内的安全。 我国代表团想重申以下观点：在这一期间，必须禁止生产任何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的储存和生产设施对“国际扣留”的任何豁免，都必须排除。

为解决涉及第六条的未决问题作出了重大努力。 在有关附表（I）化学品的制度方面取得完全一致，自然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试图通过提交CD/CW/WP.195号工作文件来促进谅解。 折衷的解决办法可规定附表（I）的化学品集中在单一小规模生产设施中生产。 对于这一原则，可考虑两个例外。 第一是用于特别制药用途的生产。 所提供的证据举了一个例子，即含氮芥子气的生产。 这一化学品的生产，如数量符合实际需要，应当为其提供便利。 适用于这一例子的核查措施应集中在保证这一化学品完全用于药物生产。 一旦该化学品成为最后产品，即药品的一种成分，这一制度就不再适用。

第二个例外情况可以是用于基础研究或医药目的的合成。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上限为每年10或100克就足够了。 进行此种合成的实验室须经有关政府的特别许可，并且需要向技术秘书处作出宣布。 此外，应尽可能限制其数量。 就这些问题进行的协商应当继续下去。

还应当对保护有关第六条的机密资料的问题作出答复。从我们的工作文件 CD/CW/WP. 194 号可以看出，公约草案的许多段落都表明，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极为注意。有人建议，资料和数据应按其机密程度加以分类。我们支持这一建议并准备参加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我们记得，第八条已经列出了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在这方面须履行的职责，该条规定，应就机密资料的处理和保护建立一种制度。筹备委员会可以研究出这一制度的样本，其中也包括对各类资料进行分类。

在原先的第〔4〕类中，存在着另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在第〔1〕到第〔3〕类之外存在着对公约构成危险的化学品和设施。试图鉴定这些化学品和设施并建立适当的制度的努力没获成功。但是，今后必须继续作出这种努力。

为进一步对质疑性视察问题作出规定，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提出这种视察的报告之后执行理事会的作用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在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主持下起草的原则已得到了修正。这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基础。在国际视察团进行质疑性视察的准则方面，已经完成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提交了 CD/CW/WP. 198 号工作文件，为此出了一份力。该工作文件提出了重要内容，供加入载于附录一增编的现有准则。现在需要做的是最后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一致，以便拟订有关规定的细节。我们提出的质疑性视察手册概要已作为 CD/CW/WP. 208 号工作文件提交给特设委员会，我们希望，在这一概要中阐述的有关特别程序的设法，能得到积极的反映。对这些实际问题的深刻了解将有助于解决原则问题。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决策和其他程序性问题方面尚未取得进展。我们在 CD/812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一办法的主要目的，是要设立一有效的机构，这一机构的平衡的组成和民主的运作将保证作出的决定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安全利益。

在与谈判同时进行的活动中，正在形成积极的发展事态，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公约的早日订立、尽早生效以及普遍加入。首先，必须提到有关拥有和

不拥有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以及第六条涉及的活动的数据和资料的交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1988年2月以来一直支持苏联的倡议。我国外交部长奥斯卡·菲舍尔先生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发言中声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拥有也不生产任何化学武器。今天，我将介绍一份工作文件，对这一声明进行补充，该工作文件将成为CD/871号文件。

我们的工作文件提供的数据是以载于CD/831号文件的现有公约草案的附表〔1〕至附表〔3〕为基础汇集的，同时考虑到了目前已达成初步协议的化学品。数据的汇集依靠了在主管机构的支持下收集的资料。这些数据反映了1988年的情况。汇集的资料是初步性的，有待于在公约签订之后进行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文件中提到的生产、加工或消耗的范围是在考虑到我国工业形势的情况下选择的。工作文件中列出的设施数目与所在地的数字相一致。提出上述工作文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促进谈判取得进展、增强信任、推动公约的早日订立而采取的又一实际步骤。我们重申，我们决心加入第一批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国家行列。

作为多边试验的第一步，一些国家计划进行国家试验性视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进行这种国家试验。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我们要对厄克于斯大使愿意协调参加这些试验的国家的活动表示感谢。

已有人就如何确保公约在生效之后得到最可能广泛的遵守提出了一些主张。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设想是为此目的召开特别会议。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将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第一个机会。我想就如何利用这一机会谈一点看法。

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宜让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知道谈判的现况以及在公约生效之前要完成的任务。这一点，我们认为极为主要的，因为那些不参与谈判的国家是不容易了解“暂定案文”的。化学武器委员会主席可介绍谈判的现况，各国家集团的项目协调员可发表看法作为补充。然后，所有代表团都将有机会交流意见。代表团之间的非正式协商将成为讨论的另一种形式。第一委员会主席的结束性发言和/或一项决议草案，都将适于记录这些活动的结果。

关于旨在推动早日缔结一项全球性公约的活动，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为此采取的区域性措施。我特别想到的是在中欧建立无化学武器区。我们深信，在拟订全球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同时，建立这种无化学武器区，会大大推动世界性公约的订立并促进对公约的普遍遵守。我们所处的形势应当迫使我们集中我们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努力，加紧公约条款和附件的拟订工作，以尽早订立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本会议面临的任务。

几天之后，我将离开我呆了五年的日内瓦，不再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五年期间，我经历了国际形势的积极的突破。此外，我还有机会参加了象征这种发展的销毁 SS-20 导弹的演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复杂的问题继续存在，但形势表明，希望在不断增强，人们在寻求利益的协调。在国家间关系的所有领域，谅解与协议正在开始出现。这一发展也会对本会议的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坚信，这一论坛有着很大的潜力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以便就军备限制和裁军达成协议。充分利用这种潜力，确实有利于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因此，本会议将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依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的共同和平与裁军方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本会议建设性的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它今后仍将这样做。对我们来说，主张双边、区域和多边努力应当相辅相成、相互加强，不是一种口号。我们认为，要通过削减和废除武器，首先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确保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建设性平行主义是迫切需要的。

请允许我利用这一机会将对所有同事和各代表团成员的感谢留在记录上，感谢他们给我的积极合作和友好私人关系。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保留我对在本会议同我一起工作过的所有同事们的最美好的回忆，因为他们协助我取得了新的成就。我还要转达对本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那大使和他的副手维森特·贝拉萨特吉大使以及他们的能干和很有帮助的小组，包括口译和笔译的热情的感谢。

我向你们告别，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幸福，在你们重要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代表本会议，向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罗泽大使告别。 在他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本会议代表的五年中，他干得很出色，他极为称职、工作努力，富有外交技巧。 他主持了本会议今年度会议的开幕式，再一次证明他对本会议活动的贡献是多么宝贵。 还请允许我对罗泽大使这几年给予本会议全体成员的合作表示感谢。 在有效地代表他的国家的同时，他的热情使他获得了我们的尊敬和友谊。 我们祝愿他和罗泽夫人幸福，祝愿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

现在我请荷兰代表范斯海克大使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担任本会议主席表示祝贺。 在这一特殊的时刻，贵国正在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谈判的地点就在我们为此目的乐意腾出的离这里几步远的房间。 我们祝愿你和贵国在这两个努力中表现出智慧并取得成功：这两种努力一方面能导致海湾地区的和平，另一方面通过军备控制和裁军能增强安全。 我们真诚希望，海湾地区苦难的结束能有助于我们在这里取得进展，尤其是在化学武器方面。 我还想感谢印度尼西亚的洛埃斯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他担任八月份主席时模范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欢迎新来的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我们希望很快地迎接印度的沙尔马大使。 我们期待着与他们进行密切的合作。 他们的前任，丁吞大使、梅斯泰大使和泰贾大使在本会议留下了极好的声誉，我们祝愿他们健康。 我要特别提一下曾与我国代表团密切合作过的达维德·梅斯泰大使所作的贡献，也是对本会议的威信的贡献。 我刚刚遗憾地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哈拉尔德·罗泽大使那里得知，他也将很快离任，但我们希望他在新的职位上能关注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过去经常和他进行友好和坦率的辩论。

今天，我要简要地谈一下在本会议目前的工作中占有一定地位、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几个议题。 在这样做之前，我想和其他人一样表示希望在美国和苏联之

间的裁军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我们这一机构也能取得更为实际的成果。

我们感谢迄今双边谈判所取得的成就，谈判中表现出的精神使我们受到鼓舞。我们极为关注两国不仅在裁减战略武器谈判中，并且在核试验等其他领域取得进一步进展。然而，我们真诚希望，两国也能寻求途径，使这一论坛的多边谈判具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许多代表团提出的（我认为代表英国代表团发言的索尔斯比大使首先提出）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之间的建设性相互影响的构想，应逐步得到实施。我还想到了刚才罗泽大使提到的建设性平行主义的构想。

下面是我今天要谈论的第一个议题：核试验。我们高兴地看到，双边谈判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有关早些时候签订的两个双边级限条约的核查规定的协议似乎即将达成。我们确实希望，批准这两个条约的条件会很快得到满足。我们赞赏地注意到，两国打算在批准之后立即进行谈判，寻求执行全面禁试的逐步方案的途径，即将核武器的削减同核试验次数和威力的削减联系起来。我们认识到这些步骤中存在的困难。但只有在次数量和威力的实际削减的基础上，才能显示出进展。

这还关系到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的作用，关系到如何能使双边谈判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之间建设性地相互作用的问题。地震专家小组已开始进行有益的工作。但是，只有在裁军谈判会议其他机构内进行更广泛的实际工作——包括范围、核查和遵守，才能正确地认识上述小组的工作。极为遗憾的是，这项当然与双边谈判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由于一直未能就要重新设立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达成协议而无法进行。

我国代表团敦促其他代表团最后接受能使特设委员会恢复工作的职权范围。这可以以所谓的西方职权建议为基础。但如果不能就此达成一致，为什么不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维沃达大使提交的建议的基础上取得一致呢？当然，我们意识到某些代表团，尤其是不结盟国家集团代表团希望，一开始就有比较宏伟的谈判职权。但由于目前不能在此基础上取得一致，我们认为至少应当开始进行目标较小较实际的工作。

这里，我还要简要谈一下六国提出的倡议，即，召开一次部分禁试条约缔约国

会议，以审议修正该条约。我们完全理解该建议是以怎样的一种精神提出的。然而，我国代表团想就这一建议的实际价值谈一些看法，并问几个问题。首先，很明显，由于各种原因，全面禁试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关的六国认为，提议召开的修正会议将是解决这一根深蒂固的争论的合适论坛，还有，这一会议如何能使禁试的目标更加接近？其次，修正案只提出了一部分，我们仍不知道最困难的部分，即允诺的核查规定。各代表团知道，核查就是主要的问题，而到目前为止，还未全面讨论到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我们还没能找到其解决办法。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修正会议的倡导者认为，应当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而不是在此机构内处理这一复杂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预计当这一会议真正召开时，会出现很大的困难。难道我们同时应当停止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包括为地震专家的实验工作做准备吗？讨论会议的经费问题、会议的程序及地点要化去多少时间？坦率地说，我们确实认为，我们应当继续作艰苦的努力，使这一问题纳入裁军谈判会议的正确轨道，而不是试图将注意力引向另一个论坛，因为我们担心这一论坛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现在，我谈一下我的第二个议题，化学武器。我想所有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即订立一项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生产、储存和使用的全面协定。我希望大家也能同样认识到，迫切需要就能有效地核查的公约达成一致。最近有关再三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报道强调了问题的紧迫性。化学武器不仅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危险，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现实。我们特别关切地注意到了有关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我们不清楚这些武器被使用的范围，但这种使用，如确实存在的话，则是令人痛恨的。

在出现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报道之后，公共舆论可能会把化学武器的使用当作几乎是很平常的事；不是人为的灾难，而是自然的事。我要强调，我们认为，在形式和内容上继续违反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是不能接受的违反国际法和危害人类的罪行，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必须永远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国际社会必须在这里团结一致，通过适当的途径作出努力，包括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以便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罪行。

在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复杂的谈判方面，我们今年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未获解决，有些是比较技术性的，有些是范围较为广泛的，涉及安全考虑，尤其是在10年过渡期间内。需要充分讨论这些问题。对荷兰来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为其努力的条约的基本范围是清楚的。根据公约，缔约国的一切化学武器生产都将受到禁止，储存和生产设施的销毁和完全消除必须在10年期内完成。

最近有人就在公约供签署之前需要解决的许多细节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无疑，公约的各项条款必须十分清楚，我们才能作出影响深远的承诺，当然，这些承诺得变成国家立法。但每当我们研究细节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未来的秘书处总干事的常识——在必要时秘书处受执行理事会或缔约国会议领导——不能使他在走到桥头时就渡过桥吗？我们不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尽管仍有许多难点有待解决，但条约草案的“暂定文本”却正在形成。在条约条款的主要方向上，大家正在取得一致意见。然而，第六条的情况不是这样，该条涉及核查允许的能力不被用于被禁止的目的所需的制度。我们相信，一些国家将要进行的国家试验性视察将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尤其是有关附表〔2〕设施的问题。各位也许知道，荷兰两年前进行了这种试验性视察。我们现在正在探讨再进行这方面的活动的可能性。

然而，第六条仍存在一些概念上的问题。我注意到了所谓临时检查的非常有趣的构想，临时检查可能是制止能够生产与公约有关、但不属于例行核查程序的化学品的设施进行非法生产的解决办法。要理解临时检查系统的所有影响还要做许多工作，如将要列入的化学设施或地点的类型，视察员要进行的检查的种类以及要检查的设施或地点的选择。鉴于临时检查在核查不生产的整个系统内的潜在重要性，我们认为对这一构想进行深入的讨论是必要的。

公约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协定。我们早已超过了我们能将公约向我们的孩子进行解释的阶段。但还有必要取得逻辑上的一致。在这方面，我要提出需要有关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附表〔4〕或如现在称作的附表〔…〕的问题。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这三点暂时是三个问号。

将附表〔4〕列入公约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表〔1〕只列出了已被实际用于装填充化学弹药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根据支持者的意见，附表〔4〕将包括其他剧毒致死性化学品。但就我们看，可能列入附表〔4〕的多数化学品都不适合用于化学战。如果适合，最好将其置于另外三个附表之中。

第二，有人认为，一些生产剧毒物质的设施目前可能与化学战无关，但却能够用来生产化学战剂。根据支持者的意见，如果列入附表〔4〕，就能包括这类能够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但是，这只是一个很不完全的解决办法，因为多数能够生产与公约有关的化学品的设施都将不属于附表〔4〕。换言之，生产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施只是各种有此种潜在能力的设施中的一类。我们认为，适当的临时检查制度将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一制度将涉及所有有关化学品生产设施。

第三，附表〔4〕的支持者显然还认为这种方案是合适的，因为它能为核查不研制化学武器物剂提供机会。但是，我们认为，不研制是另一个问题，不能适用旨在检查不生产具有军事意义数量的已知化学武器物剂及其前体的制度。研制几乎从定义上就意味着，这种物剂仍不为人们所知，生产的数量也是不相干的。如果不研制的核查制度是可能的，那么最好另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讨论研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研制变得与公约的目的有关之前，必须经过哪几个阶段。我们也许能够拟订某些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些措施类似那些在上届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期间议定的措施，这样做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总之，解决核查不生产的复杂问题及有关问题已经需要很多时间。还须考虑到有必要与工业界进行讨论找寻最适当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希望，各代表团会集中注意这些问题，以便在合理的时间内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核查可能是在公约草案最后定稿之前需要费最多时间解决的最复杂的问题。但是，最大的政治挑战很可能是确保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公约。问题不仅是那些目前参加我们工作的国家——本会议40个成员国以及已经加入我们并作出贡献的其他15个国家——应当签署并批准公约，问题还在于如何鼓励其他国家对公约感兴趣。我们认为现在时间尚早，还不能预见何种程序是确保公约成为真正的全球性

公约的最合适的程序。有一个程序可以是：一旦解决了公约的细节问题，就召开欢迎所有国家参加的最后会议。

在这一阶段，我们只想发表一项短期内有效的意见。荷兰认为，所有愿意参加目前工作的国家，都欢迎作为观察员参加。我们完全理解有些国家，也许是由于实际原因，还没有机会派代表参加日常的谈判。不过我们的确希望，上述国家的代表至少能够有机会熟悉我们编写的报告，并且，如果他们想提出问题的话，可以非正式地、以个人身份向我们与这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人提出。这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最终还会有助于公约订立之后的批准进程。

现在，请允许我简要地谈一下外层空间问题。我国极为重视在外层空间军备控制方面采取的适当的措施。外层空间的军备控制是一个没有简单解决办法的复杂问题。美国和苏联就这些问题，尤其是围绕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的谈判清楚地表明，要在这方面取得实际的成果，是一项多么困难、多么艰巨的任务。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指出，就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期限达成协议将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得知，美国和苏联正在缓慢地朝着就不退出的期限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就这一期限达成协议会增强稳定，因为这种协议会创造一个更可预见的战略环境。

最近由于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事先通知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的协定，也增加了可预见性。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进一步研究该协定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也许，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不妨考虑该协定是否可为其他有关国家树立一个榜样的问题。有关洲际导弹发射的事先通知的双边协定很明显有助于稳定，因而有助于我们大家的安全，其他有关国家作出同样的承诺，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不准备建议或预测其他有关国家能在这一方面做些什么。但它们不妨考虑做出行动，就象它们是双边协定的缔约方。它们还不妨考虑正式加入双边协定。它们也可考虑建立它们自己的多边机制。我强烈地认为，这种安排最终应有一个坚实的国际法基础，以便所有有关国家都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在上一届裁军谈判会议期间，大家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发表了许多看法。我国

政府对这一议题的看法大家是清楚的：我们认为，有的方面还有待改进，还要消除差距，我们的意见是，裁军谈判会议应当深入地审查这一议题。有一方面是涉及如何加强登记公约，我们认为，对此应给予严肃的考虑。在就加强登记公约的条款达成一致之前，我想强调一下充分执行现有公约的重要性。例如，适当地适用公约的条款，可使各国知道更多、更好的有关空间物体的性质和作用的资料。如充分适用登记公约，就能大大增加透明度，加强对所有有关各国的信任。各国还可以准备改进登记公约中的通知条款。例如，通知可以在物体射入空间之前，而不是之后作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最近的工作文件中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荷兰完全支持这些建议。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对苏联代表团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感谢它们邀请我们参观销毁若干 SS-20 导弹的首次行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我们的友好接待。能亲眼目睹开始销毁长期以来一直阻挡裁军进展的一整类尖端武器的场面，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轰隆一声巨响，这些导弹被销毁了。我的问题是：我们何时能听到作为本会议成果的第一个“轰隆声”？不是敲打桌子的砰砰声，而是标志着武器的销毁的轰隆声。或者，我们何时能看到销毁议程项目 6 之下的武器的烟雾？或者，作为我们议程项目 1 下面的工作的成果，只听到沉寂声？我们希望明年，我们将更接近于这一时刻。

主席：

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以及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向全能之神祈祷，他对我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和平谈判的祝愿能很快地变成现实。现在我请瑞典代表厄克于斯大使发言。

厄克于斯先生（瑞典）：

首先，让我代表瑞典代表团，对你担任本会议九月份及闭会期间主席表示极大的满意。我们认为，贵国政府决定派这样著名和高级的官员来主持我们的工作，说明贵国政府很重视本会议的工作。还请允许我，通过您，对印度尼西亚的洛埃

斯大使表示感谢，他娴熟地领导了本会议八月份的工作，使本会议的工作能稳步向前并取得了某些进展。我还要热烈欢迎刚刚加入我们的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印度的沙马大使。

我今天主要想谈一下化学武器问题，但在谈这一问题之前，我想简单谈一下对项目 1 的看法。这一议程项目，“核禁试”，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有最优先的次序。这是我国政府最为重视的一个问题。鉴于各国已普遍认识到有紧迫的必要就这一项目开始谈判，因此，使人们极为关切的是，本谈判机构还没能开始真正地处理核禁试问题。对主要的大国为在数量上削减核武器库所采取的措施我们都表示过欢迎。中导条约是重要的起步，但在这之后必须尽快削减战略核武器库。条约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作为建立信任和推动对话的手段，其核查方法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苏联进行的销毁中程导弹的演示是一具有重大象征和政治意义的事件。我们就这一创举向苏联代表团和苏联外交部长表示感谢。

但是，我要重申我们的观点，即要有效地制止核军备竞赛，数量上的削减是不够的。通过质量上的改进，核军备竞赛实际上可以继续下去。核禁试恰恰应当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禁试可提供有效的手段来阻止质量上的军备竞赛，并支持朝真正裁军方向作出的努力。六国倡议——在德里、墨西哥和斯德哥尔摩——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在本会议中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都表现出了对这一目标的广泛的政治上的支持。寻求全部禁试的决心表现在部分禁试条约以及不扩散条约中，并在不扩散条约第三届审查会议上得到了重申。这也是核武器大国作出的承诺。如果不履行这些承诺，就会有很大的危险，不仅会出现持续的纵向扩散，也会出现横向扩散。

美国和苏联决定进行联合核查试验，一个在美国的内华达试验场进行，另一个在苏联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8月17日进行了其中的一场核试验，第二场试验定于明年9月14日进行。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瑞典认为，继续核试验将刺激核军备竞赛。我们不能赞同核试验的合法化。我们也不能原则上赞同任何形式的试验。我们认为，这一领域建立信任的试验应当在周密的计划下进行，以便尽早在明确的日期取得全面核禁试。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控制试验，而是消除一

切试验。

在欢迎这一领域的透明度有所增加——这会有助于详细制定有效的核查制度——的同时，如果国际社会能够参与数据的交流，将会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不过分的设想，因为早在25年前，两个主要大国就宣布，普遍和彻底裁军的协定应受严格的国际控制。现已开始作出重要的国际努力，以便找到核查核禁试的有效办法。瑞典愿意提供哈格福什观测台的一切有关的数据。

在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夏季会议期间，科学专家小组举行了第26次会议。该小组全面审查了有关交流地震学数据，包括二级（震波形式）数据的现代化全球网络的设计的报告。这一系统的各独立部分——世界性地震站网，国际资料中心以及国家资料中心和适当的通讯手段——将为我们提供充分的核查核禁试的方法。小组已开始进行有关二级资料交流和分析的大规模试验，以便为全球地震网的运转取得更准确的原则。将不间断地对试验系统的各部分进行测试，以后还将对整个系统进行整体测试。

由于科学专家的努力工作，我们现在看到，尽管大量的工作还有待完成，但建立有效的全球核查系统是可行的，这一系统的使用，将有助于监督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义务的遵从。因此，现在核查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宣称核查办法不充分，再也不能为核禁试谈判的拖延辩护了。那么，为什么在深入审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裁军谈判会议还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呢？在职权范围问题上，事实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对职权的措辞继续进行仔细的推敲很有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阻止我们处理问题的实质。现在的危险是，无法确定职权范围可能会被认为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缺乏兴趣。

对所提的职权范围，我国代表团发现分歧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虚假的。就我们而言，我们支持载于CD/829号文件的提议的案文。我们认为，该案文表现出了21国集团相当大的灵活性。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了载于CD/863号文件的建议。当这一建议被首次非正式提出时，瑞典表示愿意以此案文为基础而作出努力，我们现在仍然认为，这一建议是就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谈判一折衷方案的可行的作法。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给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最优先的

次序。裁军谈判会议是进行这种谈判的唯一场所。

我们这里的讲坛有所有五个核武器大国参加。我们很容易得到有关核查的高级参考资料。因此，我们已有了充分准备，应当是我们的有关禁试问题的的工作更加具有实际内容。裁军谈判会议为我们就将来所有国家都应能接受的协定进行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讲坛。考虑到即将召开的大会和第一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继续努力，减少禁试问题上的分歧。如果这些努力能取得成果，明年裁军谈判会议春季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 I 设立一个具有有效权限的特设委员会的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现在，我要谈一下化学武器问题。裁军谈判会议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在 1988 年继续进行，而这样做的背景是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有了加强和升级。局势是严重的。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化学武器进一步扩散，化学战剂及其分散方法进一步发展。最近联合国关于两伊战争中继续使用这些武器的报告，以及有关使用后果的报告，悲剧性地说明，迅速结束我们的工作极为重要的。对化学武器的全面禁止，将从这一禁止生效之日起，通过其有效性和全球性，确保我们大家不再看到化学战的复活。这就是裁军谈判会议所期望的。处理和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种新的紧迫感来激励。对瑞典来说，完成化学武器公约是本会议的一个主要优先问题。这一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成功还将影响到多边裁军进程，使其具有新的信心，新的目标感。

然而，使我们极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 1988 年的工作没能达到再三呼吁重新作出，或者继续作出紧迫努力的要求。一些重要的问题几乎没有得到处理；解决其他问题化去了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看到，两个主要的化学武器拥有者的双边工作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们欢迎这一进展并深刻地意识到其重要性，这说明，双边和多边努力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然而，我们敦促两个化学武器的主要拥有者加紧努力，以这样一种形式介绍它们的结果和协议，即，这种形式将有助于将这些结果和协议变成多边的文件，即，变成“暂定文本”。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谈判进展缓慢感到沮丧，那么把形势描写得太暗淡就未免有失公允了。本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稳健和耐心的主持下，取

得了一些实际进展。三个工作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的努力和献身精神带来了成果。本会议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将具有新的有价值的内容。

如果可以，我想提一下报告的一些内容。第十一条题为“经济和技术发展”，A小组主席为报告提供了认真起草的很有分寸的案文。他的这种努力的成功，部分是由21国集团表现出的灵活性促成的。对21国集团来说，这一条款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第十一条目前的案文没有被收进报告的附录一中。理由是，该案文还处于起草的初期阶段，对其中使用的措辞和定义还缺乏共同的理解，这种论点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条款的案文是经过详细讨论的，每个集团的代表团都提出了意见。案文的措辞和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本会议多数会员国签署和批准的生物武器公约中借用来的。

B工作小组的主要突破是将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以及有关销毁这些设施的承诺和销毁的原则和方法以明确的语言写入“暂定案文”。

在C工作小组方面，该组主席在质疑视察和在提交视察报告后的程序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由于委员会主席就最后条款组织了协商，附录二中包括了可作为选择的结构合理的内容。它们是完成公约草案这一重要部分的必要的基础。此外，由工业专家参加的七月份的会议强调了商业和工业资料保密方面的若干问题，该会议也有助于说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化学工业致力于推动公约的执行。

最后，在关于试验视察的自由协商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旨在取得结果的工作。本人主持了这些会议，我将在发言的结尾再回到试验视察问题上，并向会议报告我们的建设性讨论的结果。

因此，本会议今年拿出的成果是实际的，尽管它们还远远不够。现在我想对某些仍未解决的问题简要地谈一些看法，并指出有那些领域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在休会和下届会议期间集中作出努力。

第一条依然是公约草案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在今年夏季会议上，由于所有国家在第6款中毫不含糊地承诺销毁其化学武器生产设施，这一

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余下的括弧问题似乎不是很难处理。在使用的准备方面，必须进行协商，因为这也是有关化学武器的研制问题。“管辖或控制问题”可以在其他条款中得到解决。

我们的范围条款清晰、全面，为整个公约草案提供了实际和道义上的合理性，瑞典认为，余下的问题能够而且必须在对第1条不作任何重大修改的情况下解决，因为第1条已经具有确定和永久的性质。

对我们公约草案的另一项基本条款，第二条，就不能同样对待。当然，今年夏季包括进一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是一个重大进展。然而，至于条款的其他部分，则长时间以来还没有从实质上加以解决。目前的案文反映了谈判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同化学武器技术目前的发展阶段完全适应。第二条下的定义必须是基本的，必须在今后也能适用。然而，第二条目前的语言具有临时的性质，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帮助很大，但在有关第六条及其各种制度的最近的谈判中却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有关不受公约禁止的活动方面的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能使我们更接近于得到处理这些活动的一套新的定义和方法。作为处理定义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当全面地处理第二条和第六条中的表格，以便将有关的化学品清单和一些定义、标准和指导方针一起转到有关化学品的特别附件中。修订的办法应当保证这种附件能够是最新的。第二条本身应当只包含基本和永久的定义和标准。

第三条，在宣布方面，在谈判的现阶段似乎无需做任何进一步工作。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宣布作出的日期。鉴于化学武器及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的普遍性，较实际的做法似应选择文本中较后的日期，即1975年3月26日。这将有助于我们避免在执行中出现不必要的含糊，而这种含糊会导致出现无关的和具有潜在危害的复杂情况。

第四和第五条中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就销毁化学武器储备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秩序达成一致。这些条款及其附件对第一条的执行是至关重要的，它将保证所有国家，包括核武器的主要拥有者的安全不受削弱。这一问题已经审议了好几年了。销毁化学武器的原则和秩序方面的有用的资料现在被收进了附录二，这些资

料说明公约的制定已到了一个高级阶段。然而，很明显，这个问题仍存在分歧。

多数国家从未感到其武库中应当有化学武器，其他国家，如联合王国，已单方面决定销毁其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而这样做很明显并没有痛感安全受到了削弱。尽管如此，一些国家仍明显地对销毁的期限表示关切。法国在 CD/CW/WP. 199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以及过去几个星期对委员会报告进行的艰难的讨论都表明，现在有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瑞典欢迎这样的一致意见，即必须全面地处理这一问题。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坚持认为，要找到完整的安全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就必须平衡地削除化学武器储备，平衡地逐步削除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瑞典——实际上是 21 国集团所有国家，坚决反对在销毁阶段继续生产或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性。这样做等于允许所有国家合法扩散化学武器，对所有不进行这种生产的国家构成歧视。公约草案是要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储存和使用，而不是要规定如何生产、储存及何时使用这些化学武器。

公约没有禁止的活动，即第六条及其附件涉及的活动，是我们未能在本届会议期间取得任何重大进展的一个领域。我们希望，工业界专家对保密问题进行的讨论；不进入他国领土核查设备的令人信服的演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的“现在取样，以后分析”的构想；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试验视察的计划好的进程，将为我们提供新的资料和新的看法，以便能迅速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规定有效的视察制度，但同时，也不要让我们自己陷入技术细节中，因为这些细节留给筹备委员会和技术性秘书处去处理可更为有利。

第六条的主要目标必须是规定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公约缔约国充满信心地认为，所有缔约国均已履行了不生产化学武器的基本的承诺。该条款规定了控制化学品的有关生产的方法和原则，以便进行核查，证实没有生产某种化学品，或毒性化学品及其前体的生产是为了用于没被公约禁止的目的。

我们选择办法时必须考虑到若干利益。第一，我们必须规定高度的可能性，即对公约的违反能得到察觉和报告。这就意味着对被宣布的设施有一套严厉的核查制度。除了质疑视察的规定之外，似乎还有必要将政治上不太明显的视察的可

能性扩展到各表中没有宣布的设施中。 第二，必须避免妨碍用于和平目的的研究、开发和生产。 尤其在最为敏感的阶段，即研究和发展阶段，必须尊重对商业和工业机密的合法的关切。 第三，这一制度必须很容易地适应今后的技术发展。 为了取得这种适应性，必须清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核查的原则和目标，而在另一方面，技术核查方法和程序，以及受控制的有关化学品的清单，则可以进行顺利的变动和更新，以便与新的技术发展保持一致。 第四，制定的制度在执行时，费用必须是可接受的，行政上必须是易管理的。 因此，该制度不仅应当有效，而且还应当高效。

如果我们在谈判中决定扩大例行视察的范围——如同特别检查的构想所建议的，将其扩展到未宣布的设施，我们必须能够确定，首先，这一制度确实能增强我们对公约的信心；其次，这一制度是极为有效的，以便防止产生会削弱我们信心的各种含糊的现象；再次，费用与目标相应。 我们必须确定特别检查的目标。 我们要检查不公开地的生产违禁化学品吗？我们要控制未列入清单的能有军事用途的化学品吗？还是我们要检查证实生产能力没有被滥用？完全随意地、几乎是偶然地从为数众多的设施中选择目标进行视察——多数设施根本不能被改造而用来进行与化学武器有关的生产——既不可能高效，也不会是有效的。

试图对不可核查的设施进行核查，不能建立信任。 核查的对象必须是有关和有意义的。 核查本身不能成为目标。 一个中肯的例子就是化学武器的早期研究和发展，这是一个今年夏季已深入讨论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仍不认为，在对这一特殊问题进行讨论期间提出的某些建议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在实验室进行的对用于武器的化学品的第一阶段的研究和发展，是与为了保护目的的合法的研究不能区别的。 就未列入表〔 I 〕化学品而言，这种研究在环境保护、工业安全、医药和农业方面与合法的研究是不能区别的。 我们必须在发展进程中选择一个阶段，一个核查变得有意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能想象到有可能证明对公约的违反，或至少是一种严重的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 这在研究和发展离开实验室进入试验工厂或武器试验阶段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瑞典对第六条的立场的概述如下。 表〔 I 〕的化学品的生产必须限制在单一

的小规模的生产设施中，实验室规模的合成品和用于医药目的的一年以10公斤为限的化学品的生产除外。至于表〔2〕的化学品的，现在的制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切合实际的。试验视察很可能会使我们得到足够的最后确定这一制度的经验。表〔3〕的制度还需进一步详细制定。可以很好地研究一下抽查系统。至于最后一个未编号的表，范沙伊克大使在今天的发言中也谈到了，我国代表团似乎认为，是一个特定的设施的生产能力决定它应否服从控制安排，而不是该设施可能生产的具体化学品。如果我们能够想出另一种办法来鉴定和控制潜在的（从技术的观点看）生产化学战剂的设施，我们甚至可以删去这个表。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应当修订和更新所有的清单，并将其同有关的标准和指导原则一道转到有关化学品的单独的附件上。

在第七条中，仍然有一个有关国家技术手段的没有任何案文的标题。我国代表团将怀着极大的兴趣对标题下可能提出的任何文字进行审议。如果提不出任何案文，我们建议下届会议干脆删掉这一标题。

在第八条中，公约组织的基本结构几乎已经有了最后的形式。仍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执行理事会的组成、程序和决策。我们对有关条款持灵活态度。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使执行理事会既有代表性又有高效率。因此我们赞成成立一较小的机构，该机构当然不能大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执行理事会的组成应反映政治平衡及公平的地理分配。我们完全理解某些国家的关切，这些国家由于其工业发展水平，将承受例行视察的更重的负担，我们也理解它们想在代表问题上所有区别的愿望。然而，它们关心的这些问题都应在政治和地理标准范围内得到解决。

至于决策问题，应当努力争取有助于取得一致意见的规则。然而，决策的高效率和效力，要求可能需要表决，这里，似乎宜适用特定多数。至于法定多数，在不知道理事会的构成，以及所作决定的整个范围和性质的情况下，是很难确定应是三分之二还是四分之三的。必须平行地处理组成和决策的问题。在第六、第九、第十、第十三和第十四条全部制定完之前，能否找到解决办法也令人怀疑。在稍后的阶段，考虑一种对决策区别对待的作法也许是有益的，即不同的决定，用不同的多数作出。

如何根据第九条发起质疑视察以及在无权拒绝的前提下进行这种视察的原则，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还没有最后制定出来。附录二中的内容构成了条约语言的坚实的基础，它反映了一种平衡的态度既照顾了安定和安全，又照顾了国家的完整。

在其他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C工作小组在沼田贞昭先生的出色和充满活力的主持下取得的进展，是今年夏季的主要成就。有关根据第九条进行视察的一般规则现在被收入附录一的附录中，是一个全面的提纲。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继续作出努力，以便能在下届会议初期完成公约草案的有关部分。

C工作小组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附录二的一个新案文，有关报告提出后所应遵循的程序。该案文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根本上讲，这一问题涉及执行理事会在视察报告方面必须、应当或能够表达意见的程度，还涉及应给予要求国的估价何种特别重视（如果有的话）的问题。

对瑞典来说，似乎很明显，应使执行理事会得到高度的行动自由。因此，我们必须排除这样一种规定：该规定会将迫使理事会决定是否出现了违反公约的行为。有时这根本是行不通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拒绝理事会有指出发生了违反公约行为的权利，如果这种违反已经视察证实的话。

有关援助的第十条，已得到了全面的辩论，尤其是在夏季会议期间。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附录二中现在的案文加上了许多括弧，有明显相互冲突的内容。看来有必要重新考虑整个条款。不使用化学武器的主要保证在于全面的、得到有效核查和普遍遵守的公约。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制定的公约。如果我们订立这一公约，第十条中谈到的问题就具有了极为学术性和理论的性质。然而，这种规定是在过渡时期为一目标服务的，因此，可以被视为处理安全不受削弱问题的又一种方法。但要为一种目标服务，这种规定在范围上必须是实际的，必须是有可能执行的。从根本上讲，它必须含有遇化学武器使用时提供的援助的规定。这种规定应当是容易制定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将这种援助给予化学战的受害者的经验，这本来是令人遗憾的。此外，公约可以含有某些条款为会员国在对付化学武器的使用方面执行各种方案所进行的合作提供便利。然而，这种合作必须在自愿的基

础上进行。 对许多不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来说，过渡时期的不减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己对付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方案和设备的机密性。 这种国家安全利益是于协定范本的构想不相容的。

我在开始时已经提到了我们在第十一条上取得的进展。 我只想再简要地提一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可以去掉剩下的括弧并可将案文移到附录一中。

就最后条款而言，第十二条已成了一个障碍。 如同对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对瑞典来说，如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单方面宣布的“权利”转移，使之永久地存在于化学武器的综合公约之中，那么，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将白费。这一公约，自生效起，就将明确地排除化学武器的使用，即任何化学武器的使用。这并不意味着上述“权利”将全部终止，它们将具有剩余的性质，但这只在退出公约后产生。 要解决这一问题，加拿大提出的应当删除第十二条的建议值得充分的考虑。不用说，公约将不会限制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在使用问题上，瑞典的观点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缔约国在行使国家主权时，如果与公约的主题有关的特殊事件损害了其最高利益，则将有权退出公约。这种权利只是在公约已没有能力处理上述局势的情况下才有效。

公开性和透明度对我们的工作确实很重要。 瑞典欢迎在本届会议期间作出的有关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和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宣布。 在这方面，我受命宣布，瑞典不拥有化学武器。

我作为瑞典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到这里结束。 然而，在各位同意的情况下，我想以有关试验视察的自由和非正式协商主席的身份，介绍有关就这一议题所进行的工作的报告。

在化学武器公约草案中，有若干条款涉及对化学工业进行现场视察。 为了加快公约的工作，并对提议的案文进行估价，看其是否有充分和实际的条款，以便向各国提供必要的保证：民用设施只用于不被公约禁止的目的，经建议可以进行试验视察。

在第一阶段，这种试验视察可以在国家基础上进行。 在第二阶段，应将国家试验视察的经济集中在一起，根据公约草案的有关条款进行估价。 这一过程可专

门用于讨论第三阶段试验视察可能出现问题和制定方式：试验视察由多方参加。

在特设委员会的主持下并经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请求，我召集进行了非正式、自由参加的协商，以便为在化学工业进行这种多边的试验视察作准备。协商最后制定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现在已经分发给诸位。该文件主要是为了协助有关国家为国家试验视察作准备。文件所提的建议绝非有约束力或强制性，但可视为一份与试验视察有关的问题的清单。该文件将由负责协商的主席作为特设委员会工作文件分发。

如在筹备这一轮协商中所议定的，各代表团可以在本届会议结束之前自由地附加对文件的意见。正如我说的，现有的文件由协商主席负责分发。文件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A部分——总的做法），可用来发展试验视察方案。第二部分（B部分——具体做法）为试验视察程序的制定提供了一份一览表。第三部分（C部分——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份试验视察可能涉及的问题的清单。各国还可将文件各部分用作编写国家试验视察结果的参考。

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闭会期间，可对有关国家试验视察的现有的资料进行讨论。多边试验视察方式的详细制定，可在1989年春季会议期间开始，以便在制定出这些方式之后尽快开始真正的视察。

主席：

我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本人的美言。现在我请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尊敬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介绍载于CD/867号文件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您表示祝贺，并欢迎您这样一位经验丰富和有才干的人来主持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月的审议，而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总是最重要的。同样，我们重申对您的前任、尊敬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卢伊斯大使的祝贺，他主持了我们上个月的讨论。

阁下，正如你刚才所说，今天我以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介绍委员会给裁军谈判会议的关于1988年以来的工作报告。报告首先扼要阐述了委员会的工作和委员会收到的文件。然后报告提到在协调立场和减少分歧领域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但是表明在这段短时间内不可能就所有未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为此，委员会同意在1989年会议一开始就恢复工作，力争完成方案的拟定工作，以便向联大提出，时间最迟不晚于“第四十四届联大”，引号中是我的引文。

接着简要介绍的是长达31页的附件，阐明了方案可能包括的规定。这些规定分6章，标题如下：导言、目标、原则、优先次序、裁军措施、机构和程序。关于前四章以及最后第六章特设委员会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在导言、目标、原则和优先次序等章中仅有少数几个项目尚未解决，也许可以说只要坚决遵守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就足以解决关于这些章节的任何问题了。关于裁军措施的第五章，不应忘记美国和苏联已成功地达成一些积极协定，其中1985年1月8日的联合声明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合作努力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问题，已经就该目标的大部分基本内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也以有可能指明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各自的义务和责任，防止前者数量的增加，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关于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已经议定，所有国家都应加入《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因为它是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所以亦称《日内瓦议定书》。一致意见认为，必须尽力确保正在裁军谈判会议进行的关于一项国际公约的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这项公约将实现消除一切化学武器；还一致同意，考虑到在裁军谈判会议正在进行的谈判和就此提出的一切建议，应缔结一项条约，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

已有可能就下列问题取得共同立场，即需要在关于核裁军措施谈判的同时，坚定努力在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取得进展的范围内限制和逐步削减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在这方面还一致议定，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在寻求削减这些武库的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还通过了一项结论，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逐步削减军事预算，特别是核武

器国家和其他军事大国削减军事预算，这一措施有助于限制军备竞赛，更有可能把现在用于军事目的资源转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协商一致意见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并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在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进行军备竞赛，防止在外空进行军备竞赛。

为了促进裁军进程，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措施，制定政策，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在各国间建立信任。还一致同意，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严格遵守和充分承诺实现本组织《宪章》的宗旨，履行他们严格遵守《宪章》原则的义务。同样，各国已普遍接受各成员国必须尽力保证关于裁军各方面信息的更好流通、避免传播关于军备方面虚假和有倾向性的情报，集中力量，尽可能广泛地向公众各阶层人民传播有关军备竞赛升级的危险的可靠信息，以及在有效国际控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还就下列问题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即裁军和限制军备协定应规定充分的使有关各方均满意的核查措施，以便建立必要的信任，确保各方遵守，且不含有过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的意思。

题为“机构和程序”的综合方案最后第六章，除了与《联合国宪章》有关的四个词在括号内之外，完全没有使用方括号。其中提到了构成方案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设想将定期审查综合方案各阶段所包括的措施的执行情况——包括举行联大特别会议审查；该章规定，除了在特别会议上进行定期审查外，应每年对《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为了便利这方面的工作，秘书长将每年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方案》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该章和《综合方案》草案的结束语是“应尽早在适当时候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并做好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

《综合裁军方案》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在经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各节中对此有结论性证据，在今天的发言中，我仅列举了一个例子——强调了今天提到的特设委员会有充分理由做“坚定的打算”，这来自今年特设委员会报告的最后一段的结论，其中强调委员会决定“在1989年初会议恢复工作”，以便完成提交联大的方案的拟定工作，我在一开始已经说过，不迟于第四十四届联大。

在结束发言时我（我肯定还有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如果不感谢使我们在

所处理的各个项目方面得以取得进展的那些人的努力（尽管这些进展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程度）那我的发言将是不完全的。因此，我要将那些担任接触小组协调员的人的名字记录在案，我将按每周我们审议我们的主题的顺序来报：法国代表勒尼埃先生，他处理《目标》；斯里兰卡的帕利哈卡拉先生，他处理《原则》；巴西的法贡德斯先生，他处理《优先次序》；印度的苏德先生，他处理关于核裁军和避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墨西哥的冈萨雷斯先生，他负责与建立无核器区有关的一切问题；澳大利亚莱茨小姐，她是关于和平区接触小组的协调员，和保加利亚的戴亚诺夫先生和挪威的伦博先生，他们以个人身份并作为“主席的朋友”为旨在取得一个将得到各方赞成的关于裁军和国际安全的文本的协商中提供了宝贵合作。我还应提到威尔玛·吉布森小姐，她协助委员会工作，她离开期间由安妮·多兰小姐和奥德利·威廉森小姐以及贝亚特丽切·马林韦尔尼女士代替。

为了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遗漏，我要说，我们感谢秘书处与委员会一起工作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所有成员，其中应特别提到口译人员。最后——最好的措词莫过于“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了——正如我在过去已经说过，并且今天仍愿高兴重复的，担任特设委员会秘书已达七年之久的艾达·莱温小姐，从委员会作为工作小组开始其活动刚刚一年开始就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各方面都出色地表现了她的才干和客观态度。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主席对特设委员会报告的介绍发言。我还要感谢阁下对我说的友好的话。加西亚·罗夫莱斯完成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我也向他表示祝贺。与今天介绍的其他报告一样，我们将在下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就 CD/867 号文件采取行动。

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这是您当主席期间我第一次发言，我祝您在今年会议的最后关键几

天里在您履行您的重要职责方面取得成功。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您的前任卢伊斯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8月份的工作。我十分高兴地欢迎缅甸昂丹大使，并祝愿他在本会议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下星期四，裁军谈判会议将收到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愿对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和各工作小组主席柴马先生、马塞多先生和山田中正先生表示敬意和感谢，在过去的会议期间他们为使谈判取得进展做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工作。

8月16日，我答应根据自我国代表团今年1月25日在第CD/791号工作文件中提出的临时检查的问题以来所作的评论对临时检查进一步发表意见。拟议的临时检查的目的是弥补现有核查的不足并为监测“暂定案文”迄今所规定的现场视察未包括在内的化学工业设施提供补充的和较切实可行的办法。

对我们的基本思想所表示的兴趣使我们受到鼓舞，于是我们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临时检查的思想。今天，我愿介绍CD/869号文件，考虑到最近几个月来就该问题我们进行的有趣讨论，该文件试图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我希望它将为今后的工作奠定有用基础，加强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

我们提出该文件但并不声称提出了一切答案；相反，我们的意图是促使各方进一步思考。下列几点构成了我们建议作为出发点的基本框架：临时检查属于补充的性质；只能放在第六条的范围内对待，它是核查不生产的补充和非干涉措施，其主要目的是核查是否有表〔1〕、〔2〕和〔3〕列入的物质；临时检查具有严格的常规性，技术秘书处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主动进行随意性临时检查；临时检查包括整个化学工业，根据国家注册登记列出的符会议定义的所有化学工业设施。

我们希望，我们的文件将为在“暂定案文”中迅速最后制定关于不生产的规定作出贡献。我们认为它应有助于解决在第六条方面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特别想到关于剧毒致死性化学品问题，对此已辩论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分歧仍然存在。今天在本会议的发言似乎部分地证实了这一看法。临时检查可为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从而帮助克服谈判中关于该问题的僵局。诚然，由于其性质，临时检查不可能解决

有效公约在核查需求方面的所引起的所有问题。 因此，我相信，这方面的所有关切都应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

最后，我对今年11月29日将开始的休会期间的工作的前景表示满意。 我们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议定会期期间的的时间。 的确，我认为，我们不应把休会期间的的时间仅用来继续按以往熟悉的方式工作。 相反，我们不妨考虑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解决我们已议定的几个具体项目。 经过集中强化工作，应当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取得巨大进展。 我国代表团将向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提供充分和积极的合作和支持。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莫里斯先生（澳大利亚）：

下列发言代表一批西方国家代表团。 它谈到本会议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

我代表的国家集团深感遗憾，因为我们又一次未能就设立关于我们议程项目1的特设委员会达成一致意见。 本集团一再声明，我们认为应该设立这样的一个特设委员会，以期从事在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所需的实际工作。 正是这一原因，本集团于1984年7月20日向本会议提出了这样一个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其案文载于CD/521号文件。 当时就已阐明，CD/521号文件的内容是我们集团的妥协建议。

之后，下列文件对职权范围草案进行了补充：提议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其内容载于CD/621号文件；本集各成员向本会议和科学专家组提交的各种工作文件。

我们一再表明，我们将欢迎对我们的职权范围草案和工作方案草案进行讨论，以便确定何处有误解或可能存在其他困难。 这一建议从未被接受。 今天它仍有

效。

面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现实，但由于我们继续十分重视根据项目 1 设立特设委员会，我们于 1 年前表明，我们愿与其他各方讨论维沃达大使以本会议 1987 年 4 月份主席身份起草的职权范围草案，以此作为发展协商一致意见的可能基础。对该建议的反应是，本会议的某些成员国声称，除非先在本会议提出维沃达大使的草案，否则不可能对它进行审议。维沃达大使现在已采取了行动，于 1988 年 8 月 25 日提出了他的建议草案——CD/863 号文件。

因此，我所代表的西方国家集团希望再次记录在案：尽管该集团更希望根据载于 CD/521 号文件的职权范围设立特设委员会，但是，如果就该建议不能取得协商一致意见，那么西方集团准备与其他集团和代表团讨论维沃达的建议，以此作为就根据议程项目 1 设立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的可能基础。

我所代表的集团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中国已表示了同样的意愿，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21 国集团还没有作出类似的表示。实际上，21 国集团对它同意开始讨论维沃达的建议的要求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刚才的发言，使我不得不简单说几句，因为我觉得说几句也就够了。这里，问题不是——至少这是我国代表团的解释——我们提起若干代表团或一个代表团几年前提出的建议或今年提出的建议。问题在于对它们进行比较，看这些建议有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提到在 1984 年 7 月 20 日第 CD/521 号文件中散发的建议。在那之前，21 国集团已于 1984 年 3 月 28 日提出了载于 CD/492 号文件的建议。我们希望的是在 1984 年建议和 1988 年建议之间进行一下比较。

在1984年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在1984年我们说：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1984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关于核禁试的特设附属机构，以便立即开始关于一项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多边谈判，并尽一切努力使本会议得以向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递交这样一项条约的草案全文。”

我认为21国集团1984年的要求是十分清楚的。 从那以后，我们表示我们准备采取灵活态度，努力理解其他代表团的观点，最后在今年4月15日CD/829号文件重新提出的建议中，21国集团是怎么说的呢？ 21国集团说：

“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就其议程项目1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进行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多边谈判。

该特设委员会将设立两个工作组，分别处理下列相互关联的问题：

- (a) 第一工作组——条约的内容和范围；
- (b) 第二工作组——遵守和核查。”

我认为该案文很清楚，但是如果需要作解释，那么我冒昧地回顾我当时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该案文时说的话。 我说以便(with the objective)二字可作许多解释，但是每一与会者可在通过职权范围时将他对以便(with the objective)的解释记录在案。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墨西哥大使。 我没有看到其他人要求发言。

我肯定，现在所有成员都很清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的编纂工作已远远落后于日程，以至于我们无法按原计划在星期四结束年会。 原则上，如果对草案实质性段落的审议可在今天中午完成，或在下午3时15分在302室就项目1的实质性段落进行的不限成员名额的协商后立即完成，就有可能在星期五下午5时的全体会议结束年会。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附属机构不能按原计划结束他们的工作，在我们工作的最后阶段，有大量文件需要处理。 因此，对报告技术部分修改的技术处理，以及对某些议程项目的实质段落的处理将比以往的情况时间稍长。

我的确希望我们能在星期五完成，但我愿在下次全体会议上再就闭幕日期作出正式决定，届时我们将对文件工作的进展将更加明朗。当然，如果我们能在星期五下午五时结束，全体会议将仅用来通过报告。因此，所有关于实质问题的发言应在下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作出。

我今天已没有其他事项需要审议了。现在我打算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将于9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2时55分会议结束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2
15 September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百八十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2次全体会议开幕。首先，我愿代表本会议向印度新任代表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我愿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并预祝他在未来的重要岗位上取得成功。

按照工作计划，会议继续审议各特设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发言，他将介绍今天已用文号CD/874散发的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苏伊卡先生（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

主席先生，在我向本会议介绍我有幸在本届会议期间担任主席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报告之前，首先让我祝贺你在会议通常较困难的最后一个月里，以有效方式履行了会议主席的职责。看到你这位伊朗的代表担任主席，我不由得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希望已经在日内瓦开始的有关停止波斯湾武装冲突的会谈不久将产生全世界等待已久的有利解决办法。

今天我愉快地向本会议介绍CD/874号文件所载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全文在9月12日特设委员会的第21次会议上得到通过。在本年度会议期间特委会再次按照1984年首次接受的同样职权范围进行工作。这一任务在本报告的第1段中作了说明。

正如本届会议一开始时商定的，委员会处理了其初步结构所载的公约草案的全部条款。这项工作分别由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塞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担任主席的三个工作组进行。此外，我还就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举行了参加人数不限的磋商。在特委会的主办下并根据我的请求，瑞典的罗尔夫·厄克于斯大使召集了非正式不限人数的磋商，以便为化学工业的多边试

验性视察铺平道路。这些磋商的结果列入了CD/CW/WP.213号工作文件。我愿向厄克于斯大使表示深深的感激，感激他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做的努力和成效。

七月份召开了一次来自许多国家的化学工业专家会议。我愿再次向瑞典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桑特松博士在主持这样一次有价值的会议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如果我们读一下报告就会看到，总的说来，报告保持了以往历届会议的结构，和原有的格式。报告包含了若干部分，我愿作一简单扼要的评论。

在所谓的技术部分，我愿提请大家注意结论和建议，特别是关于在1989年会议开始以前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闭会期间工作的建议。一月份将在举行短期会议之前首先进行人数不限的磋商，由于我们已处在决定性的十分具体的谈判阶段，所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举行这两种会议。闭会期间的工作与公众舆论时常反复重申的要求及早缔结一项全球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愿望恰恰相吻合。

由于我已经谈到了闭会期间的工作，我想借此机会通知各代表团，作为磋商的结果，我提议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人数不限的磋商和在一月份的复会期间集中精力解决下列主要问题：化学工业中不生产化学武器核查的保密问题；安全销毁期内不受减损；国际视察团的准则；和第十条：“援助”。

谈到本报告，我请大家注意附录一。它代表了公约草案“暂定文本”的最新内容，从而反映了现阶段公约草案条款的详细制定情况。这正是它被视为报告的一个基本部分的原因所在。大家都会看到，许多重要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对大多数条文和附件，都作了各式各样的修改，有些是实质性改进，有些是编辑校对。我想这些变动是各代表团所熟悉的，因此不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评价。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一些我认为本届会议中的最重要的成就。对第二条，“化学武器生产设施”一词已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对第五条尤其是其附件，已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对根据第九条有关一般视察规则的国际视察团准则的这一新加的部分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我想强调指出，尽管在本届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大家都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所取得的成果虽然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却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附录二代表了前一阶段的谈判材料。它载有反映迄今为止就公约有关问题所做工作结备的文件。其内容说明了它的过渡性质。对附录二补充了新的材料；其他内容则得到进一步发展或移到了附录一。但我感到，在某些领域我们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多成果的。

因此，有必要将附录一和附录二看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本委员会的工作。每个代表团将会根据自己的愿望分析和评价所取得的进展。谈到我个人，我只想说明，我们在一种良好的务实气氛中竭尽全力地工作，荣誉属于所有各代表团、项目协调员和那些不惜个人的时间和诚意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的每个代表。

我非常感谢同我合作的齐马先生、马塞多先生和沼田贞昭先生。他们的发奋努力是我们在“暂定案文”中所取得成果的关键。我确信，我们将在闭会期间的磋商和明年一月份的复会期间仍旧继续保持我们的良好合作。我要特别感谢特设委员会秘书本斯梅尔先生和他的助手达比女士一贯忠于职守和不倦地努力工作。我还想向协助本特委会顺利而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口译人员及所有技术人员表示感谢。

主席：

感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介绍了CD/874号文件所载的特设委员会报告。我还要感谢他对我的友好致辞，并祈祷上帝保佑他对我们地区抱有的和平愿望早日实现。我还愿祝贺苏伊卡大使成功地完成了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我将请本会议在我们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就CD/874号文件采取行动。现在我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沃达大使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欢迎你担任本会议的主席。你已经证明你有能力以智慧和外交才干带领我们成功地通过会议的末期。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欢迎我们会议中的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作为一个与我们保持兄弟般密切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国代表团必将象与他的前任，梅斯泰大

使一样与他密切合作。我还愿向我们中间的缅甸大使昂丹和印度大使夏尔马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国代表团也期待着与他们两位保持密切的关系。

主席先生，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结果发表的声明。

今年的裁军谈判会议恰好遇上多边裁军努力的一次重大事件——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原期望这两项事件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相互影响。首先原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将会在春季会议上加紧工作并能向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某些成果，这些成果若不是协议的最后定本，至少也应反映在单个项目上取得的大幅度进展以及恰当的既灵活又行之有效的组织范围结构。其次，还期望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能适当评价裁军谈判会议以及在其他裁军论坛上取得的成果，确认1978年和1982年联大的各自结论并为进一步多边裁军谈判提供新的推动力。

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做到这一相互依赖的行动的第一步，我们提交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总结了在1982年至1988年四月期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成果，但远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向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汇报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首先是苏美两国缔结的中导条约；但我们会议的报告，除了表明在详细制定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了进一步进展并且大幅度提高了有关这一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之外，其他所能提供的东西甚少。这无疑又促使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处于既无法提出进一步多边裁军谈判的具体建议，又无法提高谈判机构效率的状况。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工作和在会上提出的提案证实了多边裁军谈判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

意识到今年本会议再一次未能取得期待已久的结果，不禁令人沮丧。然而，更使人感到不妥的是，一年又这样白白过去了，而裁军谈判会议未就核裁军这一优先项目采取实质性行动。核禁试的情况也是同样，虽然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已取得了若干重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认为及早详细制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条约是制止核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最紧迫和重大的措施之一。应当通过一切途径争取在这一优先问题上取得进展。

本集团各成员国在对正在进行的苏美全面分阶段谈判表示支持的同时，重申它们极为关切裁军谈判会议内旨在及早实现核禁试的并行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21国集团的职权范围草案(CD/829)是就该项目开展实际工作的良好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支持最初由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于1987年4月非正式提出的建议草案，该草案后由捷克斯洛伐克作为CD/863号文件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充分理解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秘鲁、斯里兰卡、南斯拉夫和委内瑞拉关于修改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提案。它们已经声明原则上支持有关扩大莫斯科条约范围将禁止地下试验纳入条约的意见，这种态度还反映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它们对有关这一问题的42/26B号决议的支持。

在核裁军领域出现了积极的进展。苏美两国的中导条约标志着首次真正的核裁军措施，规定了全部销毁两整类核武器。裁军谈判会议代表有机会目睹了苏联首次在伏尔加格勒地区销毁中程导弹。它显示了极高的政治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国家认为，本会议为多边形式的核裁军努力做出贡献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正如我们所希望的苏联和美国就大幅度裁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时，这就变得更加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欢迎印度提出的无核武器和无暴力世界的行动计划。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在详细制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进展甚微感到遗憾。有关该项目的特设委员会由于四年来一直按照并未规定谈判的同一职权范围进行工作，因而自1985年开展工作以来，无法在制定防止本来只应用于和平目的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措施方面取得进展。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设法使现有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和工作计划尽可能富有成果和周密详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讨论各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上。因此，今年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集中讨论工作计划中的项目3。这一辩论很有用处，它使得能够展出所提出建议的积极潜力以及特设委员会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倡议。讨论进一步证明，需要由专家们审查所提出建议的内容并对它们作深入透彻的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到它们复杂的科学和技术性。它再一次证实了瑞典关于设立政府间专家小组的建议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赞成明年赋予特设委员会全面的谈判职权，使其能够谈判出一项或多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有方面的协议这一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对会议再次未能就议程项目 3 —— 防止核战争 —— 开始实际工作深感遗憾。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任何程序性安排均可接受，但更支持由 21 国集团提出的职权范围草案，因为它目标明确并具有充分灵活性，既可以审议防止核战争问题又能审议一切有关事项。六届年度会议一再就项目 3 陷入僵局，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程序性安排都不能代替某些代表团所缺乏的政治意愿，它们不愿为减少乃至最终彻底消除核战争威胁而开始实际工作。

禁止化学武器仍然是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就一项国际公约进行真正谈判的唯一项目。今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特设委员会已就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定义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案文已经纳入了未来公约的主要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欢迎这一进展，认为它是对辨别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重要进程的实质性贡献。我们还欢迎在去年会议末才着手开始实际工作的第十一条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和平化学领域中的技术发展与合作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应当有其应有的位置，同时应将化学工业置于监督之下，进而对有关化学工业客观地实施某些限制。我们对目前第十一条的案文不能纳入“暂定案文”附录一感到遗憾。

现在更明确了根据未来公约设立的各机构的职能和相互关系，包括对技术秘书处具体职能的详细规定。就执行理事会的组成、程序和决策进行的积极协商显示出在某些领域各种意见有可能相互吻合。关于质疑性现场视察，已经讨论了在提出报告之后可能的程序结构并且目前已反映在附录二中。进一步发展第十条以及就最后条款所从事的实际工作也代表了今年会议的积极成果。提供给谈判的另一个积极因素是在多边数据交换程序中迈出第一步，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提供有关数据和提出关于交换范围的意见对此做出了贡献。应当继续和进一步发展这一进程。根据苏联在本届会议一开始时建议，进行涉及化学工业设施的试验性视察的多边实验并作出恰当评价也会有助于未来的谈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希望尽速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试验，以便使它在下届裁军谈判会议的初期阶段就对我们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倘使要求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一开始就着手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定稿工作将不无裨益。

不生产化学武器已成为最重要的未决领域之一。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需要有一种严格的核查制度以便确保将来不会在和平化学活动的伪装下发展和生产化学武器。对各种这类活动应根据它们对公约的危险性实行恰当形式的监测与核查。如果只对一些领域实行核查，而对另外一些领域的活动不实行任何监测与核查，这将有可能使公约受到危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希望将全面对待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对第二条现场质疑视察和其他一些问题也需要有一种目标更为明确的作法。

目前需要对即将到来的闭会期间的工作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明年的会议抱一种更强烈的紧迫感。我们绝不能忘记，正在我们“成功地”发展化学武器公约的暂定案文时，有人却在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由于化学武器全面复杂化现在愈来愈难以在繁多纷杂的化学生产设施中追踪到它们的痕迹；它们的进一步扩散违背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的基本目标。据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认为，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之后继续生产、更新和获取化学武器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导致化学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因而与公约的目标背道而驰。在公约生效之后，缔约国的安全可以通过执行若干措施立即得到保证，如将化学武器储存冻结在目前水平并导致其逐渐、均衡地彻底销毁。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欢迎在有关禁止放射性武器两个议题方面取得的有限的实质性进展。然而，它们认为，考虑到所审议问题的性质，需要取得更多的成果。本集团继续关心在这一问题上更有效和目的更明确的工作，并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将1988年报告的附件作为其今后工作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发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障措施，加强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产生了兴趣。当前急需采取新的措施以克服项目6特设委员会所遇到的困难。提交给该委员会的建议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途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赞成继续谋求一种在安全保障内容方面的“共同方法”，尤其是“共同方案”并准备在寻求一致意见时充分予以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确定无疑地准备继续为《综合裁军方案》而工作，直至全面彻底裁军。首先，根据这一方案应当取缔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目标不能得到特设委员会中所有代表团的认可从而不能最后拟订《综合裁军方案》

草案并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对此本集团感到遗憾。本集团表示希望裁军谈判会议将继续做出努力提高工作效率。社会主义国家已在华沙条约组织外交部长《布拉格声明》中提出了有关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表示希望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将恰当评价1988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应当首先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个别项目的审议和促进其工作的进一步进展。这样一种行动必将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形象。

最后，我愿向我们会议的秘书长科马蒂纳大使、他的代表贝拉萨德圭大使和他们的助手们以及秘书处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服务。

主席：

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发言和对我的友好致辞。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弗里德斯多夫大使发言。

弗里德斯多夫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在我开始宣读讲话稿之前，请允许我向印度新任代表，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国代表团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同他一道工作。

在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夏季会议结束之际，我国代表团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我们议程需加以特别注意的显然最为积极和紧迫的项目。为此，我谨提供我国代表团对禁止化学武器夏季工作的评价。

总的说来，今年夏季的谈判成果喜忧参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并非出于缺乏共同目的。本会议各成员国具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在有效核查下在全球范围真正彻底禁止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沼田贞昭先生、马塞多先生和齐马先生以严肃认真专心致志的方式使这一公约初具规模。我们对他们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工作表示钦佩。此外，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虽然有一些分歧，但特设委员会最终还是找到了妥协办法，使其就报告达成了一致意见。特别是，委员会建议制定新的程序，以结束对报告中所列文

件方式的一再争吵，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发展财政责任原则。美国代表团将继续寻求简化委员会工作的途径，同时不损害实质性谈判。我愿补充说明，这种根据总的节约需要作出的努力应当全面扩展到会议工作的其他领域。

但实际情况依然是：目前的进展速度本应保持在较快水平，以反映我们工作仍很紧迫；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却放慢了下来。关于所谓“最后条款”的工作就是一个实例，在这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迹象。今天上午我愿意提出一些促进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建议。这些建议可分为三类：第一，提高参与程度和增加公开性；第二，重点解决棘手问题；第三，努力寻找创造性办法。我将概述我们自己对上述每一类的想法。

关于提高参与程度，使美国感到鼓舞的是，实现一项真正的全球禁止条约的重要意义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埃及代表团提出了与目前未派代表出席本会议的国家协商的建设性建议。我们欢迎这些建议。吸引非成员国的注意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应当忘记，会议成员国的积极参加更为重要。若要缔结一项真正的全球性公约，谈判者必须倾听并且要照顾到众多国家的意见。为此目的，需要各级水平更积极活跃地参加讨论。我们鼓励其他代表团，尤其是那些最近未这样做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和谈判工作小组中亮明自己的观点。积极参加谈判是承担义务的一种重要标志。

承担义务的另一重要形式，即支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该协定为谈判一项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奠定了基础。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该协定所载的准则进一步遭到破坏。对于《日内瓦议定书》的缔约国，这意味着采取行动制止已发现的违约行为继续发展。在这方面，我愿告知本会议，美国对伊拉克向库尔德族人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感到严重关切。我们已经在很高的级别上向伊拉克政府强调了这种关切和它对美伊关系的潜在影响。美国一直在与联合国官员、安理会理事国和其他国家协商，讨论是否需要由一专家小组进行调查。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在第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非议定书缔约国应当加入议定书。遗憾的是，正如索尔斯比大使在8月16日的全体会议发言中指出的，本会议一些成员国仍有待成为议定书的缔约国。

增加公开性也是承担义务的一种形式。我们欢迎今年夏天为促进谈判而提供的数据。我特别指的是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7月11日发言中提供的数据以及荷兰、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作文件中提供的数据。美国代表团也向会议提供了新的数据。然而，还需要有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不结盟代表团的信息资料。例如，本会议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员国显然甚至从未表明过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若干具有重要化学工业的国家尚未表明它们是否拥有属于公约监督条款范围内的工业设施。我们敦促尚未提供这类一般信息资料的国家在近期内提供。

避免棘手而敏感问题也许是人类的本能。但在谈判中避免棘手问题只能延迟完成公约草案的任务。相反，会议需要找出影响协议的真正障碍并加以消除。为了促进这一进程，我愿突出强调三个问题。美国代表团认为它们是关系到谈判能否成功的核心问题。

其中一个最棘手和最敏感的问题当然是保证在过渡时期，即在销毁化学武器以及生产设施的10年期内使安全不受减损。美国是一个保持威慑性化学武器能力作为其全面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国家，认为关键的是保障，随着这一能力的逐渐消失，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盟国的安全不受减损。我们当然同意其他人对这一问题所表示的关切。我们认为，现在该是直接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以便确定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并就如何以大家都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交换意见。我们欢迎在闭会期间的讨论中根据计划来讨论这些可能涉及公约若干条款的关切问题。

委员会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研制新武器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最近由苏联、意大利、联合王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出来。我们同意这种意见，即需要对公约草案的各项条款仔细斟酌，以便保证它们尽可能有效地对待新物剂的潜在威胁。让我们看一下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它的表象。我们得到的印象是，一些代表团对通过实验室合成少量附表(1)化学品所表示的关切的确实是对研制新物剂的关切。几个月来，特设委员会就关于宣布这类实验室的建议进行的辩论一直毫无结果。我们同意瑞典代表团9月13日对这些建议所表示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尚未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新物剂的问题，正是它妨碍了与附表(1)

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立即解决这些问题，委员会应当分开来专门集中注意新物剂的问题。

今天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进行质疑性视察的方式。厄克于斯大使1987年召集的深入细致的协商清楚地表明，尽管普遍支持制裁制度，但一些代表团对此仍然持严重的保留态度。由于认识到继续从正面入手不会有什么结果，以及质疑视察制度的其他方面在形成代表团的观点方面会起到重要作用，C工作小组主席沼田贞昭先生以其深刻的洞察力今年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这些问题的其他领域。在其耐心和干练的领导下，讨论颇有成果，并且对“暂订案文”作了重要补充。我们认为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有助于再次集中讨论质疑视察时解决其强制性这一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我谨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近关于质疑视察程序的工作文件表示赞赏。这一十分有用的文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系列重要文件中的最新的一份。说到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有关个人的情况，即我国代表团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哈拉尔德·罗泽大使的离任真诚地表示遗憾，他对本会议的重要贡献将长久地为人们所怀念。

十分清楚，刚才我所提到的问题并不是遗留下的唯一难题。厄克于斯大使在星期二的重要发言中列举了其他问题。其他代表团也可能要强调其他问题。我促请它们这样做，以便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了解到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有更好地了解项目的优先顺序和遗留工作的范围，才能实现公约。

我想强调指出，对付由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构成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挑战，需要有创造性的措施。今年提出了若干具有想象力的建议，例如关于促进真正的全球性公约的建议、在谈判中建立信任的建议、建立迫切需要的数据库的建议、试验视察程序的建议和提高监测化学工业制度有效性的建议。在厄克于斯大使的主持下，关于试验性视察的不限人数的协商汇编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建议。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建议的提出者们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为我们解决必须加以解决的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具有潜在成果的办法。

此外，挪威提供了它对调查指控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有益研究的进一步研究结果。芬兰也提出了独特的全面研究的补充结果。我们认为，这些关于核查方法的研究

工作是促使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这些贡献使谈判变得丰富多彩并为缔结一项完善协定提供了所需的智力投资。简而言之，它是我们为实现一项真正符合国际社会安全需要的公约而共同努力的一部分。

需要有更多的代表团提出更多的建议。凡愿意看到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的人们都有义务提出新的建议，使这种进展变成现实。我们希望在重新恢复谈判时将会出现更多此种建议，并希望由此而取得进一步进展。

主席：

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泰尔阿达特大使介绍 CD/870 号文件所载的特设委员会报告。

泰尔阿达特先生（委内瑞拉）：

谢谢你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担任主席时的第一次发言，我愿作为一名委内瑞拉代表，表示我们十分愉快地看到你在 9 月份主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两国不仅被牢固的友谊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在一个组织中具有长期的互利合作传统。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确实保护属于我们两国主要自然财富的资源。你本人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愿与你合作并预祝你在这一艰巨的任务中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支持那些希望目前的谈判将导致最终解决海湾冲突的代表团的意见。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新同事，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印度的夏尔马大使表示欢迎。我们愿与他们进行最广泛的合作并预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还愿向哈拉尔泽·罗泽大使，或通过他的同事们，向他表示，我们对于他行将离开日内瓦感到实为遗憾。他待人亲切并一向以不偏不倚和建设性的方式参加会议。我们确信，他的政府委派给他的新职务将使我们有机会时常见到他，以便使我们能够继续从他一向可贵的合作和热情的友谊中获益。

现在我荣幸地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在本年度我有幸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正如你刚才所说，本委员会的报告载于 CD/870 号文件，它包含 4 个章节—— 导言、对工作安排的说明、对 1988 年会议

期间的实质性工作的记述和结论。 尽管从报告本身可清楚地了解到所进行的活动，但我愿向本届会议补充介绍一下所做的工作。

首先，我愿向我三位尊敬的前任，本会议主席，埃及的阿尔法拉吉大使、蒙古的巴亚特大使和意大利的普列赛大使表示理所应当的赞赏。 他们在各自的任期内分别为1988年委员会完成任务奠定了基础。 他们每一位都依次对工作给予了新的和有利的促进，这对我完成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我说今年本会议的议程项目五具有某些十分特殊的特点时，我想我并没有夸大事实，因为有两种主要倾向竞相影响多边论坛中对这一项目的处理。 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要求采取具体措施预先防止军备竞赛蔓延到外层空间。 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对于某些国家来说特别敏感和微妙，促使它们采取极为谨慎的立场，使多边行动受制于双边努力的进展，因而妨碍了本会议在这一领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认为，今天我向本会议提出的报告将能使人们看到，今年这个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了。 有更多的代表团在会议全体会议上和在特设委员会会议上都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我认为，它反映出在总的裁军议程中这一议题享有日益优先的地位。 作为特设委员会主席，我所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才能设法保证在以往所完成的工作基础上安排好今年的讨论，以便能够使国际社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努力向前迈进一步。

在我们一开始工作时，我就说过，要想作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最有效和最实际的方式进行工作。 当时我是在重复法国大使莫雷尔最近所讲的一句话。 当时他强调必须“以明确、具体和现实的方式”处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我认为这种对待委员会工作的态度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因为今年尽管某些人仍然不愿意承认它，但在这一议题的审议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可从报告的第三章中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该章显示，1988年我们对工作计划所包含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性审议要具体得多，从而导致了这一议题包含的微妙的政治和技术含义有了更好的了解。 与此同时，与这一复杂问题主要有关的国家根本立场上的重大分歧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认为这非但不是倒退，反而标志着进步。 如果我们不清楚地了解使我们产生隔阂的原因，就无法解决分歧并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

报告第三章的另一方面清晰地说明，今年绝大部分讨论是围绕着该议题的辩论中提出的各种建议进行的。这使我们的工作侧重于采取行动并且还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特设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工作计划所包含的三个议题同等重要，并且认为其中任何一个议题的讨论都不能单独完成，但同时，委员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不希望工作计划成为一种妨碍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的束手束脚的东西。我冒昧编写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大大促进了对各种建议的讨论。我在该文件编辑整理了自委员会存在四年以来由各代表团提出的各种建议。简单说来，我们集中注意了工作安排中与现有建议和未来倡议有关有关的项目。这一情况进一步证明了所称工作计划包含的三个要点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也表明如果我们要想取得进展就必须集中精力制定国际社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所能采取的具体措施。

我必须承认，在我担任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整个期间，我时常感到好象是在驾驶一辆四轮车，其中有一个轮子已失灵——有时它甚至方向不对——结果车开起来困难重重。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就结论而言，委员会在目前提交本会议的报告中只不过重复了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中所载的结论。因为报告的这一部分综合了有可能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和构想，因此，我们无法超出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报告内容。经过各方妥协，决定重复特别报告结论。这表现了本会议各成员国的灵活态度和保障特设委员会未来工作连贯性的愿望。在我即将结束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委员会报告介绍的时候，我愿将它提交本会议批准，同时表示真诚希望委员会明年的工作能够按照这一议题重要性的要求得到促进，以便使其结果忠实地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将成为军备竞赛的另一场所这一日益增长的危险的深切忧虑。

最后，我谨向埃及、蒙古和意大利代表，向各小组的项目协调员及中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委员会工作给以宝贵支持以及一向对我提出带有针对性的适当忠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的工作。我谨向委员会秘书艾达·列文女士特别表示感谢，感谢她一贯进行宝贵合作和为委员会不知疲倦的工作。我还向秘书处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并协助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服务，使委员会的会议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进行。还有对口译人员理

应给予感谢。我们对他们的专业技能和他们对待工作的尽职态度表示极为敬佩和深深的敬意。

主席：

我感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主席，泰尔阿达特大使对 CD/870 号文件所载的该附属机构报告的介绍性发言以及他对我对我国所表达的友好之意。我对泰尔阿达特大使完成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祝贺。我们将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该报告。现在我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大使发言。

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我们的新同事，印度的夏尔马大使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还愿向我的邻座罗泽大使表示友好告别。他对本会议的工作曾作出过许多宝贵贡献。我预祝他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

今天我只想作一简要的发言，这是我在 1988 年 8 月 18 日对本会议表示要作的发言，该日的前一天在美利坚合众国内华达试验场进行了首次实验性联合核查试爆。

一个月以前，当第一次实验性核爆炸被引发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格拉芬堡台阵的地震记录提交给了裁军谈判会议。其目的在于显示能够迅速提供和不受妨碍地获取地震波形数据的“开放性”地震台站的优越性。作为全球地震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开放性台站能够促进国家数据中心与国际数据中心之间波形数据的交换程序。

目前，正值第二次实验，它是昨天于 0400 协调世界时在苏联东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廷斯克试验场进行的，“开放性台站”构想的能力再一次显示出来。然而，这次同我的发言稿一起发给各位的地震图数据图表显示了两个“开放性”台站的记录。第一份同上次试验一样，来自格拉芬堡台阵的地震台站。距塞米巴拉廷斯克 4000 公里，地震信号在爆炸大约 8 分钟之后到达联邦德国。第二份数据

图表的地震图显示了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查特斯堡三分向台站记录下的信号。由于距塞米巴拉廷斯克 10000 公里，信号于 0413:07 协调世界时到达该地点，比前面的一次晚 5 分钟。预期的时间刚过，立即通过国际包交换数据网的高速通讯线路接通了澳大利亚的开放性系统，以便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数据中心传输记录到的波形。我们于昨天早晨通过传真日内瓦收到了该中心发来的地震图的数据图表。

尽管这一波形数据交换实验是在双边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同一类型的其他台站很容易被接收进来，因为“开放性台站”的构想既不需要专门安排数据传输的组织，也不需要复杂的技术程序。无论如何，这一小规模试验再次证明了这一构想的效率很高，并且证实了自由和无妨碍获取数据的优越性。

就第二次实验进行的爆炸而言，其产生的震级在两个台站均记录为 $m_b = 6.0$ 。澳大利亚台站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这一结果。假设爆炸是在湿性硬岩中进行的，格拉芬堡测到的震级相当于 15 万吨 TNT 当量略低。与美国内华达试验场周围的情况相比，这一假设当然更符合于苏联东哈萨克斯坦试验场的地质条件。因此，这一结果的可信性应当高于第一次实验爆炸结果的可信性，第一次估算的当量只有 75,000 吨。如果两次爆炸具有同样的当量，美国核试验的当量由于其试验场的特殊地质条件未被考虑在内而被估计过低了。如果能象美国和苏联表明的那样公开发表以往核爆炸的数据和这两次实验的数据，那么，以地震学手段作当量估算的不确定性就会很小。

同样，我们继续希望本会议不久能够在一个具有恰当职权范围的附属机构中就未来的核禁试条约问题开始实际工作。正如实验结果所显示的对将在全球实施的禁试进行有效核查的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借助科学专家小组成员们的技术专长，这些问题是能够在本会议得到很好解决的。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实际停滞之后，美苏就有关核试验和联合核查所进行的双边会谈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形势。本会议各成员国应当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使裁军领域中的双边和多边努力能够以建设性方式相互促进，从而对这一进展做出响应。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埃兹迪先生发言。

阿西夫·埃兹迪先生（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由于我是在这个月中第一次发言，我愿首先热烈地祝贺你就任本会议九月份的主席。作为两个兄弟般的伊斯兰友邦，巴基斯坦和伊朗享有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国际论坛上具有长期相互合作的传统。我国代表团愿向你保证我们全力支持你在这个月和在闭会期间履行重要责任。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中你已经充分显示出了你的才干，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本会议今年的会议将能够顺利而有效地结束。我还愿向你的尊敬的前任，印度尼西亚的卢伊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赞扬他在处理本会议上个月工作时的干练方式。

我愿借此机会欢迎匈牙利的沃尔高大使、缅甸的昂丹大使和印度的夏尔马大使，他们是自我国代表团上次发言以来参加本会议的。我们期待着与他们一道合作完成我们在本会议中所面临的许多艰巨任务。我还愿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罗泽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他新的使命的最良好的祝愿，并对他为我们工作做出的宝贵贡献表示赞赏。

在本月会议开幕之日，贵国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蒂先生阁下在他的讲话中提请我们注意缔结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我打算在今天的发言中谈一下这个问题。

一项全面、有效、可以核查和平等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性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由联合国进行的独立调查一再发现，在两伊战争中这些武器的使用几乎成了习以为常的情况。受害者不仅有军事人员而且还有无辜的平民。然而，面对这一公然违反《日内瓦议定书》的行为，响彻全世界的愤怒和忧伤并不足以遏制这些可怕武器的使用。恰恰相反，它们的使用在最近几个月中不断升级而且愈来愈频繁。我们对这种势态发展抱以严重关切。两伊战争已经显示出了

化学武器在军事上的作用。 这些武器帮助使用者们赢得了战场上的胜利。 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禁止似乎已经减弱。 在起草一项有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教训。

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各国普遍地认识到及早实现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的重要性的将它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加以谋求的重要性。 我们愿对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和三个工作小组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齐马先生、墨西哥的马赛多先生和日本的沼田贞昭先生表示赞赏，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才干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然而，尽管他们足智多谋并且辛勤工作，但今年夏天取得的结果低于人们的期望。 我们的谈判似乎正在失去势头。

我们十分了解仍然存在的一些困难问题，其中一些大体上是技术性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政治性的。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由于我们正在就公约的细节进行工作，因此决不当丧失目标，即一项能够保证查出任何重大违反行为并保证所有缔约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公约。 只有这样一种公约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吸引广泛的加入。

在关于监视化学工业不生产化学武器的 A 工作小组中，我们的讨论未能使人感到鼓舞。 会议一开始就交给我们处理的第六条案文及其附件未能取得任何重要进展。 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申老的立场而不是认真努力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并不低估为这样一个工业制定一项有效的核查制度的复杂性，这个工业生产各种用途的各种化学品并对公约构成层次不同的威胁。 我们也承认不应对合法的工业活动设置任何不合理的限制。 然而，首要的考虑应当是逐渐发展一种机制从而创造对遵守公约的信任，并将出现的违约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我们不得不犯错误的话，我们应当犯侵扰性太大而不是太小的错误。

尽管在第六条上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但仍然做了相当有益的工作。 今年夏天我们与化学工业代表的对话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临时检查的构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且首次集中处理了情报资料保密问题。 这两个问题均涉及到正当的关切并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研究。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今年早些时候声明过的，在不受例行视察的设施内秘密生产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时，

我们应当避免给技术秘书处任何可能有损于其非政治性的权力。我们理解工业部门十分重视保护敏感情报不被商业竞争者窃取。然而，不应当让这种关切压倒有效核查的需要。我们感到，此处对商业优势的考虑应当服从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一些生产与公约有关的化学品的国家准备在国家一级进行试验，以检验公约的核查程序并汇集他们的经验，以便在特设委员会中作出评价，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多边的实验性试验应当尽早跟上这一做法。我们毫不怀疑这些试验的结果将有助于发展和完善视察程序。在这方面，我愿对不限成员名额的试验性视察协商会主席，瑞典的厄克于斯大使表示赞赏，赞扬他所做的宝贵工作。

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内的大多数其他成员特别重视第十一条，它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这个专题在A工作小组作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份基本上没有括号的案文。我国代表团希望象其他已经得到深入审议并且取得广泛一致的案文一样，把有关第十一条的谈判拟出的措辞放在附录一中。遗憾的是，一些代表团以我们感到完全无法信服的理由反对将其纳入“暂定案文”。

B工作小组中就生产设施的定义、就所有这类设施应当销毁的原则和就“暂定案文”第二和第五条随后的更改所达成的一致是今年会议的一个主要成就。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顺序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领域。正如我们在过去说过的，应当以适当调整销毁顺序的方法解决销毁期内的安全关切。然而在这一期间保存秘密储存或继续生产将违反公约的基本宗旨。

对于一项保证所有加入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可行公约来说，第十条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设想化学武器的威胁将随着公约的签署和生效而消失将是不现实的。每个国家在成为缔约国之前都必然要使自己感到满意，即通过加入公约不会更容易受到一个潜在对手的化学武器攻击。这些武器在过去曾经被用于那些缺乏同样的报复能力并无力防护这些武器的国家。随着对化学武器的生产和拥有的禁止，拥有保护能力对于公约缔约国来说就变得更为重要。相当多的国家拥有这种能力，但更多的国家却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公约应当包含有效和可靠的防护措施的援助条款。只有这样，这一问题才能得到现实的解决。正如一个代表团在我们的上届会议上指出的，这些问题不是学术或理论问题。它们直接关系到许多国家的安全，因此不能草率对待。

今年夏天我国代表团在 B 工作小组提出了一些设法使第十条真正具有意义的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缔约国应当在示范协议的基础上与公约组织缔结关于在提供保护性措施援助方面的协议。然而，某些代表团却故意要使第十条条款含糊不清和定义不明。这种作法不可能加强公约的信誉或生产力，或吸引广泛的加入。在此我愿表示我们对苏联大使纳扎尔金在 1988 年 8 月 11 日所作发言的赞赏，其中他表示支持第十条之下的缔约国集体措施条款，并且支持缔约国和技术秘书处就这一问题达成专门协议。

C 工作小组已在与质疑性视察有关的两个具体领域中取得了实际进展，即提交报告之后的程序和质疑性视察的行为准则。然而，第九条仍然存在着许多关键问题。这些应当以多边措施加以解决，这种措施应当承认每一缔约国有权要求澄清引起质疑视察的疑虑。为此目的，应当赋予执行理事会解决争端问题的权力。

在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公约最后条款的讨论有助于澄清所涉及到的问题的不同方面。我们希望这将成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公约应当载有明确禁止任何保留这一条款。此外，对《日内瓦议定书》有关禁止使用所作的任何保留显然与第 1 条不相符合，因此对于公约缔约国而言不应允许这种保留。

我们应当赞赏有些代表团，它们向会议提供了各自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的资料以及它们生产的与公约有关的其它化学品的资料。这样做将会加强相互信赖并有助于制定有效核查程序的任务。

埃及大使埃拉拉比在上周的发言中提醒我们注意在我们的辩论中尚未得到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所指的是，缔约国对使用化学武器或者以其他方式对缔约国威胁使用化学武器的另一个国家——无论其本身是否是缔约国——所应采取的集体措施。最近使用化学武器的实例表明，国际社会的斥责或谴责对于化学武器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除此之外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具有使顽固不化的国家停止其行为，或至少如果它一意孤行就要使它付出很高代价的机制。目前的“暂定案文”设想成立一个执行公约的多边体制性结构。现在就应当审议赋予其中哪个或哪几个部门执行针对违约国家的措施这个问题。尽管这一组织安排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第八条的范围，然而我们认识到它还影响到公约的其他部分。

因此，可能值得将这个问题单独放在一条中并在闭会期间与特设委员会主席刚刚提到的其他问题一道审议。

一些代表团已强调了普遍加入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意义。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实现普遍加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约条款能使每个国家感到成为缔约国比置身于公约之外更符合其安全利益。就此而言，我们在此强调关于援助或在违约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有效条款可能成为加入公约的重要吸引力。

主席：

我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的国家的友好之词，感谢他提到我国部长在这一庄严机构中的讲话以及他对我的前任卢伊斯大使的友好之词。现在我请澳大利亚代表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

在我开始今天的发言之前，我愿请本会议注意今天根据我的要求散发的CD/872号文件。它载有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加雷斯·伊文斯参议员9月9日声明的原文，这一声明涉及关于针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人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报导。

本会议此次全体会议将结束我五年来作为澳大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在此情况下，我感到比较恰当的并希望有用的是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强调看法这个字。我自称只不过是一些看法。

当1984年2月我担任这一职务时，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任裁军大使。澳大利亚政府1983年专门拨出资源用于裁军任务的决定，至少直接反映了澳大利亚所关切的两个十分具体的问题。第一，我们对在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多边国际机构的坚定不移的信赖。澳大利亚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是这一组织的创始国之一。我们澳大利亚人当时相信国际社会应当由一套崭新的价值观念和制度重新塑造，而其核心是决心——我引用宪章原话——“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今天我们持同样的观点。如果的确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在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它带来了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关

系的现实——之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壮大，这一观点得到了加强。

第二，无论是五年之前还是今天，澳大利亚始终坚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需要谈判具体、实际和持久的军备控制措施和裁军措施。我坐在本会议的会议桌旁自己的席位上，我为充分了解那些鲜明的属于澳大利亚的观点而感到充满力量，但并未因了解本世纪以来在日内瓦举行过各种形式的裁军会议其中不乏有大人物参加并且总是面临极为复杂又十分重要的任务而感到畏惧。

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目前裁军谈判的一半年龄，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丝毫未能改变我对我们在这一机构中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象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一样，我的经历也是有喜有忧。我曾经有一些时候对我们工作上的困难和进展缓慢感到抑郁和沮丧，这种情绪似乎一度占上风。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似乎走出了隧道看到了光明。好象这种复杂的经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可以把裁军工作形容为将哲学付诸行动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在哲学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人类生活的本质和人类关系的问题。

例如，我们不得不反躬自问，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从存在不同观点的意义上说回答可能是“是的”。但那些有分歧意见的人难道不可避免地非要拿起武器发动战争吗？当然不是。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拥有武器难道会使暴力冲突在所难免吗？或者说是否是观念上的分歧导致人民和国家拿起武器？我不敢妄称对这类问题有任何玄妙深奥的答案。但我将下一个与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时代有关的简单的断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武装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高。从绝对的意义来看是如此，即从专门用于武器的资源比例来看是如此，就是从相对意义来看也是如此，即从现代武器系统的复杂程度和破坏力的意义来看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一断言是事实，它提出了一种唯一的必然要求，即我们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刻不容缓地需要裁军和军备控制。这一事实赋予裁军谈判会议工作以不可低估的意义。

正是由于我对我们的工作重要性持这种看法，所以现在我愿提出对我们的工作方式的某些建设性批评。我是作为会议的朋友这样做的，并且我是抱着乐观态度

这样做的。 由于我们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思想上甚至是理论上的纠缠不休不应当在我们的会议上有市场。 我们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唇枪舌剑的争辩，看谁的教条式的正统裁军观念最优越或最神圣。

如果把重点从这种争吵不休断然转向与这个现实世界有关的以下实际建议：军费开支、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消除化学武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会议的工作将会得到极大改进。

我认为在会议工作中存在过多拘泥外交礼节的情况。 把过分多的时间花在相互祝贺职务的就任方面，而这种就任通常要么是本国政府的任命，要么只不过是出于字母排列顺序轮到我们时才担任这种职务。 联合国大会的议事规则第110条谋求防止把时间浪费在正式发言的祝贺上。 正如今天我所作的那样，我们应当在本会议遵守同样的制度。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公众就可能把本会议看成一个温文尔雅的俱乐部而不是工作场所。

我在本会议的经历中经常碰到我们把时间花在已成立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上，而这些委员会应当成为我们严肃的裁军谈判工作的动力来源。 这种影子游戏、这种以形式代替内容的作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我真正认为是背离我们的议事规则的，而这些规则是我们自己通过和起草。 有关的议事规则——第23条承认我们对议程上的各种问题的审议和工作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第23条划清了两类问题之间的界线，一类是可能存在“谈判一项条约草案或其他草案案文的基础”的问题，另一类是最好由工作小组或技术组或政府专家小组处理的问题。

由此使我想起一个神学概念，我记得在基督教神学中曾经有过一次争论，大概是在五、六百年前，关于在一个针尖上可容纳多少天使。 这场争论从未了结，但幸运的是它似乎已被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我们应当以同样的办法对待关于职权范围的争吵，从而抛弃任何进一步的外交上的细微差别的偏爱，着手处理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更实际、更关键的工作。

在每年的会议结束时，我们都要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我们在这一年中做了哪些事情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试图叙述我们是如何从事赋予我们的关键任务的。 起草报告是不公开的。 我说我们至少应对这一事实感到庆幸，因为我

不相信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归根结蒂也是各国人民——如果看到那些私下会议中发生的情况敢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

匆匆忙忙地抱怨缺乏进展，其盲目性就象北极旅鼠一样可悲。关键不在于是谁的错误而在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和我们如何能够在下一次解决它们。

我在本会议工作的这几年中，通常所称的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为裁军带来了重大进展，并且超出了裁军范围，为潜在或实际解决世界若干地区的严重冲突带来了重大进展。我向那些东西双方促成这一变化的国家表示祝贺，我还冒昧的要求它们促成更多的变化。

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进展应当而且必须继续下去。但首要的是承认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机构。它代表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因此它还是一个从中调整好所谓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的机构。在我们的裁军领域中南北关系的发展目前落后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对此我感到甚为关切。需要既对军备和军备控制做出努力又对裁军问题作出新的重要努力。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困扰着一些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国家。我们议程上缺少这种问题，特别是常规裁军问题，这是错误的，迫切需要改正。

我这么说同时也想澄清，我并不否认核武器对全球构成的威胁。从这种意义上说，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包含主要的核武器问题是正确的。但至少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本会议的若干成员国不是核武器国家并且声明坚决反对这些武器和反对核试验，却拒绝协商一致同意就这些问题开始实际工作。这似乎表现为宁要意识形态上的抗议也不要实际进展，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立场又加重了对这些国家本身核计划的理所当然的关切，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不得不冒被人视为假招牌的危险。

另一方面，如果让我找出我认为本会议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会说这个问题就是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一种是，两个主要军事国家正在开展的双边工作，另一种情况是本会议中发生的或在某些时候没有发生的那些情况。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年前对本会议缺乏进展提出的最为通俗的理由就是美苏双边关系有问题。据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处于停顿状态，怎么可能期望我们——只不过38个国家——搞得好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学问题。

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关系不错，所以按照以前采用的逻辑，我们应当搞得更好。但已证明这种逻辑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么从这种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回答是已经显示出以前所谓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动我们才能动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在过去或现在是否正确我没有把握。另外一种答复可能是先前的逻辑只不过是用以掩盖其他议程的一种辩解而已。

可能有人会更详尽具体地分析这种现象，但我怀疑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当然主要的现实应当是我们当中不属于所谓超级大国的国家应当在裁军行动方面合作和相互依靠。我们不仅应当要求拥有超量武器的国家取得双边进展而且还应当要求这种进展使它们在我们的多边努力中采取更为合作的态度，并且使我们能够抓住它们双边努力提供的机会确保整个国际社会一同前进，实现关键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

我想我们都应当认识到军备控制和裁军进展必然是曲折复杂的并且是线性发展的。大幅度跳跃是很少有的并且如果缺乏节制，的确可能引起不安。由于我认为我们处理的是这种进展，因此，我拒绝任何关于本会议失败了的说法。我提起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能够频繁地听到它。我希望它没有市场。正象化学武器谈判表明的，我们正在处于一种以广泛进展为标志的进程中。

对过去十年本会议工作的狭隘看法必然是批评性的。它只简单地认为——会议的任务就是产生协议，它连一份也没有取得，因此失败了。这种说法就象在一次漫长的旅程中随意拍一张照片，而后说这张照片就是全部旅程的全部画面。我选择从较广的角度看问题，它承认我们处在一种线性发展过程中并力图展示整个画面，一种连续进程的全景。

我已努力提出了改善整个画面的方式。任何这样一种旅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参加者本身。在这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会议的成员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我要作的一个主要评论是，很清楚作为本会议观察员的若干国家即使它们不是成员也仍然对我们的裁军工作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使这些国家坐到会议桌旁的途径。原则上说，虽然我并不认为大幅度扩大会议成员会有助于会议的工作，但我们应当促进任何愿意和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作出真正贡献的国家加入我们的会议。

我并不相信为变化而变化，但我理所当然地反对对生活或历史的静止观点。我坚信这种说法——谁拒不吸取历史教训就必然会重蹈覆辙。本会议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以某种方式使它明天消失，那么有人就立即会通过提出重新创建的建议而赢得“政治家”的称号。本会议需要变化和扩大。今天我提出了一些可能使这种情况发生的方式。

最后，我热忱地相信我们正置身于本会议的一项伟大努力之中。也许在这一努力中我们应当以雅可布·布罗诺维斯基得出的结论为指导，他在其名著《人类的上升》中写道：

“人类的所有知识、所有信息只有在表现出容恕时才能得到交流。这种交流无论是科学方面的、文学方面的、宗教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都是这样的。”

我要感谢会议中我的同事们对我和对我的夫人所表示的友谊。我非常感激秘书处的工作和工作人员的尽职精神。我祝愿大家未来一切顺利，并首先祝愿你们的工作蒸蒸日上。

主席：

我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由于巴特勒大使即将离开我们和本会议，我愿再次重申，他对本会议的杰出贡献和他对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信念和宝贵的献身精神将会留给我们和所有那些在这一领域中尽职的人。巴特勒大使出色地代表了一个对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采取负责态度的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宝贵态度的一个生动实例已经表现在今天澳大利亚的文件中和该国针对一再并得到证实的使用化学武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我愿代表本会议对他新的使命和他个人的生活表示良好的祝愿。

现在我请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发言。

卢伊斯先生（印度尼西亚）：

由于这是我在你任主席时的第一次发言，首先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阁下，一位印度尼西亚与之享有友好关系的伊斯兰国家的代表担任本会议的最

高职务。我还愿借此机会热烈欢迎尊敬的缅甸和印度大使昂丹大使和夏尔马大使并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我们获悉我们尊敬的同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拉尔德·罗泽大使不久将离开我们。我们还刚刚了解到澳大利亚的理查德·巴特勒大使即将结束他作为澳大利亚出席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我预祝罗泽大使和巴特勒大使在他们未来的任职中一切顺利。

作为21国集团9月份的协调员，我愿就尊敬的西方集团协调员范斯海克大使在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涉及项目1时提到21国集团的那些话作一评论。

首先我愿回顾，裁军谈判会议不是一个审议机构而是一个谈判机构。在会议议程项目1范围内，自然而然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应当立即谈判和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1国集团坚决认为通过这样作本会议将会对裁军作出具体的、意义重大的贡献。然而，自其存在以来，会议从事这种谈判就受到妨碍。最为遗憾的是，会议在过去的几年中陷入的只是程序辩论。

在这一辩论中，21国集团表现出了它在谋求一种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方面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就项目1成立特设委员会。作为证明，21国集团在这一过程中的头5年里曾经提出过三项具体明确的建议，即CD/492、CD/520和CD/829号文件。后者是在今年4月21日刚刚提出的，并且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核武器国家的赞同。此外，21国集团愿意指出，CD/829号文件也包括1986年2月当西方集团一个成员国任主席时他所提出建议的主要内容。因此，21国集团坚持认为CD/829号文件最适合容纳本会议中所代表的所有国家的立场。遗憾的是，本集团的这种灵活性虽得到了会议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但并未得到西方集团的响应。恰恰相反，西方集团五年多来一再坚持CD/521号文件，并且至今将其认为是正式立场。

CD/863号文件所载的建议是由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88年8月25日正式提出的，当时会议正处在拟订1988年会议报告的最忙时刻。即使在当时，21国集团仍然明显地比任何其他集团花费了更多时间讨论并且深入分析这些建议，因为它极端重视这一项目。原因很清楚：我们想要以建设性的和负责的

方式对待这一建议。的确，我们还希望在1988年会议的最后的日子里防止会议陷入一轮不必要的持续辩论之中，因为它将使会议的工作复杂化。

21国集团将以最恰当的方式和最恰当的时候履行其诺言并且将准备在我们下一届会议上对这一建议以及其他建议作出答复并进行讨论。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大使卢伊斯的发言和他对我的友好之词。现在我请印度大使，夏尔马大使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我只作一简单的发言感谢你和今天发言的许多同事对我所表示的欢迎。正象巴特勒大使在其发言中提出的，似乎我们把过多的时间用在相互祝贺我们的任命上，但我必须说对于如此热诚的欢迎我感到非常的亲切。主席先生，我愿向你保证，我和我国代表团将会为完成本会议的关键目标和任务而不懈工作。

主席：

我感谢夏尔马大使的发言，正如我代表本会议在一开始时所说的，我向他保证在他的工作中本会议将予以全面合作。现在我请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维沃达发言。

维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先生，很抱歉再次发言，但这一次我的话将十分简短。我只想以一种更为正式和独立于我的长篇发言以外的方式表明我本人，我国代表团和我所在的集团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罗泽即将离开我们感到多么遗憾。是的，这是外交生涯的规律，同事和朋友不断循环，无一例外，并且迟早要轮到我们所有的人。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十分妥当的是向我们的同事表示良好的祝愿、祝贺和赞扬他们的工作，尤其对于我来说，赞扬罗泽大使的工作，他是我在会议中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并且多年以前就是我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如此非凡地代表了她的国家，她的国家与我国有着十分良好的兄弟般的关系。

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向巴特勒大使告别，他刚刚宣布他也要离开我们。他也是本机构中的一个杰出人物，我愿对他未来的生涯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我这样作希望他能原谅我可能违反了大会议事规则的第110条、巴特勒大使刚才还要求我们严格遵守它。

主席：

我感谢维沃达大使的发言，现在我理所当然的要请巴特勒大使发言。

巴特勒大使（奥地利）：

既然大家都在违反第110条，我愿表示我愉快地看到我的老朋友，印度的夏尔马先生在这个会议桌旁就座。我实际上是作为议程项目1的西方协调员发言以答复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大使刚才代表21国集团所作的发言。首先，有一点要澄清：西方集团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我国代表团的发言中已得到了阐明。第二，我要表示我们赞赏卢伊斯大使在他代表21国集团的发言中给予我们的保证。

主席：

我感谢巴特勒大使的发言，我想今天的发言者名单是否就到此结束，还有其他哪位成员愿意发言？我看没有了。

正如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现在我打算请本会议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采取行动。两份有关文件CD/868和CD/867已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分发过了。

我是否可以建议现在我们通过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将CD/868号文件提交本会议通过。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该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们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我将载有该特设委员会报告的 CD/867 号文件提交本会议通过。 如无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会议通过了这份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

现在我转向另外一个问题。 诸位还记得，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编写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方面已落后了。 当时我指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将有大量的文件有待处理，并且指出，我们甚至有可能不能按照我的初步提议于星期五下午 5 点结束 1988 年的会议。 遗憾的是，我的顾虑得到了证实，秘书处通知我，技术部门将不可能把需要通过的文件都处理出来，而按照本会议的规则通过报告需要所有语文文本。

今天早晨我把形势告诉了各集团协调员并根据技术部门的需要向它们建议新的闭幕日期为 9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点，我在 9 月 7 日已经提到过这种可能性。 由于文件在处理后将立即印发，因此我们应当能够在那一天之前收到其中一些文件。 星期一早晨 11 点在代表团的文件格子将可以拿到载有报告草案技术部分以及实质性段落的 CD/WP. 348/Rev. 1 号文件的英文本，在下午可以拿到其他一些语文的文件。

因此我建议本会议 1988 年会议于 9 月 20 日星期二闭会，为此，我们应当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专门通过报告。 我看到没有不同意见。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9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召开。

下午 12 时 30 分散会。

×× ×× ×× ××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3
20 September 198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八三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8年9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里·沙姆斯·阿尔达卡尼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3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根据工作计划，本会议今天将通过两个附属机构的报告以及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的年度报告。我在上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宣布，我们将首先通过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和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现在来处理载于CD/870号文件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散发了该文件。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CD/874号文件，在上次全体会议上也散发了该报告。我现在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交由本会议作出决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们现在来处理本会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的报告草案。秘书处昨天将有关的文件，即CD/WP.348/Rev.1号文件分发到了各代表团的文件箱里，今天在会议厅已作了第二次分发。秘书处发出的文件载有年度报告的技术部分，此外还有一些实质性段落，涉及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会议期间没有设立附属机构的议程项目。本文件一经本会议通过并在以后作为正式文件散发，两个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就将包括在文本中。

秘书处将在处理裁军谈判会议有关文件时填补报告草案中出现的空白。象往常一样，成员国如在各种语文的文本中发现任何编辑或技术错误，应将意见直接提交给秘书处，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来处理这些细小的问题。这一点也适用于为保持各正式语文文本的协调一致而做的细微的改正。关于年度报告，我还想通知你们：秘书处将在本周末散发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会议的逐字记录的索引，因为根据议事规则第45条(e)段的规定，必须将其附在本会议提交大会的报告之后。秘书处将要散发的索引涉及的时间截至第480次全体会议，并包括该次会议，因为当时需将其提交给技术服务部门进行处理。最后文本还将包括余下的全体会议，尤其是上星期四举行的专门讨论实质性问题的全体会议。秘书处希望能在9月29日星期四中午前收到对索引的任何改正意见，以便随后能立即将附件提交翻译和处理。

现在我想谈一下载于 CD/WP. 348/Rev. 1号文件的年度报告草案文本。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处理细小的编辑问题。事实上，秘书处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技术性错误并将进行改正。不过，文件第7段要作一小的补充，这一补充原先没法包括进去，因为在处理这份文件时1988年会议结束的日期问题尚未确定。该补充如下：

“裁军谈判会议在第482次全体会议上还决定本年度会议于1988年9月20日结束”。

我相信这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人反对。

我们现在开始通过提交联合国大会第43届会议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载于 CD/WP. 348/Rev. 1号文件，已由我以口头修正方式在第7段中作了补充。如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其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作为本会议9月份主席，现在我想致闭幕词。

我要感谢大家，感谢你们在结束今年会议的工作方面给予的合作。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特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工作组、这些机构的主席及其成员。我要特别提到米利扬·科马蒂纳先生阁下——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以及会议副秘书长维森特·贝拉萨德杰先生阁下，我们大家还同样对秘书处、工作人员及翻译组人员的工作表示赞赏。

我国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并极为关注这一庄严机构的工作。我国外交部长定期出席这一会议，发表他和我国政府的观点，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在依然存在侵略者的世界上，裁军的理想给人类带来了希望。我国是现代最残酷侵略的受害者，证明有必要实现上述理想。使我们高兴的是，富有传统的裁军大厅被确定用来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希望，争取全面、公正、体面和持久和平的一切努力都能获得成果，我国在多年外国控制及在随后几年强加的战争期间被剥夺的机会能够得到恢复，以便使我国能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们曾是最恶毒和最残忍的武器，即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看到伊拉克部队的种族灭绝行为影响之广，不仅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而且

也使伊拉克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受害。比此种罪行更为不幸的是，国际社会没能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些正在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正如我国总统在他给会议的信中提到的，我们希望消除有关化学武器的使用、种族灭绝和所有危害人类与和平的罪行的国际规章中的缺陷，以便有助于我们下定决心来最后确定有关禁止生产、储存、运输、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

正如我国总统在1988年9月2日的信中所说，我引用他的话，“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积极地评价关于消除中程核导弹的双边谈判中出现的新的事态发展，并希望这一步骤将带来全面和普遍裁军的新的和实际的措施”。这就是说，我们欢迎1987年12月7日的中导条约，希望签字各方能充分实施这一条约。

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是朝着裁军方面迈出的一个重大步骤，尽管该会议没能制定出可行的最后文件，但它仍审议了阻碍会议圆满成功观点有分歧的各个方面。这些努力使我们都充满希望地认为，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我们和所有其他和平战士能为一个免遭大规模毁灭和种族灭绝威胁的更美好的世界而作出努力。在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前三个优先项目设立特设委员会方面的任何进一步拖延，都不会被视为是一个“没有采取”的步骤，而将被视为本会议的退步。

我希望我们的失误不会使我们象处理化学武器的使用那样面临其他严酷的现实，在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上，不用说是惩罚，甚至连对罪行的认识和谴责都受制于目光短浅和自私的狭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甚至在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的特别技术小组证实了化学武器的广泛和频繁使用之后，这种袖手旁观的情况依然存在。为了防止可怕的情况重演，应授权作为负责多边裁军谈判的唯一的国际机构的裁军谈判会议迅速地全面公约的定稿工作。使世界免受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和放射性武器以及一般战争的威胁。愿后代记住我们，记住我们在这一领域愿意并真正取得了进展，而不是拘泥于外交上的细节问题！Insha-allah（真主保佑）。

再一次感谢大家。

我的发言结束了。在裁军谈判会议本届年会期间，我没有其他问题要提出审议了。在本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要宣布，依照议事规则第7条，本会议下一次全

体会议将于1989年2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如本会议今天在通过载于CD/874号文件的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报告时议定的，并根据该报告第11(d)段的要求，该特设委员会为准备复会，将在1989年1月17日至2月3日期间召开时间有限的会议；该特设委员会的自由参加的协商将于1988年11月29日至12月15日举行。

本次全体会议休会，裁军谈判会议1988年会议闭幕。

上午10时40分散会。

×× ×× ×× ×× ××